武俠世界



$2.00

771

督印人：羅輯
主編：羅斌
執行編輯：鄺光

出版者：武俠世界出版社
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
電話：四八四二二一（4線）
承印者：環球印刷所

BOXING MAGAZINE
7-13 NEW ST. 2ND FL.
HONG KONG

定閱價目

港澳連郵：半年港幣	$ 50.00
一年港幣	$ 98.00
外埠連郵：半年港幣	$ 57.00
一年港幣	$112.00

半年（26期）一年（52期）

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
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
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
台灣發行所：
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
電話：336250

武俠世界



第771期
1959年3月創刊
逢星期四出版

·每册港幣二元·
H.K. $2.00
Printed in Hong Kong

負創逃亡　殺人滅口

白血怪物

小鬼子傳奇故事

上官庸・文
盧令・圖

是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，「政府大球場」附近萬籟俱寂，只有寒風吹過樹梢，發出「沙沙」聲響的聲音。

「政府大球場」右邊有一條小徑，平日是情侶們最喜歡把臂同遊談心的「姻緣道」，然而，此時也靜悄悄地沒有半個人影。

忽然，一陣汽車馬達聲自遠處傳來，跟着，一輛嶄新的乳白色跑車出現了！那輛跑車繞着球場的馬路兜了一個圈，速度出奇的慢。

車上有一男一女，都是廿餘歲的青年，男的眉清目秀，英俊壯碩，女的嬌美無儔，身段健美，坐在駕駛處的是青年男子，他雙手緊緊持着方向盤，一雙深邃的眼睛，望定了前面的路，神情十分肅穆。

「打令，你應該把心情放輕鬆一點，」女的忽然淺笑着說：「當駕駛汽車根本是一樁很容易的事，用不着這樣緊張。」

男的緩緩地點着頭，他坐直了身子，一踏油門，車子怒吼一聲，如脫弦之箭向前飛馳了出去。

「對啦！這才有趣！」女的歡呼了一聲，道：「剛才好像蝸牛爬一樣，有什麼意思！」

男的向儀表一瞥眼，看見速度的指針由二十咪，三十咪，四十咪升到五十咪，臉上的神情更加緊張。

「轉彎了，快打指揮燈。」女的說。

車子來到十字馬路口，向右轉便是那條「姻緣道」，男的手忙腳亂按下指揮燈的掣，急忙扭着呔盤作九十度的轉彎。

「打令，你忘記轉二波了！」女的忽然叫了起來。

當時車子正用三波行駛，九十度的大轉彎不够馬力，男的這時也醒覺起來，急忙轉了二波，然而，由於這一連貫的動作不能一氣呵成，車子微顫一下，朝右邊牆角撞了過去。

「快踏制掣！」女的尖叫起來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車子已經撞上了水泥牆角，只聽轟然一聲巨響，車子戛然而止，跟着劇烈一震，死火了。

「你看你！」女的不悅地白了男的一眼：「這樣漂亮的車子，平白的讓你撞壞了！」

男的無可奈何地聳着肩，正想下車察看車身損傷的程度，忽聽後面靴聲橐橐，有人走了過來。

男的一聽到那陣靴聲，臉上神色一變，轉頭去看，只見一個身穿制服的警員，正慢慢地走上前來。

車中兩人對望了一眼，臉上均是現出驚惶的神色。

那警察來到車子之側，望了撞毀的車身一眼，「嘖嘖」搖頭苦笑。

「有沒有傷人？」警察循例問。

「沒……沒有。」男的急忙回答，聲音因心底下的驚惶而微顫着。

警察拿出電筒，照了兩人一下，又問：「誰是這輛車的車主？」

「我！」女的搶先回答。

「你叫什麼名？」

「杜思思。」

警察把眼光移到男的身上，問道：「你呢？」

「林……林兆文。」

「有沒有駕駛執照？」

林兆文又望了身畔的杜思思一眼，吶吶地答道：「有……有的。」

「那麼，請你拿出來給我看看。」

「我忘記帶出來。」

「哦？」警察懷疑地望着林兆文：「你到底有沒有駕駛執照？」

男的長吁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好吧，我老實告訴你，沒有！」

警察咀角露出笑意，道：「嘿嘿，那麼就事體大了，你無牌駕駛，危險駕駛，這兩個罪名大得很！」轉頭向杜思思問：「你有沒有教車師傅的牌？」

「沒……沒有。」杜思思俏臉上已經嚇得蒼白無血。

「你身爲車主，同意他駕駛你的車子？」警察又問，一邊拿出一本記事冊。

「是……是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你的罪名也同樣嚴重，」警察自記事冊中抽出筆來，道：「好吧，把你們的職業，地址說出來。」

「先生，你可以饒我們一次嗎？」林兆文央求着。

「不行，這種罪名很大，」警察搖着頭：「我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。」

男的雙眼一轉，忽然自袋中取出一張大鈔，塞到警察的手中，笑着說：「兄弟，喝茶吧！」

警察呆了一呆，急忙向後一退，道：「先生，你想我多控你一條賄賂罪？」

「兄弟，小小意思不成敬意，」林兆

文再取出一張大鈔，遞上前去：「你收下吧！」

「嘿嘿，本市現在正舉行反貪污運動，你莫非是來裝我彈弓的？」警察懷疑地望着林兆文。

「不，不！」林兆文急忙說：「我是一番好意。」

警察堅定地搖着頭，道：「不，我不能收，你們還是把地址說出來吧！」

林兆文和杜思思對望了一眼，忽然支撐起身，迅速地在車廂中交換了一個座位，變成杜思思坐在駕駛座了。

警察詫異地望着兩人的動作，笑了起來道：「沒有用的，你們在白費心機！」

「先生，現在我可以否認駕駛這車子了！」林兆文已經鎮定了下來，笑着說。

「可是軚盤上有你的指模，」警察笑着道：「而且法官也會相信我的話，」說話時，倏地拔出佩槍，喝道：「現在我命令你們下來，跟我回警局！」

林兆文和杜思思一見警察拔出佩槍，臉上勃然變色，警察接着道：「只要你們跟我回警局落案，那便行了，其實你們可以請個高明的律師，絕對不會——」

警察話未說完，林兆文忽然大喝一聲，撇下杜思思，轉身向黑暗中逃了過去。

警察見林兆文一表斯文，無牌駕駛罪名雖大，最多也只不過罰款而已，那裏想到他會逃？

杜思思似乎也感到十分意外，她叫了起來：「打令，你幹什麼？你回來！」

然而林兆文充耳不聞，發足狂奔，警察便向空中放了一槍，叫道：「站住！」

槍聲過後，林兆文跑得更加快了，警員自後追上去，向他的背影射了兩槍。

那兩槍射不中林兆文，不一會，他已隱沒黑暗之中。

警察眼見追不上，折回汽車失事現場，見杜思思站在當地發呆，上前說道：「小姐，請你陪我回警局吧！」

杜思思好像沒有知覺，渾渾噩噩地隨着警察，向大馬路走去。

×　　×

「姓名？」

「杜思思。」

「職業？」

周探長的問話得不到回答，他凝視着杜思思，問：「杜小姐，你是做什麼職業的？」

「我——」杜思思沉吟了一下，才答：「我是導遊社的職員。」

「那個林兆文是你的什麼人？」周探長一面翻閱着警員所寫的報告，一面漫不經心地問。

「我的顧客。」

「你的顧客？」周探長呆了一呆，牢牢地望定杜思思，問道：「換言之，即是你對林兆文此人所知不多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你怎會允許他駕駛你的車子？」

「是這樣的，昨天，公司派我去見林兆文，他帶了我出來吃飯，跳舞，從夜總會出來後，他忽然提議，叫我給他駕駛一下，我……我心想『政府大球場』那裏反正沒有什麼人，所以答應了，怎知……怎知竟然會發生這種事。」杜思思說着嘆了

一口氣。

「你是在什麼地方見到林兆文的？」

「在城市酒店，他住一三〇二室。」

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，問：「林兆文是遊客？」

「唔，他告訴我前天從日本來此渡假，三日後便要回去了。」

「除了這些外，你還知道他什麼？」

杜思思搖了搖頭，答：「他除了花錢闊綽之外，並沒有告訴我關於他的職業或者其他——」杜思思頓了一頓，又補充一句：「不過，幹我們這行的人，是不適宜向顧客盤三問四的，對不對？」

「唔，」周探長拿起了案頭的電話，撥了一個號碼，道：「請查一查城市大酒店的號碼。」

「是！」

不一會，助手將「城市大酒店」的號碼查到了，周探長撥了電話去查問有沒有一個名叫林兆文的住客。

酒店職員回說昨天的確有一個叫林兆文的住客，但已經打過電話回來，取消那個房間。

「他沒有回過酒店？」周探長問。

「自從昨天下午出去後便沒回來過，」酒店的職員回答：「我們是在昨天深夜十二時正接到他取消房間的電話的。」

周探長想了一想，開槍事件發生在昨晚十一時許，看來林兆文是在意外發生後才打的電話。

「那位林先生沒有留下行李在貴酒店嗎？」周探長又問。

「有的，他有個占士邦型小提箱，叫我們替他好好保管，三日內會來拿走。」

「好，謝謝你。」

周探長放下電話後，杜思思急忙問：「探長，我現在可以走了麼？」

「杜小姐，關於昨天晚上的事，我們將會控告你，你明白嗎？」

「我明白。」

「多謝你的合作，」周探長站起身來送客：「我會向法官求情，希望不會吊銷你的牌照。」

「謝謝你！」

將杜思思送走後，陳警官推門進來，笑道：「剛才那個女的便是昨天晚上開槍事件的女主角？」

周探長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是的。」

「眞是莫名其妙，危險駕駛的罪名最多罰幾個錢，那男的既然肯以一千元來賄賂警員，罰欵對他來說根本一點也沒關係，爲什麼甘冒被警槍射殺的危險而逃跑？」陳警官道。

周探長擦了擦鼻子，咬着唇不出聲。

「莫非其中有什麼內幕？」陳警官笑問。

周探長雙眼爲之一亮，道：「不錯，那林兆文根本用不着這樣小題大做，咱們到『城市大酒店』去看看，他有個占士邦手提箱留在酒店中。」

半個小時後，周探長和陳警官來到了「城市大酒店」，向職員出示證件後，要求查看一下林兆文遺留下來的公事包。

職員向經理請示後，在經理的帶領下，來到酒店的辦公室。

經理從一個鎖着的文件櫃中，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個占士邦手提箱，放在辦公枱上。

「我們可以把它打開看看嗎？」周探長問。

「可是它是鎖着的。」經理說。

周探長一言不發，拿出一個鎖匙袋，取出一串形狀各異的鎖匙試開着。

不一會，手提箱「的」地一聲，鎖被弄開了。周探長緩緩地將箱蓋揭開。

當手提箱的蓋子揭開後，辦公室中的三個人——周探長，陳警官和酒店經理不約而同地低呼了一聲。箱中滿滿地都是鈔票，而且是面額一百元的直版美鈔！

周探長大感意料之外，呆了半晌，才取起一疊鈔票翻了一翻，那一疊鈔票，至少也有兩三萬元！

由於職業的關係，周探長已經成爲一個辨別眞假鈔票的專家，鈔票一上了他的手，幾乎可以眞僞立辨，而他手中的那疊直版美鈔，是如假包換的眞鈔票！

倘若手提箱中的美鈔全是眞的話，起碼有一百萬元之譜！

周探長隨意翻了一翻，發現箱子中全是眞鈔，這一來，心中疑竇更甚：林兆文究竟是什麼人？他爲什麼會拋下這一百萬以上的美鈔不要？

一百萬美鈔和無牌駕駛的罪名比起上來，孰重孰輕？

雖然林兆文在電話中說過，三天之內會來取回這個手提箱，可是將一百萬以上的美鈔隨意寄存在酒店，不是太不可思議嗎？

況且，林兆文甘冒被射殺之險也要逃避，他會不會來取回這小提箱，還在未知之數！

剎那間，周探長腦際間念頭閃動，他想：莫非林兆文是一個有案底的販毒頭子，抑或走私大王？否則爲什麼這樣怕上警局？

「探長，看完了嗎？」經理的聲音在周探長耳畔响起來。

周探長這才如夢初醒，將箱子蓋好，道：「看完了，請收起來吧。」

經理取出鎖匙，打開一具大夾萬，將那手提箱放了進去，然後道：「我們會原封不動地交回給那位林先生的。」

「經理，如果林先生來取這個手提箱時，你可以打個電話給我們嗎？」

「爲——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那位林先生犯了法，是我們通緝中的犯人，」周探長道：「所以請你們合作。」

「當然，當然！」

離開酒店後，周探長低聲向陳警官道：「派一個兄弟來守着酒店門口，同時叫那個開槍追捕林兆文的軍裝描述一下林兆文的樣貌，命畫師繪下來以便認人。」

「是！」

× ×

且說那天晚上林兆文一聽到警察要拉他上警局時，忽然臉色大變，發足狂奔。

他一口氣奔到「姻緣道」尾，忽聽「砰」地一聲，警察空放了一槍，跟着喝令他停步。

林兆文此時緊咬着牙關，亡命地向前狂奔，去勢比剛才更快。

槍聲又在這個時候響了起來，林兆文忽覺右腿一陣劇痛，被子彈射中了，他咬牙忍住疼痛，不敢稍緩地向前奔逃。

一口氣逃出「政府大球場」的範圍，來到一個街口，眼見警察並沒自後追來，這才上了一道樓梯，靠在梯間喘着氣。

樓梯間黑漆一片，即使警察自後追來，一時間也找不到他的所在，這才鬆了一口氣，俯身向右腿摸去，濕濡濡的一片，劇痛萬分，他知道自己起碼被子彈擦傷了大腿，黑暗中却看不清楚傷勢。

喘過氣後，林兆文側耳向外一聽，外面靜悄悄地一點聲音也沒有，他慢慢地探頭出去，街道上只有暈黃幽黯的街燈，沒有人，也沒有車子經過。

於是，他用手按住大腿上的傷處，一拐一拐地離開那個梯間。

林兆文一面向前走着，一面想：目前最要緊的是找個地方休息一下清洗包紮傷口。他首先想到回酒店，但回心一想，杜思思一定會向警方說出自己所住的酒店名稱，這時候回去，豈非送羊入虎口自投羅網？

所以，他只是向前走着，一面留意附近的招牌。又走了兩個街口，林兆文眼前忽然一亮，前面有一個招牌，上面寫着「西醫陳泉」。

他沉吟了一下，決定上去把傷口包紮好，因爲他發現一邊走着，大腿的液體一邊向下淌，如果再不包紮的話，可能會因爲失血過多而暈倒街上，那時候便什麼都完了！

林兆文一拐一拐地來到那個梯口，仔細望了招牌一眼，上面還有四個小字，那是「請上二樓」。

大腿的疼痛雖然越來越厲害，但要支持上到二樓，還是辦得到的。他左右望了一眼，見沒有人看到他，於是閃身入內。

好不容易來到二樓，林兆文伸手拍了拍門。

「誰？」是一個老婦的聲音。

「看病的。」

「醫生休息了，」老婦不耐煩地回說：「明天再來吧！」

「請開開門，我是急症，」林兆文繼續拍着門，叫道：「我付十倍的診金！」

屋內傳來細碎的脚步聲，不一會，大門終於開了。一個六十開外的老婦探頭出來，上下打量着林兆文。

林兆文自袋中抽出一張大鈔遞上前去，道：「老婆婆，請你讓我進去吧，我……我腿上受了傷。」

老婦疑惑地望了林兆文一眼，終於讓身給他入屋，將那張大鈔揑在手中，道：「你坐坐，我去叫醒醫生。」

「是，是。」林兆文打躬作揖，道：「謝謝你，麻煩你！」

林兆文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下來，打量了四週環境一眼，對面是一個房間，玻璃窗上有「診症室」的字樣，「診症室」的裏面是「手術室」，此外便沒有其他房間，那老婦剛才向一條甬道走去，敢情醫生的寢房就在後邊。

不一會，一個架着老花眼鏡，身穿晨褸，睡眼惺忪的老翁自甬道間出現了，他打了一個呵欠，向林兆文走了過來。

「甚麼事？」老翁問。

「你——你就是陳醫生？」

「唔，」陳醫生摘下老花眼鏡，在晨褸上面抹拭着，一面問道：「到底是甚麼病。」

「我大腿上受了傷。」

「甚麼傷？」

「是槍傷。」林兆文老實地說。

「槍傷？」陳醫生嚇了一跳，睡意登時盡褪，驚愕地望住林兆文，訥訥道：「你……你被槍擊……擊中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……你是甚麼人？」陳醫生托一托眼鏡框，不由自主地倒後退了一步，驚疑交集地問。

林兆文自袋中抽出一小叠大鈔，放在沙發上，道：「陳醫生，我只希望你替我洗抹傷口，用綳布包紮好，一切攪妥後，我會自動離去，這些錢便是你的了，請你不要多問好不好？」

陳醫生望了那叠鈔票一眼，暗自估計着，從它的厚度看來，起碼有四五千元！

「陳醫生，那只花你十來分鐘的時間，」林兆文又道：「這裏大概有五千多塊，你要看多少病人才賺得到這筆錢？」

陳醫生望了老婦一眼，老婦緩緩地將手攤開，是另外一張大鈔。

兩人對望了一眼，老婦向他緩緩地點着頭。

「好吧，你先到手術室躺下來。」陳醫生說話時，眼光不會離開過沙發上的那疊鈔票。

林兆文支撐着站起身，拿了那疊鈔票塞到陳醫生的手中，道：「謝謝你。」逕自向手術室走去。

老婦急忙趨上前替他打開手術室的門，還將燈扭亮了。

手術室中有一張小床，陳醫生指着那張小床，道：「你躺下來，我洗洗手，換件衣服。」

「是。」林兆文這時才放下心頭一塊大石，在床上躺下來。

不一會，陳醫生已經洗過手，換了一件白袍，見林兆文和衣躺在床上，問：「你的傷口在大腿上？」

「是的。」林兆文向他點點頭。

「那麼你應該把褲子脫下來，」陳醫生吩咐：「這樣才容易做功夫。」

「好。」林兆文又支撐着爬起身，小心翼翼將褲子除了下來。

陳醫生拿了棉花，碘酒和一切工具儀器，走近床前，一邊問：「傷在那裏？」

林兆文指指右腿，道：「在這裏。」

陳醫生托一托眼鏡框，手中拿着一團棉花和一瓶消毒藥水，湊上前去看清楚。

當他接觸到林兆文大腿上的傷口時，忽然「噹」地一聲，消毒藥水瓶摔下地去，碎了！

老婦聽到玻璃碎裂聲，急忙探頭進來張望，見陳醫生呆若木鷄，渾身抖索地站在手術床前，不由一呆。

「老件，你怎麼啦？」老婦問。

陳醫生牙關交戰着，忽然大叫一聲「鬼呀！」轉身向房外跑去。

他這一轉身，剛好和老婦碰了個滿懷，兩老同時摔下地去。

林兆文爬了起身，道：「陳醫生，你不用怕，我是人，不是鬼！」

「可是……可是你的傷口，你……」陳醫生指着林兆文的腿傷，牙關上下交戰着說不下去。

「陳醫生，我和常人有點不同，」林兆文柔聲道：「可是我絕不是鬼！」

「如……如果你是人的話，怎……怎會白雪雪地一片！」

林兆文俯首向自己的傷口一望，皮膚被子彈擦傷了，露出肌肉來，傷口大約有三四吋長，四週淌着乳白色的液體。

不僅如此，甚至他的肌肉，也是乳白色的一片，絲毫沒有血色。

他幽幽地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陳醫生，我沒有騙你，我是人，只不過……只不過我的血是白色的而已。」

「我……我從來沒聽過有白色的血！」陳醫生總算鎮定了許多，哆嗦着道：「醫學上更加沒有這種例子！」

「陳醫生，我花五千塊請你替我包紮一下傷口而已，至於我的血是紅是白，似乎沒有甚麼關係，是不是？」林兆文說。

陳醫生站了起身，却不敢踏上前去，仍然戒備地望着林兆文。

「陳醫生，你到底帮不帮我包紮傷口？」林兆文催促地道：「我付了你五千塊哩！」

兩老對望了一眼，陳醫生這才戰戰兢兢地踏上前去，臉上仍然是恐懼無已的神色。

「替我再拿一瓶消毒藥水來。」陳醫生轉頭向老婦吩咐。

「是。」

林兆文這才透了一口氣，他說：「陳醫生，如果你將我的傷口弄得好，等一下我再送你一千元。」

老婦取了消毒藥水過來，陳醫生用微顫的手替林兆文抹掉傷口四週的乳白色液體，林兆文又咬着牙忍住痛，連哼也沒哼一句。

「要……要不要縫針？」林兆文問。

「當然要，」陳醫生道：「起碼要縫十針！」

由於陳醫生心理上的恐懼，好一會才把傷口縫好，並且紮上綳布。

「這兩天最好不要走動，」陳醫生說：「傷口可能發炎，我給你一點藥吃。」

「謝謝你。」

陳醫生到隔壁的「診症室」取了藥片遞給林兆文，道：「現在你可以走了。」

「陳醫生，我……我有一個請求，不知道你答不答應？」

「甚麼請求？」

「我希望你不要把我今天晚上來找你包紮傷口的事說出來。」林兆文道：「同時，關於我那白色的血，最好也不要向任何人提及。」

「這個——」陳醫生猶豫着。

林兆文見他沒有立卽答應自己的要求，眼眶中殺機頓現。

「陳醫生，你答不答應？」林兆文沉聲問。

「好，好，」陳醫生接觸到他陰森眼光，急忙道：「我答應你，我答應你！」

「眞的？」林兆文逼視着他。

「是，是！」陳醫生向後退了一步，驚詫地望着林兆文，道：「我……我絕對不向任何人提及你。」

林兆文雙眼一轉，忽然幽幽地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陳醫生，你在騙我，只要我踏出你的醫務所一步，你便會將我的事告訴別人！」

「不！不！」陳醫生雙手亂搖，道：「我……我絕對不會。」

「陳醫生，你心裏想的是瞞不過我，」林兆文一步一步的逼近陳醫生，眼眶中兇光暴現：「你一定會出賣我的，你一定會！」

陳醫生渾身微顫一下，向後連退，老婦忽然轉身向門口奔去，打開了大門，扯開喉嚨叫道：「救命呀！救命呀！」

林兆文臉色陡地一變，伸手入袋，取出一枝原子筆似的筒型物事，指住老婦背影，他的手微顫着，一時間下不了決定。

「救命呀！救命呀！」老婦仍然大叫着。

林兆文臉上肌肉起了一陣抽搐，他咬了咬牙，用力一按，圓筒射出一陣眩目的白光，老婦哼也沒哼一聲，就摔下地去。

陳醫生大驚失色，急忙奔上前去想扶起老婦，林兆文咬着牙關，圓筒向陳醫生背部指去，又是一陣眩目白光，陳醫生悄然無聲地伏在老婦身上。

林兆文匆匆收起那圓筒，奪門便跑。

這時，剛巧隣居開門出視，見有個年輕男子從陳醫生的醫務所跑了出來，問道：「發生了甚麼事？」

林兆文伸手入袋，猶豫了一秒鐘，又把手抽出來，向那隣居笑道：「沒甚麼，我和陳醫生他們開玩笑而已。」

「剛才是不是有人叫救命？」隣居追問。

「啊！是的，」林兆文答道：「陳太以爲我是刧匪，所以才大叫起來，現在誤會已經消除，沒事了。」

說完，林兆文轉身向陳醫生的醫務所走去，一面向那隣居揮揮手，道：「對不起，驚動了你們！」

林兆文關上大門後，望着地上的兩具屍身呆呆出怔。

忽然，他好像想起了甚麼事，走到電話几前，撥了一個電話，道：「城市大酒店嗎？我是你們的住客林兆文，我的房間不用留了，至於我房中的一個小提箱，請你們代爲保存，三數日內我會回來取的：：是的……謝謝你！」

打完電話，他又俯望着兩具屍身看得出怔。

「陳醫生，我……我不是有意殺死你們的，」林兆文喃喃地道：「我只是逼不得已而已！」

他靠在門扉上，深深地吸了幾口氣，側耳一聽，見外面沒有動靜，這才打開大門，探首向外窺望了一眼，閃身出門。

他一拐一瘸地橫過了馬路，向四週望了一眼，靜悄悄地沒有半個人影，這時已是凌晨三時多了！

當林兆文來到一個十字路口時，前面忽然出現了一輛警察巡邏車，林兆文作賊心虛，轉身便逃。

巡邏車中的警員見林兆文形跡可疑，

立時跳下車來追查。

林兆文聽到後面靴聲橐橐，心下更是慌亂，拔開大步向前狂奔。

本來林兆文腿傷未瘉，剛才又縫過十針，實在不適過劇運動，何況是發力狂奔，然而他此時便像逃避鬼魅一般，亡命價般向前奔跑。

由於劇烈的活動牽動了傷口，大腿間傳來陣陣劇痛，他咬實牙關忍着，毫不稍緩地奔逃着。

警員見林兆文發足狂奔，心知必有蹊蹺，其中一個拔出了佩槍，向前瞄準，却被另一個按住，道：「阿祥哥，慢慢來，那人腿上好像受了傷，咱們追趕得上！」

「祥哥」定眼一看，果然發現在前面奔逃着的林兆文腿部綁着綳帶，於是把佩槍插回槍袋中，吸了口氣，向前追去。

林兆文聽得靴聲越來越近，心中更加慌了，他伸手入袋，揑住了那管圓筒，以備必要時轉身應付。

三人一前兩後追趕了數個街口，林兆文見前面有一條小徑通向半山，畧一沉吟，逕自向那條小徑奔去。

街道上雖然沒有人踪，但有街燈照明，半山却是黑漆一片，沒有絲毫光亮，林兆文所以選擇那條小徑，便是這個道理。

後面那兩個警員見林兆文向小徑逃去，心知要是被他隱沒黑暗之中，再也難以追截得到，不由大急。

「順哥，咱們加把勁！」身材高大的「祥哥」向夥伴說。

「是！」身材比較矮小的「順哥」答應了一聲，提了一口氣，向前追去。

林兆文匍伏着身子，連爬帶跑上了小徑，片刻間已隱沒在黑暗之中。

兩警不由叫了一聲苦，拿出腰間電筒向四週照射着，同時竪起耳朵傾聽四週的動靜。

「他媽的，躲在什麼地方了？」順哥咒罵了一聲。

「風高月黑，看來是找不到了，」祥哥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算他够運吧。」

順哥仍不死心，拿着電筒在地上照着，忽然，他輕輕「咦」地一聲，道：「祥哥，你看這是什麼？」

祥哥俯首一望，只見地上落葉之間，有一些乳白色的液體。也是愕了一然。他蹲下身去，用手指蘸了一點，凑近鼻端一嗅，不由皺起了眉頭。

「什麼味道？」

祥哥皺眉搖着頭，說：「不知道，腥腥的，有點藥水味。」

「哦？」順哥也蹲下地去，用手指弄了一點凑近鼻端一嗅，叫了起來，「媽的！好怪的味道！」

「到底是什麼東西？」祥哥疑惑不解地道：「會不會是剛才那個逃犯遺留下來的？」

「唔，很有可能！」

「可是他身上怎會有乳白色的液體呢？」順哥道：「莫非他打翻了藥瓶？」

「唉！管他娘的，是交更時候了，」祥哥搭着順哥的肩膊，道：「咱們宵夜去吧！」

就在兩人離去之後不久，附近一塊大石後面，緩緩地站起一個人，那人正是林兆文！

林兆文這時才透了一大口氣，用手拭抹額前的汗水，靠在大石上休息一下，才向山中走了去。他決定先找個地方躲起來再說，這兩天，警方一定會偵騎四出追查自己的踪跡。

他摸索着向前走了好一會，忽覺口渴得很，想是失血過多的關係，於是開始搜索附近可有山泉的存在。

在山中小徑走了一會，別說山泉，便是排水道也沒有一條，他走得累了，在草地上坐下來休息。

不一會，天已露出魚肚白，林兆文支撐着站起身來，見前面炊烟四起，似乎有人居住，沉吟了一會，決定走過去討杯水喝。

林兆文沿着一條崎嶇的山路而下，不久，前面果然出現了一間間的木屋，不由大喜過望，他知道「仗義每多屠狗輩」，要是豪華別墅，休說討水喝，便是踏進門口也難。

他摸摸口袋，裏面還有兩張大鈔，心想貧窮人家見了這兩張大鈔，莫說清茶，便是飯菜也可供應了。

想到飯菜，林兆文才發覺自己原來已經飢腸轆轆，若非腿上傷勢加重，早已邁開大步向前趕路了。

不久來到木屋區，只見炊烟四起，當中一塊曠地上有幾個老者正在耍太極拳，鷄鳴之聲此起彼落，好不熱鬧。

林兆文猶豫了一下，向不遠處木屋走去。

那木屋門口，有個十五六歲的少女，正在洗衫，林兆文走了上去，清了清喉嚨，道：「小妹妹！」

那少女抬起頭來，林兆文不由自主目爲之眩，原來她長得眉清目秀，嬌俏無儔，正是「小狐狸」白小妹。

白小妹詫異地怔望着林兆文，發覺他並非木屋區的居民，問道：「先生，什麼事？」

「你——你可不可以給一杯水我喝？」林兆文央求的眼光望定了白小妹。

白小妹眼光移到他大腿上，見上面包紮着綳布，似是受了傷的樣子，放下衣服站了起身，道：「好，你等一等。」說罷轉身入屋倒水。

就在白小妹踏進屋去時，木屋內轉出了一個人來，正是「小鬼子」王小克。

王小克望了林兆文一眼，向他淡淡一笑打招呼，白小妹已端了一杯熱水出來。

林兆文見這兩個小童態度和藹可親，心底下的掛慮盡消，一面喝着滾水，一面說道：「我……我可以到屋內去休息一下麼？」

王小克和白小妹聞言一楞，天下間那有要求得這樣過份的「過路人」？

「我一早出來晨運，走得累了，」林兆文鑑貌辨色，知道兩人心意，急忙解釋：「所以，如果你們方便的話，就讓我進去歇一會吧。」

「這個——」王小克上下打量着林兆文，見他西裝煌然，一個褲管雖然捲高了起來，顯然是受了傷，但一表斯文，不像是個壞人，於是緩緩點頭，道：「好吧，請進。」

王小克領着林兆文入屋，小辣椒正摺着帆布床，忽見有陌生男子進來，不由呆了一呆，道：「小鬼子，他是——」

「我姓林，林兆文，」林兆文陪着笑道：「向你們借歇一下。」

王小克拉了一張椅子給林兆文坐下來，道：「請隨便休息一下，不要客氣。」

「小克，是誰來了？」躺在床上的盲眼婆婆問。

「婆婆，是一個過路的朋友。」王小克答。

「唔，」婆婆支撐着坐起了身來，問道：「小克，買點麥片給我吃，我肚子餓了。」

「是的婆婆。」

王小克轉身要去買麥片時，白小妹搶先道：「林先生，你要不要？」

「好，好，如果方便的話，請替我多買一碗，」林兆文說着自袋中抽出一張大鈔，向王小克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去買點火腿麵包，好不好？」

王小克見林兆文取出那張大鈔，不由愕了一愕，正猶豫着，林兆文已經將鈔票塞在他的手中。

「去吧，如果你喜歡，可以買點牛油和芝士。」林兆文說。

「可是……可是用不着這麼多錢，」王小克道：「他們也未必有得找。」

林兆文掏了掏口袋，道：「對不起，我……我身上又沒有零錢。」

王小克見林兆文如此大方，便說道：「我有，林先生，這張鈔票，你還是收回去吧。」

林兆文推讓着，道：「小兄弟，我這樣打擾你們已經很不好意思，如果你不見外的話，就收下吧。」

他此言一出，白小妹和小辣椒也不禁大出意料之外，想不到林兆文竟然大方如斯！

王小克沉吟了一下，這才把鈔票放入口袋，笑了笑道：「這就多謝啦。」他向白小妹和小辣椒關照了一聲，出外買東西去了。

× ×

林兆文躺在帆布床上，仰望着屋頂出神。

帆布床當然沒有「城市大酒店」的七吋乳膠墊舒適，然而此時的他却滿面安詳之色。

忽然，屋外傳來一陣脚步聲，林兆文警覺地抬起了頭，望着門口。

進來的是王小克，他手中拿着餸菜，笑吟吟地踏上前來，道：「林先生，你猜我替你買了什麼東西？」

林兆文支撐着起身一看，只見膠袋裏是一條斤多重的紅斑，另一個膠袋則是活生生的中蝦，道：「小兄弟，隨便買幾個小菜便行了，何必破費買這許多海鮮？」

「林先生，我小鬼子最喜歡結交豪爽的朋友，咱們雖然是初交，我也看得出你是一個值得結交的朋友——」王小克說着自一個紙袋中，拿出一瓶白蘭地，笑道：「今晚咱們痛痛快快地喝一杯如何？」

林兆文咀角泛出笑意，連道：「你太客氣了。」

「不客氣！」王小克將餸菜放過一旁，道：「我將你的鈔票，招待你吃一餐，這叫做禮什麼往來的。」

林兆文淡淡的一笑，說道：「禮尚往來。」

「對，對！」王小克笑道：「想不到林先生還讀過書哩，唉，我就是不學無術，看來一輩子都要做擦鞋的了。」

「小兄弟是擦鞋的？」

王小克困窘一笑，道：「不錯，我在中區擺檔。」

「收入怎麼樣？」林兆文饒有興趣地問。

王小克搖了搖頭，道：「現在科學昌明，已經發明了自動擦鞋機，乾淨俐落，看來再過一段日子，做我這行的非被淘汰不可！」

「那時你可以改行，」林兆文道：「一樣可以賺得到錢。」

「改行？」王小克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我不大習慣打工，更不喜歡朝九晚五的刻板生活。」

「那你喜歡什麼工作？」

王小克沉吟了一下，聳一聳肩，說道：「最好是不定時的，比較有點刺激的工作。」

林兆文眼中閃過一陣光芒，他緩緩地、點着頭，道：「很好很好。」

半晌，林兆文又問：「你那兩位朋友呢？」

「你指白小妹和小辣椒？」王小克答：「她們在工廠裏做工，唔，這年頭女工比男工吃香。」

兩人越談越投機，大家都有相逢恨晚的感覺，最後，王小克還開了那瓶酒，斟了兩小杯，一邊談着，一邊喝酒。

不知不覺間天色已黑，白小妹和小辣椒先後下班回家，兩女分工合作，炒菜燒飯，片刻間，餐枱上已擺滿了香噴噴的菜餚。

林兆文早已餓得發慌，在王小克，白小妹和小辣椒殷殷佈菜下，扒了三大碗飯，一面嘖嘖讚賞兩女的菜燒得好。

白小妹和小辣椒聽他語出由衷，心底下十分高興，對這個陌生人增加了不少好感。

吃過晚飯後，兩女收拾着碗碟，王小克則坐在林兆文身旁陪他傾談。

「林大哥，」王小克轉換了招呼，道：「如果你不嫌棄的話，倒不如在這裏住一晚。」

「這個——」林兆文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老實不瞞你說，我也有這個意思，只是……怕打擾了你們。」

「唉！林大哥說什麼話來，既然大家是好朋友，就不該計較這些！」王小克道：「你不嫌這裏齷齪的話，我們是歡迎都來不及哩！」

「小兄弟，我……我這一輩子所結交的朋友，要數你最豪爽了！」林兆文搭着王小克的手，誠懇感激地：「眞不知道應該怎樣報答你才好！」

「林大哥，不必再說這種客氣話了！」王小克望了林兆文腿傷一眼，道：「林大哥，你腿上有傷，要不要我去替你找個醫生來看看？」

林兆文臉色微微一變，道：「不必了

，不必了！」

「林大哥，如果你不怪我冒昧的話，我有一句話問你，」王小克道：「你好像在逃避什麼東西，是不是？」

林兆文仰首凝思片刻，然後，緩緩地點着頭，說道：「不錯的，我的確是在逃避。」

王小克凝視着林兆文，等待着他說下去。

「小兄弟，你可知道我這腿上的傷勢因何而來？」林兆文忽然問。

王小克搖了搖頭。

「是被槍擊傷的，」林兆文道：「我無牌駕駛，被警察發現了，他要拉我上警局，我一急之下，發足狂奔，警員於是開槍——」

「太豈有此理了，無牌駕駛又不是姦淫搶劫，犯不着開槍呀！」王小克氣憤地道。

「咦！做警員的執行職責，那也是無可厚非，」林兆文噓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只怪我一時好奇，想駕駛汽車玩玩。」

「林大哥，其實無牌駕駛的罪名最多不過罰一點錢，我記得你說過你很有錢，怎在乎被罰一千幾百？」王小克詫異地問：「何必逃跑呢？」

「這個——」林兆文雙眼望着屋外，臉上忽然閃過一陣恐懼的神色，「我是萬萬不能上警局的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小兄弟，其中原委我不便言明，請……請你不要見怪。」

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，緘默了。

半晌，王小克忽然問：「林大哥，你是不是犯過什麼案。」

「沒有！絕對沒有，」林兆文道：「在無牌駕駛之前，我不曾犯過任何案件，再說，我也是幾日前，才由日本來到本市的。」

王小克疑惑地望着林兆文，心底下暗暗奇怪，既然不曾犯過案，爲什麼這樣怕上警局？其中一定另有蹊蹺，不過，他既然不想解釋，自己也不該再追問下去。

隔了半晌，林兆文忽然問：「小兄弟，我要你爲我做一件事，行不行？」

王小克心中一動，訥訥地問：「什…什麼事？」

「我在『城市大酒店』有一個小箱，裏面裝着很重要的物事，你可以替我拿回來嗎？」

「那小提箱放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我想大概在酒店的保險箱中，」林兆文道：「你只要向酒店的經理言明一切，他便會交給你，當然，我還會寫張字條，簽上名給你帶去作證的。」

「好吧，」王小克道：「這只是舉手之勞，我立刻去。」

「謝謝你！」林兆文無限感激地說。

王小克取過紙筆，林兆文寫了一張便條，着王小克交給酒店的經理作證，王小克接了那張字條，離開了家門。

× ×

周探長一踏進辦公室，便問：「陳警官，派去『城市大酒店』附近監視的伙記有什麼回音？」

陳警官正閱着一張文件，緩緩地抬起頭來，道：「還見不到林兆文出現。」

「你看的是什麼？」周探長踏上前。

「是報告書，」陳警官滿面茫然之色，喃喃地說道：「奇怪，怎麼會沒有指紋的？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周探長愕了一愕。

「我們的指紋部人員檢查過昨晚『政府大球場』失事撞毀的那部車子，軚盤上除了那個杜思思的指紋之外，並沒有林兆文的指紋。」

「哦？」周探長接過那張報告書一看，不由皺起了眉頭，道：「會不會他在失事之後，將軚盤上的指紋抹掉了？」

「我問過開槍追捕林兆文的伙記，他說撞車時他一直監視着林兆文，直至他和杜思思交換位置雙手都未曾搭過軚盤。」

周探長搔了搔頭，苦笑道：「他媽的，莫非這小子是沒有指紋的？」

「天下間那有沒有指紋的人？」

「也許他戴着手套駕駛呢？」

「我最初也懷疑是這個關係，但那個伙記斬釘截鐵地說，林兆文手上沒有戴手套。」

「這個——」周探長雙眉緊緊蹙在一起，道：「太不可思議了！」

就在這個時候，案頭的電話忽然響了起來。

周探長立時趨上前拿起話筒，原來是派去「城市大酒店」的便衣范强打來的電話。

「林兆文來了嗎？」周探長問。

「不，」范强回答：「我一直看不到與林兆文酷肖的男子出現，可是剛才，我看到兩個形跡可疑的男子走向櫃面查詢，然後站在酒店門口，好像不想離去的樣子，不知道是否林兆文的人。」

「你查過兩個男子去問什麼嗎？」

「查過了，」范强回答：「他們問一三〇二室的住客，而林兆文就是住在一三〇二室的，是不是？」

「唔，這樣看來，那兩個大漢一定和林兆文有關係的，你好好釘着他們。」

「是！」范强問：「如果他們離去呢？我要不要跟踪他們？」

「——」周探長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這樣吧，我派劉積克來帮你，你們見機而行好了。」

「是！」

掛下電話後，周探長立時按鐘吩咐得力助手劉積克進來交待命令。

陳積克身材魁梧壯碩，是空手道黑帶五段高手，爲警方立過不少功勞，他接了命令，驅車直趨「城市大酒店」。

抵達「城市大酒店」時，范强趨上前來，指着酒店門口兩個彪形大漢，道：「就是他們了！」

陳積克凝眼一看，見那兩個大漢牛高馬大，十分健壯，身上衣着却華麗異常，低聲道：「是什麼人？」

范强聳了聳肩，道：「還摸不着，既不像撈家，又不像是打手。」

「阿强，你看他像不像是保鏢？」

「保鏢？」

「聽說那個姓林的留下了一百多萬的美鈔在酒店裏，」陳積克低聲道：「有錢人請幾個保鏢，那是很平常的事。」

范强遠望着那個大漢，道：「如果是保鏢，應該跟在主人的身旁，有什麼理由連主人在那兒都不知道的呢？」

陳積克緩緩地點着頭，忽然叫道：「他們好像要走了！」

范强向前望去，果然看到那兩個大漢向酒店台階走來，招手吩咐侍者叫一輛的士。

「我們怎樣做？」陳積克問道。

「周探長叫我們見機行事——」范强沉吟一下，道：「你有車子，由你跟踪他們吧。」

「好！」

陳積克匆匆跑到他的汽車，劃着了火，和范强打了個手勢，自後跟着兩大漢乘坐的的士。

范强望着車子遠去，掉頭向酒店大堂而望，這時天色已逐漸暗下來，幾輛大型旅遊車駛到酒店門口，大批日本遊客魚貫下車，阻住了范强的視綫，他只得橫過馬路，筆直向酒店大堂走去。

大堂內十分擠擁，范强一雙銳利的眼光四處搜索着，希望可以發現酷肖林兆文的年輕男子。

然而，那些遊客都是上了年紀的夫婦，有幾個年紀比較輕的，看樣子是十足道地的日本人。

他站在櫃枱側，留意每一個接近櫃枱的人。

忽然，門口出現了一個十五六歲的小童，一雙精靈的眶子向大堂掃來。范强定眼一望，認得是周探長的「死黨」小鬼子王小克。

在這種場合中見到王小克，范强雖然有點意料之外，但還是站在當地！沒有和他打招呼的意圖。

王小克來到櫃枱前，向忙碌的女接待員說道：「小姐，我可以見見你們的經理麼？」

女接待員見王小克衣着普通，而且又是本地人，淡淡地應道：「找我們經理幹什麼？」

「我想向他拿回一些東西。」

「什麼東西？」女接待員不經意地問道。

「一個占士邦型小提箱，」王小克道：「是你們酒店的住客留下來的，他托我來取回。」

女接待員聞言便抬起了頭，望定了王小克。

代領巨欵　引狼入室

王小克接觸到她的眼光，心底下忽然產生了一種預感：事情不會如他想像中的順利！

「請問你們的經理在嗎？」

「請……請等等！」女接待員說罷，匆匆忙轉身向經理室走去。

王小克環目四顧，忽然接觸到一雙烱烱的眼光，心底下一震，凝眼去看，原來是認識的范强！

這時，范强一步一步向他走了過來，口角掛着笑意，道：「小鬼子，你來這裏幹什麼？」

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，他想到了林兆文被警察開槍追捕的事，范强會不會是爲了林兆文而來的？

刹那間，王小克心念電轉，決定庇護林兆文，先將這個警方的便衣警探打發開再說。

「范大哥，你怎麼也會在這兒？」王小克上前親熱地和范强打招呼：「對了，你是來辦案的，對不對？」

「你呢？」范强反問。

王小克正要回答，忽見女接待員陪着一個中年男子向這邊走來，大概便是酒店的經理，笑道：「我來應徵的，他們好像要請門僮！」

「哦！」范强點一點着頭，一個女職員趨上前來了，問道：「你是不是范强先生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的電話。」

范强轉身去聽電話時，那經理已經來到王小克跟前，道：「請跟我進來。」

王小克陪着經理來到辦公室，經理指着一張沙發，道：「請坐。」

王小克毫不客氣地坐了下來，經理問道：「閣下是林兆文先生的什麼人？」

王小克猶豫了一下，自袋中取出那張便條，遞上前去，道：「林先生有張便條在這裏。」

經理接過去看了一看，按下喚人鈴，吩咐屬下取住客的簽名簿進來。

不一會，職員取了一本厚厚的登記册進來，經理將便條上的簽名和登記册上的對照一下，道：「不錯，的確是林兆文先生的親筆。」

「經理先生，現在可以把手提箱交給我了吧？」王小克問。

「當然可以，不過——」經理頓了一頓，道：「我要打一個電話。」

「還要向上面請示？」

「不，」經理只應了一聲，自袋中取出一張白紙，照着紙上的電話號碼撥着電話。

刹那間，王小克知道警方果然佈下了天羅地網要緝捕林兆文！

林兆文如今正在自己家中，而自己又受他所托來取回這個手提箱，剛才在大堂見過范强，互相一對照，自己絕對脫不了關係！不由又驚又急。

本來，王小克只要隨便編造幾句謊言，便可將周探長應付過去，但心想如果周探長要到自己家裏去一趟的話，林兆文便非束手受擒不可。

以情理來說，王小克應該把林兆文交出來，因爲他無牌駕駛和拒捕，這兩項罪名不大也不小，可是林兆文這樣怕上警局，其中一定有他的難言之隱，自己絕對不想被林兆文誤會是個出賣朋友的人！

正盤念間，經理已經接通了電話，道：「林兆文的手提箱已經有人來代領了……是……好，好！」

王小克心念電轉，刹那間不知道應該怎樣應付才是，只見經理放下了電話，說道：「好吧，我們可以把那個手提箱交給你。」

王小克聞言大感意料之外，那經理却已經站了起身打開夾萬，將占士邦型小提箱拿了出來，珍而重之地交給王小克。

「手提箱裏有十分貴重的東西，你要小心一點。」經理叮囑道。

王小克接過手提箱，只覺沉甸甸地，他不知裏面裝着一百餘萬的美鈔，還以爲是什麼重要的文件而已。

「謝謝你。」王小克說着轉身向外走去。

經理自後跟着踏出辦公室，王小克腦中盤念着：「剛才經理打過電話去問周探長請示，這意味着什麼？」

用不着說，手提箱裏的物事，必然是違法的，就算不是，周探長也會藉來取手提箱的人去查到林兆文的下落，自己這一出去，非被范强截住去路不可！

王小克有「小鬼子」之稱，他機靈百出，然而此時也是想不到妥善的辦法，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

離開辦公室後，王小克向左右望了一眼，看不到范强的影子，這才想起剛才他被伙記叫過去聽電話，於是三步作兩步向酒店大門走去。

剛踏出酒店門口，冷不防有個人影自旁竄出，搭住了王小克的肩膊。

王小克嚇了一跳，仰首望去，却是一個艷裝麗人年紀大約廿三四歲，長得嬌艷如花，嫵媚萬狀，身上穿着一件套裝，面上化了很濃的妝，向他甜膩膩地笑了笑，道：「小朋友，你是林兆文的朋友？」

王小克摸不透她的底細，也不知此人是歹是好，囁嚅答不出話來。

「小朋友，是林兆文叫你來取這個手提箱的？」艷裝麗人忽然俯下身來，在他耳畔輕聲道：「對面馬路現有林兆文的仇人，也有警方的便衣偵探監視着，如果你想擺脫他們，只有跟我走。」

「你——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林兆文的愛人，」艷裝麗人不由王小克分說，拉着他向附近一輛豪華房車走去，打開了車門，噤聲說道：「快上車！」

王小克猶豫了一下，忽見范强正自酒店大堂內奔了出來，心想落在范强手中的話，林兆文必定是凶多吉少，於是踏上車去。

艷裝麗人將馬達打着了火，車子怒吼一聲，向前飛馳而出。

她望着倒後鏡，說道：「看到那個自酒店大堂內奔出來的人嗎？他就是警方的人！」

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，忽然問：「小姐，剛才你說你是林先生的愛人？」

艷裝麗人側頭向他笑了一笑，道：「不錯，你可以叫我珍妮。」

「你……你和林先生認識多久了？」

王小克心底下不無懷疑。

「好久啦，」珍妮手搭着駕駛盤，在汽車行列裏穿來挿去，一面答道：「我們幾乎是從小玩到大的。」

「你怎知道林先生有了麻煩？」

「我是看了報紙才知道的，」珍妮關切地問：「報上說，警察開了幾槍追捕兆文，他……他有沒有受傷？」

王小克沉吟了一下，答：「右腿被子彈擦過了，不過傷勢也不碍事。」

珍妮聞言透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你不知道，當我看到報紙的消息時，担心得要命，謝天謝地，他總算沒有什麼事！」

王小克一面和她交談，一面小心留意車子的方向，見她在鬧市間飛馳，經過郊區公路口時，也是橫穿而過，這才吁了一口氣，雙手仍然緊緊抓着那個手提箱。

「珍妮小姐，我們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？」王小克問。

「本來我們是應該立刻跑去見兆文的，可是現在不行！」

「哦？」王小克詫異地問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「如果有人從後面跟踪我們的話，豈不糟糕？」珍妮說到這裏，又轉頭望了王小克一眼，問道：「兆文他現在的處境安全嗎？」

「安全得很。」

「那我們更應該小心一點，不能立即便去找他。」珍妮說。

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，她說得很有道理。

忽然，他腦中念頭一閃：即使自己不回家，周探長在得悉了去取手提箱的竟是自己時，一定會到自己的家中查看，那時，林兆文還不是一樣要落在警方的手中？

一想到這點，王小克心急如焚，恨不得立刻回家去通知林兆文暫時一避。

然而，家中並無電話，如果要通知林兆文的話，只有立即回家一途，可是據珍妮所說，除了警方之外，林兆文還被仇家追殺，自己這一回去，說不定被人暗中跟踪，那時豈非「招狼入舍」？

就在王小克猶豫間，珍妮的車子已轉到一條橫巷，橫巷間堆滿了垃圾，珍妮將車子停在一堆垃圾旁邊，熄了火，靠在座椅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

「這……這是什麼地方？」王小克警覺起來。

珍妮並不答話，打開了車門，踏下車去。

「小朋友，跟我來吧，」珍妮向王小克招招手，道：「我帶你到一個安全的地方。」

王小克猶豫着，珍妮頓一頓脚，道：「難道你信我不過麼？」

在這種情況之下，王小克只得踏上前去，和珍妮向一道後梯走去。

兩人來到二樓，珍妮推開一道木門，王小克立時聽到悠揚的樂聲。珍妮搭着他的肩，穿過一條甬道，來到一個化妝間。

「這……這是什麼地方？」王小克問道。

「你還看不出嗎，這是夜總會的後台，」珍妮說着摘下了假髮，原來她有着一綹烏黑馴順的長髮。

珍妮坐到化妝枱去，在臉上東一堆西一堆，撕下了許多膠狀物，王小克呆呆地望定了她，不一刻間，珍妮已經改變了一副樣貌。

只見她眉清目秀，年紀大約十八九歲，和剛才嬌艷嫵媚的艷裝麗人判若兩人。

「他們都認得我，」珍妮一面補着妝，一面笑着解釋，道：「所以我一定要化妝才行！」

王小克緩緩點着頭，對她的信心又增加幾分。

「你隨便坐啊，」珍妮發現王小克站

在一旁，急忙拉了一張椅子過來，道：「再過五分鐘便輪到我出台表演了。」

「你——你是歌星？」

「咦？兆文沒向你提過我嗎？」珍妮詫異地問。

王小克向她搖了搖頭。

「誰都知道我是林兆文的女朋友，」珍妮問：「對了，你認識他多久？」

王小克赧然一笑，簡短地答道：「不久。」

「唔，難怪他沒向你提過我，」珍妮轉到屏風後更換衣服，一面道：「這次他從日本回來渡假，我也才見過他一次。」

王小克漫應着，珍妮忽然問：「兆文是在你那裏嗎？」

王小克何等精靈，即使在這種情況之下，也警覺地回答：「他現在所住的地方十分安全。」

珍妮也不以爲忤，換了歌衫出來，道：「你坐着等我，我唱三首歌便回來。」

「好！」王小克望着她苗條的腰肢，暗想和林兆文果然很登對。

「對了，你不要四處亂跑，」珍妮轉身叮囑他：「以免發生意外。」

「是！」

望着珍妮婀娜多姿的背影，王小克暗想，等一下好不好把她帶去見林兆文？

假使珍妮眞是林兆文的親密女友的話，由她來照顧，自然比自己方便得多，況且剛才若非她的機警，說不定此時正誤引着林兆文的仇人回家哩！

然而，怎樣證實珍妮是林兆文的女友?自己和林兆文又不熟，否則還可以問她關於一點林兆文的事試探。

正胡思亂想間，忽聽後面「呀」地一聲，好像是木門被人推開的聲音。

王小克心下一懍，急忙將那手提箱提了起來，向四週望了一眼，見右邊牆角堆放着許多雜物，於是毫不猶豫地將手提箱塞到中間。

由於手提箱面積不大，所以很容易便塞了進去，他拉了其他雜物蓋上，這才向化妝室的入口處望去。

甬道間傳來腳步聲，王小克豎起了耳朶，以他的經驗，知道是兩個長得相當高大的男子，正向這邊走了過來。

刹那間，王小克一顆心劇烈地跳了起來，暗暗猜忖着：那兩個男子是誰？夜總會的職員，警方的便衣警探，抑或是林兆文的「仇人」？

腳步聲在門口停止了！

王小克大氣也不敢透一口，牢牢望着化妝室的門口。兩個高大的人影出現了，正是陳積克驅車去追踪的那兩個大漢。

兩人對望了一眼，踏進房來，冷峻的眼光望着王小克。

接觸到他們的眼光，王小克不由自主往後退了一步，將身子緊緊貼在牆壁上，他告訴自己：這兩個大漢絕非善男信女。

幸好自己將手提箱收藏妥當，否則一定要糟！

「珍妮呢？」其中一個大漢問，聲音粗得好像破鑼。

「她出去演唱了。」

「哦？」大漢側耳一聽，緩緩地點着頭，拉了兩張椅子，坐了下來。

「你們——你們找珍妮小姐幹什麼？」王小克試探着問。

兩大漢緘口不言，只是凝望着化妝室的入口。

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，知道這兩個大漢來意不善，他眼珠一轉，向門口走了過去。

「站住！」其中一個大漢暴喝道。

王小克忽覺衣領一緊，已被人揪住了，只得乖乖轉身，驚詫不定地望着那個大漢，訥訥道：「你……們想幹什麼？」

「識相的便替我乖乖地坐着！」大漢瞪目道：「不許出聲，否則我宰了你！」說話時，自袋中取出一把裝了滅音器的自動手槍。

王小克見他拿出槍來，登時噤若寒蟬，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，暗暗爲珍妮的安危担心！

他想，這兩個大漢必定是林兆文的仇人，而珍妮既然是林兆文的愛人，他們自然要對珍妮不利！

王小克在椅上如坐針氈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不一會，甬道間傳來高跟鞋的聲音，珍妮唱畢回來了！

在兩名大漢的監視下，王小克無法出聲示警，那兩個大漢早已竄上前去，伏在門後，等珍妮踏進化妝室，這才自後撲出，一個握住她的頸脖，封住她的咀巴，另一個則迅速上前關上了門。

珍妮刹那間花容失色，大漢用槍咀指住了她，道：「只要你一叫，我便開槍，知道嗎？」說着向同伴打了一個眼色，示意將她放開。

那大漢立時將珍妮放開，拉了一張椅子，命她坐了下來。

「好吧，姓林的那小子究竟在那裏？快說！」大漢揚一揚手中的槍。

「我……我不知道！」

大漢趨上前去，「拍！」地一聲摑了珍妮一巴掌，喝道：「胡說！」

「我眞不知道！」珍妮哭叫起來，「你打死我我也不知道！」

「那麼你今天下午到『城市大酒店』去幹什麼？」大漢陰惻惻地道：「哼！你的化妝術在我們內行人看來，無疑是在班門弄斧！」

「我……我只是去問問他回來了沒有。」珍妮俏臉嚇得毫無血色，道：「我眞的不知道他在那裏。」

「可是有人看見你匆匆忙離開酒店，開車來到這裏，」大漢一雙灼灼的眼光望定了珍妮，問道：「和你一塊來這裏的還有誰？」

珍妮的眼光立時向王小克射來，道：「就是他！」

「哦？」大漢愕了一然，轉頭向王小克望來。

王小克澀然一笑，道：「不錯，和珍妮小姐來這裏的是我。」

大漢移步來到王小克跟前，陰沉沉地問：「你陪她來這裏幹什麼？」

「我是珍妮小姐的歌迷，很喜歡聽她的歌，」王小克翻一翻口袋，道：「你看，我沒有錢來夜總會聽歌，剛巧碰到珍妮小姐，所以央求她帶我來。」

說話時，王小克深意地望了珍妮一眼

，接着道：「珍妮小姐的人眞好，她一口答應了！」

大漢信疑參半地向珍妮望去，道：「這小子說的是不是眞話？」

「是……是的！」珍妮連忙答。

兩名大漢對望了一眼，互相點着頭，忽然，自袋中取出一塊手帕，向珍妮走過去。

「你……你們想幹什麼？」珍妮臉上勃然變色，訥訥地問。

「既然我們找不到姓林的那個小子，只好請你跟我們走一趟，希望姓林的來找你了！」

王小克聽他這樣說，知道兩人是想綁架珍妮，然後佈下陷阱引誘林兆文上鈎，心中大急，他此時對珍妮的身份已經再無懷疑，心想既然珍妮是林兆文的愛人，自己便有責任維護她的安全，熱血一衝，倏地踏上前去，攔在珍妮身前，仰首喝道：「你們想幹什麼？」

他這麼一站之間，神態倒是凛然不可侵犯的氣概，兩大漢不禁呆了一呆。

珍妮趁兩人一呆之間，忽然操起一把掃帚，劈面向其中一個大漢擊下。

王小克料不到像珍妮這樣一個弱質女子，竟然敢向兩名魁梧大漢反抗，當下不及細想，一拳向另一大漢腹部擊去，正是「威風八路拳」的「初試啼聲」！

珍妮和王小克猝然發難，攻了兩名大漢一個措手不及，只聽「噹」地一聲，那把裝着滅聲器的自動手槍掉下地來。

珍妮的動作快得令人難以想像，她倏地蹲下身去，執起了那把短槍，一扳槍掣，「噗！」地一下輕响，爲首那名大漢雙手摟住腹部，慢慢地彎下身去。

珍妮一擊而中，掉轉了槍頭，向另一名大漢射擊，只聽「噗！噗！噗！」三下輕响，那大漢也慢慢地癱瘓下地去了！

王小克被這一個變故嚇得張目結舌，半晌說不出話來，珍妮把手槍往地上一擲，拉了王小克的手，向外便跑。

王小克身不由主地被珍妮拉着跑出了夜總會的化粧間，自後門來到那條橫巷。

珍妮一言不發地打開車門，道：「快上車！」

王小克這時才想起手提箱仍然在化裝間的雜堆裏，正要轉身去取，珍妮已經將馬達劃上了火，連聲催促道：「快！快上車，遲了便大厄難逃了！」

王小克只得跳上車廂，車門還未關上，珍妮已經踩下油門，車子向前飛馳了出去……。

× ×

周探長匆匆離開辦公室，碰到了陳警官。

陳警官見周探長臉上神色張惶，心下好奇，道：「探長，又發生了什麼？」

「郊區公路十五咪發生了翻車案，」周探長道：「車裏有人被燒成灰燼，你跟我一塊去看看吧。」

陳警官點頭說了聲「好！」一邊向停車場走去，一邊問：「是什麼車子。」

周探長側頭望着陳警官，聲音微顫：「信不信由你，是陳積克的車子！」

陳警官臉色一變，顫抖着聲說道：「是他！」

「不錯！」

「可是……可是，陳積克一個多鐘頭前才被派到『城市大酒店』去協助范强的啊！」

「剛才我打了一個電話給范强，」周探長打開車門，道：「范强說，半個小時前陳積克駕車跟踪兩個神秘男子，不料——」說到這裏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

陳警官很瞭解周探長的心情，因爲陳積克是他最得力的助手，幫他立過不少汗馬功勞，如今驟遇意外，其悼痛之情，是不言可喻的，因此也緘默着不出聲。

周探長將車子駛離警局的停車場，飛快向郊區公路而去。

半個小時後，車子來到公路，只見前面圍住了不少人，幾輛車子停泊在路旁，兩架警方巡邏電單車的警員，正檢視着一輛燒成焦黑的車子。

周探長將車子停下，領先跳下車去，他只向那輛燒成焦黑的房車瞥了一眼，便認得那是陳積克的私用車！

警員見周探長駕到，急忙將圍觀的路人趕開，周探長快步上前朝車廂裏一望，忽然起了一陣嘔心。

車子前座的駕駛位上伏着一個人，他身上衣物全部燒毀，連表皮也被燒得裂了開來，黃色的血水，正自裂開的肌膚間不斷淌了下來。

「——到底是怎樣發生的？」周探長吸了一口氣，向巡邏車的警員問。

警員指着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男子，道：「秦先生，麻煩你再說一遍。」

那中年男子踏上前來，臉上驚悸猶存地說：「一個多鐘頭前，我駕駛車子回家，忽然有人扒我的頭，我往倒後鏡一望，原來是輛巨大房車——」

「當時你的車速若干？」周探長揷口問。

中年男子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大概四十餘咪吧，我太太一向反對我開快車，否則，在郊區公路上，開個五六十咪也沒問題。」

「當時，我心裏想，既然你想扒頭，就讓你扒個够好了，於是一扭軚盤，將車子讓過一邊。

「那輛黑色大房車『吧』地一聲扒了頭，我正想將車子駛回路中間，後面忽然响起喇叭，我朝倒後鏡一看，竟然又有一輛車子風馳電掣而來。」

「是不是這一輛？」周探長向陳積克的車子一指。

「不錯，正是這一輛，」中年男子滔滔說下去：「我心底下暗罵了一聲，它又扒了頭去，這時，前面黑色大房車忽然慢了下來，我正担心後面這輛車子會和它碰個稀爛，忽見白光一閃——」

周探長雙眉一揚，道：「白光？」

「是的，一種眩目得令人難以相信的白光！」中年男子眉飛色舞地道：「白光一過之後，忽聽一聲巨响，跟着，這輛車子便着火焚燒，向路旁竄衝了過去，直撞到石壆之上，才停止去勢！」

「當時你離多遠？」周探長問。

「大約三四十碼吧？」

「黑色大房車在事發之後，朝什麼方向駛去？」周探長又問。

「一直向前駛去，」中年男子道：「我見發生了車禍，急忙下車查看，又到附近電油亭借打了一個電話報警，才回到這裏來。」

「謝謝你，」周探長問道：「先生貴姓？」

「我姓倪，」中年男子遞一張卡片給周探長，道：「倪長山，是倪氏貿易公司的董事長，我的別墅在十七咪。」

「倪先生，請問你可記得那輛黑色房車的車牌號碼？」周探長問。

「我——我一時大意，倒沒有看清楚。」倪長山說。

「當時黑色房車裏到底坐着多少人？你有沒有留意到？」

倪長山仰首一想，道：「是兩個，我記得很清楚，後座沒有人！」

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，就在這個時候，遠處傳來警車的「嗚嗚」聲。

陳警官趨上前去，將圍觀的路人勸開，路人見沒有什麼熱鬧可看，紛紛轉身上車離去。

倪長山向周探長說道：「我可以走了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」周探長伸手和他相握，道：「不過，我們日後可能還要麻煩你，好像認車，或者上庭作證之類。」

「沒問題，沒問題，」倪長山道：「你打電話到我寫字樓來好了。」

周探長送走了倪長山，陳警官拿着無綫電通訊器，向周探長招招手，道：「探長，范强的電話！」

「好極了！」周探長正感一籌莫展，暗想也許范强給自己一點綫索，於是趨上前拿起了無綫電咪高峯，道：「我是周探長。」

「探長，我要告訴你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！」范强的聲音自擴音器傳來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你猜是誰來取走林兆文的那個手提箱的？」范强道：「他是『小鬼子』王小克！」

「眞的？」

「我在接到酒店經理的通知後，立卽展開跟踪，可惜……可惜被他逃了！」

「你說什麼！」周探長立時提高了聲音問。

「我剛追到門口，王小克已被一個女人用車接走了！」范强道：「我一時間又截不到的士追去，所以……所以讓他逃掉了！」

「你眞飯桶！」

「探長，如果想增加我的辦事效率的話，請代我向上頭申請一架私家車，」范强道：「那麼，我便可以保證同樣的事情不會再發生——」

周探長不待他說下去，便把咪高峯向車中一拋，拉了陳警官一把，道：「咱們到小鬼子的木屋看看！」

「是！」陳警官回答。

× ×

白小妹站在門口，翹首向前張望。

「小鬼子來了沒有？」小辣椒自屋內走了出來。

白小妹搖着頭，臉上都是焦急的神色，喃喃地說道：「他會不會遭遇到什麼意外？」

「放心好了，卽使遭遇到什麼意外，小鬼子也不會有事的，」小辣椒笑着道：「他比鬼還多花樣。」

「小辣椒，」白小妹低聲道：「你瞧這個林先生是不是好人？」

「他不錯嘛！」

「我是說，他會不會指一條黑路給小鬼子走？」白小妹湊首在小辣椒耳畔說道：「人心叵測，咱們要好好看住他！」

小辣椒轉頭向木屋裏望去，只見林兆文正支撐着爬起身，好像要站起來的樣子，急忙趨上前去，道：「林先生，你想幹什麼？」

「小克爲什麼還沒有回來？」林兆文望望腕表，說道：「他已出去快將兩個鐘頭了！」

「是呀，我們也在奇怪。」

「城市大酒店離這裏多遠？」林兆文問。

「如果乘的士，來回大約半個小時。」小辣椒答。

林兆文聞言蹙眉道：「那絕對沒有理由到現在還不回來。」

「林先生，你猜小鬼子會不會碰到意外？」小辣椒試探着問。

「這個——」林兆文臉色一變，望着外面呆呆出神，半晌才道：「小辣椒，我一定要離開這裏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小辣椒詫異地。

「如果小克遭遇到意外，多半是被潛伏在酒店的警方人員逮住了——」

小辣椒不待他說下去，便揷咀笑道：「警方人員不會捉住他的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林兆文滿臉茫然地問。

「因爲他認識很多警界的人，」小辣椒得意地道：「你休小瞧小鬼子是個擦鞋童，他以前帮警方破過不少奇案！」

「哦？」林兆文臉上閃過一陣十分奇特的神色，然而隨卽恢復鎭定，道：「萬一警方不動聲色自後跟踪着他回家呢？」

「對！」小辣椒跳起身來，道：「這一點倒不可不防！」

「小辣椒，你說，我該怎麼辦？」林兆文五內如焚，刹那間沒有了主意。

小辣椒向白小妹望去，道：「小妹，你有什麼主意。」

白小妹望着林兆文，道：「林先生腿上不便，恐怕難下那段石級，這個——」

小辣椒雙眼一轉，忽然拍手叫道：「有了！」

林兆文大喜過望，凝視着小辣椒。

「小妹，後山不是有一塊挖空的大石嗎？」小辣椒轉頭向白小妹道：「我們常到那裏去玩，如果林先生躲在大石內，誰也找不到！」

白小妹緩緩地點着頭，那塊挖空的大石便如小屋一般，裏面寬敞異常，本來是「魔術手」何三手挖空來藏身避世的，如今正是現成的藏身之所。（詳情請參閱拙作「魔術手」。）

「來！咱們扶林先生去那兒躲一會吧，」小辣椒道：「小鬼子無事歸來最好，不幸被人暗中釘梢，也教他們找不到林先生！」

林兆文聞言又是興奮，又是感激，在

小，白兩人扶持下，向後山走去。

不一會已經來到了後山那塊挖空的大石旁，小辣椒伸手推開暗門，劃了一根火柴，燃着了蠟燭，扶着林兆文入內。

林兆文見大石中果然十分寬敞，從外面看，根本不知道內裏另有乾坤，不由大喜。

「林先生，你在這裏住上一晚，如果小鬼子無事歸來，我們明天便來接你出去。」小辣椒將蠟燭交給林兆文，道：「放心，這裏担保一定安全！」

林兆文很感激的說道：「眞多謝你們啦！」

小辣椒轉身離開石洞，推上了暗門，和白小妹向木屋區走去。

兩人回到木屋不久，周探長和陳警官便來了。

周探長一踏進木屋，便四週打量着，道：「小鬼子呢？」

「出去了。」小辣椒答。

「去了那裏？」

「我怎知道？」小辣椒聳着肩，道：「他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。」

周探長向白小妹走過去，道：「小妹，你比較老實，你告訴我小鬼子去了那兒吧！」

「好哇！」小辣椒霍地大叫起來，衝到周探長面前，指着自已的鼻子，另一手叉住了腰，道：「你說我不老實？」

周探長知道這小辣椒最難纏，苦笑一下，仍然面對着白小妹，道：「小鬼子是什麼時候出去的？」

「下午。」

「他今天沒有開檔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」白小妹道：「我剛下班回來，便看見他出去了。」

「他沒有說要到什麼地方？」

「沒有，」白小妹望定了周探長，緊張地問：「是否發生了什麼意外？」

「不，不，」周探長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我只是許久沒見他了，專誠來看看他而已。」

「等一下他回來後，我叫他打電話給你。」白小妹淡淡地說，其實正向周探長下着「逐客令」。

周探長訕訕地擦一擦鼻子，道：「好吧，他回來後，叫他立刻打電話給我。」

白小妹將周探長和陳警官送出門口，忽然問道：「周探長，小鬼子又惹了麻煩嗎？」

周探長回過頭來，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是小麻煩而已，不必担心。」

兩人向石級那邊走去，陳警官問道：「探長，你說王小克和那個林兆文有關係嗎？」

「如果范强沒有認錯人的話，當然有關係！」周探長說。

「范强是我們最精明的一個探員，他絕對不會認錯人的！」陳警官道：「況且他和小鬼子也很熟。」

周探長淡淡一笑，道：「你猜我在接到范强的報訊時，心裏想到什麼？」

「你以爲林兆文會在他的家中？」

「不錯！」周探長欽佩地望了陳警官一眼，道：「可是剛才我們幾乎是在突擊檢查的情況下去的，却見不到有人！」

「探長，你以爲小鬼子會爲了一個林兆文而和我們作對麼？」

「嘿嘿，小鬼子做事但憑自己的興緻，這可難說得緊！」

「探長，其實林兆文只不過是犯了無牌駕駛和拒捕的罪名而已，本市昨晚發生了一椿雙屍案，比之嚴重得多了，爲什麼你——」

周探長不待他說下去，便說道：「那椿雙屍案的死者，是一對醫生夫婦，對不對？」

「是啊！」

「我們的警員說，他一共開了三槍，最後一槍好像擊中了那個林兆文！」周探長深意地望着陳警官，道：「你可曾把他們聯想在一起？」

「啊！莫非是林兆文受傷之後登門求醫，然後將醫生夫婦殺死滅口？」

「死者陳泉醫生的寓所距離『政府大球場』只有四五個街口，而且死亡時間是在開槍事件發生後的三四個鐘頭，的確很容易令人聯想在一起——」

「周探長，今天我約略看過驗屍報告，那兩個死者的死因好像是血管閉塞而死，除此之外，再無其他傷痕，難保是自然死亡的！」

「不，」周探長搖着頭，道：「命案發生之前，隣居曾聽到陳醫生的太太叫救命的聲音，開門出視時，還碰到一個右腿上綁着繃布的青年男子。」

「啊！那就沒有疑問！」陳警官道：「一定是林兆文下的毒手！」

「可是有一件事我猜想不到，他用什麼武器？」周探長皺起了眉頭，道：「科學雖然發達，我却還不曾聽過有一種武器可以在片刻之間令人血栓塞而致死的！」

陳警官也答不出話來，這時，兩人已到石級附近，正要拾級而下，忽見一個熟悉人影正踏着石級上來。

周探長定眼一看，不由大喜過望，原來那人正是王小克！

王小克驟然見到周探長和陳警官，却絲毫沒有意外或者慌亂的樣子，反而笑吟吟地三級作兩級爬了上來，道：「周探長，是什麼風吹你來啊？」

「小鬼子，你剛才去過那裏？」周探長開門見山地問。

王小克仰首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對啦，剛才我在城市大酒店碰見過范强哩！」

周探長和陳警官對望了一眼，均是大感意料之外，想不到他會答得這樣爽快。

「你去城市大酒店幹什麼？」

「哈哈，今天我交上了好運，有一個從外地來的遊客，交給我一張字條，要我到『城市大酒店』替他取回一個小提箱，」王小克笑嘻嘻地自西褲的暗袋中取出一張五百元面額大鈔，攤開它揚了一揚，得意洋洋地道：「這樣輕易的差使，竟然值五百元！」

周探長神色大爲緊張，問道：「你……你把手提箱交了給他？」

「是啊，否則他怎肯付錢？」王小克面色忽然一變，道：「探長，難道那是壞人？」

「小鬼子，你在什麼地方將手提箱交給他的？」周探長問。

「我一離開酒店，便有一個女的走上前來，說是那人的女朋友，拉了我上車，在一個街口接了那人，然後放我下車。」

「那是什麼時候的事？」

王小克最擅說謊，而且說謊的本事極大，知道如果露出了破綻便要原形畢露，於是盤算了一下，答道：「大約是一個鐘頭的事了！」

周探長見時間果然脗合，這才作聲不得，問道：「那一男一女長得怎樣？」

「男的很英俊，女的漂亮得要命，」王小克皺起了眉頭，接道：「不過那男的腿上好像有傷！」

周探長和陳警官對望了一眼，不約而同說道：「果然是！」

「周探長，你要找他們嗎？」

「不錯，」周探長道：「那男的可能涉及一宗謀殺案。」

王小克低呼了一聲，道：「早便知道那男的不會是什麼好人，否則，爲什麼會這樣大方賞我五百大元？」

「對你大方的便不是好人？」周探長啼笑皆非地問。

「如果是好人，賺錢便不容易，也不會對人這樣大方了，」王小克道：「這樣簡單的理由你也不知道？」

周探長覺得他說得也有道理，只好淡淡一笑，道：「他們要去什麼地方，你可知道嗎？」

「誰管他哩！」王小克將鈔票塞回暗袋內，道：「只要收了錢便算！」

周探長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以後你再見到那一男一女時，可認得出他們？」

「當然認得出！」

「好吧，如果我們找到那兩人，會請你認上一認的。」

「歡迎之至，」王小克笑道：「最好有專車接送，我可不願把車錢也貼上！」

周探長凝視了王小克半晌，見他不像是說謊的樣子，只得和他道了再見。

王小克踏着輕快的步伐回家，一進門，白小妹和小辣椒便緊張地趨上前來，不約而同問道：「周探長剛剛出去，你有碰到他嗎？」

「碰上了！」

「他說你惹上了小麻煩，」白小妹關切地問：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王小克淡淡一笑，道：「休說是小麻煩，便是天大的麻煩，憑我三言兩語也會化作無事。」

「小鬼子，你爲什麼去了這麼久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快快說來！」小辣椒急不及待地問。

王小克坐了下來，將去到酒店後發生的事約畧敘述了一遍。

「那個珍妮呢？」白小妹問。

「她晚一點再來，」王小克吁了一口氣道：「幸好她爲防萬一沒跟我來，否則剛才對周探長說的謊話便不成立了。」

「她——她爲什麼不跟你來。」小辣椒呆呆地問。

「珍妮做事十分小心，她怕有人認出了她自後跟踪，所以，問了我們家的地址，晚一點才自己偸偸來看林兆文，」說到這裏，才發現屋內沒有林兆文的影子，不由大驚失色，道：「林大哥呢？」

小辣椒壓低着聲音在王小克耳畔說道：「放心，他在那塊大石裏面！」

王小克這才吁了一口氣，剛才他迎面看到周探長和陳警官時，心中早已打了個突，只不過强裝鎭定而已。

「林先生要你去拿的那個小提箱呢？」白小妹忽然問道。

「拿到了，不過沒帶回來。」王小克道：「我去看看林大哥。」

「我跟你去！」小辣椒道。

「你們留在這裏陪婆婆，」王小克道：「大石中又容不下這麼多人，我去去便來。」

小辣椒吸着咀不出聲，王小克在枱上的生菓盤上取了個萍菓，一面吃着，一面向後山走去。

不一會，王小克已來到了大石旁，他左右望了一眼，肯定沒有別人，這才湊咀在暗門處低聲道：「林大哥，我來了！」

說完，他用暗力一推，石門緩緩移開，林兆文持着蠟燭，又驚又喜地望着他。

「你終於來了，事情辦得怎樣？」

王小克推上了石門，才道：「都辦好了！」

「手提箱呢？」

「我沒帶回來，暫時放在一個很穩當的地方，你放心。」王小克興奮地道：「林大哥，今天晚上有一個人要來看你，你猜是誰？」

林兆文雙眉一揚，道：「誰？」

「你的女朋友！」

「珍妮！」林兆文低聲叫了起來。

「不錯！」王小克這才放下心上的一塊大石，道：「她果然是你的女朋友！」

「你……你在什麼地方找到珍妮的？」林兆文緊張地抓住了王小克的肩膊。

「在酒店門口，」王小克爲了更肯定珍妮的身份，問道：「林大哥，珍妮小姐是不是一個歌星？」

「是的，」林兆文道：「她……她又出來獻唱了？」

王小克道：「唔，她還帶我到她演唱的夜總會去。」

「小克，珍妮說她要來見我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爲什麼你不立刻帶她來？」林兆文臉上露出渴望的神色。

「我——我最初怕她是冒認的，所以……沒有立刻將她帶來。」

林兆文感激地望着王小克，道：「你眞會爲我設想！」

「後來，她自己提出，爲了怕被你的仇家跟踪，決定再晚一點才來。」

林兆文緩緩地點着頭，道：「唔，珍妮做事向來很小心謹愼，所以，這次我從日本回來，還見不到她！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王小克愕了一愕，問：「你還沒見過她？」

「是啊！我千方百計設法和她聯絡，然而，她總是不肯出來見我，唉！」林兆文說着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我知道，她都是爲了我！」

王小克仰起首來，口唇噏動，喃喃地不知道在說些什麼。

「小克，你怎麼啦？」林兆文詫異地問。

「她說她見過你一次！」

「哦？」

王小克忽然堅定地點着頭，說道：「不錯，我記得很清楚，她說，她見過你一次。」

「是嗎？」林兆文滿臉茫然，道：「也許她看到了我，但爲了種種不方便，所以不敢和我打招呼吧？」

「林大哥，你到底有什麼仇人？」王小克關切地問：「他們到底和你有什麼過節？」

「這——」林兆文垂首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小克這些事你還是不要理吧！」

王小克道：「林大哥，如果你當我是朋友，你應該告訴我，我也許可以帮你一臂之力呢？」

林兆文苦笑着，說道：「你帮不了我的！」

「林大哥，不瞞你說，我認識警方的周探長，也認識不少有勢力的人，如果你的仇人是壞人的話，我相信周探長一定會去對付他們的，你也用不着這樣子雙面受敵了。」

「雙面受敵？」

「是啊，警方現在也極力想找你，」王小克將剛才的一切說了出來，林兆文聽到周探長還來過這裏，不由渾身打了個抖索。

「林大哥，你這樣子雙面受敵，是很吃虧的，」王小克懇切地說：「如果你是信任我，我可以帮助你，先化解警方這一方面——」

林兆文苦笑着搖頭，道：「小克，你還不瞭解我，我是不能踏進警局的！」

「爲……爲什麼？」王小克不解地問道。

「因爲我是一個怪人！」林兆文半開玩笑地說：「我不能落入警方的手中！」

「那麼你的仇人呢？這方面可以化解嗎？」王小克追問。

「也不行。」

「天下間有不可化解的寃仇？」王小克道：「我才不相信！」

「其實我和他……他們也算不上有什麼寃仇，只不過……是爲了珍妮！」

「是了！你搶走了他們的珍妮？」

「不，也許應該說珍妮從他們手中搶走了我，」林兆文仰起首來望着搖曳的燭光出怔，喃喃接道：「搶走了我的心！」

王小克越聽越疑惑，道：「人人都有戀愛的自由，這是個開明的世界！」

林兆文又苦笑一下，道：「他們那個世界却絕對不開明！」

「可是你可以脫離任何束縛去做你喜歡做的事的。」王小克說。

「有這個可能嗎？」

「爲什麼不可能，我就不相信他們敢加害你！」王小克氣憤地說：「這是個法治社會！」

「小克，你根本一點也不明白，」林兆文笑着：「他們的勢力，遠比你想像中的大！」

「比……比警方更大？」

「何止警方！」林兆文正色道：「當他們下定決心要去做一件事時，祗許成功，不許失敗！」

「現在他想將你捉回去？」

「也許可以這樣說。」

「但到目前爲止，他們還是捉不到你啊！」王小克笑笑說：「由此可見，他們的勢力也有個限度了！」

林兆文艱困地搖着頭，臉上充滿了恐懼的神色，道：「不，他們終有一天會捉到我的。」

「林大哥，你怎能對自己這麼沒信心？」王小克見他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，不由激發起他的俠義心腸，拍拍胸口，道：「林大哥，只要我在的一天，我一定不會讓他們得償夙願！」

林兆文又是感激，又是感慨地拍拍王小克的手說道：「謝謝你，小克，可是，你如果要帮我帮到底，到時你一定會後悔的！」

「我小鬼子做事素來不後悔。」

林兆文澀笑一下，緘默了。

× ×

兩人相對無言，王小克正打算起身離去，忽聽外面傳來細碎的脚步聲。

由於是深夜，荒山野嶺間萬籟俱寂，所以，那脚步聲清晰異常。

「誰？」林兆文臉上勃然變色，微顫着聲音問。

王小克向他打了個手勢示意不要出聲，將耳朵貼在石上，只聽外面有人低聲道：「小鬼子，你在麼？」正是小辣椒的聲音。

王小克一聽到小辣椒的聲音，這才定下心來，輕輕將石門推開了少許，小辣椒道：「珍妮來了！」

林兆文一聽到心上人來到，急忙向門口爬過來，王小克將石門推開，果然看見小辣椒背後，站着一個白衣美女，正是珍妮。

珍妮笑吟吟地站在小辣椒背後，王小克和她點頭打了個招呼，道：「林大哥在裏面。」

珍妮一言不發，踏上前來，這時，林兆文已經爬到洞口，仰首向珍妮望去。

當他看到珍妮的樣子時，忽然臉色大變，轉身向石洞裏滾去！

王小克以爲他們定會互相摟在一起傾訴相思之苦，料不到林兆文刹那間如見鬼魅，一轉念之間，已暗叫不好。

珍妮笑吟吟地踏上前去，道：「林先生，你好啊！」

王小克聽她突然稱呼林兆文作「林先生」，心下更加確定，轉頭向林兆文望去，只見他臉色白得逾乎尋常，縮在一隅渾身抖個不停，便是老鼠見了貓也沒害怕得這般厲害。

「你——你不是珍妮！」林兆文驀地叫了起來：「我不要見你！」

「可是，我却想見你！林先生，你還是跟我走吧，這樣子，捉迷藏，有什麼好玩？」

「不，我不走！我不會跟你走！」林兆文竭斯底里地叫了起來。

「你不走也不行了，看，他們是誰？」說話時，轉身向外指去。

王小克循她手勢望去，只見兩個高大的人影自山石後轉了出來，正是那兩個被她開槍打死的大漢！

既然面前這個女人不是林兆文的愛人「珍妮」，兩大漢的死而復生，當然也不奇怪了，王小克立即想到，那把裝了滅音器的手槍，槍膛裏裝的，可能是沒有彈頭的子彈，三人的一番做作，不外是想堅定自己對她的信心，從而帶她來找林兆文而已。

剎那間，王小克背上出了一陣冷汗，他自問精明過人，不料還是着了道兒。

那兩個大漢一步一步地踏上前來，林兆文一看到他們的出現，臉上肌肉不斷抽搐着，知道自己再無倖理。

王小克以爲那兩個大漢會上前將林兆文抓了起來，不料他們走到石洞口，躬身向林兆文行了一禮，必恭必敬地道：「屬下焦武，焦德恭迎主人回駕。」

「不，我不回去，我永遠不再回去！」林兆文雙手亂搖。

「主人，屬下奉命接你回駕。」焦武恭敬地道：「請出來吧！」

「不！」林兆文將身子緊緊貼在石壁上，驚疑不定地望着焦武和焦德。

「狄小姐，」焦武向「珍妮」望去，道：「你設法勸勸主人吧。」

狄小姐笑吟吟地踏上前去，道：「林先生，你雖大錯鑄成，但此時回頭是岸，焦武和焦德兄弟倆對你一向忠心得很，就別讓他們難做吧！」

林兆文嘆了一口氣，垂下首來。

「林先生，你仔細想想吧，區區一個女子，怎值得你背叛家族？」狄小姐柔聲道：「只要你回心轉意，在外邊攪出來的事，我們會替你善後。」

林兆文緩緩地抬起頭來，眼眶中充滿了迷茫猶豫的神色。

狄小姐見已經說動了林兆文，臉上閃過一絲喜色，接道：「林先生，你這就隨焦氏兄弟回去吧，老爺正等着你哩！」

林兆文望定了狄小姐，訥訥地道：「我……我父親肯原諒我？」

「老爺最鍾愛你，當然會原諒你的一切。」

林兆文眼珠一轉，忽然說道：「你說謊！你根本沒見過我爸爸，你怎知他會原諒我！」

狄小姐幽幽地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林先生，這樣說來，你是不肯回去的了？」

林兆文緊閤着唇不出聲。

「焦武，焦德，你們既然是奉命行事，那麼動手吧！」狄小姐說罷，身子驀地向旁一閃，焦武，焦德立即攢身入洞，將林兆文抓了出來。

「焦德，只你哥哥對付林先生便行了，」狄小姐下令：「把這兩個小的也捉了起來，聽我發落。」

「是！」焦德轉身伸手向王小克和小辣椒當胸抓去。

王小克早有預防，不待他手指觸及，早已向後躍出，亡命般向前奔逃。

焦德也不去追，反手把小辣椒抓住，挾在肋下，然後才拔足向王小克追去。

由於四週黑漆漆的一片，王小克視綫不清，腳下被一塊大石絆住，摔倒下地，焦德似像能在黑暗中視物，探手抓住王小克衣領，提了起來。

小辣椒在焦德脇下又打又踢，然而焦德力大無窮，拳頭落在他身上，便如替他搔癢一般。

焦德一手挾着小辣椒，另一手提着王小克，向狄小姐那邊走去。

「狄小姐，這兩個小的怎樣處置？」焦德問。

狄小姐含笑望了小辣椒和王小克一眼，道：「你們通常怎樣處置這種人？」

焦德和焦武還未回答，林兆文已經叫了起來，道：「不！你們不能這樣做！」

「林先生，我們都是你家的僕人，」狄小姐轉頭向林兆文道：「爲了安全着想，只好這樣做了，不過，我們的出發點都是爲你們好而已。」

「不，他們一點也不知道！」林兆文焦急地說：「他們對我們家族的事，眞的一丁點也不知道，求求你放了他們吧！」

狄小姐緩緩地搖着頭，道：「小心駛得萬年船，姑勿論他們知不知道，都不能放過他們——」

王小克在兩人對話中，知道狄小姐要殺了自己和小辣椒滅口，雖經林兆文苦苦央求，狄小姐仍然一意孤行，眼看便要命喪陰曹，不由得渾身抖索起來。

狄小姐向焦武打了個眼色，道：「快動手吧，咱們還有許多事要做哩！」

焦武自袋中取出一個小圓筒，向王小克和小辣椒望過去。

林兆文臉色大變，在焦武懷中掙扎着，一面叫道：「焦武，你如果殺了這兩個人，我絕不和你干休！」

焦武臉上閃過一陣恐懼的神色，但旋即褪去，他緩緩揚起了手，小圓筒對着王小克和小辣椒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忽聽「嗤」地一聲，一枚黑黝黝的小丸劃空而過，掉在衆人面前三四碼之處，那小丸着地之後，立時一聲巨響，爆炸開來。

「小鬼子，搔他脥下！」一個清脆的聲音跟着出現。

王小克認得那正是白小妹的聲音，剛才那枚小丸自是「霹靂彈」了，他應變奇快，立時伸手向焦德脥下戳去。

焦德正爲那聲爆炸疑惑，忽覺脥下一痛，抓着王小克的手一鬆，王小克已乘勢掙脫，一拳向他的腹部擊去，正是那天一擊得手的「初試啼聲」。

焦德閃避不及，被王小克一拳擊中小腹，痛得大叫一聲，小辣椒暗中取了頭上髮夾，向焦德脥下刺去，這一下變故迭生，焦德措手不及，又被小辣椒逃脫。

兩人身子一着地，一個打滾，向外竄出，白小妹又拋了幾顆「霹靂彈」，只聽轟然之聲不絕，「霹靂彈」着地便發生爆炸，雖然並無什麼殺傷力，那陣仗也嚇得焦氏兄弟和狄小姐手足無措了！

爆炸聲過後，王小克向前望去，只見林兆文手持小圓筒指住焦氏兄弟和狄小姐，形勢已變！

原來林兆文在「霹靂彈」爆炸時，暗中取了袋中小圓筒在手，先將焦武「繳械」，然後威脅三人站在一旁。

王小克不知小圓筒威力，因此看到三人臉如死灰，不禁大惑不解。

「你們是乖乖回去呢？抑或想葬身荒山？」林兆文問。

「主人，我……我們對你絕無惡意，請……請饒我們一次。」焦武望着林兆文手中的小圓筒囁嚅地說。

「林先生，我們死不足惜，可是你可曾想到，如果你殺了我們，老爺再次派來的人，可能沒有我們這般好說話了！」狄小姐淡淡地說。

「只要你們不要再來騷擾我，我是不會隨便殺人的！」林兆文說。

「那麼那對醫生夫婦呢？」狄小姐冷冷一笑，道：「他們是怎樣死的？」

林兆文臉色一變支吾着答不出話來。

「老爺吩咐過我們，非但不要濫殺無辜，在沒有必要的時候，更不許亂用家族武器，」狄小姐冷冷地瞧着林兆文，道：「你把老爺的話都當耳邊風了？」

林兆文擰了擰頭，喝道：「你們快替我滾，滾得遠遠的！我以後再也不想見到你們！」

狄小姐一面轉身向外走去，一面道：「林先生，你會後悔的，老爺下次派來的人，絕對不像我們！」

林兆文咬着牙哼了一聲，並不答話。

估計錯誤　自投羅網

三人離去後，王小克，小辣椒和白小妹才從黑暗中現身出來。

林兆文站在當地呆若木鷄，好像在想着什麼東西似地，三人來到他的身旁，仍然渾若未覺。

「林大哥。」王小克叫了他一聲。

林兆文緩緩地抬起頭來，忽然嘆了一口氣，把那小圓筒放入袋中。

「林大哥，對不起，我——」王小克的話還沒說下去，便被林兆文揮手示意停止，他轉身向石洞走去，坐了下來。

王小克，白小妹和小辣椒跟着俯身踏進去，在他身前坐了下來。

石洞裏燭光搖曳，四個人的心情却都有不同，誰也沒有開口說話。

王小克轉頭向外張望了一下，忽然問：「林大哥，你不怕他們去而復回嗎？」

林兆文緩緩搖着頭，道：「他們任務已經失敗，不會再來的了。」

「剛才我聽那個姓狄的女人說，你父親會再派人來，她……說的是眞話嗎？」

「唔。」林兆文點着頭，道：「而且下次派來的人，比他們厲害十倍！」

王小克見他臉上隱有憂色，道：「林大哥，其實你也不用担心，這次要不是我不小心中了那個姓狄的女人的奸計，他們絕對找不到你的！」

「可是他們還有許多辦法來找我，」林兆文苦笑着說：「想躲開他們的追尋，根本是沒有可能的事。」

衆人聽他說得認眞，知道並非誇大其辭，是以全部緘默了。

「小妹，剛才你那種炸彈很厲害，」林兆文忽然道：「要不是它，這時候大家都遭殃了！」

白小妹微笑着自袋中取出幾顆「霹靂彈」，道：「這叫『霹靂彈』，是小辣椒祖傳的武器！」

林兆文接了過去端詳着，讚道：「發明這種『霹靂彈』的人眞聰明，它沒有殺傷力，但虛張聲勢却用得上！」

「林大哥，你那枝小圓筒又是什麼東西？」王小克將他心底下的疑問提了出來：「爲什麼他們一見了你的小圓筒便嚇得要死？」

林兆文自袋中取出那枝小圓筒，撫弄着，道：「它和你們的『霹靂彈』截然不同。」

「怎樣不同？」小辣椒問。

「一按這個小掣，」林兆文指着小圓筒筒身一排紅色小掣，道：「便會有一股白光射了出來，中人立斃，厲害無比。」

「啊！那是不是死光？」

林兆文仰首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也許可以這樣說，不過它比『死光』厲害的是殺了人後，屍體上驗不出傷痕，而且有三種光度，第一種大多數用來對付血肉之軀，因爲它較弱，第二種用來對付物體，第三種是對付金屬體的。」

他頓了一頓，指着最後一個小掣，道：「如果對着汽車按下這個掣，所產生的光和熱，足以把車子燒成灰燼，威力就像一個袖珍小型核彈爆炸一樣。」

王小克聽到這裏，忽然想起了一樁往事，他記得本市發生過汽車爆破案，地點就在「城市體育會館」門口的停車場，死者是體育教練兼領隊程世英，警方調查爆炸原因懷疑是袖珍核彈所致，但迄今仍然未曾得到解答，是否與這小圓筒有關聯？（詳情請參閱拙作「全能奇人」。）

正思潮起伏間，林兆文又道：「這種光還會產生輻射爲害人類，所以沒有必要時，很小用到第三個掣。」

「林大哥，這種武器是誰發明出來的？」王小克問道。

「這個——」林兆文猶豫了一下，道：「小克，你曾聽到剛才那個狄小姐的話？對於我的事，你是知道得越少越好。」

王小克苦笑一下，看來林兆文絕對不會將自己心底下的疑團解開的了。

「林先生，」白小妹道：「現在，這裏已經不是安全之地了，你要換個地方躲起來才好。」

「——躲到那裏去才好呢？」林兆文撫觸着大腿上的傷口，道：「我腿上有傷，行走不便。」

「對了，林先生，你的綳布都骯髒了，明天我替你去買新的來替換怎樣？」白小妹問。

「好，」林兆文伸手入袋，取了一張大額鈔票出來，道：「這是我身上的最後財產了，你們收下吧。」

「林大哥，你這算是什麼意思？大家既然是好朋友，就不要計較金錢。」

「小克，你們眞心對我好，我很感激，」林兆文將鈔票塞在王小克手中，道：「這張鈔票收下來吧，不瞞你說，我那個手提箱中，還有一百多萬的美鈔！」

「噢！」王小克低呼了一聲，道：「原來手提箱中的是鈔票！」

「不錯，」林兆文道：「在這個世界上，沒有鈔票是不行的，所以我這次出走準備了足够的金錢，小克，我們現在有三件事要做——」

「那三件事？」

「第一，是找個隱蔽的地方，讓我躲

着養傷，第二，是去將那個手提箱取來，第三，如果方便的話，我希望你們代我去將珍妮找來。」

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，第一，二件事例容易辦，只是第三件比較難了。

林兆文自袋中珍而重之地，取出了一張照片，道：「你們小心瞧瞧，她就是珍妮。」

三人湊過頭去，照中人是一個十八九歲，明眸皓齒的美女，王小克不由讚道：「好漂亮！」

「我和珍妮的戀情，有機會的話，我會告訴你們的，現在最要緊的是先將頭兩件事辦好。」

王小克，小辣椒和白小妹不約而同地點着頭。

× ×

王小克伸手一推，木門應手而開。他向後望了一眼，橫巷中沒有人，於是閃身入內。

經過甬道時，王小克躡着足，生怕發出任何聲響。不久，終於來到化粧室的門口。

他在門口站定，探頭向內一望，裏面沒有人，不由大喜過望，仍然躡着足入內，來到那堆雜物之前，挪開上面一層雜物，露出了那個小皮箱。

王小克將手提箱拿了起來，轉身正欲離去，忽然一瞥眼梳粧枱上有個皮包，膠片下放着一張七彩照片，照片中人十分面善。

他趨上前去一看，竟然是林兆文給自己看過的那張照片，照中人是珍妮！

那皮包是女性用的，看來物主便是珍妮了！

珍妮的皮包爲什麼會在這裏？王小克畧一思索便明其理：狄小姐那次冒充珍妮很徹底，她甚至帶自己到珍妮駐唱的夜總會來。

要是狄小姐知道自己對珍妮一無所知的話，她也不會如此大費周章了！

王小克猶豫了一下，轉身向外走去，剛來到甬道上，忽聽前台傳來一陣驟密的鼓聲，跟着，擴音器傳來司儀的聲音：

「我們歡迎『青春玉女』珍妮小姐爲我們獻唱，她第一首唱的是——」

王小克沒有再聽下去，因爲他忽然決定了一件事。提着那占士邦型手提箱，向前台走去。

他來到一道木門之前，伸手一拉，迎面便聽到一陣悠揚的歌聲，側頭向樂台望去，嬌美不可方物的珍妮正在獻歌。

夜總會的生意並不旺，只有六成客人，王小克踏着厚厚的地氈向前走去，伙記立時過來招呼。

王小克手中提的是一個裝了百多萬美鈔的箱子，神態隨之不同，要了一瓶「沙樽」。

伙記見王小克年紀輕輕，身上衣着又不特別華貴，不過客人既然要叫一瓶「沙樽」，只得答應了一聲，轉身離去。

不一會，「沙樽」送了上來，王小克呷了一口，只覺香醇已極，他招手將伙記叫了過來，道：「等一下請珍妮小姐過來坐一會行嗎？」

「這個——」伙記猶豫了一下，道：「先生你貴姓？」

「你告訴她是林兆文的朋友找她便可以了。」王小克說。

「是。」

伙記轉身向後台走過去時，珍妮剛獻唱完畢，王小克牢牢望着那道門，不久，果然看見伙記領着珍妮向這邊走來。

珍妮在王小克對面坐了下來，道：「兆文在那裏？」

王小克凝眼打量着珍妮，發現和照片中的人一模一樣，才道：「珍妮小姐，林先生現在的處境你知道嗎？」

「我知道，」珍妮點着頭，道：「可是我一定要見見他！」

「珍妮小姐，你這幾天來，可曾被什麼可疑的人物跟踪？」

珍妮正要答話，忽然臉色一變，王小克心知有異，背上已被一件硬物抵住，跟着，一個粗沉的聲音在耳畔響了起來：「不要作聲，否則自討苦吃！」

王小克呆住了，側頭望去，是一個西裝煌然的大漢，他一手提起了占士邦型小箱，接着道：「來吧，乖乖和我們離開這裏。」

就在這個時候，另一個大漢過去扶起珍妮。

那大漢右手揷在西裝袋裏，西裝袋鼓鼓地，裏面顯然有可以致命的武器。

王小克和珍妮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只得離座。

大漢抛了一張大鈔在枱上，道：「咱們走後門，識相的不要輕舉妄動。」

四人兩前兩後向通到後台的門走去，一路上甬道後，王小克向珍妮望去，只見她俏臉上都是驚疑不定的神情，顯然地，她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。

領前的大漢推開後門，向一輛汽車走去。打開車門，示意王小克和珍妮踏上車去。

兩人猶豫了一下，先後上車，另一大漢已坐上駕駛座，車子打着了火，亮起車頭燈，向前馳出。

這時，和王小克，珍妮坐在後廂的大漢才自袋中取出手槍，獰笑道：「眞巧，我們今晚本來是想來請珍妮小姐去見一個人的，料不到買一送一，哈，還多了一個貴賓！」

駕車的大漢轉過頭來，說道：「老戴，你說那個姓兪的會不會多打賞我們一點錢？」

「這還用得着說嗎？」老戴哈哈笑了起來，道：「這小子知道他們要的人的下落，這筆打賞數目可能還不小哩！」

王小克一言不發望着兩人交談，看來他們也是被人聘用的爪牙，至於那個「姓兪的」，究竟又是何方神聖？莫非是林兆文的父親派來的新人？

車子在馬路上風馳電掣，不一會，轉上一條高尚住宅區的路。

「你……你們到底要帶我到什麼地方？」珍妮微顫着聲問。

「珍妮小姐，你放心，我們對你沒有惡意，」那老戴道：「而且可以担保不傷害你一根頭髮！」

珍妮向王小克望去，王小克以安慰的眼光回報她，既然落入人家的手中，急也

沒有用的。

這時，車子忽然在一幢西式建築物前戛然而止，司機跳下車來，過去按鈴，老戴則押着兩人下車。

門開了，一個老婦探首出來，大漢道：「兪先生在嗎？」

老婦打開了門，迎着四人入內。

那是一個佈置得富麗堂煌的客廳，地上鋪着厚厚的地氈，牆壁上掛着不少西洋畫，王小克老實不客氣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。

珍妮左右打量了一眼，站在廳中心。

老婦領着一個中年男子自內廂走了出來。

兩大漢一見到那個中年男子，立時趨上前去，說道：「兪先生，你要的人請來了！」

中年男子望了珍妮一眼，從袋中取出一張照片比對着，終於點着頭，道：「不錯，正是她！」向珍妮問道：「你是不是蔡珍妮小姐？」

珍妮點了點頭，反問：「你是誰？」

「我姓兪，」中年男子燃上一口雪茄，道：「人家都叫我比得．兪，你叫我比得好了。」

「兪先生，你將我請來這裏，到底有什麼貴幹？」珍妮問。

「珍妮小姐，我們想見一個人，可是他躲了起來。」兪比得道：「我想，如果你在這裏的話，也許可以將他引來。」

「你……你們想見什麼人可不關我的事！」珍妮態度倔强，道：「而且，我也不會在這裏多留一會的！」說罷轉身向外走去。

兪比得向兩名大漢使了個眼色，老戴立時上前攔住珍妮的去路，笑道：「珍妮小姐，兪先生還有話說哩！」

珍妮憤憤地轉頭望住兪比得，道：「兪先生，有什麼話請快說吧，否則我失陪了！」

「哈哈哈！」兪比得笑着取下了雪茄，道：「珍妮小姐，你大概還不知道我是什麼人！」

「你是什麼人也不關我的事！」

「珍妮小姐，你可曾聽過『十四K』這個名堂？」兪比得笑問。

珍妮臉色一變，道：「聽說過。」

「本市的十四K黨徒，百分之八十，由我控制着，」兪比得得意地笑道：「就算你們夜總會的老闆，也要給我幾分薄面呢。」

「那又怎樣？」

兪比得坐了下來，望着王小克，道：「這就是到酒店去取手提箱的人嗎？」

「不錯！」老戴提着手提箱遞上前，道：「兪先生，手提箱在這裏。」

兪比得隨意將手提箱放在一旁，一面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你們辦事得力，我可以保薦你們入會。」

兩大漢對望了一眼，臉上都是歡欣的神色。

「珍妮小姐，」兪比得轉向蔡珍妮道：「你暫時要在這裏委屈一下，直到林兆文先生來接你回去。」

珍妮聞言低呼了一聲，道：「他和你們素來無怨無仇，你……你……」

「珍妮小姐，這不過是一宗生意而已，」兪比得笑道：「有人付給我一筆數目相當大的酬金，要我將林先生，送到他們的手中，看在錢的份上，我只好勉爲其難做一次了，哈哈！」

珍妮咬牙恨恨地道：「你這個卑鄙下流的奴才！」

兪比得絲毫不以爲忤，哈哈笑着說：「世界上又有誰不是金錢的奴隸呢？」轉頭向那兩名大漢道：「你們回去吧，我會打電話和你們聯絡！」

兩大漢躬身行了一禮，轉身走了。

王小克見那兩個大漢離去，右手伸入袋中，揑住幾顆「霹靂彈」，準備隨時發難。

兪比得做得「十四K黨」的頭目，自然不是易與之輩，他一見王小克伸手入袋，動作比他更快，驀地從袋中拔出一把短槍，指住了王小克，獰笑道：「小兄弟，識相的不要破壞了我的生意！」

王小克聳了聳肩，把手抽出來，道：「兪先生，我人已在你手中，還有什麼話說？」

兪比得「嘿嘿」兩聲冷笑，揚揚手中的短槍，道：「跟我來！」說着一指內廂，示意兩人先走。

王小克和珍妮被他押着來到一個房門之前，兪比得打開房門，將兩人推了進去，反手將房門鎖上了。

那是一個佈置得很華麗的套房，王小克一踏進房中，便四下裏打量着。

他趨近窗畔，用力扳一扳窗框，又伸手敲了敲牆壁，頹然地在床沿坐下。

「咱們怎麼辦？」珍妮担心地問。

「沒有機會，」王小克答道：「這裏的門戶堅實得如同監牢一樣。」

「可是……難道我們就這樣坐着等兆文來自投羅網不成？」

「放心，他們不知道林大哥的下落，」王小克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如果要引他來這裏，除非有人通風報訊。」

「不錯，」珍妮道：「如果他們放你回去，你千萬不要中計！」

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，此時，他記掛的是那個手提箱，裏面有一百多萬的美元，怎樣設法奪回來？

「小朋友，你叫什麼名，兆文爲什麼會叫你來找我？」珍妮問。

王小克一面將自己的姓名說了出來，一面向珍妮大打眼色，示意她提防隔牆有耳。

珍妮也十分精明，她立即會意，並不追問下去，反而轉開了話題，和王小克談着一些無關痛癢的事。

王小克一面和珍妮談天，一面四處搜查，憑他銳利的眼光和經驗，搜查了大約半個多鐘頭，才肯定室內沒有安裝「竊聽器」。

卽使如此，兩人也不敢隨意交談，珍妮向王小克打了一個眼色，在手掌心寫道：「兆文現在安全嗎？」王小克一頭霧水，那裏知道她在寫些什麼？

珍妮見王小克滿面茫然的神情，低聲問道：「你沒讀過書？」

王小克又羞又窘地點着頭，珍妮苦笑嘆了一口氣，既然王小克不識字，想和他

進一步秘密交談也不可能了！

不久，外面忽然傳來脚步聲，王小克和珍妮都是心下一懔，向房門望去，只見門上一個小門框揚了開來，一雙灼灼的眼光向內望來。

王小克一接觸到那雙逾乎尋常，光芒四射的眸子，心中陡地一震，忽然發現珍妮輕輕握住了自己的手，身子微顫着，心情顯然異常激動。

那雙眸子在方框中向內張望了一回，終於消失了，脚步聲又自近而遠。

「那……那是誰？」王小克詫異地問道。

然而，他的話並得不到回答，側頭望去，見珍妮臉色蒼白，好像一尊石像般，站在當地出怔。

王小克心知有異，輕輕用手肘一碰，道：「珍妮，剛才那個人是誰？」

珍妮被他這一碰，這才如夢初醒，她揉了揉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却不回答。

王小克見她刹那間失魂落魄的樣子，心下大是奇怪，忽聽珍妮喃喃地道：「不會是眞的吧？」

王小克如墮五里霧中，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珍妮咬一咬唇，忽然取了銀包過來，拿出一張「索油紙」和一筒唇膏，在「索油紙」上寫着字。

王小克見她在紙上寫了幾個字，匆匆把唇膏收起，將那張紙對摺起來，塞在自己手中。

「這——」王小克大惑不解。

「小克，你交給他便行了！」珍妮連連向他使着眼色。

王小克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珍妮要自己帶這個訊息給林兆文！

現在的問題是：他們會不會放走自己去向林兆文「通風報訊」？

同時，他們會不會派人自後釘梢，從而查出林兆文的匿藏地？

王小克有把握擺脫任何的跟踪者，問題是他們肯不肯放自己走而已。

又過了一會，房門忽然打了開來，一個老婦向王小克招一招手，說道：「你出來！」

王小克望了珍妮一眼，珍妮向他緩緩點着頭，道：「去吧！」

離開房間，來到大廳上，兪比得笑着趨上前來，哈哈笑着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們誤會了！」

王小克凝視着兪比得等待他說下去。

「我們只是要珍妮一個人而已，」兪比得說道：「你和這件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！」

王小克淡淡一笑，這是他們放走自己的「藉口」。

「小朋友，這個烏龍擺得很大，希望你不要見怪才好！」

「我——我可以走了嗎？」王小克不欲多說話，只是簡短地問。

「當然！當然！」兪比得搭着王小克的肩膊向飯廳走去，道：「爲了表示歉意，請你在這裏吃頓宵夜才走吧！」

王小克向餐枱望去，上面擺滿了精美菜餚，不禁吞了一口口水。

「謝謝你了，」王小克道：「我還是回家宵夜好。」

「不要客氣，不要客氣！」兪比得拉着王小克來到餐枱，道：「小朋友，剛才只是一場誤會，但願你離開這裏之後，不要向任何人提起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的。」

兪比得似乎鬆了一口氣，取出一疊鈔票塞在王小克袋中，道：「只要你眞的不向任何人提起，這些錢便是你的了！」

「這——」王小克拍拍袋子，假裝要推辭的換樣。

「不要客氣了，來，喝碗湯再說！」

兪比得說着端起面前的一碗清湯，骨碌骨碌喝了下去。

王小克見那碗清湯碧綠可愛，香噴噴地，心想大概是菜湯，於是捧了起來，兪比得笑道：「我有點西化，沒吃東西前，必定先喝碗湯，怎樣？味道不錯吧？」

王小克嚐了一口，味道果然鮮膩之極，於是仰首一飲而盡。

他偶爾瞥了比得一眼，見他咀角露着一絲狡黠的笑意，心下一懔，最後那口湯灌到氣管上，嗆咳了起來。

「吃點東西！」兪比得挾了一塊火腿，放進口中咀嚼，一面招呼着王小克。

王小克抹了抹咀，說道：「不，我還是要走了。」

「好吧，已然你堅持要走，我也不勉强了。」兪比得站起身來。

「兪先生，手提箱可以還給我嗎？」

「手提箱？啊！手提箱，是！是！當然應該還給你才對！」說着進房取了手提箱出來，交給王小克。

這一來大出王小克意料之外，暗暗稱一稱手提箱的重量，和以前並無兩樣。

「兪先生，那我走了。」

「不送，」兪比得道：「記住千萬要守口如瓶啊！」

「是！」

離開兪比得的寓所後，王小克又是好笑，又是担心，好笑的是兪比得竟然當自己是三歲孩童，隨便揑造一個藉口放脫了自己，担心的是剛才喝下的那碗湯，裏面不知有些什麼古怪！

兪比得放走自己的目的顯而易見，他是想自己「領路」去找林兆文！

他以爲自己會中計，然而，自己絕非三歲孩童！

想到這裏，王小克不由自主地向後一望，後面靜悄悄地，沒有人跟上來。

他加快了脚步，離開那高尚住宅區，來到大馬路後，細心觀察了一遍，仍然發現不到什麼可疑的人物出現在附近。

王小克暗暗奇怪，旣然兪比得放走自己的目的是要找到林兆文的下落，他應該派人暗中跟踪着自己才是啊！

在街口沉吟了一下，王小克決定先回家將手提箱放好再說。

前面有一輛的士駛來，王小克伸手截住了，向司機說出家居的地址。

不一刻已來到木屋區附近，王小克付過車資下車，朝石級走了過去。

他腦際間不斷盤念着：兪比得到底爲什麼將自己放走？

忽然，他念頭一閃：那碗湯，說不定

湯中滲雜着一種物體，可以憑無綫電追踪自己的行踪！

一想到這裏，王小克立時覺得胃中有點異樣，既好像是胃酸過多的樣子，又好像不消化一樣。

他告訴自己：不錯，兪比得一定在湯中作怪，所以才沒有派人來跟踪自己，他只要在家中調弄無綫電，便可以知道自己的行踪了！

王小克眼珠一轉，決定先將手提箱放好，然後離開家門。

家裏沒有人，白小妹和小辣椒都陪婆婆住到一間公寓裏去了，那是他的安排，因爲他知道這幾日內或許會發生什麼意外，將婆婆一個人留在家裏並不安全。

王小克住的雖然是簡陋的木屋，但這陣子經他改裝後，已經像一個家了，他並且設計了幾個隱蔽的地方用以收藏貴重的物事。於是將那手提箱收藏在一個暗格中，離開家門。

他在一爿士多店借打了一個電話，談了好一會，才截了一輛的士，跳上車去，吩咐司機在附近兜着圈子。

二十分鐘後，的士在一幢大厦前停了下來，王小克付了車資下車，筆直向大厦入口處去。

他並沒有乘搭電梯，而是向樓梯爬上去。

不一會，來到一個大門前，伸手按一按門鈴。門鈴才响過，立時有人將大門打開，正是周探長！

「探長！」王小克向他笑着打招呼。

「小鬼子，到底是什麼事，你竟然要我急巴巴從警局回來等你？」

小鬼子笑道：「那也該等我進去後才詳細說個明白呀！」

「好，好，請進來。」

兩人在客廳坐下後，周探長急不及待地問：「現在可以說了吧？」

「人家坐了幾塊錢的士來找你，剛坐下來，也不倒杯酒來潤潤喉嚨——」

周探長知道要是不依他的話做，必定大賣關子，於是起身到酒，拿了一瓶酒和兩個杯子過來，滿滿斟了兩杯。

王小克毫不客氣地拿起酒杯，道：「來，乾杯！」

周探長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地跟他乾了一杯，舐着咀唇，道：「好啦，現在該可以揭盅了吧？」

「探長，你不是想找那個叫我去酒店替他拿手提箱的人嗎？」

周探長聞言雙眉一揚，問道：「他在那裏？」

「他人在那裏我可不知道，不過這幾天來，我一直被幾個神秘大漢騷擾，」王小克湊上前去，低聲道：「我懷疑便是那人的同黨！」

「哦？」周探長信疑參半地，望着王小克，說道：「那幾個神秘大漢怎樣騷擾你？」

「他們總是遠遠跟踪着我，好像要對我不利的樣子。」王小克答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門外忽然傳來一陣輕輕的脚步聲，跟着在門口停了。

王小克向周探長打了個眼色，低聲道：「探長，你聽到沒有？」

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，自腰間拔出佩槍，躡足走到門後面窺伺動靜。

王小克發現自己所料不差，心底下倏喜倏憂。

喜的是幸好沒有中計將他們帶到林兆文匿藏的地方，憂的是不知來者底蘊，憑周探長一人之力，不知對付得了嗎？

這時，門柄緩緩地轉動了，王小克急忙站起身來，躡足走到周探長身畔，一顆心怦怦亂跳。

門終於打了開來，但並沒有人進來，半响，才有人問道：「有人在嗎？」

周探長連忙向王小克使着眼色，示意他不可出聲，王小克此時緊屏住氣息，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，那裏敢出半句聲？

終於，有人探首進來窺看，周探長覷準了部位，槍柄向那人頸脖間大力一擊，只聽一聲悶哼，那人立時栽倒下地。

周探長一擊而中，閃身出現，只見走廊間人影一閃，有人向樓梯間衝了下去。

周探長略一沉吟，持着手槍自後追去，一面叫道：「站住！」

然而，前面那人怎肯依言站住，反而加快了去勢，刹那間奔下了樓梯。

周探長提了口氣追去，衝下樓梯後，見一個高大的背影正轉過街角，於是响了一槍。

那人轉過街角後，跳上停泊在路旁的一輛車子，絕塵而去了。

由於相距甚遠，周探長看不到車牌號碼，只得頓了頓足，收起了手槍，轉身回家。

王小克正用繩索將地上昏迷的大漢綁卜起來，見周探長無功而回，問道：「被他逃掉了？」

「唔，」周探長望着地下的大漢，道：「這人你認識嗎？」

王小克點着頭，道：「認識，他就是這幾天一直暗中跟踪我的大漢！」

「好，那等他醒來之後，問問他究竟爲什麼要跟踪你吧，」周探長倒了杯酒一仰而盡，問道：「搜過他的身沒有？」

「搜過了。」

「有沒有武器？」

「沒有，」王小克答，他腦際間盤算着，要不要將這個大漢的眞正身份告訴周探長？

如果自己指證這個大漢是「十四K」的頭目兪比得的手下時，周探長一定會問自己如何得知。

本來，王小克的確有將眞象說出來，並且央求周探長去拯救珍妮的企圖，但他回心一想，這麼一來，周探長便會從自己的身上調查林兆文的下落了！

應付林兆文的「仇人」容易，抑或應付警方容易呢？

王小克已經知道，林兆文的所謂「仇人」，原來是他的父親，只因爲反對他和珍妮戀愛，同時希望他回家而已，並不十分嚴重。

因此，王小克覺得卽使珍妮落在兪比得手中也是沒有什麼關係的，兪比得只不過是林兆文的父親僱用的人而已，不會對珍妮有所傷害。

他沉吟了一下，決定先將自己體內的神秘物體除去，然後才去見林兆文說明一

切。

周探長用水潑醒了大漢，再三盤詰下，大漢只說出他名叫陸軒宇，其他的問題一概不答，並聲明要請律師。

「探長，我看還是先將他押回警局再說吧。」王小克提議。

「好。」

王小克陪周探長押着陸軒宇回警局落案後，才向周探長提出洗胃的要求。

周探長聽說王小克要洗胃，不禁一呆，問：「幹什麼？」

「我……我好像吃了什麼不乾淨的東西一般，胃裏很不舒服。」王小克皺着眉說。

「這個——」周探長道：「不如吃一顆瀉丸看看，怎樣？」

王小克心中一動，能够將體內的神秘物體瀉出來最好，可以免除洗胃之苦了，急忙點頭。

周探長自紅十字藥箱裏取了一顆瀉藥出來，倒杯開水給王小克服下。

服下瀉藥不久，肚子果然咕咕直响，王小克一邊解着皮帶，一邊向着洗手間奔去。

那瀉藥十分厲害，瀉了十餘分鐘才止，王小克冲厠時，發現馬桶內燐光閃閃，大概便是那神秘物體了。

回到周探長的辦公室後，周探長笑問：「現在怎麼樣？」

「舒服多了！」王小克有氣無力地答，暗暗咒詛着兪比得，發誓將來碰到他時，一定要還以顏色。

「躺下來休息一會吧。」周探長說。

王小克記掛林兆文的安危，搖頭拒絕了，向探長道了再見，離開警署。

他截了一輛的士，來到家居附近鬧市，付了車資下車，向一爿涼茶舖走去。叫了一杯蔗汁，坐在卡座上慢慢喝着，一雙精靈的眼睛，向街外望去。

這時已是深夜十一時多，街道上行人稀少，涼茶舖也快要打烊了。

王小克坐了十餘分鐘，摸出一個輔幣放在桌上，起身向涼茶舖後門走去。

他閃身進了內廂，轉了個彎，見四週靜悄悄地沒有半個人影，這才向後樓梯爬去。

一口氣爬到了天台，王小克靠在天台的木門上喘着氣，不一會才向蓄水箱走去，低聲道：「林大哥，你在麼？」

蓄水箱後有間臨時搭蓋起來的木屋，面積十分小，這時「察」地一聲，火柴劃上了火，點着一枝蠟燭，林兆文自門縫間探首出來，道：「小克，是你回來了？」

王小克趨上前去，見林兆文安然無恙地躺在一塊床墊上，這才透了一口大氣。

「怎麼了？」林兆文詫異地問。

「手提箱已經拿回來了，」王小克壓低着聲音，似乎怕被什麼人聽到的樣子：「我還看到了珍妮！」

「眞的？」

「唔，眞的，」王小克道：「而且我還可以確定，這次是眞的珍妮，她和你給我看的照片長得一模一樣。」

林兆文又驚又喜，忙不迭問道：「她怎麼說？她人在那裏？」

王小克猶豫了一下，將數小時前發生的一切粗畧說了出來，直聽得林兆文瞪目結舌，緊揑着拳頭，半晌做不了聲。

「兪比得？我父親怎會和這種人打交道的？」林兆文喃喃地道。

「對啦，珍妮小姐寫了一張字條要我交給你，」王小克自袋中取出那張用唇膏寫成的字條，遞上前去。

林兆文急忙接過來，一看之下，臉上勃然變色，雙手抖個不停。

「林大哥，你……你怎麼了？」王小克心下大駭，急忙問：「珍妮小姐在紙上寫了些什麼？」

「這可糟了！」

「林大哥，珍妮小姐是不是叫你千萬不要中他們的計？」

「不，」林兆文額上滲出汗珠，訥訥地道：「珍妮落在我家世仇的手中！」

「那兪比得不是你父親僱用的人？」

「不！」林兆文痛苦地擰着頭，道：「珍妮和我們兩族之間的衝突有什麼關係？他……他這麼樣做，簡直比最卑鄙的人類還要卑鄙！」

「林大哥，你說什麼？」

林兆文似覺失言，向王小克莞爾一笑，道：「小克，珍妮落在他們手上，比落在我父親的人手中更凶險十倍，我們一定要去救她！」

「可是這不正令他們得償夙願嗎？」

王小克道：「他們正希望你這樣做！」

「難道我忍心眼睜睜看着珍妮爲我而犧牲嗎？」林兆文說着便欲掙扎爬起來。

王小克急忙將他按下，道：「林大哥，你這一去不是等於送羊入虎口嗎？」

林兆文垂下首來，雙手掩面低泣着。

「林大哥，說不定他們見你不肯中計，便將珍妮放了，」王小克安慰道：「你不必過份担心。」

「不會的！他們既然想到這個計策，就不會輕易放棄，」林兆文忽然抬起頭來，道：「如果我不出現，他們絕對不會將珍妮放走的！」

「林大哥，你家和他們到底有什麼深仇大恨？」王小克問。

林兆文凝視着遠處天際，喃喃道：「那是好幾百年前的事了！」

「幾百年前的事？」王小克愕然了。

「不錯，正確來說，應該是六百五十多年前的往事，」林兆文說到這裏，忽然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我差點忘記了，你知道得越少越好！」

王小克好奇心極重，見林兆文吞吞吐吐，不肯將實情說出來，知道多問也是無濟於事，不由也是嘆了一口氣，緘默着。

林兆文道：「小克，無論如何，我要去試一試！」

「林大哥，你……你不能去！」王小克熱血一衝，道：「如果你眞要救珍妮小姐，我……我可以替你跑一趟！」

「你去？」

「是的。」王小克堅定地點着頭。

「你有把握嗎？」

「你呢？」王小克反問。

林兆文垂下首來，吁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小克，他們不是普通人，他們有極厲害的武器。」

「你不是也有那種『死光』圓筒嗎？」王小克說道：「有了它，我不信還會輸了。」

林兆文苦笑一下，說道：「小克，老實告訴你，他們所持有的，也卽是這種武器？」

「哦？」王小克張大了口閤不攏來。

林兆文自袋中取出那個小圓筒，道：「你帶在身邊以防萬一吧。」

王小克小心翼翼地接了過來，道：「林大哥，你在這裏等我佳音。」

林兆文感激地望了王小克一眼，低聲道：「你小心爲上。」

「我知道了。」

王小克將小圓筒放入袋中，站起身來，轉身下樓。截了一輛的士，將兪比得的地址向司機說了出來。

車子接近兪比得的那幢西式建築時，王小克便命司機停車。

他躡着足向那幢建築物走去。

屋裏黑漆漆的一片，好像裏面的人全睡着了。

然而，王小克知道，實際上的情形並非如此！

×　　　×

這時候，屋裏說不定埋伏了不少大漢，正在等着魚兒上鈎。

王小克經驗過不少驚濤駭浪，他的胆子也已越來越大，但此際一顆心却如撞鹿般亂跳個不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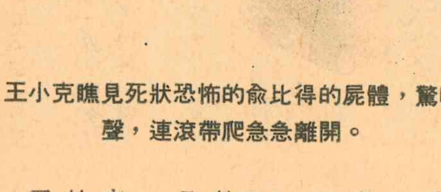
因爲他想起林兆文的話！他們並非普通人！

既然不是普通人，自然是極厲害的脚色，何況他們還有殺人於無形的「死光」武器呢？

王小克終於來到了窗口附近，他探首向內一望，客廳中靜悄悄地一片死寂，絲毫燈光也沒有。

屋內越是寂靜，王小克越是不敢大意，他繞着圍牆，來到後面。

圍牆只有三四尺高，王小克提了口氣，攀爬了上去，然後一個鯉魚翻身，輕飄飄地落下地來。



王小克瞧見死狀恐怖的兪比得的屍體，驚叫一聲，連滾帶爬急急離開。

穿着一條鋪着鵝卵石的小徑，前面便是一扇落地玻璃門，門緊緊關着，窗簾布也拉上了，王小克不敢大意，竄上前伏在玻璃門外窺伺裏面動靜。

他在門外足足待了五分鐘，見廳裏沒有一點異動，這才伸出手去，按住了門柄，向下一扭，玻璃門竟然沒有上鎖，應手而開。

王小克知道事情絕對不會如此簡單，因爲本市的治安日壞，鼠偸經常出沒於這一帶的高尚住宅區，兪比得雖然是黑社會大頭目，但普通鼠偸那裏知曉，絕對沒有關着門不上鎖睡覺的道理。

玻璃門緩緩地移了開來，王小克豎起耳朵向內傾聽，大廳裏除了「滴答滴答」的時鐘之外，根本沒有其他聲响。

莫非兪比得眞的睡着了？

王小克將「死光」圓筒揑在手中，躡着足踏進廳去。

他一步一步地向剛才囚着珍妮和自己的套房走去，距房門不遠處，脚下忽然被一件軟綿綿的物事絆住了。

王小克大吃一驚，站在當地僵住了！半晌，他用足尖輕輕一觸，地上那團軟綿綿的東西並不動彈，俯首一看，赫然是一具人體！

客廳的地上怎會躺着一具人體？王小克心下一懍，向後連退兩步，可是跟着又絆倒了，身子靠在軟綿綿的物體上，天！又是一具屍體！

王小克差一點便要尖叫起來，渾身抖索着。

他取出袖珍電筒，向前一照。

不錯，那是兩具屍體，前面那具是陸軒宇的同伴——將自己和珍妮擄來此地的大漢之一，背後那一具却又是誰？

王小克微顫着手，將袖珍電筒轉了個方向一照，死狀十分恐怖的，竟然是俞比得！

王小克「嗎呀」一聲叫了起來，跟着連滾帶爬，離開了俞比得的屍身！

稍息一會之後，他腦中念頭一閃，霍地站了起身，向那間套房衝去，一面叫道：「珍妮！珍妮！」

沒有人回答！

王小克大力推開房門，扭亮了電燈，房間內空空如也，那有珍妮的影子？

他在屋內前後左右搜了一遍，看不到珍妮的影踪，這才透了一口氣。珍妮失踪了，但這比發現她的屍體好一點！

王小克剛想走過去看清楚俞比得和那大漢的死因，忽聽外面傳來汽車馬達聲，有輛車子在門口戛然而止，跟着，紛沓的脚步聲傳來，來人不止一個！

什麼人會在這個時候來到這裏？

姑勿論來人是誰，自己逗留在這個地方絕對不是明智之舉，他也來不及將套房的電燈熄掉，一個轉身向後門奔去。

剛推開玻璃門，便傳來敲門的聲音，跟着一個熟悉的聲音响了起來。

「開門，開門！」

是周探長的聲音！

王小克畧一思索，便明白周探長貪夜來此的原因了——是陸軒宇將這個地址招供出來的！

既然是周探長，那倒不忙逃走，王小克駐足等候着。

屋內自然不會有人去應門，是以周探長敲了一會門後，便命人撞門。

他帶來的幾個警員都是孔武有力之輩，經過合力一撞，門被撞開了！

王小克躲在窗簾布之後，正想探首過去看看周探長發現大廳中的兩具屍體後會有什麼反應，忽然咀巴一緊，被一隻巨靈之掌掩住了，跟着身子被人提了起來，向外逸去。

王小克這一驚非同小可，然而咀被人封着，一點也叫不出聲。

那人氣力之大，簡直令人匪夷所思，像老鷹捉小鷄似的，奔到後園，縱身一跳，出了圍牆，向黑暗中奔去。

這時，王小克忽聽屋裏有人大叫道：「什麼人？」跟着，幾條人影自內躍了出來。

王小克大喜過望，只要後面那幾個人追來，自己便有脫險的機會。

然而，那人提着王小克健步如飛，不一刻已奔近了前面一片叢林。

王小克暗叫後面那幾個人加油，可是，眼見雙方的距離越來越遠，不禁連連叫苦。

那人挾着王小克在黑漆一片的樹林中奔馳，却像能够視物一般，並未被樹枝劃及。

奔了半個多小時，王小克只覺胃部不適，便想嘔吐，但那人便似有用不完的精力似的，毫無停下來的樣子。

王小克被他提着上下奔跑，「哇」地一聲嘔吐了出來。那人脚步一緩，把王小克拋下地去，站在一旁凝視着他。

王小克調勻呼吸，坐直起身向那人望去時，不由一懍。

此時樹梢間透過一絲月光，照在那人臉上，只見他四十餘歲年紀，身材頎長，臉上蒼白無血，便如凝脂一般，不由想起了「黑白殭屍」的「黑殭屍」克魯瑪來，然而，克魯瑪已隨海底城的爆炸沉屍海底（詳情請閱拙作「怪乞丐」），這男子臉上木無表情比克魯瑪猶有過之，却是什麼路數？

王小克驚詫交集地望着那男子，訥訥地問：「你……你是誰？」

男子並不答話，見王小克嘔吐已畢，驀地欺身上前，五指如勾，抓住了王小克衣領，提了上來挾在肋下，又向前奔馳過去。

王小克本來想伸手入袋取那發射「死光」的小圓筒出來，然而不知怎的竟是四肢無力，別說伸手入袋取物，便是稍動一下也不能够。

這一來王小克心下驚疑更甚，忽然想起武俠片中描述的「點穴法」，莫非這個殭屍一般的男子，竟然會「點穴」？

正胡思亂想間，忽覺身子一輕，那男子竟然挾着自己向遠處一座山峯奔去。

只見他在嶙峋的怪石間左騰右躍，身子輕飄飄地便如無物，胸中念頭一閃，道：「啊呀！莫非這就是『輕功』？」

王小克認得那是「太平峯」，半山區是高尚住宅區，山頂闢爲旅遊勝地，有登山纜車作交通工具，豪華別墅如星羅棋佈散滿山腰，這男子帶着自己三更半夜登山幹什麼？

正詫異間，男子已來到一座別墅前，一躍過了高可丈餘的鐵柵，輕飄飄地落在草地之上。

別墅裏有燈光射了出來，男子挾着王小克快步踏上台階，向大廳走去，將王小克拋在一張沙發之上，伸手入袋，將王小克袋中的小圓筒搜了出來。

王小克揉了揉眼睛，定眼望去，只見三副熟臉孔凝視着自己，正是焦武，焦德和狄小姐。

一看到這三個人，王小克登時一悟，原來這男子便是林兆文父親派來的「厲害十倍」的角色了！

既然自己落在林兆文家族的手中，性命倒是不虞，他畧一定神，坐直起身。

「姬先生，少主人呢？」狄小姐踏上前問，神態極是恭謹。

男子微蹙着眉，道：「少主人不見，珍妮，失踪了。」語調極是生硬。

焦氏兄弟對望了一眼，道：「珍妮不是落在俞比得的手嗎？」

「俞比得，死了，」男子答道：「陳家殺的。」

王小克呆呆瞧着他們對話，一面揣摩那男子話中的意思，那「陳家」是否林家的仇人？

「豈有此理，陳家現在算是欺上門來啦！」焦武緊揑着拳頭，憤憤不平地道：「咱們一定不和他們干休！」

男子不發一言，忽轉身向內廂走去。

焦武踏上前來，道：「小兄弟，現在我家少主人已經身在險境，你快把他的藏

身之所說出來，讓我們趕快去保護他！」

王小克沉吟一下，道：「既然你們這樣愛護你家的小主人，就該先將珍妮救出來！」

焦武聞言一呆，訥訥地接不上話。

狄小姐緩緩踏上前來，道：「現在保護林先生要緊，珍妮的安危倒在其次，小朋友，你還是快快告訴我們吧！」

王小克搖了搖頭，道：「你們不知道林先生視珍妮的安危比自己還重要，若非先救出珍妮，只有促使他挺而走險！」

「哦？」

「林先生會親自設法去營救珍妮的，那時候，便如送羊入虎口，九死一生，一生九死了！」王小克道。

「這——」三人互相望了一眼，狄小姐說道：「看來咱們只好請教一下姬先生了。」

「可是他對我們愛理不理的，而且又是十問九不應，怎請教法？」

「唉！看在老爺的份上，咱們只好一試，」狄小姐向焦德打一下眼色，道：「你好好看着這個小朋友，我和焦武進去問他。」

「是！」

兩人走進內廂後，王小克問道：「焦二哥，姬先生是你們的什麼人？」

「他是老爺的得力助手。」

「你們老爺又是什麼人？」

「他——」焦德搔了搔頭，道：「這個可萬萬不能告訴你。」

「他是個大富豪？」王小克試探着問道。

「可以這樣說。」

「他很有勢力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哈，那麼你不說我也知道了，你家老爺是個獨霸一方的大財閥！」

焦德笑着搖頭，道：「你可大大猜錯了，我家老爺——」

說到這裏，忽聽狄小姐一聲怒喝：「焦德，你想死啦，這種話也說得的？」

焦德吃了一驚，急忙將下面的話咽回去了。

王小克見他們對自己並無惡意，站了起身，道：「焦二哥，你可有吃的東西？我肚子餓死了。」

焦德立即起身，打開鉢櫃，取了一盒「曲奇餅」出來，說道：「先頂一頂肚餓吧。」

王小克揭開餅蓋，取了一塊曲奇餅放入口中咀嚼，一面盤念着怎樣說服他們。

不一會，只見狄小姐和焦武面色肅穆地自內走了出來，焦德急忙上前問道：「姬先生怎樣說？」

焦武聳了聳肩，說道：「他說他有辦法！」

「救珍妮，抑或少主人？」

「他不肯說，」焦武指一指王小克，道：「只叫我們好好看着這個小子，不要讓他逃了，因爲少主人的所在，要着落在他身上。」

狄小姐踏上前來，道：「睡吧，時間不早了。」

王小克跟着她來到一個臥房之前，忽然問道：「狄小姐，林家和陳家萬一決鬥起來的話，你說鹿死誰手？」

狄小姐料不到他會有此一問，呆了一下，才道：「這不關你的事。」

王小克澀然一笑，的確不關自己的事，可是覺得自己似乎站在林家這一方，也許是林兆文的關係吧？

× ×

林兆文不斷地望着腕表，天已露出魚肚白，王小克爲什麼還沒有回來？

當王小克自告奮勇說去營救珍妮脫險的時候，林兆文就知道成功的機會極微，不過，他認爲以王小克的機智精靈，即使失敗了，也能逃了回來。

他緩緩地站起身來，腿上的傷勢已經好了許多，可以行走自如了。於是走到天台門口，引頸向下探望。

樓梯間黑漆一片，沒有半個人影。

林兆文緊揑着拳頭，焦急地在天台上踱來踱去，距王小克離去已經三個多鐘頭了，莫非他遭受了意外？

一念及此，林兆文背上不由出了一陣冷汗，他是個至情至性的人，和王小克雖是初交，然而大家却一見如故，王小克三番四次幫助自己渡過難關，這種盛情更是難得，因此，他除了担心珍妮的安危之外，也頗替王小克的安危掛心。

林兆文來到臨時搭蓋起來的木屋，畧一沉吟，舉起手腕，將手表除了下來。

他小心翼翼地將手表捧在手中，將較鍊的小掣拉了出來，成爲一枝天線，然後再將表面貼在耳畔傾聽。

那表發出一陣極其輕微的「的，的，的」聲，林兆文畧一傾聽後，立時將天線收回，戴上手腕。

「奇怪，爲什麼沒有他的訊息？」林兆文喃喃地道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樓梯間忽然傳來脚步聲，林兆文動作奇快，竄到蓄水箱後，將身子緊緊貼在牆壁上戒備着。

「林先生！」是小辣椒的聲音。

林兆文這才透了一口氣，轉身自蓄水箱後出來，見小辣椒後面還立着白小妹，兩人面上都是憂形於色。

「小鬼子呢？」小辣椒問。

「我也正在等他！」林兆文道：「他沒有回過你們那裏麼？」

小辣椒搖了搖頭，道：「林先生，小鬼子究竟去了那裏？一整晚都沒回來。」

林兆文嘆了一口氣，將他自告奮勇要去營救珍妮的事說了出來，聽得小，白兩女連連頓脚。

「我們剛才臨出門時，聽到公寓的收音機報導新聞，說是西區高尚住宅區昨晚發生命案，警方發現了兩具男子的屍體，」白小妹道：「其中一個是姓俞的，莫非便是那個『十四K』頭目？」

林兆文雙眉一揚，顫聲道：「不錯，一定是他！新聞中還提到什麼？」

白小妹搖了搖頭，道：「我沒留心聽，不過大致上也沒其他的了！」

「這樣說來，珍妮又失踪了！」林兆文雙眉緊皺在一起，喃喃地道：「可是小克呢？他又到了那裏？」

「會不會被你家的仇人捉去了？」小辣椒問。

林兆文道：「唔，很有這個可能，他們既然連爺比得也殺了，那便表示要狠心幹起來了。」

「林先生，你怎能肯定爺比得是他們殺的？」白小妹詫異地問：「他好像是他們所僱用的人啊！」

「理由有二，第一，我家的人從來不隨便殺人，第二，也許爺比得知悉了他們的秘密，於是殺了他滅口。」

「什麼秘密？」小辣椒衝口而問。

「這——」林兆文呆了一呆，沒有說下去，只是無可奈何地聳着肩，然後道：「你們還是不要知道得太多，那對你們是絕對沒有益處的。」

「可是我們有權知道小鬼子究竟在什麼地方！」小辣椒心下有氣，不自覺地提高了聲音：「他是爲了你才去冒險的！」

林兆文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好吧，讓我再試一試！」說罷除下腕表，拉開天線小心傾聽着。

半晌，他收回天線戴上腕表，道：「奇怪，我發出去的訊號並沒有回音！」

「這……這是一具無線通訊器？」小辣椒指着那隻腕表，詫異地問。

「不錯，它是我們用來通訊，特別構造的儀器，」林兆文道：「如果沒有特別重要的事情，是絕對不許用到它的。」

「剛才你發出了訊號，豈非將自己的行踪暴露了出來嗎？」

林兆文緩緩地點着頭，道：「可是爲了查悉小克的所在，也沒有辦法了。」

白小妹有點過意不去，道：「林先生，看來你又要換個地方藏身了。」

林兆文凝視着遠處天際，忽然，咬了咬牙，沉着聲說道：「不，我不想再躲下去了！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楞楞地望着他。

「我要去將小克找回來，」林兆文的語氣很堅定：「他這樣待我，我若是袖手不理，豈非太不够朋友了？」

「可是……可是，你到什麼地方去找他？」

「我有辦法的。」林兆文說着，回木屋中取了上裝，披在身上，說道：「我走了。」

「林先生！」小辣椒急忙追上前去，道：「我跟你去！」

林兆文轉頭望着小辣椒，道：「這是很危險的事，你怕不怕？」

「我不怕！」小辣椒踏前一步，道：「何況見死不救，也算不上够朋友！」

林兆文緩緩點着頭，向白小妹望去，問道：「你呢？」

「我當然也去，那還用得着問嗎？」白小妹毫不猶豫地答。

林兆文輕輕嘆了一口氣，無限感慨地說：「你們年紀小小，難得有這般義氣，要是讓他們知道，羞也要羞死了！」

「你指的是誰？」小辣椒問。

「我們林家和陳家的長輩。」林兆文道：「若干年前，我們原是同甘共苦患難的一羣，可是，後來爲了利益問題，竟然鬧到反目相向，一直發展到今天這種局面，眞是……唉！」說着長長地嘆了一口氣。

三人下樓來到街上，林兆文在左右望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咱們乾脆直闖陳家的巢穴，看看小克和珍妮，是否在他們手中，怎樣？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，不約而同答道：「好！」

林兆文截了一輛的士，向司機說了個地址，車子向前駛出去的時候，他緊張得揑着手指，弄出「拍拍」的聲响來。

小辣椒和白小妹都知此行十分凶險，但爲了王小克的安危，可說義無反顧。

白小妹離家前已暗暗取了十幾顆「霹靂彈」以備應用，此時伸手入袋，將幾顆「霹靂彈」揑在手中。

片刻之後，車子朝着海灣公路駛去，來到一座建築得十分宏偉的別墅前面，停住了。

那別墅依山傍海，附近環境十分幽靜，白小妹付過車資，隨着林兆文和小辣椒下車。

別墅前的一道大鐵柵緊緊關着，白小妹向內望去，只見屋前狗屋內奔出兩條大狼狗，迎着三人吠叫個不停。

「林先生，咱們就這樣進去向他們要人？」白小妹詫異地問。

林兆文臉上神色變幻不定，這時候他心情紊亂，已經不知到底應該怎樣進行才好。

「多利！」屋內傳來一聲嬌叱，跟着紅影一幌，一個穿着迷你裙的少女自內跑了出來。

那少女十五六歲年紀，長得明眸皓齒，她驟然看到門上站着兩女一男，不由一呆。

林兆文發呆般望着那個少女，並不作聲。

那少女一步一步地踏上前來，隔着鐵柵問道：「你們——你們找誰？」

「陳老爺在嗎？」林兆文問。

少女正欲回答，背後傳來一陣朗笑，一個中年男子快步踏上前來，道：「啊！原來是林少爺來了，失迎，失迎！」

林兆文神情肅穆，道：「大管家，陳老爺在嗎？」

中年男子一面打開鐵柵，一面笑道：「老爺恭候大駕多時，快請進來！」

林兆文沉吟一下，終於向內走去。白小妹和小辣椒見那人笑容可掬，似乎十分客氣的樣子，不由暗暗納罕，事情和林兆文所述似乎有所出入哩！

那中年男子神情極其輕快，領着三人入內。

小辣椒一邊向內走去，一邊留意別墅的地形，原來別墅左側有個游泳池，下面有道石級，直通海面上的一個碼頭，再過去還有個籃球場，看來這別墅主人是個喜歡體育的人。

踏進大廳之後，中年男子招呼衆人坐下來，說道：「我到裏面去叫老爺出來相見。」

中年男子踏進內廂後，甬道間立時出現了四個大漢，悄然分站到客廳四個角落，虎視眈眈地望着林，白，小三人。

白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，這時才覺得「陳家」笑裏藏刀，瞧那四個大漢兇神惡煞般的樣子，等一下若是一言不合，絕難在他們身上討得了好去。

不一會，甬道間傳來一陣嗆咳聲，中年男子推着一輪椅車出現了。

輪椅上坐着一個雙鬢斑白的老者，不斷嗆咳着。白小妹和小辣椒只向他望了一眼，便差點失聲低呼了出來。原來那老者肌膚白得像如凝脂一般，十分邪門。

老者望了林兆文一眼，咀角泛起勝利者的笑意，道：「你終於來了！」

林兆文站起身道：「陳老爺，我現在人已來了，請你將我的朋友放出來吧！」

陳老爺上下打量着林兆文，眼色閃爍不定，忽然嘆口氣，道：「林世侄，你這樣做可知大大傷了林兄的心？」

林兆文口唇掀動一下，並不答話。

陳老爺轉頭向中年男子道：「李管家，你去將林世侄的朋友請出來。」

「是。」

李管家轉身離去時，陳老爺將輪椅推前一點，凝視着林兆文，道：「林世侄，你當眞一點都不後悔？」

林兆文苦笑一下，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後悔也沒有什麼用了！」

「唉！這五十多年來，我一直在設法要林兄弟將那椿物事交給我，想不到在這個一瞬即逝的關頭中，竟然有了一點眉目……咳咳……」陳老爺嗆咳了一會，接道：「豈眞是天意，豈眞是天意！」

這時，李管家領着一人自內走了出來，林兆文一見之下，立時趨上前去，和那人相擁在一起。

「兆文！」

「珍妮！」

林兆文緊緊將珍妮擁在懷裏，半晌，才轉頭向陳老爺道：「還有一個呢？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陳老爺臉上閃過一陣迷茫的神色，道：「我們並無損害蔡小姐一根毫髮——」

林兆文不等他說下去便插口道：「我指的是王小克，一個十五六歲的男孩！」

「哦？」陳老爺搖了搖頭，道：「我不是命爺比得放了他麼？」

林兆文聞言臉色大變，擁着珍妮向後一退，顫聲道：「原來……原來小克並不在你們這裏。」

「嘿嘿！一個蔡小姐已足够將你引來此地，還用得着第二人麼？」

林兆文暗叫一聲苦也，原來自己估計錯誤，王小克並不在他們手中。

刹那間，林兆文只覺天旋地轉，隱隱昏倒下地！

生死搏鬥　人去夢空

白小妹和小辣椒也知道這「陳老爺」不似說謊，也是相顧失色，看來這次是送羊入虎口了！

「林世侄，你和這位蔡小姐的戀情我畧有所聞，這樣吧，在我向你父親接洽條件，得到那椿物事之前，你和她不妨在這裏相聚幾天，」陳老爺「呵呵」笑道：「寶物到手時，我便恢復你們兩人自由，絕不食言！」

林兆文右手摟着珍妮腰肢，望着陳老爺呆呆出怔，既然王小克不在，自己這樣做值得嗎？他接着又想：王小克到底去了那裏？會不會落在自己家人的手中？

他這次爲了顧全朋友義氣，所以才自動前來和陳家妥協換人，如今雖然得悉素心人珍妮安然無恙，但却仍然沒有王小克的下落，於是腦中閃過一個念頭：逃！

白小妹一直留意着陳老爺和林兆文臉上的神色，知道林兆文有後悔的樣子，右手揑住了一顆「霹靂彈」，只要林兆文有所動作，便立即施襲發難。

林兆文擁着珍妮向外緩緩移步，陳老爺早看出了他的意圖，笑道：「林世侄，你既然踏進了我的別墅，便別妄想逃出去了——」

林兆文忽然叫了一聲，向白小妹和小辣椒揮揮手，領先向出口處奔去。

白小妹手一揚，「霹靂彈」凌空抛出，在廳中心爆炸開來，趁爆炸聲未歇時，拉了小辣椒一把，向大廳外奔逃。

那四個大漢不待陳老爺吩咐，早已圍了上來，阻住四人去路。

白小妹雙手連揮，「霹靂彈」如雨般落在大漢身前，一連串轟然巨响之後，大廳中烟霧瀰漫，四人乘大漢錯愕間向外衝出。

剛衝出大門，忽聽後面傳來一聲夜梟般的叫聲，跟着有人凌空飛出，落在四人面前阻住去路。

白小妹向那人望去，原來正是李管家，他咀角露着輕蔑的笑意，探手一抓，將小辣椒抓了起來向旁一擲，小辣椒在地上一滾，再也不動彈了。

白小妹大吃一驚，轉身便逃，匆促間反手向他抛了一顆「霹靂彈」。

李管家覷準「霹靂彈」來勢，中指和姆指相扣一彈，「嗤」地一聲「霹靂彈」倒掉方向，向白小妹疾射了過來。

一聲巨响之後，白小妹仆倒下地，她着地之後，向旁一滾，忽見幾個大漢自內奔了出來，向林兆文和珍妮追過去。

林兆文見小辣椒和白小妹被擊倒在地，刹那間不知到底繼續逃命還是轉身相救，他那枝發射「死光」的小圓筒早已借給王小克，此時手無寸鐵，正沉吟間，三名大漢已掩了上來。

李管家身形如電，擊倒白小妹後，立時向林兆文和珍妮衝來，只見他伸手在珍妮腰間一點，珍妮便軟倒下地。

林兆文知道無論如何逃不出去了，忽然咬一咬牙，揉身向李管家攻去。

李管家「哈哈」一聲朗笑，道：「林少爺，你一向想做個文明人，絕不修習武功，怎是我的敵手？」手向前一遞，將林兆文戳倒下地。

這變故前後不過短短幾分鐘，李管家翻騰跳躍間連挫四人，却是面不紅氣不喘，命那四名大漢將白小妹，小辣椒和林兆文和珍妮抱了起來入內。

陳老爺仍然坐在輪椅之上，對剛才的一番變故毫不在意，似乎早就知道四人逃不出去的樣子。

李管家踏上前，道：「老爺，怎樣安置他們呢？」

陳老爺緩緩抬起頭來，道：「暫將他們軟禁起來再說！」

「是！」

李管家轉身離去時，陳老爺又道：「李管家，安置妥當後，到我房間來一趟，

我有話要和你說。」

「是。」

不一會，李管家來到一個佈置得十分華麗的睡房，陳老爺已起身離開輪椅，躺在房中心一張圓形大床之上。

「老爺有何吩咐？」

陳老爺微蹙着眉，道：「李管家，以你的看法，那林老頭肯把那椿物事交出來嗎？」

「這個——」李管家猶豫着答不上話來。

「你老實說好了。」

「老爺，林老頭這若干年來一直在苦心經營那卽將來臨的事，他……他對咱們的所作所為又一向不大贊同，恐怕……恐怕不肯將成果讓給我們分享。」

「可是他的寶貝兒子在我們手中，」陳老爺咀角泛起一陣陰鷙的笑意：「不要忘記這一點啊！」

「老爺說得是！」

陳老爺凝望看窗外的天際，忽然幽幽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我們離家別井多久？這數十年來，不知怎的，我忽然厭倦了此地的生活，很想回去我們的地方，李管家你呢？」

「我也和老爺一樣。」李管家答。

「下個月，下個月，便是我們的機會了，」陳老爺仍然凝視着天際，道：「如果錯過這一次機會，咱們便要再等上多少年？」

「老爺，經過我這一段日子的觀察和研究！它要在五萬年後再來！」

「五萬年！」陳老爺咀角泛起一絲苦笑，道：「五萬年後，地球也許已經毀滅了！」

「卽使不毀滅，人口問題，空氣污染問題，還有那些能源匱乏，核子戰爭的發生，地球也勢將面目全非了！」李管家說着也是嘆了一口氣。

「所以，我們要把握這一次的機會！」陳老爺眼眶中射出堅定的神色：「無論如何，我們要林老頭交出來！」

「老爺，你說我們什麼時候才和他們聯絡呢？」李管家問：「那林老頭已派了姬中樞前來本市了！」

陳老爺沉吟了一下，從被窩下抽出右手，除下手表，將上鍊的小掣拉了出來，然後把表面貼近耳畔……。

× ×

天空陰霾密佈，氣壓很低，一副風雨欲來之勢。

王小克從艙口望出去，遊艇在海面上破浪前進，姬中樞站在甲板上，背負着雙手，似乎在觀賞澎湃的海濤。

焦武和焦德坐在艙中監視着王小克，狄小姐則站在艙口，海風把她的一綹秀髮吹得飄揚了起來。

「焦二哥，」王小克坐近焦德身畔，問道：「我們究竟要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焦德望了乃兄焦武一眼，這才轉頭道：「去將少主人接回來。」

王小克不由自主又向艙外望去，海面上波濤汹湧，遊艇的體積雖然不小，也加速在鼓浪前進，然而艇身却上下搖動個不停，心下暗暗納罕，林兆文莫非被陳家發現了踏跡捉去了？

「焦二哥，你家主人好端端地在市區內啊！」王小克試探着問：「難道發生了什麼意外不成？」

焦德苦笑一下，道：「不錯，的確是發生了意外。」

王小克聞言吁了口氣，忖道……林大哥定是看我徹夜不歸，孤身前去冒險，才落入陳家手中的。

他這種猜想中了一半，事實上不但林兆文落入陳家手中，連小辣椒和白小妹也一併落在陳家手中。

焦德見王小克滿面憂色，反而安慰着他道：「放心，姬先生一定會設法將我們少主人救回來的。」

「到海中去救？」

「他們約姬先生在離島上會面。」

焦德說到這裏，忽聽焦武一聲怒喝，道：「阿德，你又在胡言亂語些什麼？」

焦德似乎很怕乃兄，登時吐了吐舌頭，不敢言語了。

王小克站了起身，向艙口走去，來到狄小姐身畔，低聲道：「狄小姐，我可以到甲板上去看看嗎？」

「不行，」狄小姐搖着頭道：「海面的浪這樣大，小心被拋下海心！」

王小克也覺遊艇艇身搖盪得太厲害，若非扶住了把手，根本立足不穩，道：「為什麼他們要約在離島見面呢？」

「這是他們兩個家族的慣例，」狄小姐望着姬中樞的背影，淡然道：「一向如是。」

王小克望一望腕表，距落艇到現在，已經過了兩個多鐘頭，為什麼要到那麼遠的離島去？

這時，姬中樞忽然轉過身來，面色凝重地向兩人揮了揮手，示意回艙。

狄小姐搭着王小克的肩膊回到艙中坐下，姬中樞在自動操縱儀器板上調弄了一些儀器，仍然望着海面出怔。

不一會，遠處出現了一個小島，姬中樞熄掉自動操縱掣，減低速度，向那個小島破浪前進。

遊艇離小島三四百碼遠時，王小克看到一個十分簡陋的碼頭上泊着一艘遊艇，焦德喃喃地道：「他們早已來了！」

王小克向衆人望過去，見他們臉上神色十分凝重，知道這是近乎於「講數」的聚會，等一下如果條件談不攏時，是否會發生一場戰鬥。想到他們都有發射「死光」的武器，王小克不禁憂心忡忡，萬一殃及自己怎生是好？

這時，遊艇已經緩緩地靠岸了。

姬中樞操縱遊艇的技術十分嫻熟，很容易便將遊艇泊近碼頭。

一行五人魚貫上岸。

姬中樞領前向不遠處一塊曠地走去，王小克仰首一望天色，雖是二時多，却滿天烏雲，眼看不久便有一場大雨。

衆人來到曠地，只見前面站着八九個人，其中自然有林兆文，白小妹小辣椒和珍妮在內！

王小克見了四人，不禁大吃一驚，便欲衝上前去相會，不料被焦武一把拉住了，低聲道：「別胡來！」

王小克這才向其他五人望去，最中間站着一個中年男子，正是李管家，另外有

四名大漢分列左右。

王小克暗暗估計一下敵我情勢，己方只有姬中樞，狄小姐和焦氏兄弟，似乎是以四敵五的格局，但他見識過姬中樞的武功，心想再加自己之力，對付五個敵人，是綽綽有餘了。

姬中樞踏上前去，自袋中取出一具小圓筒，向遠處一拋，道：「自己人，不用武器。」

王小克聞言一呆，分明是雙方敵對，怎會是「自己人」了？

姬中樞向焦氏兄弟和狄小姐打個手勢，三人也取出小圓筒，向草堆拋去。

李管家笑吟吟地拍拍身上，道：「我們什麼也沒有帶，是誠意來會面的。」

姬中樞向林兆文一指，道：「我家少主人，放了！」

李管家明白他的意思，仍然是一副笑嘻嘻的樣子，道：「當然放，當然放！」

「條件，見過我家老爺再說。」姬中樞道。

「咦？這可奇了，」李管家道：「我家老爺不是說得很清楚？一手交人，一手交物。」

「無物？」姬中樞冷然道。

「既然無物，我們怎能將人交給你？」李管家笑吟吟道：「那我們豈不是白費心機？」

姬中樞沉吟了一下，簡短地道：「免傷和氣。」

李管家搖頭笑道：「姬老兄，陳林兩家向來便沒有什麼和氣了——」

狄小姐忽然踏上前去，插口道：「那可是你們陳家攪出來的，我家主人可沒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們。」

李管家道：「哈哈！你們有福獨享，這便不對！」

「你們濫殺無辜，背信負義，那又怎麼說？」狄小姐和李管家針鋒相對。

「哈哈，大家既然話不投機，你們又沒帶我家主人要的物事來，那麼再見了！」說罷向四名大漢打了個眼色，押着林兆文，白小妹，小辣椒和珍妮向停泊遊艇之處走去。

王小克站在一旁冷眼旁觀，見姬中樞等人臉色黯然，並無出手阻攔的意思，心下大急。

當大漢押着白小妹和小辣椒經過面前時，王小克向她們打了個眼色，忽然大叫一聲，一拳向大漢當胸擊去，正是「威風八路拳」的「初試啼聲」。

大漢料不到年紀輕輕的王小克突起發難，胸部中了一拳，向後連退三步，王小克得勢不饒人，一邊叱喝着，「威風八路拳」的「一擊中的」，「再接再厲」，「直搗黃龍」，「穩操勝劵」接踵施展開來，打得那大漢手忙脚亂，連連後退。

衆人見王小克突起發難，都是大感錯愕。

李管家笑道：「眞是班門弄斧！」踏上前去，一手向王小克當胸拍下。

「不可！」姬中樞臉色一變，上前伸手一格。

「姬老兄，這小子反正遲早都要處死，你何必護着他？」

姬中樞神色變幻不定，正不知如何處置時，忽聽一聲嬌叱：「你們都別動！」跟着白光一閃，轟然一聲大響，不遠處一塊大石爆炸了開來，碎石如雨迎頭襲下。

衆人轉頭去看，只見小辣椒雙手各持小圓筒正指住了這邊。

「都替我站着！」小辣椒沉聲道。

白小妹大喜，奔上前去，拾起了草地上的另兩具小圓筒，分別指着大漢和李管家。

李管家面色灰敗，姬中樞暴喝一聲，道：「不可亂來！」

「姬先生，你放心，她們不會亂來的！」王小克閃身退了開來，向白小妹和小辣椒奔過去。

白小妹將其中一具小圓筒交給王小克，道：「小鬼子，下一步怎樣？」

這一下反敗為勝，王小克大喜過望，畧一沉吟，道：「林大哥，珍妮小姐，你們願不願意跟我們一起走？」

林兆文望了珍妮一眼，猶豫着。

「少爺，不可！」姬中樞叫道。

「林大哥，如果你跟了他們回去，以後便沒有機會看到心愛的人了。」

林兆文向懷中的珍妮望去，接觸到一片柔情萬種的神色，他幽幽嘆了一口氣，向姬中樞道：「姬老伯，請你向我父親說一句我心意已決，不回去了！」

王小克聞言大喜，持着小圓筒緩緩向碼頭走去，道：「小妹，小辣椒，咱們下船吧！」

「你們逃不了的！」李管家咬牙切齒地道。

「是嗎？」王小克揚一揚手中的小圓筒，道：「如我一按掣，你說到底是誰逃不了呢？」

「小鬼子，這人的功夫很邪門，你要小心！」白小妹出聲提醒。

王小克聞言倒退了一步，警覺地望着李管家，沉聲道：「你只要動一動，我便送你歸西天！」

李管家雖是又氣又急，却那裏敢移動分毫？

王小克等白小妹，小辣椒，林兆文、珍妮上了遊艇後，這才倒退着跳上遊艇。

林兆文早已將引擎劃上了火，熟練地操縱遊艇，向外駛去。

王小克站在甲板上監視岸上衆人，等遊艇離開碼頭時，忽然將小圓筒對着李管家等駕來的遊艇，手指一按，只見白光一閃，跟着轟然一聲巨响，遊艇爆炸開來，不一會逐漸沉下海中。

「好得很！」小辣椒拍手笑道：「這樣他們便是想追來，也無法可施了！」

林兆文將遊艇的速度調弄到最高，向海中疾馳而去，然後調整好方向，按下自動操縱儀器的掣，這才轉身和衆人交談。

小辣椒忙不迭地將怎樣落入李管家手中的事說出來，又詢問王小克如何會和狄小姐他們在一起。

王小克扼要地說了出來，他得知林兆文為了自己的安危，不惜將自己拿去交換時，心下十分感動。

「林大哥，從現在起，你和珍妮小姐可以永遠在一起了。」王小克說。

林兆文深情地望了珍妮一眼，道：「

但願如此。」

「兆文，你說他們還會來騷擾我們嗎？」珍妮担心地問。

林兆文吁了一口氣，答道：「這很難說。」

小辣椒笑道：「咱們有了這種『死光電筒』，他們來一個殺一個，來兩個殺一雙，哈哈！」

「小辣椒，把小圓筒交給我。」林兆文伸出手去。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給我。」林兆文堅持着。

小辣椒這才緩緩地把小圓筒遞了出去，林兆文跟着向王小克和白小妹取回小圓筒，並排四筒列在艙中的茶几上，正色說道：「這種東西，並不適合你們用，知道嗎？」

「爲什麼？」小辣椒不服氣地反問。

「因爲它有高度的輻射性，如果放在身邊超過四十八小時，便會受到它的傷害，」林兆文解釋着說：「你們大概知道輻射對人體的害處吧？」

「可是，爲什麼我見你一直把它放在身邊的呢？」王小克問：「難道你不怕輻射？」

「這個——」林兆文沉吟了一下，說道：「老實不瞞你們說，這裏，除了我之外，你們之中，無論那一個都會受輻射影响的。」

「爲什麼你不會？」

林兆文正欲解釋，忽聽艙頂一聲巨响，艇身跟着一震。

「什麼事？」小辣椒仰首望去。

「好像在打雷！」林兆文站起身來，向外望去，只見天空一片漆黑，叫了一聲「不好。」道：「雷雨要來了！」

衆人不約而同站起身向外望去，這時「嘩啦嘩啦」的大雨已開始，豆大的雨點擊在甲板上，淅瀝有聲。

林兆文奔到操縱座前，先按熄了自動操縱系統，因爲在大風雨之際，自動操縱系統是靠不住的。

衆人見林兆文神色緊張，剎那間都被感染了，王小克，小辣椒和白小妹雖然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但此時處身一片汪洋大海，四週又反常地黑漆一片，這遊艇排水量甚輕，很易覆艇。

「珍妮，你把住舵，我到外面去看看！」林兆文提高聲音叫道，此際外邊的雨聲大得可以把話聲掩蓋過去。

珍妮答應了一聲，上前把住舵盤，林兆文扶着艙中把手，向外走去。

王小克也跟着上前，兩人站在艙口向前望去，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，和天空中黑漆漆地簡直是個强烈的對比。

林兆文點了點頭，拉着王小克向內走去，合力將艙門關上了，風聲和雨聲才稍小。

然而，閃電和雷聲仍然震撼了遊艇。

林兆文把住方向舵，面色凝重地望着波濤汹湧的海面。

這時，艇身忽爾向上，忽爾向下起伏不停，珍妮首先暈浪，靠在一隅嘔吐了起來。

白小妹和小辣椒也開始感到不適，王小克踏上前去，道：「林大哥，咱們有沒有危險？」

林兆文緊皺着眉，道：「風速越來越高，浪頭一個接一個大——」正說到這裏，忽然一個巨浪襲來，兩人立足不穩，仆倒下地。

遊艇失了控制，隨着浪頭飄盪了開去。林兆文急忙爬起身把住了舵。

白小妹和小辣椒嚇得瑟縮一團，王小克不懂駕駛遊艇，靠在一旁乾着急。這時電光一閃，林兆文忽然驚叫了起來：「前面有個小島！」

原來遊艇被狂風吹過了航線，向一座小島飄了過去，眼看，便要撞上一塊礁石上去，林兆文大聲叫道：「大家抱住頭，屈着身——」

話聲未完，只覺艇身劇烈一震，遊艇撞上了！

剎那間，艙裏雜物四飛五散，衆人因得林兆文出聲示警，早已將頭埋在膝蓋之間雙手合抱，因此雖然横摔了出去，碰到艙板時便止住去勢，除了疼痛不已之外，倒也沒有受傷。

半晌，衆人緩緩爬了起身，只覺艇身忽然穩住了，似是衝上了岸。

王小克領先爬了起來，走到艙口去一望，低聲驚呼道：「我們被夾在兩塊大石之間！」

林兆文，白小妹，小辣椒和珍妮也相繼起身，上前一看，遊艇果然像「三文治」一般夾在兩塊大石中間。

「謝天謝地，要是不巧撞上其中一塊，咱們這時恐怕已經去見海龍王了！」林兆文驚悸猶存，道：「快想辦法先離開這艘遊艇。」

「咱們現在不是很安全嗎？」小辣椒道：「外面風大浪大，那有這裏舒服？」

「嘿！等一下一個大浪打過來，將遊艇掀下海去，這遊艇龍骨大概已斷折了，一到海中，咱們還有命嗎？」林兆文道。

小辣椒回心一想，覺得留在遊艇中果然是比上岸危險許多，急忙向艙口奔去。

「小辣椒，這樣下去也很危險，」林兆文拉住她道：「咱們還得準備一下。」

說罷，林兆文吩咐珍妮，王小克和白小妹取了五個救生圈過來，用粗麻繩綁成一線，再在艙底找到救生衣穿上了。

「咱們要不要帶點食水或乾粮？」王小克問。

「虧你想得周到，」林兆文連連點頭稱好，然後眉尖一蹙，道：「海浪這樣大，咱們卽使帶了東西，也會被浪冲去，倒不如空手來得靈活。」

「好吧！」

衆人套上了救生圈，由林兆文帶領，打開艙門，向甲板走去。

遊艇出事之地離小島大約十餘碼遠，岸邊巨浪滔天，林兆文轉頭問道：「小克，你怕不怕？」

王小克只覺站立之所在海浪冲擊下搖搖欲墜，遂將胸一挺，道：「不怕！」

「好！大家抓緊救生圈，一個跟一個跳下去！」林兆文揚聲叫道。

「噗通」一聲，林兆文首先跳了下海，向岸邊游去。

衆人跟着相繼跳下海中，王小克雖然不會游水，但身上有雙重救生設備，落水

之後自動浮了上來，救生圈和救生圈之間又有繩子繫着，在前面林兆文的拖力下，向小島游去。

不一會，林兆文已游近岸邊，可是一個巨浪襲來，拖扯力又把他帶離岸邊。

這時大雨如傾盆而下，天空中雷電交加，王小克緊緊抓住救生圈，雙脚在水底下亂撥。

林兆文並不氣餒，猛提了一口氣，又向岸邊游去。

珍妮也深諳水性，她趁一個巨浪掀來，借力向岸邊一縱，抓住了一條樹籐，終於穩住了身子。於是在她後面的白小妹也上了岸，跟着的，是小辣椒，王小克和林兆文。

輪到最後一個林兆文時，合了四人之力才把他拖了上岸，此時大家滿身濕透，用不着說，都已筋疲力倦了。

「那些小圓筒！」小辣椒忽然叫了起來。

王小克心中一動，剛才離艇時太過匆忙，倒忘了那四支小圓筒，向遊艇望去，忽見一個巨浪掀下，將遊艇扯下海去，轉眼間沉沒了。

林兆文嘆了一口氣，大聲叫道：「咱們快離開這裏，看看島上有沒有躲雨的地方！」

衆人除下救生圈孭在肩膊上，拖着沉重的步伐，冒着風雨向前走去。

那座小島，面積不大，寸草不生，到處都是嶙峋怪石，顯然是一個人跡罕到的荒島。

爲了預防意外，林兆文領前，王小克殿後，向小島中進發。繞過一座小山後，發現前面有個山洞，衆人歡呼了一聲，快步奔上前去。

× × ×

那山洞雖然不大，却也足够五人容身遮風避雨。

由於雷聲和雨聲震耳欲聾，衆人只是默默坐着觀看雨景，誰也沒有出聲。

大雨好像沒有停止的樣子，林兆文忽然吁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姬老伯和李管家他們不知怎樣了？」

王小克望了林兆文一眼，暗想：林大哥，在這兒還記掛他們的安危，未免太好心了！

過了半個多小時，雨勢逐漸小，雷聲跟着也歇。天色却仍然是黑沉沉的。

「兆文，你的腿又流血啦！」珍妮忽然叫了起來。

王小克等人聞言一懍，一齊向林兆文望去，只見珍妮雙手捧住了林兆文的腿，臉色十分尷尬。

「珍妮，不用怕，」林兆文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咱們也不用瞞下去了。」

珍妮這才緩緩地將手移開，露出綁着綳布的右腿。

原來剛才在海裏一番掙扎，又觸動傷口，海水滲了進去，林兆文咬着牙關忍住疼痛。

「你看，又流血了！」珍妮又憐又愛地說。

王小克，白小妹和小辣椒均是呆了一呆，綳布上白雪一片，那裏有絲毫血漬。

「先把綳布解開，讓傷口透透氣怎樣？」珍妮柔聲問。

林兆文點頭稱好。

珍妮小心翼翼地將綳布解開，王小克一看到林兆文腿上的傷口，心上更是詫異，傷口四週滲着乳白色的液體，綳布上也是，那裏有血？

「林大哥，你……你傷口處流的是什麼？」王小克吶吶地問。

「血。」

「血？」王小克，小辣椒和白小妹面面相覷，剎那間，如墮五里霧中：「白色的血？」

「不錯，」林兆文咀角泛起一絲苦笑，道：「我的血是白色的。」

「怎——怎麼會？」

「小克，這件事我瞞了你很久，現在，必須向你說個明白了。」

王小克，白小妹和小辣椒呆呆地望着林兆文，等待他說下去。

「小克，地球上所有的動物，血液都是紅色的，對不對？」林兆文道。

王小克向他點着頭。

「尤其是人類，血液更是殷紅的，你未曾聽說有白血的怪物吧？」

王小克瞪大了一雙眼睛，他忽然想到了一點頭緒，然而却糢糊得很，只聽林兆文嘆了一口氣，幽幽地道：「我雖然是在地球上生長，却不是地球人！」

「你是外太空的生物！」王小克低呼了一聲。

林兆文伸手攬住珍妮的肩膀，兩人緊緊地偎依在一起，半晌，才道：「大約幾萬年以前，浩瀚的宇宙中，出現了一顆彗星，它時速十六萬哩以上，呈弧形横亙於天空中前進。

「這顆彗星的直徑是一萬六千公里，拖着長逾一億公里的大尾巴，聽來似乎十分驚人，其實宇宙中，像這種現象只不過如滄海一粟，絲毫不足爲奇。

「人類一直懷疑外太空有高級生物存在，但一直得不到証據，而所有關外太空生物的傳說和推測，都是基於人類的幻想力。」

他說到這裏，頓一頓，向王小克望去，問道：「在你想像中，外太空生物是否不是三頭六臂，便長得十分駭人？」

王小克不由自主地點了點頭，林兆文接道：「這種想像力其實是十分幼稚的，地球人有兩隻手，一雙脚，於是將外太空的生物也塑造到差不多的樣子，從來沒有人想到，也許外太空的生物只是一種氣體，甚至是一種液體呢？

「據地球上的天文學家研究所得，彗星是太陽系裏最原始的成員，跟太陽和各行星在四十六億年前同時誕生，它是由凝結的氣體——甲烷，氨，二氧化碳，以及普通的冰組成，表面上洒着極微量的流星塵——

「對於這一種學說，大致上是沒有錯的，但太陽系只不過是宇宙中無數單位之一而已，在其他天體中，一樣有彗星的存在。

「太陽系有許多億彗星，和地球相距到難以想像，偶爾受到各種引力作用而踏上漫長的征途衝向太陽，據地球上的科學

家觀察，一顆彗星在衝向太陽時，全程有時需要一百萬年！」

王小克，白小妹和小辣椒屏氣靜息聽着，刹那間好像在聽「天方夜譚」的故事一般。

然而，林兆文的語氣是那麼認眞，那麼誠懇。

王小克向珍妮偸瞥一眼，只見她含情脈脈的美眸，正凝視着林兆文。

「我們所屬的那顆彗星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向太陽系飛來的。

「彗星以高速接近太陽，所受的太陽熱力越來越强，氣體的蒸發也隨之加快，經過『太陽風』的吹襲，彗星外層的稀薄氣體，被吹得像電風扇上所繫的絲帶一樣，飛伸億萬公里，形成一條尾巴。

「天文學上有許多有關『彗星雨』的記載，好像在一八七二年，歐洲居民目擊到前所未有的奇景，史無前例的流星驟雨，每分鐘大約一百顆劃破黑暗的天空，降落到地面上，然而，我們所屬的那顆彗星，遺留下來的，却只是一些灰塵而已。

「彗星每次旅行，都有許多氣體和塵粒遺失在太空中，而每次前來，都須另長一條尾巴，因此逐漸耗損，終必殞滅，只剩下這裏一團那裏一堆的氣體分子，在軌道上留下一串灰塵和碎片，其實地球將來的命運也好不了多少，不過那是人類難以想像的年代以後，所以才不覺得而已。

「我們都知道所屬的地方總有一天烟消雲散，然而我們却不甘心，正如地球上如果有人知道地球終有一天毁滅，也一樣心有不甘相同。

「就在那一次，它所造成的流星雨，降落到地面上，其中有兩顆流星，裏面便包着一種地球人所不能瞭解的生命——氣體！」

他說到這裏，長長地吁了一口氣，才道：「生命是隨着環境而演變，成熟，以至適應的，正如人類的起源，最初還不是由單細胞形成？

「我們初到這裏，由於怕適應不了新的環境，因此一直不敢離開，經過了若干萬年，才戰戰兢兢地面世——」

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，林兆文說的故事雖然玄之又玄，然而如果想深一層，却極有可能，人類局限於地球上（地球在宇宙中，體積比例和一顆流星石又相差得了多少？）不敢向外太空謀求生活，雖然說是科學發展還達不到這個地步，但焉知若干萬年後，地球人不會發現原來外間的天地更美好？

因此，林兆文的祖先匿藏在流星石中若干萬年，便可以理解了。

只聽林兆文繼續道：「最初接觸到空氣時，我們十分不習慣，有許多『人』還因此喪生。」

王小克又聯想到人類最初想征服太空時，蘇聯犧牲過不少「太空人」，如今他們都成「太空垃圾」在地球軌道上旋轉，一種生物嘗試去接觸另一種環境時，必然不會習慣。

「然而，我們並不氣餒，又經過若干年後，第一個可以呼吸地球上的空氣的『人』終於出現了。」林兆文眼眶中射出神采：「他是我的先祖父。」

「你們到底來了地球多久？」小辣椒忽然插口問。

「這個問題正如人類在地球上出現了多久一樣，」林兆文道：「據我所知，人類的形成已近數十億年，但演變進化到現在這種樣子，才不過短短幾十萬年，是不是？」

小辣椒似明非明地點着頭。

「好了，我們在地球上五萬年了，但從流星石出來生活才不過幾百年而已。」

「你們的壽命和我們一樣？」王小克問。

「可以說比較長一點，」林兆文望着王小克，反問：「你猜我現在多少歲？」

「二十三歲？」

「錯了！」林兆文笑道：「我今年一百九十三歲啦！」

三人低呼了起來，幾疑耳朶有了毛病，然而一想到他是外太空的生物，這才釋然。

「當時，在地球上開始另一種新生活的，有兩個『家族』，卽是我們林家和陳家。」

「爲什麼你們會有地球人的姓？」白小妹問。

「這是亂安上的，」林兆文笑道：「所謂入鄉隨俗，我們隨便安一個便是。」

「林先生，剛才你說你們……你們只是一種有機氣體，對不對？」白小妹問。

「是啊！」

「可是……可是爲什麼你長得和我們一樣？」白小妹眨着眼問。

「這個問題很好，」林兆文坐直了身子，正色道：「在回答你之前，我要先說明一件事。」

他畧頓一頓，道：「剛才我不是說過，人類的想像十分貧乏，總喜歡推己度人嗎？譬如說，地球人長成這樣，幻想外太空生物時，樣子總和地球人差不多，最多少了一隻眼，或者多了雙手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啊，我以前有個阿伯，他說火星人是單眼睛，四隻脚的。」小辣椒說。

「這就是了，」林兆文道：「而且，人類推己度人之心，還進展到生活環境上面去，譬如說，我們沒有空氣和水便活不成，於是研究外太空的星球有沒有生物時，也多從是否有空氣和水着手。

「我眞不明白，爲什麼沒有想到，空氣和水到了另外一個星球後，也許是他們的尅星和致命之物呢？」

王小克，白小妹和小辣椒不約而同地點着頭。

「我們最初離開流星時犧牲了不少人，原因便是不習慣『空氣』，因爲在我們原本的生活環境裏，是沒有空氣的！」林兆文滔滔不絕地說下去：「可是，地球的生活條件很快便同化了我們，我們開始呼吸同樣的空氣，飲用同樣的水，吃同樣的食物，於是乎自然而然地，我們長成了你們的模樣。

「不過，我們也有和地球人不同的地方，那是我們的一種頑固的遺傳，好像血，便是白色的了！」

衆人這才恍然大悟。

林兆文跟着伸出雙手，道：「你們看看，我的手和你們有什麼不同？」

三人湊過首去端詳了半晌，王小克首先叫了起來，道：「沒有指紋！」

「不錯，我們沒有指紋，」林兆文道：「所以我才那麼害怕上警局，警方喜歡蓋指模的，是不是？」

「對啦！」王小克心底下的疑團才解了開來：「萬一被他們發現你沒有指模，研究起來便要原形畢露了！」

「小克，你很聰明，」林兆文點着頭，又道：「我們雖然逐漸習慣了地球上的生活，然而，我們畢竟不是屬於地球的，我們懷念我們的老家！」

「那顆彗星？」

「不錯！它經過五萬年後，又卽將在太陽系邊沿出現了，」林兆文道：「日期就在下個月初，地球上的天文學家已經發現它的出現，而且正確地估計到它經過太陽系的時間。」

「是不是郭豪達彗星？」白小妹忽然問。

「咦？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我從書上看來的，」白小妹道：「書上說，它在聖誕節後不久便出現，不過，它現在距離地球還有六七億公里這麼遠啊！」

林兆文淡淡一笑道：「六七億公里在人類來說無疑是個天文數字，但對我們來說，却近得好像從地球到月球一樣。

「我爸爸一直在研究一種東西，它能令我們恢復本來面目，離開地球的大氣層，回到我們原本所屬的地方，這種研究已經成功了！」

「姓陳的那些人莫非覬覦你爸爸的發明，因此要捉了你來交換？」小辣椒問。

林兆文緩緩點着頭，道：「我們本來是自己人，一向相親相愛，但姓陳的不知什麼時候開始，竟然異想天開想做地球的霸主，我父親很不同意他們，於是大家才鬧翻了的。」

「去年在日本東京舉行的『亞運』，許多選手遇害，是不是你們殺的？」王小克忽然問。

林兆文呆了一呆，才道：「是姓陳的家人殺的，他們和日本小部份野心家聯成一氣，想在體壇上捧出優秀的體育健將，從而証明只有大和民族是地球上最優秀的民族，正如希特勒以前呼的口號一般，藉這個口號來統治全世界。」

林兆文頓了一頓，接道：「幸好他們沒有成功，否則參加『世運』時，將歐美各國選手輕而易舉擊敗，世人便會產生一種錯覺，以爲大和民族眞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了。」

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，想起史進文之死，不無黯然。（詳情請參閱拙作「全能奇人」。）

「郭豪達彗星下月卽將接近太陽系，我父親正準備一切重返故土，但我——」林兆文說時望了珍妮一眼，道：「我怎能離開她呢？」

珍妮閉起了眼睛，依偎在林兆文的懷中。

「我和珍妮眞心相愛，但我們有個族例，必須與同族的人結婚，珍妮是地球人，當然不成，我經過一番思慮，決定留下來，陪着她，」林兆文深情地望了珍妮一眼，道：「所以從日本逃來此地，想和珍妮長相廝守，不料……不料父親不肯放過我，陳家的人又想利用我交換那種返回故土的東西。」

王小克沉吟了半晌，問道：「你爸爸既然發明了可以變回原來面目離開大氣層的那……那種東西，爲什麼不分給陳家的人？」

「唉！我們所屬的地方是個和平的安樂土，沒有戰爭，也沒有勾心鬥角，這姓陳的已經變了質，他回去後，說不定會將我們的安樂土攪個天翻地覆，加速它殞滅的速度。」

「對了，那個郭……郭什麼達彗星不是終有一天會殞滅消失的嗎？」王小克問：「你們回去幹什麼？」

「是的，」林兆文緩緩地點着頭，道：「但那也是在幾十億年之後的事了。說不定地球的壽命要比它短哩！」

林兆文一面說話時，珍妮已將他腿上的傷口抹乾淨，這時血也止了，傷口處白白的一片，小辣椒和白小妹看在眼中，只覺十分異樣。

「在我所認識的人類中，差不多都是你虞我詐之輩，小克，也只有你才和我肝胆相照，」林兆文望着王小克道：「能够識到像你這樣的人，實在是我的福氣。」

王小克暗叫了一聲慚愧，事實上自己最初幫助林兆文，都是看在錢份上而已。

林兆文向外望去，這是雨已停了，山洞裏積水盈尺，幸好衆人都坐在突起來的石上，身上衣服也被體內發出來的熱量烘乾。

「林大哥，你眞的決定不跟令尊回去了。」王小克道。

林兆文點着頭，道：「在這邊也是生活，在那邊也是生活，況且，我也許不習慣那邊的環境哩！」

「那你以後打算怎樣？」王小克道：「如果姓陳的那家人，返不了老家的話，仍然會在地球上爲非作歹，甚至找你報復哩！」

林兆文幽幽地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唉，以後的事慢慢再說吧，總之咱們等天明之後，設法離開這個小島，然後拿了那個小提箱，在鄉間買間小屋，過着與世無爭的日子吧。」

「咱們怎樣離開小島？」珍妮仰起首問。

林兆文沉吟一下道：「明天再說吧，現在大家都累了，還是爭取休息爲上。」

衆人都覺飢腸轆轆，但外面黑漆一片，小島上又不知是否有毒蛇猛獸，因此不敢貿然出外覓食，不一刻，互相肩靠着肩睡着了。

這一覺直睡到天亮，王小克首先醒來，輕輕推醒衆人，離開山洞。

王小克來到岸邊，只見海面上風平浪靜，晴空萬里無雲，展臂迎着海風深深吸了一口氣。

「小鬼子，咱們得去找點吃的東西，」小辣椒苦着臉踏上前來：「我快要餓死了！」

經她一提，王小克也覺肚飢難熬，於是叫了白小妹，三人向後山走去。

那小島雖然到處是嶙峋怪石寸草不生

，但石隙間却長着野菇，王小克摘了一朵，湊近鼻端一嗅，咬了一口慢慢咀嚼，味道竟是甘美無比。

「這野菇可以吃！」王小克歡呼了起來。

「不怕有毒？」白小妹担心地問。

「我看不會有毒的，」王小克又採摘了另一朵野菇，放進口中，一面道：「就算有毒，也不理這許多了。」

三人採了許多野菇回到山洞，林兆文和珍妮大喜過望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塡飽肚子之後，王小克道：「林大哥，咱們現在該設法離開這裏了吧？」

林兆文緩緩點着頭，在珍妮的扶持下站了起身，向洞外走去。

前面是一望無際的汪洋大海，海面上並無船隻，島上又寸草不生，便是想伐木結筏，也有所不能。

林兆文觀察了一會，不由緊緊地皺起了眉頭。

「咱們到後山去看看，也許那邊會有陸地也說不定。」林兆文道。

「林大哥，你還是在這兒休息吧，」王小克道：「我們三個去便行了。」

林兆文自知腿上舊創復發行走不便，只得點了點頭。

王小克，白小妹和小辣椒又去採了不少野菇，捧回山洞中以備兩人食用，這才道了再見，向後山進發。

小島上有三座山峯，以當中一座最高，兩旁小山倒也有七八百尺高，三人商量了一會，決定沿着海岸線繞到後山窺探究竟。

那海岸線蜿蜒曲折，地上全是尖石和貝殼，十分難走，王小克既要照顧兩女，又要照顧自己，才走了一會，已摔了一交，膝蓋上碰到一枚尖銳的貝殼，登時受了傷。

小辣椒叉着腰道：「你看你，早叫你自己顧自己，不要硬充英雄好漢，你偏不聽！」

白小妹一聲不响地取出手帕，替王小克包紮着傷處。

三人走了兩個多小時，終於來到後山，只見山麓一片翠綠，原來是座樹林。

「樹！樹！」小辣椒拍手大叫起來：「咱們可以做木筏了！」

三人加快腳步奔上前去，這時看得更加清楚了，原來有幾棵樹上長着野菓。

小辣椒縱身一跳，摘了一顆萍菓也似的野菓下來，咬了一口。

「怎樣？」王小克問。

「好極了！」小辣椒笑道：「又香又甜，你要不要試試？」說着將野菓遞了上前。

王小克接過來咬了一口，却皺起眉來，口一張吐了出來，道：「苦得要命！」

小辣椒見王小克中計，樂得拍手大笑起來。

白小妹逕自奔上前去，忽然轉身叫道：「你們快來看，這裏有香蕉林！」

王小克和小辣椒急忙趨上前去，果然是一片蕉林，蕉樹上掛着一串一串的香蕉，隻隻肥大。

白小妹摘了一隻剝開皮咬了一口，道：「很香！」她咀嚼了一下，又道：「很甜！」

「我來試試！」小辣椒劈手搶了白小妹的香蕉，一大口咬了下去。

白小妹向王小克使了個眼色，咀角露出得意的笑靨。

王小克轉念間已明其理，只見小辣椒張大了口將香蕉吐了出來，忙不迭將手中的香蕉往地下一摔，道：「好苦！」

她望了白小妹一眼，知道她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心替王小克出氣，不由橫了她一眼。趨上前揮着手去打她。

三人一邊叫着，一邊罵着向樹林中奔了過去，沿路發現不少野菓，但說也奇怪，每一樣都苦澀得不能入口。

「你們有沒有發覺，這島上長的東西，都是苦的？」王小克問。

白小妹和小辣椒不約而同地點了點頭，問：「爲什麼？」

王小克蹲下身來，揑了一把泥土，湊近鼻端一嗅，道：「咦？什麼味道？」

白，小兩女也各自揑了一把泥土嗅着，半晌，白小妹低呼了出來，道：「好像是琉璜味！」

「不錯！」王小克出聲附和。

「難道……難道這座小島是海底火山爆發所造成的？」白小妹喃喃地道。

「可是火山噴出的溶岩上又怎長得出植物？」王小克滿面都是疑惑的神情。

「也許這座火山是很久很久以前爆發的呢？」小辣椒這時也正經了起來：「經過日晒風吹，表層已經變了質？」

王小克和白小妹均是緩緩地點着頭，人年紀尚輕，對地質一竅不通，只覺這個解釋最爲合情合理。

「糟糕，如果是座火山的話，咱們要趕快離開這裏！」小辣椒道：「否則它爆發起來還有命嗎？」

「就算眞的是座火山，也不過是死火山，怎會說爆便爆的？」王小克笑道：「你不要杞人憂天了！」

小辣椒忽然一言不發將耳朶貼近地面，王小克詫異地問道：「你幹什麼？」

小辣椒將中指豎在口唇中間，「噓」地一聲，示意王小克不要出聲。

王小克和白小妹見她神態和舉止有異，呆呆地站在當地沒有作聲。

不一會，小辣椒才站了起身，正色說道：「我敢和你們打賭，這地下是一座火山！」

「哦？」

「不信你們將臉貼近地面看看，」小辣椒道：「地底下好像有一股熱氣直襲上來。」

王小克和白小妹對望了一眼，緩緩地伏下去，將臉貼在地面。

半晌，他們站了起身，臉上全是驚詫的神情。

「怎麼樣？」小辣椒問：「是不是有一陣熱氣直襲了上來？」

兩人向她點了點頭。

「咱們快逃吧！」小辣椒道。

「逃到那裏去？」

「到前面去。」

王小克淡淡一笑，道：「假使這座火山爆發的話，整座小島便要陸沉，逃到那裏都是一樣。」

「這……這怎麼辦？」

「怕什麼？咱們離開這裏之前，它是絕對不會爆發的，」王小克道：「現在還是回去通知林大哥看他有什麼話說吧。」

「好！」

三人回到山洞時，已是下午四時多，林兆文和珍妮正在引頸盼望，見三人無恙歸來，不由大喜。

小辣椒搶先將在後山看到的一切說了出來，林兆文聽得雙眉緊蹙，半晌沒說出話來。

「林大哥，你說咱們應該怎麼辦？」王小克憂心忡忡地問。

「後山那座樹林中的樹幹粗大嗎？」林兆文問。

王小克伸手一比，點着頭：「唔，我一個人剛好抱得到。」

「這就好了，」林兆文臉上閃過一陣喜色：「咱們趕快伐樹造筏，管他什麼火山不火山總之木筏造好後便逃之夭夭！」

「對！」

「可是——我腿上有傷，這兩天大概是沒辦法走過去的了，」林兆文猶豫着，道：「再過兩天怎樣？」

「也好！反正火山這麼久都不爆發，不會就差這幾天吧？」王小克答。

既然發現島上有樹木可供作筏，衆人均是卸下心頭上的一塊大石，王小克領了白小妹和小辣椒又去採了不少野菇回來裹腹。

不一會，落日的餘暉將海面泛起了萬道金光。

王小克，白小妹和小辣椒久居城市，那裏欣賞過這種奇景，站在海岸旁看得呆了。

林兆文也在珍妮的扶持下步出了山洞，坐在一塊岩石上，欣賞這大自然美景。

「地球實在是一個瑰麗無比的星球，」林兆文頗有感觸地道：「只可惜人類太不愛惜它了，地心核爆和空氣染污，將會使它逐漸失去原來的面目。」

珍妮仰起首來，深情的眸子凝視着他，忽然道：「兆文，我們爲什麼一定要到外面去？」

林兆文先是一呆，隨即明白她的意思，沉吟着沒有作聲。

「這裏的空氣清新，沒有仇恨，沒有外間一切污糟齷齪的事，我們何不就在這裏住下來過那我們曾經一度嚮往日子？」

林兆文望着遠處海面，仍然緘默着。

「兆文，你說好嗎？」

林兆文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可是這島上缺乏食物。」

「咦？有野菇呀，」珍妮向四週望去，道：「島上有採之不盡的野菇哩！」

「我怎能讓你一年三百六十天都吃野菇過活呢？」林兆文笑着說。

「我不怕，」珍妮俏臉埋在林兆文寬闊的胸膛上誠摯地說：「只要能够永遠和你在一起，便是啃草根我也心甘情願。」

林兆文撫弄着她馴順的長髮，柔聲道：「就算我們決定在這裏住下來，小克他們呢？」

王小克聽兩人的對話，心中在盤念間，小辣椒忽然插口說：「林大哥，我們也在這裏陪你們！」

林兆文感激地向她笑笑，道：「小辣椒，你會習慣嗎？」

「爲什麼不習慣？」

「外面的世界是屬於你們的，」林兆文道：「這裏只不過適合像我和珍妮這種遁世的人而已。」

小辣椒回心一想，暫時在這島上玩玩倒是不錯的，若要一輩子住下去，可眞不是味道，於是緘默了。

王小克緩緩走到林兆文身畔，道：「林大哥，你眞的想在這裏住下去？」

林兆文猶豫了一下，道：「有這個可能麼？」

「只要你想，一定有可能的，」王小克道：「咱們做好了木筏，由我們三人離去，購買一切食物和日用品回來，或一個月一次，或半年一次，總而言之，使你們在島上不愁衣食，住得舒舒服服的！」

珍妮聞言拍手叫好，小辣椒也插上一把嘴，道：「對呀，小鬼子這個主意眞不錯。」

王小克又道：「反正林大哥你有的是錢，我們大可買一艘遊艇作交通工具，如果你們興趣一來，也可乘着遊艇回到城市中遊玩。」

林兆文被他說動了，側頭望着珍妮，道：「打令，你說怎樣？」

「好極了！」

「小克，暫時就照你的計劃，」林兆文道：「不過首先設法把你們送回城市才說。」

「這個當然，」王小克沉吟了一下，忽然問道：「林大哥，你不怕火山突然爆發嗎？」

林兆文轉頭望着高聳入雲的三座峯，道：「我看在最近這幾百年間，火山不會復發吧？」

「就算火山眞的爆發，咱們能够死在一起，也沒有什麼遺憾了。」珍妮說。

連白小妹和小辣椒也被珍妮的萬種柔情感動了，小辣椒忽然道：「喂，林大哥和林……林大嫂既然想在這裏共諧白首，咱們總得替這小島起個名呀！」

王小克伸手一拍大腿，道：「不錯！」轉頭望着林兆文。

「這個——」林兆文沉吟半晌，道：「小說中有世外桃源，咱們不如就叫它作『桃源島』吧？」

「好極了！」小辣椒領先叫好，道：「就叫桃源島！」

「將來林大哥和大嫂——」王小克跟着小辣椒更改了對珍妮的稱呼，接道：「生十打八打的孩子，這桃源島便熱鬧起來了！」

「哈，我說桃源島人口一多，林大哥便可以當島主，不，是桃源國的國王！」

林兆文和珍妮相視一笑，對他們的將來，充滿了無限的憧憬和希望。

衆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越說越是高興，不一會天色已黑，海風迎面拂來，不由心曠神怡。

王小克只覺這「桃源島」上恬靜寧謐，身畔又有白小妹和小辣椒相陪，便是住上十天半月，也不覺枯燥。

他先前還一味記掛着如何伐木，如今反而將這件事拋開了。

衆人仰首望着天空中繁星點點，林兆文忽然提議：「你們可想聽聽歌？」

王小克心中一動，道：「不錯！林大嫂是歌星，唱首歌給我們聽聽！」

白小妹和小辣椒立時拍起手來，珍妮自林兆文懷中坐直起身。

「你們喜歡什麼歌？」她問。

「隨便，只要是你唱的，都好聽。」王小克說。

珍妮仰首想了一想，輕輕唱了起來：

「我再次會見了你，
昨夜哪，
在一個無花的夢鄉裏……
望不斷白雲青山處，
伊人哪，漸去——
留住，
留不住，
望不盡紫霞滿叢林！
心上的影子——
別了，
別不了！」

歌聲幽怨婉轉，十分動聽，衆人聽得痴了，珍妮繼續唱道：

「我從廻憶的路上，把你探訪，
你呀！依然青春，
生命輝耀的光彩。
我再次會見了你，
昨夜哪，
在一個無花的夢鄉裏……
一切歡樂和一切憂傷，
長駐在我心頭，
我不再依戀，
你若遠去，
請點上一把火！
燒毀和永別，
我的幻夢……」

歌聲縷縷不絕，唱到最後一句，聲調忽然轉高，然後漸漸隱沒終於寂然無聲。

珍妮長嘆一聲，美眸中噙着淚珠，仰首望着天際。

林兆文握住她的纖手，柔聲道：「珍妮，我……我一生一世也不離開你。」聲音竟是有點哽咽。

王小克看他兩人情緻纏綿，心中一熱，暗暗下了決心，無論遇到什麼困難，都要保護他們白頭偕老，永不分離。

「時間晚了，你們眼睏嗎？」林兆文問。

三人搖了搖頭，林兆文又道：「剛才那首歌，你們可知喚作什麼名？」

「這闋歌動聽得很，我們以前怎麼沒聽見過？」王小克反問。

「是珍妮自己作的，」林兆文柔情無限地望着珍妮，道：「那是我第一次被逼離開她時，她爲了我而作的，叫做『無花的夢鄉』，啊，這『桃源島』便是我們的夢鄉，却也是沒有花朶哩！」

衆人都笑了出來，剛才的悒鬱，因這一笑一掃而空了。

「小克，我看咱們還是睡覺吧，明天還有許多事要做哩。」林兆文道。

王小克點了點頭，當下起身回到山洞去。

這一晚，衆人因心中再無隱憂，倒是睡得十分安穩。

翌日一早，先後醒來，王小克和小辣椒要到外面去採摘野菇回來裏腹，珍妮道：「我也去。」

「大嫂在這裏陪大哥吧，我們去就行了。」王小克連忙說。

「整天勞煩你們怎好意思？」珍妮堅持着，道：「我陪你們走一趟。」

「小克，你就帶珍妮去吧，」林兆文道：「她也想出去看看這島上形勢哩！」

王小克見珍妮俏臉上都是渴望熱切的神色，點頭道：「好吧！」

四人離開山洞，朝「桃源島」中心走去，半個小時後，已採了不少野菇回來。

由於林兆文腿傷尚未復原，因此決定再逗留一兩天等他腿傷好了才到後山去。

桃源島本無水源，但經過一場大雨之後，低窪處積滿了水，小辣椒和白小妹拾了幾隻大貝殼，取水回洞給林兆文飲用，衆人毫無拘束地談天說笑倒也其樂融融。

那天晚上日落時分，衆人又到岸邊欣賞日落，王小克忽然問道：「林大哥，你和大嫂舉行過婚禮沒有？」

林兆文先是一呆，隨卽搔搔自己頭頂，道：「對啦，我和珍妮一直希望有一天舉行婚禮，這……這不正是時候嗎？」向珍妮望去，只見她暈紅雙頰，嬌羞無限地垂下首去。

小辣椒首先拍手叫好，道：「林大哥和林大嫂今晚便拜天地入洞房吧！」

白小妹也綻開笑靨，連聲叫好。

「林大哥，桃源島上沒有牧師，也沒有教堂，」王小克道：「但洞房倒有現成的，這樣吧，乾脆由我做證婚人，小辣椒和白小妹做花童——」

小辣椒聞言「呸呸」連聲，道：「幹嘛由我做花童？你做花童不行嗎？況且，花童是一男一女的，這主婚人兼證婚人非我莫屬！」

林兆文笑道：「這樣吧，你們三個都是證婚人兼主婚人和花童如何？」

王小克自然拍手叫好，當下拉了林兆文和珍妮起身，並排跪在地上，王小克煞有介事地問：「林大哥，你可願意娶林大嫂爲妻？」

白小妹「噗哧」一聲笑了出來，道：「那有這樣問的？」

王小克清一清喉嚨，又道：「林兆文，你可願意娶蔡珍妮爲妻？」

「我願意。」

「蔡珍妮，你可願意嫁給林兆文？」

「我願意。」

「好，現在我以天主和小鬼子之名，賜你兩人爲正式夫妻，百年好合，千代萬世！永爲夫婦，」王小克道：「禮成！」

他這一番「主婚致辭」大是古怪，但林兆文和蔡珍妮臉色莊重，白小妹和小辣椒不敢笑出聲，直至王小克叫出「禮成」，這才拍手叫好。

「送新郞，新娘入洞房！」王小克叫道。

小辣椒和白小妹上前分別扶起林兆文朝山洞走去，一面哼着「結婚進行曲」。

將兩人送入山洞時，小辣椒笑問：「咱們鬧不鬧洞房？」

「今晚免了，」王小克道：「等林大哥腿傷好了時才鬧不遲。」

這一晚，王小克拉了白小妹和小辣椒要到外面另覓「新居」，林兆文出聲阻止，王小克轉頭笑道：「林大哥，今晚是你們洞房花燭的好日子，我們不想做電燈胆哩！」說罷雙手各握着兩女之手，揚長走了。

三人在附近另一個山洞住了下來，王小克忽然笑道：「林大哥和林大嫂的洞房太也不舒服了，小洞裏都是岩石！反而咱們這個洞房比較平坦！」

兩女先是一呆，小辣椒隨卽扭住了王小克的耳朶，啐道：「你想死啦！」

白小妹也輕搥着王小克的肩膊，緋紅雙頰。

三人在漆黑一片的山洞裏又打又笑，王小克乘機左擁右抱大索其油，洞裏的旖旎春光，也不必細表了。

翌日一覺醒來，三人連忙到林兆文和珍妮的「洞房」觀看，只見林兆文在試着步行。

「林大哥，好一點了沒有？」王小克趨上前去。

「好多了。」林兆文道：「咱們吃過東西後，立卽便到後山去。」

「往後山的那條路崎嶇難走，我看林大哥還是多休息一天。」王小克道。

「不要緊，我應付得來的。」林兆文道：「只是要你們不時摻扶我一把。」

王小克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好吧。」

那天上午，王小克先領着三女四處採摘野菇，脫下衣服包了一大包孭在背上，這才浩浩蕩蕩地向後山進發。

由於林兆文行走不便，所以費了四個小時，才來到後山，望到遠處的樹林。

這時日已西下，海面上泛起鱗光點點，林兆文望着那一片樹林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

衆人扶着林兆文來到樹林中，先找了個山洞安頓下來，這才設法伐木造筏。

樹林中的樹粗可合抱，衆人身上無工具，王小克仰望着高可參天的大樹，皺起了眉頭。

「怎樣把樹弄倒呢？」白小妹問：「咱們又沒有刀斧。」

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道：「貝殼！」

「不錯！」白小妹低呼了一聲。當下和王小克，小辣椒，珍妮到岸邊搜索鋒利的貝殼。

「廣東俗語中有一句叫『刀仔鋸大樹』，咱們這叫『貝殼鋸大樹』。」王小克笑道。

「只要大家同心合力，我看一天起碼可以鋸倒一棵大樹。」珍妮說。

不一會，四人已搜集了數十隻大貝殼，在岩石上磨利了，分四個部位圍坐在一棵大樹旁，開始行動。

一直削到天色黑下來，才削了半吋，四個已累得滿頭大汗，只得歇息。

翌日一早，林兆文加入行列，五人合力，傍晚時分已將直徑大約尺餘的樹幹，削進了兩三吋。

王小克吩咐衆人走開，然後把搖搖欲墮的大樹一推，果然應手倒下。

衆人見這方法可行，不由大喜，分別又去找了些新的貝殼，磨利了繼續工作。

話休繁絮，王小克等五人在「桃源島」上匆匆十餘日，已「削」倒了五六棵大樹，於是開始分工合作，有的仍然用貝殼削樹幹，有的找樹籐，有的去樹葉和樹椏，眼看再過十天半月，一艘大木筏便可造成。

後山野菓不能裏腹，王小克和小辣椒三兩日間便回桃源島前端採取大量野菇，並取了水回來給各人飲食。

五人同心合力有說有笑，日子倒也過得十分快活。

這一天晚上，衆人坐在大樹幹上聊天，忽聽海面傳來一陣馬達聲，臉上均是勃然變色。

「有船！」小辣椒低聲叫道。

王小克急忙按住了她的嘴，俯着身竄向前去，朝海灘望過去，黑暗中，隱約見到有一艘大型遊艇緩緩地靠近岸邊。

刹那間，王小克一顆心不禁怦怦亂跳，那是什麼人的遊艇？爲什麼會在這個時候來到這個荒島？

遊艇的馬達聲突然停了，王小克定眼望去，只見艇上人影幢幢，似乎有人放下了小艇。

這時，白小妹，小辣椒，林兆文和珍妮也悄悄地趨上前來，在一塊大岩石後向外望過去。

「是姬老伯！」林兆文低呼了一聲。

衆人聽說是姬中樞到了，都是大吃一驚，珍妮更是緊緊地依偎在林兆文懷中。

只見那艘救生艇逐漸向島邊靠近，艇上坐着一人，自然便是姬中樞了！

「林大哥，這如何是好？」王小克轉頭問。

林兆文面色凝重，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咱們先躲起來，希望不要被他發現！」

「好！」

衆人不約而同站了起身，匍伏着身子，朝樹林那邊走去。

不一會來到樹林，躲在一堆剛削下來的樹葉之後，屏住了氣息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一陣幽靈也似的聲音自遠處傳來：「少主人，主人來看你！」

林兆文臉上肌肉起了一陣抽搐，噤聲道：「我……我父親來了！」

「林大哥，他是騙你的！」

「不，姬老伯從來不說謊，他說我父親來了，那絕對不會假。」

姬中樞的聲音又飄了過來：「少主人，出來！」

「林大哥，咱們一聲不响，他未必可以找得到我們！」小辣椒低聲道。

這時，有人踏着地上落葉走了過來。

林兆文緊緊摟着珍妮的身子，渾身起了一陣微顫。

「林大哥，咱們何不衝出去和他拚一拚？」王小克忽發奇想。

林兆文露出一絲苦笑，低聲道：「姬老伯今年五百多歲了，他學過不少現在已經失傳古代武功，咱們那裏是他敵手？」

王小克這才恍然，原來當日他抓住自己時，用的便是早已失傳的「點穴法」，怪不得自己週身不能動彈。

「少主人，出來！」姬中樞的聲音又飄了過來。

衆人屏住了氣息，只希望姬中樞發現不到他們的藏身之所。（以下轉入54頁）

女黑俠木蘭花故事

無風自動

文·魏力
圖·盧令



鐘鳴殘殺起　客至怪事生

「所謂女黑俠木蘭花，穆秀珍，全是無中生有，小說家製造出來的人物——」穆秀珍的聲音，顯然是因爲憤怒，而聽來十分尖銳，她手中拿着報紙，望着報上的一段文字，望到這裏，畧停了一停，揮着手，用力在報上拍了一下，再提高了聲音，道：「蘭花姐，你看看，這是甚麼話？太豈有此理了！」

爲了加重語氣，穆秀珍在說完之後，還重重地「哼」了一聲。

木蘭花和安妮，好像都沒有甚麼反應。她們手上都拿着一本書，舒服地靠在沙發上，看得十分入神。

穆秀珍仍然瞪着眼，在等着本蘭花和安妮的反應，可是木蘭花揭過了一頁書，安妮也揭過了一頁書，兩人就像是完全未曾聽到穆秀珍剛才所讀的那一段報上的文字一樣。

穆秀珍又用力拍了一下報紙，陡然之間，大喝了一聲，道：「喂！」

安妮放下了手中的書，站起身來，木蘭花却仍然一動不動，安妮抬起頭來，笑着道：「秀珍姐，你在學張飛，要喝斷長板橋麼？」

穆秀珍神情憤然，道：「你們兩個，也太麻木不仁了，人家在報上這樣說我們，你們一點也不在乎！」

安妮側轉頭，向木蘭花看去，木蘭花並沒有抬起頭來，但是她却知道安妮在望向她，她微微一笑，道：「秀珍好像要推翻言論自由的原則！」

安妮跟着笑了起來，穆秀珍鼓着腮，重重坐了下來。

寒流正侵襲這個城市，郊外，朔風呼號，尤其當天色黑下來之後，風聲吹過樹梢，發出尖銳的呼嘯聲，不過室內很温暖，枯枝在壁爐中，發出熊熊的火燄，醉人的香味，和劈劈拍拍的聲響。

高翔到巴黎國際刑警的總部，去參加一個國際性的反毒品計劃工作，雲四風和雲五風兄弟，則在北歐參加一個巨大的原子反射爐建設工作，穆秀珍覺得自己家中太冷清，所以也搬了來，她們三個人，像以前那樣，聚在一起。

不過，木蘭花和安妮兩人，只顧看書，報紙上又有攻擊她們的文字，穆秀珍顯得很不高興。

她坐下來之後不久，又站了起來，道：「安妮，我們來下棋！」

安妮掠了掠髮，搖着頭道：「秀珍姐，我不上你當了，你從來也沒有耐性下完一局棋的！」

穆秀珍自己也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，搭訕着道：「你們在看甚麼？」

安妮揚了揚手中的書，書的紙張已經很黃，顯然已有相當的歷史，道：「太奇妙了，這是一部奇書，由著名的探險家，旅行家，安東尼博士手寫的！」

穆秀珍「哼」地一聲，道：「這個蘇格蘭人，已經逝世十多年了！」

安妮糾正穆秀珍的話道：「失踪！」

穆秀珍瞪大了眼，提高聲音，道：「別和我爭，一個人失踪了十多年，就算在法律上，也認爲他已經死亡了，我說他死了十多年，有甚麼不對？」

安妮是和穆秀珍爭論慣了的，雖然穆秀珍擺出一副嚇人的神態來，但是安妮却一點也沒有給她嚇倒，仍然侃侃而談，道：「秀珍姐，你這樣說，有幾個漏洞。第一，就算他死了，也不一定是他失踪那一天死的，所以，一個人失踪了十多年，絕不等於他死了十多年，他可能是死了十年，甚至不到十年。第二，法律上認爲一個人已經死亡，不等於這個人已經眞正死亡了！」

穆秀珍瞪着眼，她給安妮的一輪辯駁，駁得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，呆了半晌，才又好笑地道：「你這小鬼頭，咀越來越刁了！」

木蘭花直到這時，才抬起頭來，微笑着說道：「秀珍，你的話等於是說，安妮在思想上，越來越成熟了，你却一點也沒有進步！」

穆秀珍「哇」地一聲，叫了起來，道：「好啊，你們兩個，是不是想打架？」

安妮和木蘭花一起笑了起來，安妮跳了起來，抱住了穆秀珍，穆秀珍也大聲笑着，兩個人一起滾跌在沙發上，客廳裏充滿了歡樂的氣氛。

穆秀珍翻了一個身，伸手拿起安妮剛才看的那本書來，木蘭花立時道：「小心點，書沒有出版過，是手抄本，十分珍貴，要是弄壞了，沒有法子賠還給人家！」

穆秀珍撇了撇咀，向書的封面看了一

看，一看之下，她就叫了起來，道：「難怪你們看得那麼入神，原來這本書那麼有趣！」

穆秀珍看到的書名是：「世界上不可解釋的奇事」。這樣的書名，當然是會引起穆秀珍的興趣的。

安妮接着道：「當然，不然我和蘭花姐不會看得那麼入神，這部書，上下兩册，一共記載了二十七種不可思議奇事！」

穆秀珍迅速地翻着書，可是她顯然一個字也沒有看進去，只是一面翻，一面急不及待地問道：「在這二十七件怪事之中，那一件最有趣？」

木蘭花不以爲然地搖着頭，秀珍就是那麼心急，最好自己一點腦筋也不必動，就可以知道世上的一切。

安妮道：「我還沒有看完，但是我覺得他記載的，澳洲中部沙漠中的那件事，眞玄妙不可思議！」

穆秀珍瞪大了眼道：「怎麼樣的？」

安妮道：「有一隊汽車隊，在一九三零年，組織橫越澳洲中部的大沙漠，他們有着當時最好的裝配，一直和一家電視台有聯絡，報導他們的行踪，可是在一天晚上，連人帶車，完全失踪了！」

穆秀珍呆了一呆，說道：「那也不算甚麼，在沙漠中，本來是充滿了死亡陷阱的！」

安妮搖着頭，道：「不是，他們一共有八十四個人，四輛大卡車和七輛吉普車，可是全不見了，在無線電聯絡中斷之後，直昇機和飛機的搜索，持續了十五天之久，可是一點線索也沒有，而在他們失踪的那一天，沒有氣候突變的記錄，沒有旋風，沒有沙漠變動的記錄，甚麼意外也沒有，他們就消失了！」

穆秀珍搖着頭，陡地站了起來，道：「眞有趣，我們到沙漠去看看！」

木蘭花笑了起來，道：「已經十多年了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沿着這隊汽車隊的路線，再進行探險，安東尼教授也曾走過一次，可是其餘所有的人，從雪尼到達爾温，穿過了沙漠，却甚麼事也沒有！」

穆秀珍却仍然固執地道：「或許我們再去一次，可以找到點頭緒來的，反正我們閒着，沒有甚麼事！」

木蘭花搖頭道：「你只不過是因爲自己閒着，並不是眞的對這件事有興趣！」

穆秀珍睜大了眼，木蘭花的神情，忽然之間，變得陷入了沉思之中，拍着她手中的書，道：「而且，事實上，比較起來，這一件無風自動的事情，更加玄妙不可思議得多了！」

穆秀珍和安妮同時開口問道：「無風自動？」

木蘭花道：「是的，無風自動，我已經將安東尼教授記載的一切讀了好幾遍，而且，更神秘的是，安東尼教授就是爲了探索這件不可思議的事，而突然失踪！」

安妮和穆秀珍兩人，反倒不出聲了。

她們和木蘭花在一起那麼久，自然知道木蘭花的脾氣，她們知道，木蘭花決不會無緣無故，對一件事表示那麼濃厚的興趣的。

而當木蘭花對一件事表示如此濃烈的興趣之際，那就是說，木蘭花已經決定要

弄清楚這件事的來龍去脈，她將會有所行動了！」

連安妮也不知道安東尼教授記載的「無風自動」是怎麼一回事，但是既然安東尼教授是因爲這件事而失踪的，那麼，這件事必然有一定的危險性，那是一定的了，而如今，這件事可以說和她們都有了關係，穆秀珍雖然心急，也可以知道事情的重要性，所以她也不出聲，只是望定了木蘭花。

木蘭花畧停了一停，道：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，盟軍和日本軍隊，在緬甸北部的叢林之中，曾經展開過慘烈的爭鬥，有一天，發現了一座寺院——」

木蘭花畧頓了一頓，才繼續道：「在這裏，安東尼教授記載得很模糊，他沒有記下準確的日期和地點，安東尼教授並不是那麼粗心的人，這座寺院被發現的日期，他可能沒有去查，可是地點，我看原來可能有一張地圖，但已經被人撕去了！」

木蘭花翻着書，指着書縫中的一頁，誰都可以一眼就看得出，那裏有一頁被撕去了。

木蘭花解釋道：「雖然被撕去了一頁，但是剩下來的前頁和後頁，文字仍然是連貫的，所以我猜想那是一幅插圖——最大的可能是地圖！」

穆秀珍終於忍不住了，她用幾乎是哀求的語調道：「蘭花姐，你快說吧，那座寺院怎麼了？自己會動？」

木蘭花笑了起來，道：「當然不是整座寺院會動，你別心急，要是你不耐煩聽我從頭講起，你可以自己去看！」

安妮說道：「蘭花姐，你說！」

穆秀珍拉過了兩隻墊子，拋了一隻給安妮，兩人一起在木蘭花的面前，坐了下來。

木蘭花道：「根據安東尼教授的記載，當時發生戰鬥的雙方，一方面是英國軍隊，指揮官是戴維斯少校，另一方是日本南進兵團中著名的饒勇善戰部隊，指揮官是平瀨作木大佐，事後，英軍以壓倒性的炮火，取得了勝利，俘擄了平瀨大佐以下的官兵三百餘人，這是一場極其慘烈的叢林戰。」

穆秀珍雖然沒有再插嘴，可是在木蘭花講那一段話之間——她一共擠了五次眼，咳嗽了九次之多。

木蘭花並不理會她，繼續道：「那個叢林地區，一向外人罕至，是撣邦族的活動地區，也有一個小小的村落，不過日軍進攻在先，原來居住的撣邦人，不是遭到了日軍的屠殺，就是逃走了，只有平瀨大佐麾下的官兵，駐在那裏，戴維斯少校是奉命進攻的，目的是在於打通緬北和中國邊界的交通——」

這時，不但穆秀珍有點忍不住了，連安妮也咳嗽了幾次，木蘭花笑了起來，掩上了書，道：「好吧，既然你們全心急，我就將事情說得簡單一點，那座寺院，有一口極大的銅鐘，那口大銅鐘，每隔七年的一個晚上，會突然自己搖動，發出巨大聲響，連續約莫十分鐘之久才停止！」

穆秀珍「哼」地一聲，道：「不用說，那一定是撣邦族的土人在搗鬼！」

木蘭花笑道：「安東尼教授的看法，顯然和你不同，他爲了要研究這件事，所以在每七年一次，那口巨鐘自己會搖動發出聲響的時候，事先去等着，來探究原因，而他一去就沒有回來，那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的事！」

穆秀珍對這個日子，並沒有給予甚麼注意，可是，安妮却「啊」地一聲，道：「七年一次，還有十天，那口大鐘又該響了！」

穆秀珍聳了聳肩，道：「那又怎麼樣？難道我們也像安東尼教授一樣，去等着那口鐘搖動麼？」

穆秀珍只不過隨便說說，可是令她料不到的是，木蘭花竟然立即道：「是！」

穆秀珍「啊」地一聲。

安妮却微笑着。

穆秀珍沒有料到木蘭花已有這樣的決定，但是安妮却是早已料到的了。

由於木蘭花的回答，使穆秀珍感到担憂，意外，所以一時之間，穆秀珍伸手，指着木蘭花，張着口，却不知道說甚麼才好。

穆秀珍還沒有出聲，木蘭花却又突然地道：「我們的人客來了，眞準時！」

安妮揚了揚眉，她沒有聽到甚麼聲響，也不知道木蘭花已經約了人，但是木蘭花既然那麼說，那就一定有人來了，她毫不猶豫地站起身，向門走去，她來到門口，門鈴聲已經傳來，她打開了門，走進門外的小花園，已經看到花園的鐵門外，站着一個身形相當高大的中年人。

安妮一面向鐵門走去，一面已經就着門柱旁的燈，打量着她們的客人，同時在猜測着來客的身份。

來客的身形很高，身子很挺直，一件貼身的灰呢大衣，並沒有戴帽子，面色紅潤，大約五十五歲，很明顯的，是一個英國人，而且從他站立着的那種挺直的姿勢來看，毫無疑問，他曾經是一個軍人。

安妮的心急速地轉着念，等到她來到了門口，拉開鐵門的時候，她的思索，已然有了答案。所以她一面拉開門，一面已然客氣地說道：「戴維斯少校請進來！」

站在門外的英國人，揚起了眉，現出了一種訝異而又有點憤怒的神情來，這時，木蘭花和穆秀珍也已經走了出來，英國人一面走進來，一面用宏亮的聲音道：「木蘭花小姐，我以爲我們之間的約定，是有效的！」

木蘭花微笑着，道：「你說得對，事實上，我絕未將你今晚來的事，告訴過任何人！」

英國人不相信地瞪了安妮一眼，道：「可是她——」

木蘭花一面向前走來，一面仍然帶着微笑，道：「這位是我的小妹妹安妮，我剛在和她們講述那座寺院被發現的情形，你的身份和名字，我想是她自己想出來的，是不是，安妮？」

安妮點了點頭，那位戴維斯少校，仍然一臉不相信的神氣。

木蘭花道：「外面風大，請進來吧，少校，旅途愉快麼？」

木蘭花這樣說，本來只是一句十分普通的客套語，有遠方來客，這句普通的問候話，是對誰都適宜的。可是戴維斯少校

，對這句普通的問候話的特殊反應，却連穆秀珍也感覺到了。

這位少校先是陡地一震，接着，便回頭向鐵門外，看了一眼，事實上，鐵門外的公路上，靜得除了風在馳動之外，甚麼也沒有。

而少校的神色，在那一刹間，也現得十分驚惶，一個久歷戎馬，經過嚴格軍事訓練的人，是不應該有這種張惶的神態的，而他居然現出了那樣的神態來，那就證明，他的心中，的確是有甚麼事，令得他眞正感到害怕的！

而且，他也不和木蘭花客氣，在回頭望了一眼之後，就搶先急急向屋子走去，木蘭花，穆秀珍和安妮三個人，跟在他的後面，在他們相繼走進屋子之際，木蘭花回頭，向安妮施了一個眼色。

安妮立時點了點頭，她走在最後，在關上門之後，木蘭花，穆秀珍和少校，在客廳裏，而安妮雖然極想留在客廳裏，聽少校談他來訪的目的，和那座奇怪的寺院中，會無風自動的那口大鐘的奇事，可是她却並沒有在客廳中多停留，而且逕自上了樓梯，來到了二樓的工作室中。

安妮一進了工作室，就在一張控制台前，坐了下來，用熟練的手法，按下了一鈕掣，在面前的一組九幅螢光屏，就一起閃亮了起來，幾秒鐘之內，安妮就可以在那九幅螢光屏上，看到木蘭花住屋四周圍的情形了。

從戴維斯少校剛才如此受震動的情形來看，他的旅途之中，可能有甚麼意外，也可能是他的安全，正受着威脅，安妮完全明白木蘭花的意思，所以安妮才會在工作室中，察看屋子四周圍的情形，看看是不是有甚麼可疑的人物跟踪而來。

但是，從螢光屏上的情形來看，却又平靜無事，公路上要隔好久，才有一輛跑車，疾駛而過，那些疾駛而過的車子，絕沒有任何想停下來的跡象。

屋子左右和後面的空地上，也一點沒有異動。

不過，安妮是一個對一切的事情，都十分負責的人，就算她在做的事是枯燥乏味的，她還是一樣全神貫注地做下去，不會中斷的。

沒有可疑之處，她應該給木蘭花一個信號，她按下了控制台旁的一個掣，連按了三下。

這時，在客廳中的木蘭花，正在一個小巧的酒吧前，爲客人斟酒，而她的視綫，則注視着牆上的鏡子，在鏡子中，她看到鋼琴上，有一盞小小的綠燈，接連閃動了三下，她知道，那是安妮在告訴她，完全沒有意外。

木蘭花轉過身，走出吧來，將酒遞給坐在壁爐前的戴維斯少校。

戴維斯少校的神色很不平定，他的樣子很神氣，可以看得出當年他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雄姿，但是歲月不能掩飾他臉上的皺紋，也更無法掩飾他心中的驚惶。

穆秀珍一直盯着戴維斯少校，想聽他開口，可是少校却只是一口一口喝着酒，一聲不出，直到他喝完了酒，他才吁了一口氣，木蘭花在他的對面，坐了下來，道：「是不是有甚麼意外？」

戴維斯少校的神情有點迷惘，他搖着頭，道：「不知道！我不知道！」

木蘭花皺了皺眉，雖然她精於推理，往往可以推測到一些人家未曾說出口來的事情，但是，對於戴維斯少校這一連兩聲「不知道」，她却也無法知道那是甚麼意思。

不過，有一點木蘭花可以肯定的是，從戴維斯少校那種迷惘的神情來看，他眞的不知道發生了甚麼！

木蘭花皺着眉沒出聲，穆秀珍已經冒冒失失地問道：「有人跟踪你？」

戴維斯少校似乎有點怪穆秀珍冒失，所以只是瞪了穆秀珍一眼，並不出聲。

穆秀珍碰了一個悶釘子，心中也不禁有點生氣，而她又是心中藏不住生氣的人，所以她也賭氣轉過頭去，不再理睬戴維斯少校。

戴維斯搓着手，想講話，但是口唇掀動了幾下，却又沒有出聲。木蘭花明白他的意思，指着穆秀珍，說道：「這位是我的妹妹，穆秀珍，以後不論有甚麼行動，我都需要她的合作，她是一個極其勇敢的人！」

穆秀珍挺起了胸，但是在心中得意之餘，還是忘了咕噥了一句，道：「有甚麼了不起，不過是一口自己會搖動的鐘！」

戴維斯少校像是未曾聽到穆秀珍的這一句咕噥，他點了點頭，道：「蘭花小姐，你看過安東尼教授的記載了？」

木蘭花道：「是，可是記載很模糊，希望你能提供進一步的資料給我。」

戴維斯道：「當然，當然，這就是我來的目的——」

他講到這裏，又向窗子望了一眼，穆秀珍忍不住道：「少校，你只管放心，在我們這裏，比甚麼地方都安全，你的胆子那麼小，眞不知道你是怎麼打仗的？」

戴維斯現出了一點怒意來，但是他却沒有發作，只是伸手在自己的臉上，撫摸了一下，道：「你想知道甚麼情形，蘭花小姐？」

木蘭花道：「從開始，我的意思是，從你指揮兵士進攻開始。」

戴維斯少校望着壁爐中閃動的火燄，陷入了沉思之中，過了半晌，才道：「是的，我們以壓倒性的炮火，攻擊敵人的七個據點，在將對方的火力完全壓下去之後，我們就開始衝鋒，戰役的結束很順利，困守多日的日軍，早就彈藥不繼了，所以，我們並沒有遇到甚麼抵抗，就俘擄了平瀨大佐以下三百多人，而且，衝進了平瀨大佐的臨時指揮部之中！」

他講到這裏，畧頓了一頓，才又補充了一句，道：「平瀨大佐的臨時指揮部，就是那座奇怪的寺院。」

木蘭花插了一句口，道：「你認爲那寺院，不是緬北普通的佛教寺院？」

戴維斯少校雙手一起搖着，道：「不是，完全不是，安東尼教授已經詳細描述過了！」

木蘭花道：「是的，可是我却有點不明白，例如他的記載說，這座寺院中的所有神像，全是線條極其簡單古拙的石像，認不出是人是獸，那是甚麼意思？而且，日軍既然已將這個寺院，作爲臨時指揮部

，難道竟沒有對寺中的神像作破壞麼？」

戴維斯少校道：「沒有破壞，當我帶着兵士衝進去的時候，平瀨大佐帶着司令部的官佐，搖着白旗，走出來，他看到我時，曾經大叫，當時我聽不懂他叫的日語是甚麼意思，後來通過翻譯，才知道他一再大叫的是：我投降了，別在寺院中有任何戰鬥，別損壞寺院中的一切！」

木蘭花「嗯」地一聲，少校又道：「當我處置了他們之後，我就看到了那口鐘，那口鐘至少有兩千磅重，懸在一根粗大的鐵樑之上，離地只有三尺，由三個粗大的鐵環，將鐘和鐵樑，連在一起，鐘上所鑄的花紋很奇特，我在伸手摸這口鐘的時候，平瀨大佐和翻譯走了過來，說是有重要的事，一定要和我面談。」

木蘭花道：「平瀨大佐所謂重要的事，就是有關這口鐘的事？」

戴維斯少校道：「是的，當時我也不知道為了甚麼，而當我聽完之後，我根本沒有在意，認為那是一件無稽之極的事，也認為日本人是一個不知所為的民族。」

穆秀珍顯然已被戴維斯的話所吸引，這時候，她忍不住問了一句，道：「平瀨告訴你甚麼？」

戴維斯道：「平瀨告訴我，當他進駐這裏的時候，有大約八十個撣邦族人，住在這裏一帶，他曾經要族長和他合作，但是族長拒絕，於是，他將那些人當作不合作份子，拘捕起來，但其間有的逃亡，有的死去，有一天晚上，族長突然要求見他，神色凝重，告訴他，每七年一次，那口巨鐘，會自動響起來，平瀨當然不相信，可是他還是記下了那件事——」

木蘭花道：「族長來告訴平瀨的那一夜，應該是公元一九四五年二月十日晚上，對不對？」

戴維斯少校點頭道：「根據平瀨的記載，的確是這一天。當天晚上，他照例巡視各處佈防區，因為我們已然進軍到了附近，我們的前頭部隊，離開他，只不過三里左右，戰情十分緊張。據他說，到了午夜突然之間，鐘聲大鳴，響徹雲霄——」

木蘭花擺着手，道：「等一等，是剛好在午夜時分？」

少校道：「是！」

木蘭花又道：「平瀨大佐只是聽到鐘聲，並沒有看到那口巨鐘幌動？」

少校道：「不是，他說，他聽到了鐘聲，就勃然大怒，以為是那些撣邦族人，在攪甚麼鬼，於是立即回到了司令部——那寺院中，當他來到那口鐘面前時，所看到的事，據他自己所述，簡直令得他整個人為之股慄，而他是一個職業軍人！」

木蘭花和穆秀珍却沒有追問平瀨大佐看到了甚麼，因為她們知道，少校一定會接着講出來的。

少校只停頓了極短的時間，就接着道：「平瀨說，他看到在司令部的官佐，人人都圍在那口大鐘之旁，一共有十二個人，那十二個人，個個發現出極其怪誕的神色，像是受了高度的催眠，而他才一出現，那十二個人就開始互相殘殺起來，有指揮刀的，就拔出指揮刀，向他人亂砍亂殺，沒有武器的，就用雙手緊緊地握住人家的喉嚨，而那口大鐘，則不住自己搖幌着，發出震耳欲聾的巨響聲，他想要出聲制止那場殘殺，但是却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，他像是泥塑木雕一樣，一直到鐘的搖動停止，才恢復了活動的能力。」

少校講到這裏，也不由自主，現出恐懼的神色，停了下來。

木蘭花不出聲，只是聽着，穆秀珍聳了聳肩，直到現在為止，她仍然對一切事情，莫名其妙，一點頭緒也找不出來。

戴維斯少校在壁爐的火燄上搓了搓手，又道：「當時，平瀨大佐將這些事講給我聽，我也根本沒有放在心上，只是反問他，對我提起這件事來，是甚麼意思，平瀨的回答說，這寺院，這口大鐘，好像有着一股超自然的力量叫我別破壞它們……」

木蘭花的眉心打着結，道：「你並未曾看到過那口大鐘自己搖擺，發出聲響，是不是？」

少校搖頭道：「沒有，那次戰役是在五月間發生的，當年，戰爭結束，同年十月，我們的部隊，就離開了緬北，我再也沒有回去過。」

木蘭花道：「令我不明白的是，為甚麼過了二十八年之久，這件事又會和你發生關係呢？」

戴維斯少校搓着手，道：「不是二十八年，應該是七年之前，我在戰爭結束後退役，這件事，也根本忘記了，在戰爭中，各種古怪的事太多，誰能記得那麼多，退役之後，參加了一家汽車製造廠工作，在我遇到安東尼教授的時候，我還在那家廠裏，我們是在一個俱樂部裏遇到的，聽安東尼教授講述他在探險過程中所遇到的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——」

少校嘆了一聲，望着酒杯，木蘭花又替他斟了半杯酒，少校拿起酒杯來，一飲而盡。

戴維斯少校在喝下了酒之後，道：「我……很後悔，但當時我忽然想起了那個寺院，那口鐘，想起了平瀨大佐告訴我的故事，於是，我將這件事的經過，源源本本，告訴了安東尼教授。」

木蘭花揚了揚眉，示意少校再講下去，可是在那剎那間，少校又現出了一種十分不安寧的神態來，他站起來，又坐下去，接連好幾次，穆秀珍在一旁，一面搖着頭，一面又拋了一個坐墊給他，少校像是一個小孩子一樣，將穆秀珍拋過來的坐墊，抱在懷中。

不過，他那種不安寧的神色，却越來越甚。

他好像十分恐懼，而且不願意將以後發生的事，向木蘭花說出來，他張開口，可是自他口中發出來的，却只是「伊伊哦哦」，一些毫無意義的聲音。

穆秀珍沒好氣地道：「你將這一切告訴了安東尼教授，他怎麼表示？」

戴維斯少校又站了起來，道：「他……他……以後的事情，在他的記載中，已經說得很明白了！」

穆秀珍皺着眉，她也看出戴維斯少校的心中，一定有什麼事隱藏着，不肯說出來。

穆秀珍自己是一個十分爽氣的人，所以她也最討厭說話吞吞吐吐的人，何況她一見到戴維斯少校，就對他的印象不是怎

麼好，所以她忍不住大聲道：「究竟怎麼了？快說啊，我看你心中有點事，不敢說出來！」

木蘭花立時道：「秀珍！」

可是木蘭花的那一下叫聲，並未能阻止穆秀珍將她的話講完，而少校在聽了穆秀珍的話之後，不安的神情更甚，自他的喉間，發出了一下充滿恐懼的叫聲來，拋下了他抱着的那個坐墊，一面後退，一面道：「對不起眞對不起，我要告辭了！」

穆秀珍呆了一呆，喝道：「喂，你話還沒說完，不能走！」

可是穆秀珍才一叫出口，戴維斯少校已經陡地轉過身，向門口奔了出去。別看他剛才坐立不安，一行動起來，却一樣快得出奇。

不過不論他的行動如何快，總及不上穆秀珍，他才奔出了幾步，穆秀珍已經陡地一閃，攔在他的身前，穆秀珍不但攔住了少校，而且，還準備伸手抓住他的手臂，令他鎭定下來。

可是，就在這時，只聽得樓上，傳來了安妮的一下急促的呼叫聲，安妮在叫道：「蘭花姐，快來看！」

穆秀珍陡地一怔，抬頭向樓梯看了一眼。

穆秀珍有這樣的反應，是十分正常的，因為她素知安妮的為人，决不是隨便驚惶失措，大呼小叫的人，而她如今發出那樣的急呼聲，那就表示，一定有什麼非比尋常的事發生了！

穆秀珍抬頭看去，當然看不到安妮，她只看到木蘭花以極高的速度，向樓梯上衝去。而在此時同，戴維斯少校，在穆秀珍的肩頭上，用力一推。

穆秀珍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下，給少校推得打橫跌出了一步，那時，她也理不得少校了，才一沉穩身子，也向樓梯上奔了出去。

這其間，眞的不過幾秒鐘的時間，木蘭花却已經到了樓上的梯口，她回頭看了一眼，向着穆秀珍叫道：「留住少校！」

穆秀珍當然心急想知道，何以安妮忽然發出了一下急呼聲，可是戴維斯少校眼看要衝出去了，她不得不先照木蘭花的吩咐，將少校留下來。

是以她立時大聲叫道：「別走！」

她一面叫着，一面向外疾奔了出去，出了屋子，朔風迎面撲來，眞叫人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。她看到戴維斯少校，已經竄過了花園，來到了鐵門前，用力地搖着鐵門，一時之間，還未能將鐵門打開來，將鐵門搖得發出「鏘鏘」的聲響，那種聲響，和在呼嘯的西北風之中，聽來格外覺得刺耳。

穆秀珍連忙又向前奔去，一面又大叫道：「別走！」

少校回頭看了一眼，看到了穆秀珍追了過來，他竟然像是做了什麼虧心事，急於逃走一樣，連爬帶攀，向鐵門上攀了出去。

等到穆秀珍趕到鐵門前的時候，戴維斯少校已經攀上鐵門，穆秀珍大叫一聲，身子躍起來，伸手去拉戴維斯少校足踝。

可是她這一拉，只拉到了他的一隻鞋子，少校的一隻鞋子被穆秀珍拉脫，人已翻過了鐵門，向下跳下去，穆秀珍叫道：「喂，你只有一隻鞋子——」

她本來是想警告少校，只有一隻鞋子，是走不快的，可是她那一句話還沒有講完，就看到少校落地之後，打了一個滾，一躍而起，向前奔去，速度快得就像是一頭受了驚的野兔一樣！

穆秀珍呆了一呆，她也來不及打開鐵門，手腳並用，向上攀了上去，一躍而下，當她落地之際，戴維斯少校離她，約莫有二十多碼，而且奇怪的是，少校並不是在公路上向前奔，而是穿過了公路，直撲進公路對面的灌木叢之中去！

穆秀珍當然知道，公路對面的灌木叢並不十分寬闊，再過去就是怪石嶙峋，陡峭的懸崖，以少校這樣高速度的奔馳，他極可能收不住腳，直衝出懸崖去，那懸崖在海邊，有三百多呎高，要是少校跌了下去——

穆秀珍冒着寒風，也竄過了公路，那時，少校已經隱沒在灌木叢中，天色又黑，寒風呼號，穆秀珍根本已經看不到他了。

穆秀珍奔進灌木叢，一面叫道：「少校，有話好說，別再向前——」

她最後的「奔了」兩個字，還未曾出口，就陡地聽到了一下凄厲之極的呼叫聲，那一下呼叫聲，夾雜在寒風呼嘯之中，簡直是令人為之心悸，穆秀珍也不由自主，發出了「啊」地一下叫聲，她也顧不得灌木的枯枝會勾破她的衣服，又向前疾奔出了幾步，而她在奔出了幾步之後，所看到的情形，令得她目瞪口呆！

尖厲的慘叫聲還在半空中迴盪，穆秀珍看到的是，戴維斯少校整個人，正在向着懸崖下跌下去！

在黑暗之中，捲上來的浪花，泛出耀目的白色，襯托着迅速下墮的人影，是以看來更加觸目驚心。

戴維斯少校的身子，至少已經跌下了一百呎，穆秀珍再有本領，也沒有辦法救他了，穆秀珍只好無助地發出一下又一下的叫聲，事實上，只不過幾秒鐘，戴維斯少校凄厲的叫聲停止了，白色的浪花捲上來，又退了下去，一切全變得那麼平靜，就好像在十秒鐘之前，什麼也未曾發生過一樣！

穆秀珍在一生之中，不知曾經歷過多少凶險的事，但是像現在那樣，一個一分鐘之前，還好端端地和她在屋子中講話的人，在一分鐘之後，却跌下了三百呎的懸崖，這種驚心動魄的事，她過去還不曾有過同樣的經驗，而且，那個人，還是她一直想追回來的。

在那一剎間，穆秀珍只想到一點：要是她不是追得那麼急，戴維斯少校會不會跌下去呢？要是她早就出聲警告少校，前面是懸崖，那麼，少校只怕就不會跌下去了，慘劇就不會發生了！

穆秀珍雙手緊緊握着拳，木然站着，望着懸崖下捲上來又退下去的浪花，寒風侵襲着她的全身，她站了可能有好幾分鐘，直到接連打了幾個寒戰，她才想到，自己再站着，根本是無補於事的了！

她陡地吸了一口氣，轉過身，急急走出了灌木叢，來到公路上，公路上冷清得出奇，她奔到了鐵門前，翻過了鐵門，叫

道：「蘭花姐！」

她一面叫着，一面奔進了屋子，屋子內十分暖和，使得被寒風吹久了臉頰上，泛起了一股痲癢的感覺，她又叫道：「蘭花姐，少校跌下懸崖去了！」

她在叫着的時候，自然而然，抬頭望着樓梯，因爲她在離去之際，木蘭花是聽到了安妮的一下急速的呼叫之後，衝向樓上去的。

可是，當她抬頭向樓梯上望去的時候，她又陡地呆了一呆。

樓梯上所鋪的淺紫色的地氈顯得很皺亂，那還不要緊，更令得穆秀珍吃驚的是，樓梯的欄杆，有兩根從中斷折了開來！

這種情形，是說明了一點：有人曾在樓梯上，經過激烈的打鬥！

而且，打鬥的雙方，一定全是在武術上有着極高造詣的高手，要不然，直徑足有兩吋的橡木欄杆，是不會斷折的！而且，穆秀珍也自然可以想得到，在剛才那段時間之中，木蘭花和安妮兩個人，是不可能練習功夫的，那麼，自然是木蘭花和別人在動手了！

穆秀珍一想到激烈的打鬥，就感到莫名興奮，她大叫一聲，道：「我來了！」

她一面叫，一面急速地向樓上衝去，可是，當她來到樓上的時候，她看到工作室的門開着，那一列電視機的螢光屏上，仍然顯示着她們屋子四周圍的情形，而工作室中，却空無一人，只是有一張椅子，倒在地上。

穆秀珍立時轉過身，打開了臥室的門，叫道：「蘭花姐，安妮！」

臥室中也沒有人，穆秀珍又撞開了另一間房間的門，然後，急速轉身，又奔到樓下，樓下也沒有人，穆秀珍又叫了幾聲，就停了下來，急速地喘着氣。

木蘭花和安妮不在屋子中，這一點，她是可以肯定的了，而木蘭花和安妮的離去，當然是發生在她追趕戴維斯少校那一段時間的事！

穆秀珍無法想像在那幾分鐘之內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她只知道曾經有過激烈的打鬥，有人闖進了屋子，木蘭花和安妮，可能是追趕敵人，離開了屋子。

穆秀珍想到這裏，伸手在自己的額上，重重鑿了一下，她是在埋怨自己，要不是在懸崖邊上，站了那麼久的話，那麼，她一定可以趕得上那場打鬥的！

穆秀珍心中懊喪，在樓梯上坐了下來，雙手托着臉頰等着木蘭花和安妮回來。

可是，足足半小時過去了，木蘭花和安妮兩個人，却還沒有回來！

在這半小時之中，穆秀珍站起，坐下，踱步，打轉，像是足足過了半年一樣，她越等越心急，不過，她絕沒有爲木蘭花和安妮担心什麼，她相信木蘭花和安妮，有應付一切惡劣環境的能力。

穆秀珍強迫自己安靜下來，這時候，她才想起，自己應該通知警方，快點去打撈戴維斯少校的屍體了，要是木蘭花回來，知道她遲了半小時才做這件事，那麼一定要責怪她的了！

穆秀珍來到電話前，撥了警局的號碼，當有人接聽之後，她先道出了自己身份，然後將經過的事，向值日警官說了一遍。

值日警官在記下了穆秀珍所說的經過之後，道：「方局長在辦公室，是不是要和他講幾句話！」

穆秀珍畧想了想，道：「也好！」

她等了片刻，就聽到了方局長的聲音，道：「秀珍，我看了值日警官的記錄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穆秀珍不禁苦笑了一下，因爲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她全然說不上來，她只知道在緬甸北部的叢林之中，有一個古怪的寺院，那寺院之中，又有一口會無風自動的巨鐘而已，但是在這樣的寒夜，如果向方局長說這種事，不難被人疑心自己發了神經病的。

所以，穆秀珍怔了一怔，只是道：「究竟是什麼事，我也說不上來，蘭花姐回來會告訴你的，還是快派人去找那位少校吧！」

方局長「哦」了一聲，道：「蘭花不在？她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

穆秀珍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！」

方局長靜了片刻，穆秀珍的回答，當然令他不滿意，但是他也深知穆秀珍的爲人，知道她說了不知道，那就是眞的不知道了，他只是說道：「好的，我馬上派人來！」

穆秀珍放下了電話，轉過身來，客廳中很整齊，並沒有什麼打鬥的跡象。

可是，穆秀珍在一看之下，只覺得客廳中像是少了甚麼東西，她皺着眉，客廳中少了甚麼呢？好像甚麼都在，可是在感覺上，又實實在在，少了一點甚麼！

穆秀珍一面搔着頭，一面向前走去，當她在一張沙發上坐下來之際，她又陡地跳了起來，她想出來了，少了的是那兩本抄本的書，安東尼教授所著的那兩本書。

那兩本書很厚，體積也很大，可是現在却不見了！

穆秀珍瞪大着眼，所有的事，從發生到現在，還不足一小時。一小時之前的事，自然就像是在眼前一樣，她記得，木蘭花和安妮一起在看那兩本書，而她則對着她們在讀報紙！報紙，那份報紙還在，可是那兩本書，却不在！

穆秀珍開始想到事情有點不對勁，戴維斯少校來了之後，那兩本書，一直放在沙發上，接下來發生的事，戴維斯少校奪門而走，安妮發出驚叫聲，却來得那麼突然，木蘭花不會再次將那兩本書收起來。

而以後，照樓梯上的情形看來，木蘭花曾和人有過爭鬥，那麼，木蘭花是不是從容到有時間將那兩本書收了起來。

穆秀珍覺得那不太合邏輯，所以，她開始感到自己一開始的推斷有點不對了，她是推斷木蘭花是追敵人，所以才和安妮離開了屋子的。

但是現在再檢討起來，就發現敵人是有目的而來，木蘭花和安妮，是被迫離開屋子的可能性更加大一點！因爲那兩本書已經不在了，而敵人的目的，是那兩本書，書不見了，自然是敵人佔了上風！

穆秀珍一想到這裏，不禁發起急來，她又衝上了工作室，按下了幾個掣，希望木蘭花和安妮在離去的時候，身上帶着無綫電波發射儀，那麼，她就可以在示蹤屏上，發現她們的去向。（未完）

新派武俠長篇

金縷衣

東方英·文
盧　令·圖

一把玩具刀　三條寃死命

有人說：「討了三年米，皇帝老子都不想當了。」

小虎子已經討了五年米了，可是，他還是想當皇帝老子，而不願再過討米生活了。

那個看來只有十來歲，瘦骨伶仃的髒小子，他就叫小虎子。

其實小虎子的實足年齡早就超過了十四足歲，該叫十五歲或十六歲了。

他之長得那麼瘦，長得那麼小，從天堂上一跤跌到花子羣裏，大約是他的命苦吧！

小虎子瘦小得叫人一見就生憐憫之心，因此，他向人伸手乞討的時候，很少空手而回。

他的乞討收入實在不惡，只是他永遠沒有吃飽過肚子。

原來，他乞討的生活，要完全繳給他師父，而他師父却把他辛辛苦苦乞討來的錢，用在吃、喝、嫖、賭、逍遙上面。

所以，小虎子自己還是有一頓，沒一頓，餓一頓，飽一頓。

他師父有三個徒弟，也就是說有小虎子那樣的三株搖錢樹。

小虎子是老三，屬最小，上面還有大師兄和二師兄，所以他更是人下之人，除了孝順師父之外，他還得巴結大師兄和二師兄，否則，背地裏便有得苦頭吃。

至於他這個師父，那就更不用提了，除了當師父之外，甚麼本事都沒教給他。

所以今天的小虎子，和五年前的小虎子，除了自己歷練得虛僞與狡獪之外，顯然甚麼本事也沒學到。

昨天，他運氣不好，討回去的銀子不足他師父付酒賬，挨了一頓揍，又被罰不准吃晚飯，今天一早起來，便覺得頭昏眼花，走起路來，飄飄忽忽，像喝醉了酒似的。

偏偏今天的運氣更不好，他所碰到的人，似乎都是吝嗇鬼，時光已經將近中午，連一個小銅錢都沒弄到手，叫他好不爽氣担心，中午這一關怎樣過。

嘿！那邊圍着大羣人！

猛然抬頭之下，小虎子黯然的目光發出了光輝，他高興了，這是一個絕好的弄錢機會。

他連跑帶跳的趕了過去，只見人羣裏三層外三層內圍得水洩不通，他身子一矮，就從人家褲襠底下鑽了進去。

原來裏面是跑碼頭賣解的。

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帶着一男一女兩個小後生，正在練拳脚。

那老頭子像任何老頭子一樣，稀鬆平常得很，那男小子更是呆頭呆腦的笨手笨脚，小虎子都在心裏看不起他。

倒是那女小子，長得眞漂亮極了，叫人眼光向她身上一落之下，便再也收不回來。

圍在週圍的人羣的眼睛，可說完全集中在那大姑娘身上。

就小虎子這小不點，都看得如痴如醉，忘記了師父的面孔。

拳脚使完了，那老小子與小子悶聲不響的退到兵器架子旁邊一站，那大姑娘笑臉一綻，旋着身子作了一個四方揖，吐着比銀鈴還好聽的聲音道：「各位老爺子，大叔，大哥，請賞賜兩文，也好讓……」

只聽「嗬！」的一聲，不待她把話說完，銅錢像雨點一般，向着她身上猛擲了過去。

裏面甚至還夾得有整塊整塊白花花的銀子。

這眞是很少見到的大場面！

小虎子見過不少跑碼頭賣解的場子，不是到收錢的時候，圍觀的人一散而光，便是說盡好話之後，所得到的賞賜，勉可支付房飯錢。

像這樣一開口，只叫了幾聲「老爺子，大叔，大哥」，銅錢銀子便從天上掉了下來的情事，眞是破天荒第一次。

那大姑娘眼波像水銀一樣，向每一個人都瞧了一眼，打着拱，連稱「謝謝！謝謝！」不已。

這時，小虎子也樂開了心，蹲在地上把滾到他身前的銅錢，一把一把向口袋裏塞。

起初他還有點担心，怕那大姑娘看見，給他丢人現眼，可是當他瞥眼間，見那大姑娘向他笑了一笑，他才心地實落，暗暗吁了一口氣。

不過，這樣一來，小虎子雖狡獪無比，可也不好意思貪得無厭，適可而止的住了手。

場子收了，人羣戀戀不捨的散去，小虎子竟然笨得沒有早開溜，當他想起師父的咀臉，該回去繳錢的時候，場子上只剩下十來個人了。

他剛一舉步，只聽那大姑娘忽然叫道：「小弟弟，請慢走一步。」

小虎子不相信那大姑娘叫的是他，又向前走了兩步，不料眼前一花，那大姑娘已出現在他面前，擋住了他去路。

小虎子訕訕的道：「大……大姑……你……你是叫我小虎子麼？」說得巴巴結結的，平時靈巧的嘴巴，這時竟笨得成了木頭。

那大姑娘一笑道：「小弟弟，我有一件事，拜托你好不好？」

小虎子被她叫住的時候，一顆心七上八下，生怕她找痲煩，這一來可就心地落實了，胆子一壯，笑道：「大姑，你有甚麼事，但請吩咐就是，我小虎子包你不會誤事。」

他不但一副大人口吻，而且說來音節鏘然，活神活現；最後，還挺起那只見排骨不見肉的胸膛，拍了一掌，表示千金一諾。

那大姑娘抿嘴一笑，高興起來道：「小弟弟，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一個最可信托的人，那就重托你了。」

說着，伸手向着胸衣裏面掏去。

小虎子自懂事以來，從來就沒被人信任過，那大姑娘這句話，却說得心頭一熱，臉上有些訕訕的，說不出話來了。

那大姑娘伸手懷中，取出一把指頭大小的玩具銅刀，交給小虎子道：「今天下午，或許明天，請你替我留心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，他左眼戴着一個眼罩，背上揹着一個土黃色包袱，你見到他之後，請你把這把小刀交給他。」

小虎子接過那把小刀，隨見那大姑娘左手一翻，同時塞了一錠白花花的銀子到他手中，又道：「這是一點小意思，請你不要客氣。」

小虎子一愣，那大姑娘已轉身走開了，小虎子張口欲叫，瞥眼間，忽然看見二師兄二毛子向他不住的招手。

小虎子暗嘆了一口氣，悻悻的一頓脚，自言自語的道了一聲：「倒霉，偏被他碰見了。」

他也不敢再叫那大姑娘，只好朝着二師兄跑去。

二師兄當時沒有說甚麼，帶着他走到一條冷巷子裏，伸手道：「拿來！」

小虎子抓了一把銅錢，還未遞出去。

二師兄二毛子先自一搖頭道：「誰要你的銅錢。」

小虎子不樂意的道：「你要甚麼？」

二師兄二毛子道：「剛才那小姐給了你甚麼？」

小虎子猶豫了一下，苦着眉頭把那塊白花花的銀子取了出來，不過他却沒有把他交給二師兄二毛子，只揚了一下，道：「就是這個。」

二師兄二毛子見了銀子兩眼一鼓，腦筋的轉動，也就被銀子照得停止下來，不及多想的道：「你準備把它怎麼花？」

小虎子一楞道：「怎麼花？當然是繳給師父！」

二師兄二毛子一笑道：「要是沒有被我撞破呢？」

小虎子雖然不是一個誠實的孩子，但是在師父和師兄面前，却從來不敢班門弄斧，明知鬥不過他們，所以總是老老實實的，因此，理所當然的道：「還是交給師父。」

二師兄二毛子一笑道：「鬼話，誰相信你的……」

小虎子怒氣一冲，扭頭道：「不相信就拉倒……。」轉身就待走開。

二師兄二毛子一把拉住他，喝道：「小虎子，你身上發癢了是不是，敢不聽我的話？」

小虎子現在可明白二師兄的意思了，雙眉一苦，道：「我怕師父……。」

二師兄二毛子道：「我不說師父怎麼知道！走！我們先找大師兄去。」

他們找到了大師兄大順子，大師兄大順子把他的銀子要了過去，出奇的和藹的拍着小虎子的肩頭道：「去！先去向師父交了錢，再來找我。」

二師兄與大師兄一直相處得非常投契，現在，他也明白是怎樣一回事了。

小虎子也興起一種快慰之感，覺得今後自己也不再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了，有二師兄和大師兄照顧了。

二師兄領着小虎子離開大師兄之後，二師兄又帶着小虎子，走到城隍廟厠所後面，問道：「你一共弄了多少銅錢？」

小虎子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都在這裏！」說着，把口袋裏的銅錢，統統掏了出來，給二師兄過目。

二師兄道：「太多了，不要都交上去，留下一部份來。」

小虎子道：「可以麼？」

二師兄道：「你聽我的，沒錯！留下來的錢，我們可自己花，也可以在討不到銅錢的時候，應付師父。」

小虎子「啊！」了一聲，又學了一招，這時，只見二師兄先從自己口袋裏掏出幾把銅錢，放在一塊石頭下面，小虎子也照樣留下來一大半，兩人這才手拉着手，一同跑去見師父。

他們兩個合起來，足有近百文銅錢。是近來最多的一次，師父一高興，就每人給了他們五枚銅錢。

小虎子這是平生第一次得到師父賞賜，開心得笑了起來。

別過師父之後，二師兄笑着道：「小虎子，你看沒錯吧！」

小虎子笑道：「二師兄，我眞服了你了。」

二師兄二毛子道：「那以後可要聽大師兄和我的話。」

小虎子沒口的道：「一定，一定！」

二師兄二毛子領着小虎子，一直走出城外，向着一座沒有人居住的荒屋走去，小虎子可知道那是一座鬼屋，當下心裏打了一個冷噤道：「二師兄，那不是鬼屋麼？我……。」

二師兄二毛子笑道：「怕甚麼，去吧！大師兄在等着我們呢！」

小虎子隨着二師兄二毛子繞到房子後面，從一道破牆缺口跳了進去。

只見裏面雜草長得比人都高，但雜草下面，有人走出了一條小路。

穿過那條小路，是一間小房子，只聽房子裏面傳出大師兄大順子的聲音，道：「是二毛子小虎子你們麼？」

二師兄二毛子叫了一聲：「大師兄！」便向那間小房子裏跑了進去。

小虎子原本有着毛骨悚然的感覺，這時胆子一壯，也跟着走進了那間小房子。

走進那間小房子，小虎子第一眼看到的，就是師兄那張笑臉，其次，他又看到房中桌子，擺了一大包鹵味，鹵味裏面有雞，鴨，牛肉，猪耳朵，豆腐干等……。

小虎子先嚥了一口水，叫了一聲：「大師兄！」

大師兄大順子笑着道：「快快坐下，咱們今天也樂一樂。」

有鹵菜不說，大師兄還準備了有酒，不過沒有酒杯，大家就着酒壺喝。

小虎子聞酒的香味雖然已經聞了好幾年，眞正有機會喝酒，這還是平生第一遭，滿心高興的便是猛的一大口。

他喝得快，喝得猛，等他發現那酒進入口中像吞刀子一樣，叫人難過時，那酒眞快得像刀子一樣，順着喉嚨，一直揷了下去。

他大叫一聲，眼淚鼻涕都嗆出來了。

只看得大師兄和二師兄哈哈大笑了起來，大師兄撕了一隻雞腿塞到他手中，笑道：「別怕，吃下這隻雞腿就沒事了。」

小虎子這時只覺胸腹之間似是生起了一把火，燒得他手足無措，接過大師兄遞過來的雞腿，恨不得一口就把它塞到肚子裏去。

他匆匆忙忙吃完雞腿，肚子裏確是好過得多了，這才吁了一長氣，笑道：「酒，原來這樣難喝，奇怪，師父爲甚麼那樣愛喝它？」

大師兄笑道：「你慢慢就會知道它的好處……來！再喝一口！」

小虎子强不過大師兄，只好接過酒壺，輕輕的呷了半口，緩緩吞入腹內，這次果然舒服得多了。

於是，他的勇氣，又恢復回來。

師兄弟說說笑笑，使小虎子完全忘記了兩位師兄欺負他的往事，大師兄，二師兄，叫得非常親熱，心中暗自商量着，準備不再提那塊銀子的事了。

他雖然從來沒有過那樣大一塊銀子，可是，他更沒享受過目前這樣大的快樂，以他當時的感受來說，他是寧可不要銀子，而不願放棄這種快樂的享受。

驀地，大師兄忽然叫了一聲，道：「小虎子，我覺得很奇怪，那賣解的大姑娘爲什麼平白無故的送你一大塊銀子？」

小虎子這時已經有了七八分酒意，笑着接口道：「大師兄，她可不是白送我銀子的，我收了她的銀子可得替她辦一件事哩！」

大師兄大順子一笑道：「這就差不多了，她要你辦什麼事？」

小虎子道：「她要我等一個人，把這把玩具刀交給他。」說着，把那把小刀也同時取了出來，放在桌子上，證明自己說的都是實話。

大師兄大順子把玩了一下那把小刀，目光一凝，拍了一下大腿道：「有了，我們在這小刀上還可以賺十兩銀子！」

二師兄二毛子笑道：「敢情好！咱們又有一頓大吃了。」

大師兄大順子拍了二師兄二毛子一掌，笑罵道：「你就曉得吃……」

轉過頭，接着又向小虎子道：「那大姑娘，另外交待了什麼話沒有？」

小虎子道：「沒有！」

大師兄大順子道：「咱們找到了人之後，就說那大姑娘說的，要那人付十兩銀子……」

話聲未了，忽然有一隻手從他們背後伸了過來，一把攫住了那把小刀，他們同時扭頭望去，不知什麼時候，他們身後竟然神不知鬼不覺的站着一個人。

他們三人心神猛然一震，立時臉色蒼白，魂飛魄散，大叫了一聲：「鬼！」

叫聲出口之後，他們只覺雙腿發軟，舉步無力，心裏一百萬個「想逃」，可是就是提不起腿來。

那人鎭靜的一笑，道：「別怕，我不是鬼！」

他們三人算是鬆了一口氣，不過餘悸猶存，一時之間，還是說不出話來。

那人仔細地審視了那把玩具小刀一陣，忽然道：「我出二十兩銀子，買你們這把小刀，你們願不願？」

小虎子搖頭道：「不賣！」

小虎子所說的「不賣」，完全是一種直覺反應，他只覺那位美麗的大姑娘對他太好了，自己不能太沒良心。

那人微微一笑道：「嫌少！你們要賣多少？」

小虎子望了大師兄大順子一眼，鼓着勇氣，道：「多少都不賣！」

那人一笑道：「五十兩如何？」

五十兩白花花的銀子，在他們眼睛裏，可是一個了不起的數字，小虎子張了一下嘴，嘴裏發出的聲音，就微弱得誰也聽不到了。

他倒不是不講江湖道義，實在是五十兩白花花的銀子太多，使他不得不忘記那大姑娘的重托。再則，他對「千金一諾」的道義觀念，還沒有深切的認識，自然認爲有商量的價值了。

那人望着小虎子加問一句道：「你說，你要多少？」

小虎子不敢再自作主張了，轉目向着大師兄大順子望去，請他作主。

大師兄大順子出奇的一搖頭道：「不賣！」

那人一怔道：「不賣？你留着它有什麼用？」

大師兄大順子一揚頭道：「你既然能出五十兩，這東西一定很貴重了，我們把它還給人家，至少可以得到二百兩銀子賞錢。」

原來，他不是不賣，是獅子大開口，想要二百兩銀子。

不過他這一招，倒使得相當高明，使對方沒有還價的餘地。

他雙目之中，騰起兩道殺氣，凝視了大順子片刻，最後竟然殺氣一斂，哈哈一笑道：「二百兩就二百兩！……我不但給你兩百兩，而且再給你們多賺二百兩，你們想不想賺？」

眞是時來運轉，糞土變黃金，上天要你發財，想不發都不行。

師兄弟三人，高興得直點頭，話都說不出來了。

只見那人先收好了那玩具小刀，取去一錠小黃金放在桌上道：「這錠黃金是十兩，一兩黃金折二十兩銀子，十兩黃金共是二百兩銀子，咱們這筆交易，算是『銀貨兩訖』……。」

話聲微微一頓，接着又從另外一隻口袋裏，掏出一樣東西放在桌上……。

大家一望之下，幾乎愣住了！

那不是同樣的一把玩具小刀麼？

大家望着那人，不知他在搗什麼鬼？可是，也沒人想到要馬上問他。

那人放好那玩具小刀，然後一笑，道：「這是同樣的一把玩具小刀，我現在送給你們，你們還可以按照你們原來的計劃去做，不是又可以得到二百兩銀子麼！」

那人說得一點不錯，師兄弟三人大喜過望，習慣性的一聲「多謝！」向着那人一揖到地。

但是當他們抬起頭來時，那人已經不見了。

黃金和那把小玩具刀，不還明明的擺在桌上，可見那人並不是鬼，想必是什麼奇人了。

小師兄弟三人雖然沒有見過什麼大世面，可也聽人說過不少飛簷走壁的奇人奇事，因此三人一計議之下，也就坦然了。

大師兄大順子先不喝酒，趕忙把那黃金找一處地方藏了起來，接着，又叫小虎子收好了那把玩具小刀，告訴了小虎子一番如何交刀討賞的話，三個人又高高興興的吃喝起來。

小虎子有生以來，從來沒有這樣高興過，這時，他突然之間覺得這種討乞生活，實在有意思得很，因此也忘記了師父的面孔，在兩位師兄鼓舞之下，一口一口的喝開了。

那一頓大吃大喝，是怎樣結束的，小虎子一點也不知道，當他睜開眼睛來時，只見自己還是睡在自己慣常睡覺的破棉被裏。

他揉了一下眼睛，四下打量着，還以爲那頓大吃大喝是在夢境啦！

他心中一驚，翻身坐了起來，叫了一聲：「二師兄！」

二師兄二毛子一頭鑽了進來，道：「小聲點，師父剛睡哩！」

小虎子一聽「師父」兩字，便想起了師父的那張面孔，打了一個冷噤道：「師父找我吧？」

二師兄二毛子道：「師父醉得比你更厲害，那會想得起找你。」

小虎子暗中叫了一聲「謝天謝地」，道：「現在是什麼時候了？」

二師兄二毛子笑道：「什麼時候了，又是一天啦！」

小虎子摸了一摸腦袋笑道：「我眞睡糊塗了。」

二師兄二毛子一拉他道：「快起來吧，大師兄一早就替你到街口守望去了。」

小虎子「啊！」了一聲，爬起來跟着二師兄出了他的狗窩，他也沒有嗽口洗臉的習慣，說走就走，倒是方便得很。

跑到大街上，街上還是冷清清的，早起的人，沒有在街上打架的黃狗多。

說巧可也就不巧，迎面就見到了他們心目中要找的那個人，正急急忙忙的穿街而過。

二師兄一推小虎子，小虎子的身子射了出去，擋住那人，叫了一聲，道：「大爺……。」

那人眉頭一皺，揮手喝道：「小花子，少來煩人。」身子一錯，越過了小虎子，走出去一丈多遠了。

看他這份不耐煩的形色，顯然心裏有着煩人的事兒。

小虎子急口叫了一聲，道：「大爺，有位大姑娘……。」

「什麼大姑娘？……」小虎子只覺眼睛一花，那人便回到了面前，伸手一把把他提了起來。

小虎子掙扎了一下道：「大爺，你放我下來，我慢慢告訴你。」

那人「啊！」的一聲，笑道：「對不起，沒抓痛你吧？」

小虎子扭動着脖子，苦笑道：「不大痛。」

那人又說了一聲「對不起」，緊接着道：「小弟弟，你剛才……。」

小虎子截口道：「事情是這樣的……。」於是把那大姑娘相托的話，告訴了那人。

那人眉飛色舞的點頭，說道：「不錯，我就是那大姑娘說的那個人……那東西呢？」

小虎子右手緊抓着口袋道：「那位大

姑娘說，把東西交給你大爺，你大爺可以賞我二百兩銀子，可是眞的？」

那人震動了一下，道：「她要我賞你二百兩銀子……」

小虎子心裏一沉，暗忖道：「也許他身上沒有兩百兩銀子……」

他一念未了，那人話鋒忽然一轉，笑道：「是……是……是！我給你一錠黃金好不好，銀子……。」

小虎子笑開了，道：「金子是二十換一。」

那人大笑一聲，道：「小兄弟，你眞精明！」

一錠小黃金，遞到了小虎子手中，小虎子取出那把玩具小刀，給了那人，那人瞄了一眼，點頭道了一聲「多謝」，折身跑出城外去了。

小虎子身上帶着一錠黃金，忽然覺得走路都輕快起來，一溜烟的跑去與二師兄會合在一起，接着，大師兄也過來了，師兄弟三人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心裏都有着說不出的高興。

大家望了一陣，忽然哈哈大笑了起來。

陽光從屋角一旁照了下來，洒在他們身上，他們身上暖和，心裏更是暖和，覺得今天的早晨，比任何一天的早晨都美好得多。

下午，用昨天留下來的部份銅錢繳給師父之後，師兄弟三人又聚集在那荒無人居的鬼屋裏了。

今天的酒和菜比昨天更多，吃菜飲酒之際，大師兄大公無私的把兩錠黃金都取了出來，每一錠分成三份，每一人分得二小錠，交由各自藏了起來。

小虎子藏好自己的份子不久，二師兄忽然提議賭擲骰子，大師兄首先讚成，小虎子也樂於奉陪。

於是，又吃，又喝，又玩的忘了時間，屋裏點上了燈，三人的興趣絲毫未減。

只是小虎子分得的二塊小金子，只剩下半塊了，小虎子吃得痛快，喝得痛快，玩得痛快，金子不金子，他倒眞未放在心上。

正當他們玩得興高采烈，天昏地黑的時候，忽然有一道陰森森的凉風吹了進來，壓得燈光火苗子一小。

三人驀地一驚，打了一個冷噤，不約而同的忖道：「莫非是鬼來了？」

想起「鬼」，三人可就誰也不敢回頭去打量了。

三人停止了呼喝之聲，低着頭，不知不覺之間，三條身子就擠到了一堆。

火苗子一拉，又恢復了原有的光亮，三人鼓着胆子一抬頭，又出了一身冷汗。

就在他們面前，多出了一個人。

那人一笑道：「不要怕，是我！」

三人定下心神仔細望去，認得那個人，就是送他們金子的那個人，當時暗暗吁了一口氣，挺身站了起來。

那人不待他們開口，一笑又道：「那二百兩銀子，你們賺到了沒有？」

大師兄大順子到底是老大，先恢復了正常，陪着笑臉道：「多謝大爺你，我們賺到了。」

那人望了桌上的酒菜一眼，笑道：「來！來！來！我們大家喝一杯！」

說着，便揭開壺蓋看了一看，看他的用意，是看壺裏有沒有酒，由於小虎子人生得矮小，却被他看見那人揭開壺蓋的時候，乘機向酒壺裏放了一些東西。

小虎子心中一凜，不加思索的大聲叫道：「喂，大爺，您在酒壺裏，放的是什麼東西？」

那人臉色一變，回頭望着小虎子，嘿！嘿！一笑道：「毒藥！」

小虎子被嚇得「啊！」了一聲，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。

大師兄大順子顯然看出了那人神色不對，有所顧忌的不顧把事情鬧開，嘻嘻！一笑道：「大爺，你說笑話了！」

誰料那人根本沒把他們放在眼裏，冷笑一聲，道：「老子說的是眞話，你們自己倒着喝吧！」落在酒壺上的手，率性收了回來，雙目之中的日光，更是凌厲了。

大師兄大順子臉上笑容一僵，驚愕得說不出話來了。

整個房子的空氣，猛然一窒，三小的眼睛都被窒息得突了出來。

那人陰森森的再次一笑道：「你們還不喝，難道要老子多費手脚不成！」

事情急轉直下，顯然已經毫無轉圜餘地，大師兄大順子可也就顧不得一切了，胸脯一挺，要起流氓來，「哼！」的一聲，道：「放你媽的屁！你道小爺們是好欺負的麼……。」

頭一甩，接着喝道：「咱們打他這個狗娘養的！」

他說打就打，邁步向前，右拳一揮，向着那人插了過去。

大順子不過是小地方的小叫花子，只會打抱架，可沒眞的練過功夫，這一拳打了過去，他倒是使出了全身本事，可是結果太差勁了。

只見那人右手一翻，五指一鈎，就搭住了他腕脈上，接着一收一帶，帶得大順子身上一旋，一條手臂就被扭到背後，只痛得慘叫一聲，眼淚水都流出來了。

大順子發動得快，也結束得快，二毛子和小虎子被鎭得楞在當地，那敢再向前撲。

說來也不能怪他們，大順子在他們眼睛裏，已是了不起的打手，連他都不成，他們二小那還有向前的勇氣。

那人一把扣住大順子，冷笑一聲，道：「憑你這小混混兒，也想在你老子面前動手動脚……」

屋外傳來一陣脚步聲，打斷了那人的話聲，那人推手一送，把大順子送得直向牆上撞去，大順子雖然有心想停住身子，可是那能停得住，轟的一聲，實實在在的撞了個滿面開花。

這時，外面來人聽得屋內響聲，大聲喝罵道：「好小子，你們還跑得了麼？」人影一閃，闖進來一個漢子。

那人身形一現，二毛子與小虎子立時高興得跳了起來，叫道：「師父！師父！你來得好，那人要殺我們哩！」

敢情，來人就是小虎子他們的師父，想必是因爲小虎子他們高興得忘了回去，被師父找來了。

小虎子他們師父進門祇見滿桌的酒菜

，心裏已是火冒三千丈，不問青紅皂白的右掌一揮，打在小虎子臉上，把小虎子打得滾了出去，大聲罵道：「小子們，你們幹的好事，今天可給老子撞上了，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。」

他祗顧發自己當師父的威風，一點也不管當前的情形。

他這一發威，小虎子被他打得滾了出去，二毛子那還說得出話來。

打過小虎子，他這才一抬眼，上下打量了那不明來歷的人，帶着責備的口氣道：「朋友，小孩子不懂事，得罪了你，儘可來向在下說，你這樣……」

那人哈哈一笑截口道：「沒有什麼！沒有什麼！我們剛才祗是一時話不投機，發生了誤會，來！來！來！你老哥想必就是他們的師父，小弟敬你一杯，表示歉意吧！」

說着，一抬手，倒了一杯酒，遞給小虎子他們師父。

小虎子他們師父，是酒中餓鬼，聞到了那股酒香，心裏早沒了氣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好說！好說！在下也為孩子們向你道歉！」

接過那杯酒，向那人一照，便仰着脖子向口中倒去……

二毛子眼看着師父就要把那杯酒喝了下去，心裏着急，嘴唇顫動着，不知怎的，就是叫不出聲音來。

這時，小虎子正好翻身爬了起來，睹狀之下，大驚叫道：「師父！喝不得！酒裏有毒！」

他們師父喝酒的勢子中途一停，正要問個明白的時辰，祗覺身子一麻，已被那漢子點住了穴道。

那漢子一不做二不休，伸手接過他手中酒杯，左手一捏他下顎，便把杯中之酒向他口中灌去……。

這時，大師兄大順子已被撞得頭昏眼花，神智糊裏糊塗，根本就沒有看出師父危機一髮，生死須臾。

而二師兄二毛子呢？更是嚇得直發抖，根本不知如何是好。

倒是小虎子不知那來的勇氣，大叫一聲，道：「你不能害我們師父！」

身子一彈，便向着那漢子猛衝了過去了。

這一下，大出人意料之外，急如流矢，竟然被他衝到那漢子身前，雙手一圈，抱住了那漢子。

但那漢子微微一扭腰，右脚一抬，摔得小虎子身子倒飛出去，跌出房門之外，半天爬不起來。

那漢子灌了小虎子他們師父一杯酒，接着，身子一俯，抓起二毛子，率性用酒壺向他口中灌。

二毛子簡直被嚇掉了魂，也不知道反攻，乖乖的被灌了幾口毒酒。

那人灌過二毛子之後，又抓起大順子用酒壺灌去。

大順子雖然掙扎着想不喝，可是那漢子力大無窮，他的掙扎終歸無用，最後還是逃不過毒酒穿腸的命運。

小虎子被那漢子一脚踢出門外，半天動彈不得，當他從地上爬起來時，那漢子已經灌完了大順子的毒酒，提着酒壺正待走出房來。

小虎子一看情形不對，抹頭就向外面飛奔而逃。

那漢子冷笑了一聲，道：「小小子，你還跑得了麼？」隨後便追。

今天，天上沒有月色，屋外一片漆黑，小虎子人既矮小，身子又賊滑，向暗地裏一鑽，頓時不見了影子。

那人追到屋外，微微一皺眉頭，稍一凝神，聽風辨位，便察出了小虎子奔行方位，身形一起，率性從小虎子頭上飛越過去，悄不出聲的，等着小虎子自己送上門來。

小虎子一頭鑽進比他人還高的草叢裏，不見那人隨後追來，便以為得計，便輕輕的，慢慢的，一步一步向外溜去。

他穿過了草叢，人也翻出了破牆，方自暗中吁了一口氣，猛然一抬頭，祗見那漢子正捏着那把酒壺站在他身前五尺不到的地方。

小虎子驚叫了一聲，轉身抹頭就跑。

可是這次他祗跑了三步，那漢子一伸手，就一把抓住他背後的衣領，把他像捉小鷄一樣捏了起來，揚着酒壺嘿嘿！一笑道：「小鬼！張開咀來！……」

小虎子甩着頭道：「我不喝！」左右閃讓着。

那人一手凌空提着小虎子，另一手提着酒壺，兩手不空，本事再大，一時之間，眞無法將毒酒灌入小虎子口中。

他一連灌了三四次，心中忽然轉了一個念頭，忖道：「何不留下這小鬼一張咀，這樣！這樣！……。」

他暗自點了一點頭，於是臉色一厲，喝道：「你不喝也可以，可是你要答應老子，今後完全聽老子的話，老子要你幹什麼，你就幹什麼！老子要你說什麼話，你就說什麼話！」

小虎子早就嚇破了胆，沒口地點頭道：「大爺，小的聽你的，什麼都聽你的，祗要你大爺不要小的吃那毒藥。」

那人可不放下小虎子，提着他面對面的道：「你說聽老子的，先發個誓來！」

小虎子馬上發了一個誓，道：「我小虎子以後要不聽你大爺的話，叫我睡覺裏被大老鼠咬死！」

小虎子身裁矮小，看來祗有八九歲，這種誓言正適合他這年齡身份，也正表示他胆小如鼠。

那人笑了一笑，半空中一鬆手，小虎子身子一墜，跌了個狗吃屎。

小虎子慢慢爬起來，那人一扳臉又道：「回到屋裏去！」

小虎子回到屋裏。

祗見師父，大師兄與二師兄都已七孔流血的死在地上。

他心裏想哭，可是又不敢哭，畏畏縮縮的偷偷向那人望去，不料那人的眼睛也正向他望來。

兩道目光一接，小虎子打了一個冷顫，耳中又響起他人凌厲的吩咐道：「記着，你以後要不聽老子的話，你就會死得像他們一樣！」

師父師兄他們死的那副慘像，對小虎子有着無與倫比的鎭嚇作用，戰慄着道：「是！小的記住了。」

（未完）

白血怪物

·本文承自第40頁·

忽然，姬中樞停止脚步，望着地上一排樹幹出怔，王小克偷偷探頭向外窺伺，接觸到一反逾乎尋常，灼灼生光的眸子。

只聽姬中樞「哈哈」一聲朗笑，身形陡地一長，像大鳥一般飛撲了過來。

他雙眼似乎可以在黑暗中視物，一手抓住了林兆文，向外躍去。

王小克大吃一驚，現身向前追去，叫道：「快放下林大哥！」

姬中樞那裏理會，將林兆文挾在脅下，施展輕功向海灘奔去。

珍妮，白小妹和小辣椒也自後追了出來，但姬中樞去勢奇快，瞬息間已到救生艇，他飛身上了小艇，操起雙槳撥動，片刻已上了遊艇。

遊艇馬達聲怒吼着，逐漸在黑暗中消逝了……

王小克等人站在海灘上呆若木鷄，珍妮掩住了臉低聲啜泣……。

王小克偶爾一瞥眼，只見地下銀光閃閃，定眼一看，原來是個手錶，於是俯身拾了起來，塞到珍妮手中，道：「這是林大哥的錶。」

珍妮望着那銀光閃閃的腕錶，忽然坐跌下地，昏厥了過去……。

× ×

王小克望着海面上的木筏，道：「咱們可以走了嗎？」

珍妮點着頭，她面容憔悴，那裏還有昔日的嬌艷嫵媚，在白小妹和小辣椒的扶持下，上了木筏。

王小克等看林兆文遺下來的腕錶，錶面有指南針設備，於是把着舵朝正確的方向駛去。

四人心事重重，誰也沒有出聲，只有海浪拍擊木筏的聲響。

木筏離開「桃源島」不久，便碰上一艘商船，衆人大聲呼救，終於被救上船。

翌日，商船抵達×埠泊岸，王小克等四人匆匆下船，決定先取了那個手提箱，兌換了美鈔，然後才開始去尋找林兆文。

不料來到木屋區一看，只見到處一片頹瓦敗垣，木屋區已被大火燒成灰燼。

王小克望着火場呆若木鷄，喃喃道：「為……為什麼會這樣？為什麼？」

「會不會是姓陳的那一家為了洩憤幹的？」白小妹低聲問。

「不錯！」王小克握着拳頭，恨恨地道：「眞他媽的混帳！」

珍妮低聲嘆了一口氣，沒有錢的話，追尋林兆文便要面臨許多困難了，她撫弄着林兆文遺下的腕錶，淚水又簌簌而下。

王小克在木屋區憑弔了一番，邀請珍妮到那間租來的公寓，見婆婆安然無恙，不禁嘆了一口氣！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，如果不是將婆婆安置在公寓中，這時怕已人鬼殊途了，想起這次大火一定燒死了不少無辜，更是將陳家恨之入骨。

翌日，王小克帶了珍妮到半山區的豪華別墅求姬中樞，但已人去樓空，別墅已經封閉了，只得到陳家的別墅中去查看，但陳家別墅中也空無一人。

「他一定會給訊息我的，」珍妮撫弄着林兆文的腕錶，嗚咽道：「他一定不會拋下我一個人！」

說着，拉起了天綫，將錶面貼在耳畔留心傾聽，臉上露着希望。

衆人黯然回到公寓後，王小克叫了點心上來，但衆人都是食不下咽。

翌日起身，發現枱上壓着一張字條，珍妮已不見了！

白小妹急忙取了字條閱看，半晌出不了聲。

「小妹，林大嫂到底去了那裏？她怎麼說？」

「走了，她走了，」白小妹望着天際，喃喃地道：「林大哥終於給了她訊息，她回『桃源島』去了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王小克愕了一然。

「原來……原來那郭豪達彗星的來臨會引起海嘯和火山爆發，林大哥的父親便是利用火山爆發的能量進入太空，他們兩個家族都趕到那『桃源島』去，而珍妮也不顧一切地去了！」

「這……這怎麼行？林大嫂是地球人！」王小克叫起來：「她只有去送命！」

白小妹緩緩地抬起頭來：「我很瞭解林大嫂的心情，她卽使知道是去送命，也不肯獨自偷生。」

說話時，白小妹美眸中閃爍着淚光，手一鬆，紙條飄了下地。

她緩緩走到窗前，望着天際，淚水已簌簌而下……。

——全文完——

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二

高皋·文
盧令·圖

九皋鶴唳

前文提要：上回書至石楓爲鎖金樓紅妓飄飄誘困，幸石楓機警，在蜂腰六娘子逃走前將她制住，但這也沒用，蜂腰六娘子的丈夫朱忌疾已不再管她的死活，只想困住石楓，迫他交出半壁山河圖。另方面，金陵總捕頭婁士選受了朱忌疾的蠱惑，帶領一羣手下往圍捕水紅蓮和秋兒、月兒，水紅蓮遂命秋兒，月兒分路迎擊來犯敵人，秋兒首遇來敵，擒住一人後，抬出大學士官威，嚇走婁士選。朱忌疾以功敗垂成，再鼓如簧之舌，要婁士選再次前往，可是，婁士選不願再冒生命險，並指朱忌疾誣良爲盜——

六娘子捨身全義　水紅蓮石壩投親

朱忌疾一呆道：「婁大人太過謹慎了，你當了數十年的江南總捕，難道就這麼栽在一個小女人的手裏？」

婁士選淡淡道：「栽，兄弟認了，只是瞧在咱們已往的交情，我還要奉勸朱兄幾句。」

朱忌疾沒有答腔，只是寒着臉嗯了一下。

婁士選續道：「第一，那秋兒姑娘千眞萬確是大學士女公子的侍兒，第二，咱們不能知法犯法，一再擅闖民宅，第三，你請來的那般江湖高手都像篾扎紙糊的一般，人家只出來了三個女人，舉手投足之間，咱們就倒下了三對，老實說，人家玩意太高，咱們再去也是白費。」

朱忌疾道：「婁大人既這麼說，咱們只好忍下這口窩囊氣了。」

婁士選道：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好強鬥狠也該有個分寸，好啦，請朱兄將石公子放出來吧。」

朱忌疾愕然道：「婁大人，你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婁士選道：「兄弟是一番好意，如若巡撫大人叫兄弟來要人，那時兄弟固然難脫關係，你朱兄的金鎖樓只怕也要改換主兒了。」

公門中人，似乎生就幾副不同的面孔，此時婁士選雖說是一番好意，但那副平板得像鐵面包公的臉色，就能使人憑空生出幾分寒意。

朱忌疾在江湖上滾了幾十年，他自然知道此時要賴只有自討無趣，於是長長一嘆道：「好吧，婁大人請稍待，兄弟就去放他出來。」

×　　×

鐵屋中春色依舊，那雙野鴛鴦，還是在緊緊的擁抱着。

只不過他們已在沉睡中醒來，而且在喁喁細語的交談着。

「公子……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我可想不出，你住到天香街來的理由。」

「這還不簡單麼？我如非住進天香街，怎能享受六娘子蜂腰上這股子艷福？」

「去你的。」

「哈哈……」

「喂，說眞格的，究竟爲了甚麼？」

「找人。」

「哦，那人是在天香街一帶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說給我聽聽，也許我能提供你一點線索。」

「她是一個女子，據說，已經墜落風塵。」

「勿怪你會住到天香街來了，她叫甚麼名字？」

「韓雯。」

「甚麼？你找的就是韓雯？」

「不錯，妳認識？」

「我認識，不過你先要說出爲甚麼找她。」

「我原是找她爹韓大爺的，但幾經查詢，才知道韓大爺去世了，我只好找韓姑娘碰碰運氣。」

「你認識韓大爺？」

「不認識，但我爹跟韓大爺有舊。」

「你究竟是誰？」

「我自然是石公子了，咳，妳幹嘛這麼緊張？」

此時的蜂腰六娘，確是全身顫慄，顯得緊張無比，半晌，她忽然沉聲說道：「滅妖。」

石楓神色一楞，但迅速接口道：「興漢。」

「啊，你是石哥哥？」

「妳是雯妹子？」

這當眞是踏破鐵靴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他們終於在如此情形之下，找到了自己要找之人。

於是，他們緊緊的擁抱着，兩者之間，幾乎身心都融和在一起了。

良久——

「告訴我，雯妹子。」

「別忙，我還要……」

於是，他們痴纏着，鐵房春深，幾至忘我之境。

忽然暗門一聲輕响，終於將他們由迷戀中驚醒過來。

蜂腰六娘子首先驚呼一聲道：「朱忌疾……」

朱忌疾怒喝道：「賤人，妳居然敢背着大爺偷漢子！」

蜂腰六娘子迅速着好衣衫，緊緊撲在石楓的身側，嬌聲嚷道：「你錯了，姓朱的，他才是我的漢子，我爹早已將我許給他了。」

朱忌疾瞧得怒火中燒，口中大喝一聲，掣出一柄寒光閃閃的短刀，猛向石楓當胸刺去。

憑他朱忌疾的武功，在石楓手下應該是不堪一擊的。

但隨他這一刀之勢，竟發出一聲扣人心弦的慘呼！

原來朱忌疾的短刀，是一種十分霸道的暗器，只要一按機簧，刀頭便可直線射出，而且在刀頭射出之後，還會跟着射出一蓬淬毒鋼針。

石楓想不到這柄短刀會有如此邪惡的構造，蜂腰六娘子來不及警告，刀頭已然射了出來。

在如此接近的距離，無論石楓武功多高，他縱能避過那截刀頭，也必會傷在那蓬淬毒鋼針之下。

然而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一截刀頭，無數鋼針，竟一起射在蜂腰六娘子的嬌軀之上，她身受如此慘重的傷害，怎能不痛極而呼？

不過，這並不是朱忌疾的暗器失了準頭，而是蜂腰六娘子在千鈞一髮之際將石楓向後一帶，她反而挺身迎了上去。

這一出人意表的變化，使得石楓與朱忌疾同時一呆，他們想不到蜂腰六娘子會有這般捨己全人的義烈行動的。

自然，蜂腰六娘子這條可愛的生命是完了，可也勾起石楓的無邊殺機。

「納命來，惡賊。」

他沒有取出金戈，其實也沒有這個必要，只要一記破折神刀，還怕不能追魂奪命？

就是這樣，他怒叱出口，右掌已同時劈了出去。

掌力凌空下劈，猶如一柄實質的鋼刀，朱忌疾死得夠慘，由頭頂往下，被活生生劈作兩半。

一掌斃敵，他像旋風般抱起蜂腰六娘子，以無比焦急的口吻呼叫道：「雯妹子，妳傷得怎樣？」

蜂腰六娘子幽幽道：「我不行了，鋼針太多，毒力也太過霸道。」

石楓道：「難道他沒有解藥？」

蜂腰六娘子嘆口氣道：「有，但他從不帶在身上，唉，縱然有靈丹妙藥，也來不及了。」

石楓道：「不，雯妹子，我一定要救妳。」

蜂腰六娘子道：「不要浪費時間，我還有話要對你說。」

石楓道：「待會再說不行麼？」

蜂腰六娘子道：「我傷勢過重，不能等待了，聽我說，石哥哥，爹臨終之時告訴我，要我找妳，要我永遠跟隨着你，可是……」

她說話太急，嗆的一聲，竟一連嗆出兩口鮮血。

石楓急忙按着她的脊心，輸入一股眞力，總算將她瀕臨斷絕的生機暫時維持下來。

她稍作歇息，續道：「朱忌疾原與咱們相隣而居，他對我早已心存邪念，有一天他偷聽了爹跟我談話，就以天國遺孽的罪名對爹要挾，後來……唉，爹死了，我終於沒有逃出他的魔掌……」

在一陣咳嗽之後，她又停了下來。

此時她已面呈青紫，縱然眞有仙丹只怕也救她不活。

石楓痛苦得心如刀絞，但不得不安慰她道：「不要說了，妹子，待我再助妳一口眞氣。」

蜂腰六娘子斷續地道：「不，石……哥哥，爹……說，忠王他是……是三國……演……」

她以生命的餘力，說出了她要說的言

語，義意雖欠完整，但總算使石楓獲得了一線曙光。

現在，她芳魂杳杳，已經離開了痛苦的人世，石楓的淚水，再也忍不住奔放而出。

不知時間過去多久，他仍然摟住香消玉殞的蜂腰六娘子在淌着眼淚。

他悔恨自己何以不早點前來金陵，也許早來會阻止這場悲劇。

「石公子……」

過份悲痛，使他耳目失靈，直到別人呼喚於他，他才發現身前多了一名灰衣老者。

「你是誰？」

「小的婁士選，是金陵府總捕頭。」

「你要捕我？」

「不，小的老眼不花，知道公子是為了救蜂腰六娘子才殺朱忌疾的，自然，朱忌疾也會對公子行兇，自衞殺人，是無罪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你……」

「回去吧，公子，令友在相候於你，這兒的事讓小的處理就是。」

對官場中人，石楓沒有好感，但此時此地，又不便開罪於他，只好放下蜂腰六娘子的屍體道：「你要好好的安葬這位韓姑娘，墓前要立一塊石碑。」

婁士選道：「公子放心，小的一定遵辦。」

石楓依依不捨的回到家中，水紅蓮及秋月二女像捧鳳凰般將他接了進來。

秋兒原想向石楓報告朱忌疾率衆夜襲的經過的。但瞧到他沉重的臉色，只好讓它們蹩在肚裏。

待石楓坐定，水紅蓮微微一笑道：「蓮子湯可能早已好了，三妹前去瞧瞧。」

月兒道：「好的。」

待他們進過宵夜之後，水紅蓮才對秋兒道：「二妹將家裏發生的情形向相公報告一下。」

秋兒報告經過之後，道：「相公！你怎麼啦？咱們都快急瘋了，別那麼悶聲不響的！」

石楓長嘆一聲，這才將金鎖樓的遭遇說了出來。

他自然保留了一點，與蜂腰六娘子的纏綿是難以宣之於口的。

水紅蓮忽然面色一整道：「相公！韓姑娘說忠王是三個眼？」

石楓道：「是的，但我只聽說英王陳玉成的渾號是四眼狗，却從未聽到忠王李秀成有三個眼的傳說。」

水紅蓮道：「如若相公沒有聽錯，其中必然另有文章，不過，此事咱們可以慢慢的琢磨，而目前最要緊的，是咱們必須離開這兒。」

是的，總捕頭婁士選吃了蹩，他不見得會就此罷手，如若他知道秋兒是以王家玉唬他，他們的麻煩可能會接踵而來。

石楓畧作思忖道：「形勢既是如此，咱們自以遷地為良，不過我還想見見飄飄姑娘，她不是韓姑娘的妹妹麼？」

水紅蓮道：「風塵女人，多以姊妹相稱，如若飄飄當眞是韓姑娘的同胞妹子，韓姑娘决不至始終沒有片言涉及，何况飄飄逃出鐵屋之後就再也沒有現身，依我猜想，她可能是朱忌疾的同謀。」

石楓道：「那麼咱們明早天一亮就離開金陵，所僱的四名傭人，妳給點錢打發他們吧。」

水紅蓮道：「這個我會處理的，離開金陵後，咱們的目標是那裏？」

石楓道：「我的老家是廣西潯州貴縣，我想回去瞧瞧。」

水紅蓮道：「此去貴縣，迢迢數千里，為免旅途多生波折，咱們的裝扮還得改變一下。」

水紅蓮語音甫落，門外忽然响起一陣剝啄之聲。

石楓喝問道：「誰？」

「禀老爺，有一老婦求見。」

石楓眉頭一皺道：「妳回了她吧，張嫂，在這般時辰我不想見客。」

張嫂道：「我已經對她講過了，她說有十分緊要之事，必須面見老爺。」

石楓沉吟一陣，道：「好吧，叫她進來。」

來人被張嫂帶了進來，她向石楓等襝衽一禮道：「老婆子見過老爺夫人。」

石楓一怔道：「妳是……」

他忽然語音一頓，向張嫂擺擺手道：「這兒沒有事了，妳去歇息吧。」

待張嫂退出，他才面色一沉道：「妳是春兒？」

是的，她確是春兒。

雖然她化了裝，但改扮得並不怎樣高明，再加上她熟習的語聲，石楓自然能够一語道破。

「小婢參見公子。」

她低着頭，似乎是愧見故人。

石楓哼了一聲，冷冷道：「妳已經是五聖府的少奶奶了，還來見我做甚麼？」

春兒幽幽道：「小婢是下人，身不由己……」

石楓怒叱道：「秋兒不也是跟妳一樣麼？妳為甚麼不跟她學？」

石楓這麼聲色俱厲的斥責，使得春兒無地自容。如是地下有洞，她必然會一頭鑽下地去。

月兒瞧得有點不忍，起身牽着春兒的手道：「大姐遠來是客，相公你就少說兩句吧。」

秋兒接道：「相公不要怪大姐，實在是那姓方的不是人。」

石楓一嘆道：「好吧，妳們聊聊，紅蓮，咱們歇息去。」

待石楓與水紅蓮離去，月兒不勝關切的詢問道：「大姐，妳從那裏來？怎麼找到咱們的？」

春兒熱淚盈眶的一嘆道：「說來話長，待我慢慢的告訴妳。」

她自她們主婢被逐出五聖府說起，至王家玉以色相誘，制服一樓一堡的兩大高手為止，作了一番扼要的叙述。

秋兒道：「大姐是說小姐要來對付相公？」

春兒道：「是的。」

秋兒哼了一聲道：「難道一樓一堡的藝業還會高過五聖？」

春兒道：「他們自然無法高過五聖，但無極樓主詭計多端，其陰險狠毒之處，

五聖府無人能及。」

秋兒道：「就憑這個？」

春兒面色一整道：「三妹不要小看了詭計，所謂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，咱們如若不是中了方濟的詭計，何至於弄得這般下場！」

輕輕一嘆，接道：「據我暗中觀察，發覺無極樓主公冶異人有一個十分龐大的組織，我想他是準備對付五聖府，以爭取武林霸業的。」

月兒道：「相公毀了五聖府，他就轉而對付咱們了？」

春兒道：「我想是的。」

秋兒道：「大姐瞧出了一些甚麼？」

春兒說道：「公冶異人到達任何一個地方，都會有人跟他聯絡，而且，那般人對他全是極為恭敬，像是奴才對待主子一般。」

月兒道：「金陵城裏，也有他的部屬嗎？」

春兒道：「有，金鎖樓的老闆朱忌疾，就是他的部屬之一。」

月兒一懍道：「有這等事？此人實在可怕得很！」

春兒道：「四妹說的不錯，你們化裝隱居，自以為秘密得很，其實你們到五聖府索仇，以及改扮容貌，前來金陵，沒有一樣能逃過無極樓主的耳目。」

秋兒道：「大姐不是在陳留就離開他們獨自上路了麼？這些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
春兒道：「在陳留之時，公冶異人就曾經說過他已知道你們去了金陵，以後他又當面告訴於我，我自然會知道了。」

秋兒道：「大姐是說小姐與無極樓主已來金陵？」

春兒道：「是的，如若不是他們已到金陵，我怎會知道你們在此隱居？」

月兒道：「小姐不是要妳獨自居住的麼？」

春兒一嘆道：「小姐是要我藏着解藥，免被無極樓主找到，但此人手眼通天，我怎能逃出他的掌握！」

月兒道：「解藥被他要去了？」

春兒道：「沒有，他向我說出他的一切，目的在討好於我，也是在向我示威，但我始終未被他所屈。」

月兒道：「他就這麼輕易的，放過大姐？」

春兒說道：「我毫不理會他的威脅利誘，在解藥尚未到手之前，他怎能奈何於我？」

月兒眉峯一皺道：「小姐與這等豺狼為伍，我眞替她担憂！」

春兒道：「我曾勸解於她，但良藥苦口，她全然不予接受。」

秋兒嘆息一聲道：「小姐决定之事，他人是無法動搖的。」一頓接道：「咱們準備明早離開金陵，大姐認為怎樣？」

春兒道：「公冶異人已經要求小姐召見金陵總捕婁士選，明早離開只怕為時已遲！」

秋兒面色一變道：「那……咱們就給他一點顏色瞧瞧。」

春兒道：「與官府相鬥，不是明智之舉，依我說妳們還是禀明公子，最好立即啓程。」

月兒道：「大姐說的是，我去找相公去。」

春兒掏出一個紙包交給月兒道：「這是無極樓主的獨門解藥，我只能分出兩粒，請交給公子留作必要之需。」

月兒道：「多謝大姐。」

春兒幽幽道：「願你們平安離開金陵，我走了。」

月兒說道：「大姐，妳何不跟咱們一道走？」

春兒凄苦的一嘆道：「大姐命薄如紙，不願牽連公子，再見。」

身形一晃，逕自穿窗而出。

春兒走了，但她却留給秋月二女一片哀傷。

不是麼？她們同是一樣的身份，幾曾何時，幸而不幸的差別竟如此之大，姊妹情深，怎能叫她們不感慨千萬！

良久，秋兒長長一嘆道：「走，咱們找相公去。」、

在內室，秋兒將春兒所說的一切，一字不遺的告訴了石楓，月兒也將二粒解毒靈丹交了出來！

石楓畧作沉吟道：「無極樓主果然是一個可怕的敵人。」

水紅蓮道：「咱們是走是留，相公應該早做决定。」

秋兒道：「咱們還是及早走吧，貧不與富鬥，富不與官鬥，金陵的總捕頭插上了手，咱們留下似乎不太適宜。」

石楓道：「妳認為咱們現在就能安全離開麼？如果妳是這等想法，妳就小看公冶異人了。」

秋兒一怔，道：「難道春姐姐會騙咱們？」

石楓道：「春兒沒有騙咱們，是公冶異人騙了她，如若不信，妳可以暗中到房子的前後瞧瞧。」

秋兒道：「三妹，妳去後面，我到前面，瞧到了就給他們一點教訓。」

石楓道：「先不要打草驚蛇，瞧清楚了咱們再作研究。」

片刻之後，秋月二女回來了，石楓說的不錯，前後各有兩名監視之人。

秋兒不明白石楓的打算，撇着咀詢問道：「四個狗腿子罷了，我與三妹還不能一舉打發？」

水紅蓮微微一笑道：「他們有沒有隱蔽身形？」

秋兒道：「沒有。」

水紅蓮道：「那就是了，妳可以一舉制住兩人，那隱身暗處的怎麼辦？」

秋兒一呆道：「大姊怎知還有人藏身暗處？」

水紅蓮道：「這是必然的，那有暗中監視會這麼目張胆的？」

秋兒道：「那咱們怎麼辦？」

水紅蓮扭頭對石楓道：「你說呢？相公。」

石楓道：「我有幾點想法，不知道對是不對。」

水紅蓮道：「說說看。」

石楓說道：「王家玉不見得會動用官家之力，否則，她也就不會跟我闖蕩江湖了。」

水紅蓮道：「對，她要的是半壁山河

圖中的秘密，目的不在對付於你。」

石楓道：「不錯，現在的形勢與以前沒有兩樣，她要求的還是圖中的秘密。」

水紅蓮道：「她召見婁士選，可能是叫他對咱們之事不得插手過問。」

石楓道：「這是我第一個想法，其次，表面上王家玉已控制了公冶異人，實際上只怕不是這麼簡單，如若我不幸言中，咱們要注意的不是王家玉，而是那詭計多端的無極樓主。」

月兒道：「這還不是一樣麼？他們已經携手合作了。」

石楓道：「不一樣，如是王家玉，她對咱們多少還殘留一點情份，公冶異人就不同了，此等奸險陰毒之人，甚麼事他都能做得出來。」

一頓接道：「此人既擁有一個龐大的秘密組織，咱們無論走向何處，都難以逃過他的耳目，如若再有第二次殷村之事發生，咱們就會落得生死兩難了。」

水紅蓮道：「相公說的是，我也是這般想法。」

石楓道：「好，咱們既是意見相同，妳說該怎麼辦。」

水紅蓮道：「咱們不走，只是化明爲暗，與無極樓主鬥一鬥法。」

石楓哈哈一笑道：「那麼女諸葛不妨調兵遣將，咱們聽妳的。」

水紅蓮嫣然一笑道：「我可沒有那麼大的才能，只是一個建議罷了。」

秋兒道：「時辰不多了，快說妳的建議吧。」

水紅蓮道：「此地已不能再住，咱們轉移到武定門內的小石壩街去，我娘舅是那兒的首富，食宿都方便得很。」

月兒道：「可是……」

水紅蓮道：「三妹別急，我有對付那般狗腿子的法子，咱們拾奪一下，相公與二妹走前門，我跟三妹走後門，只須畧施小計，就可以連明樁暗卡一起拔掉。」

他們接受了水紅蓮的錦囊妙計，分批由前後門撤出住處。

前面的兩個明樁，由石楓突施奇襲，一起點上了他們暈穴，然後張望了一下，便一直向前急馳。

他走出不過十丈，黑暗中忽然閃出兩條人影，一個跟踪石楓，另一個則轉身飛奔而去。

跟踪石楓的是一名年逾五十的老者，瞧他那輕靈巧快的身手，功力必然不弱。

但他追出不過數丈，日標忽然消失。

因爲前面是一個拐彎之處，却有三條不同的岔路。

他方自神色一呆，一縷指風已點上了他的氣海大穴。

這出手的自然是石楓了，他見此人獐頭鼠目，必然不是一個好東西，廢了他的武功，好讓他少做一點傷天害理之事。

然後他奔回原處，由秋兒留下的暗記追上了她，兩人跟着前面的黑影，讓他帶上他們的巢穴。

水紅蓮與月兒依様葫蘆，此時也追着一條黑影向前急馳。

最後，前面的兩人會合了，石楓與水紅蓮等也聚在一起。

但前面的黑影忽然停了下來，他們好像在商討甚麼。

石楓等也停止了前進，他們同樣在討論問題。

「紅蓮！他們爲甚麼不走了？」

「這般人比狐狸還精，他們是怕將咱們引上門去。」

「那可糟了，咱們不能够跟他們乾耗着。」

「不錯，天快亮了，耗下去對咱們是不利的。」

「這樣吧，妳們先去小石壩街，妳娘舅那兒我知道。」

「不，如果天亮了，你留下來也沒有用，不如再等一下，他們如若還耗着咱們就走，反正此地離他們的巢穴必然很近，咱們明晚再來會找到的。」

又耗去半個時辰，那兩人還是不走，石楓知道無望了，瞧了一下天色道：「無極樓主果然不好鬥，咱們走吧。」

秋兒道：「何不抓着他們問問？我相信他們會說出來的。」

石楓道：「抓他們不難，只要使用一點手法，他們也會說出巢穴的所在的，但這有甚麼用？明天他們只要搬一次家，金陵這麼大，咱們到那兒去找？」

水紅蓮道：「相公說的是，咱們就走吧。」

由水紅蓮領頭，在小石壩街找到了她的娘舅。

這是一位長像忠厚的長者，年歲已有六十出頭。

他名叫帥安東，是一個精於買賣的殷實商人。

只是這位富甲一方的長者，却偏偏生了一個不肖的兒子，提起帥振鐸，在金陵城的土混混之中，還是一個頗有名氣的地頭蛇。

水紅蓮帶着石楓等不速而來，使得帥安東大爲訝異，但他對於甥女兒的前來，還是高興的，並立即吩咐僕人，收拾偏院的幾間精舍讓他們安歇。

此時已是黎明時分，石楓等畧作調息便已紅日盈窗了，早餐之後，水紅蓮道：「相公！你們聊聊，我去見見娘舅。」

石楓道：「在禮貌上我也應該拜候他老人家一下，咱們一起去吧。」

水紅蓮道：「娘舅多年不見，可能有些事要詢問於我，你如是在場，他老人家就不便詢問了。」

石楓道：「好吧，妳代我問候一下，別讓他老人家說咱們不懂禮。」

水紅蓮微微一笑道：「知道啦，相公，瞧你婆婆媽媽的。」

她離開偏院來到上房，帥安東正在天井中澆花。

「舅舅早。」深深一禮，再問一句早安，水紅蓮的禮貌算是週到的了。

但帥東安却眉峯一皺道：「紅蓮！妳知道舅舅金盆洗手，已多年不問江湖是非了。」

水紅蓮道：「甥女兒知道，但他們不是外人。」

帥安東道：「他們是誰？」

水紅蓮道：「男的是甥女兒的丈夫，女的是甥女兒的妹妹。」

帥安東愕然道：「妳在說些甚麼？紅

蓮，妳的丈夫不是中原五聖的老五麼？」

水紅蓮道：「他死了，甥女兒就改嫁了。」

帥安東面色一變道：「紅蓮，妳爹娘雖已過世，可是還有我這個娘舅。」

水紅蓮一嘆道：「舅舅不要生氣，甥女兒是情非得已。」

接着她將與方關山貌合神離的夫婦生活，以及方濟陷害石楓，强佔王家玉等一連串的往事，毫無隱飾的全盤說出。

自然，她也有隱瞞之處，那是因爲關係太過重大了，雖是親如娘舅，在未獲石楓允許前，她不敢隨便說它出來。

然而帥安東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，由水紅蓮的說述，他已聽出了許多漏洞。

因此，他面色一沉道：「那王家玉必然是國色無雙，艷絕塵寰了，否則方濟爲甚麼會單單找上姓石的？」

水紅蓮道：「其中另有隱情，但甥女兒不便宜之於口。」

帥安東一怔，說道：「連舅舅都不能說？」

水紅蓮道：「此事對甥婿關係太大，未得他同意之前，請舅舅多加諒解。」

幽幽一嘆，接道：「紙包不住火，遲早舅舅終會聽到江湖傳聞的。」

帥安東道：「舅舅與江湖隔絕已久，既是不便，妳就不必說了。」

水紅蓮道：「多謝舅舅。」

帥安東又說道：「紅蓮，舅舅有點不解。」

水紅蓮道：「舅舅，可有甚麼不解之疑？」

帥安東道：「姓石的多大了？」

水紅蓮道：「他比甥女小了五歲。」

帥安東道：「江湖女兒，這點年歲上的差距，倒也算不了甚麼，而且他能力挫五聖，也有資格做妳的丈夫，令人費解的是，他那身武功，難道他在娘胎中就在學習？」

水紅蓮微微一笑道：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舅舅相信麼？」

帥安東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信，舅舅相信。」

語音一頓，忽然長長一嘆，說道：「舅舅自問平生做事，無愧於天，無怍於人，上天却偏偏叫我生了一個不肖的兒子，唉……」

水紅蓮明白帥安東是因石楓的少年英俊才有感而發，但她並不知道帥振鐸是怎様的不肖，因爲他們表兄妹不見面已經五六年了，據她所知，帥振鐸只不過是一個不善守成的花花公子罷了，情形並不如帥安東說的這麼嚴重。

於是，她微微一笑道：「舅舅是望之殷，難免會責之切，表哥只不過不重視金錢而已，舅舅財富如山，讓他花一點也沒有甚麼要緊。」

帥安東苦笑一聲道：「好啦，咱們不要再提那個畜牲，去叫妳的女婿來跟我聊聊。」

水紅蓮道：「是，舅舅。」

片刻之後，她領着石楓及秋月二女來謁見她的舅父。

雙方禮貌一番之後，帥安東道：「晨間接待不週，希望石公子不要見怪。」

石楓道：「不敢，老人家就叫晚輩的名字好啦，適才打擾老人家的睡眠，晚輩正感到歉疚難安。」

水紅蓮道：「是嘛，那有舅舅對甥婿稱公子的，名份攸關，你老人家可客氣不得。」

帥安東豪放的一笑道：「這當眞是女生外向，你們夫婦這麼一唱一合，舅舅只有聽你們的了。」

水紅蓮羞得螓首一垂：「舅舅……」

帥安東仰天打了一個哈哈，說道：「楓兒……」

石楓道：「舅舅有甚麼吩咐？」

帥安東道：「聽紅蓮說你力挫五聖，破了他們仗以成名的獨門兵刃，令尊想必是一位武林高人了。」

石楓道：「先父畧懂技擊，但不是武林中人，楓兒的武功是跟家師學的。」

帥安東道：「尊師是那一位高人？」

石楓道：「家師是道家弟子，法號修眞，他老人家從未涉足江湖，舅舅可能沒聽說過。」

帥安東道：「眞正高明之士，大都隱跡泉林，令師能調教出你這麼一位高徒，必然是一位神仙中的人物了。」

水紅蓮接道：「舅舅眞會說話，世間那會眞有神仙。」

帥安東微微一笑，正待與秋月二女聊聊，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忽然傳了過來。

「爹……」

來人身材修長，穿着一件寶藍色的長衫，手中搖着一柄描金摺扇，打扮得一副文縐縐的様兒。

可惜尖咀猴腮，鼠目亂轉，論長像，實在令人不敢恭維。

他向帥安東叫了一聲爹，忽然發現在座的還有表妹水紅蓮，及兩名絕色女郎，他不由將要說的話嚥了回去。

其實他最爲注意的還是石楓，幾乎時時都在以眼角向石楓瞄射。

瞧到他這副德性，帥安東就大爲氣惱，所幸水紅蓮盈盈含笑的起身招呼，總算將一頓責罵擋了回去。

「表哥你好，咱們好多年沒見了。」

「啊，表妹，果然是妳，多年不見，妳越來越美麗了，如果妳不叫我，我眞還不敢相認呢。」

帥安東怒叱道：「畜牲，你還有沒有正經話好說？」

這位與水紅蓮表兄妹相稱的仁兄，自然是帥振鐸了。

對帥安東的責罵，他似乎毫不在意，只是聳聳肩道：「爹就是這麼不講理，表兄妹寒暄幾句是人之常情，我又沒有說甚麼難聽的。」

水紅蓮微微一笑道：「表哥是沒有說甚麼，舅舅就不要生氣了。」

帥安東哼了一聲道：「你們聊聊，我要去歇息一下。」

水紅蓮道：「舅舅請。」

帥安東不願意多瞧他這位寶貝兒子一眼，逕向內室歇息去了，這倒對了帥振鐸的心意，老頭子離去他正是求之不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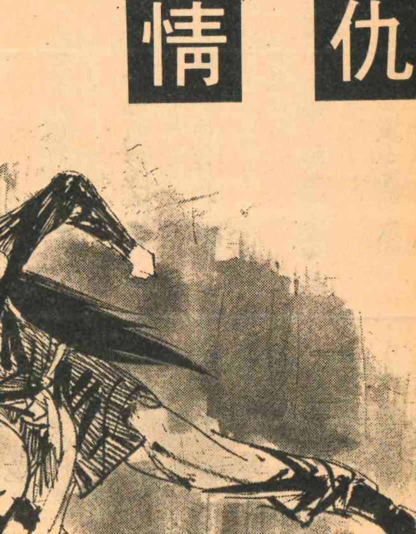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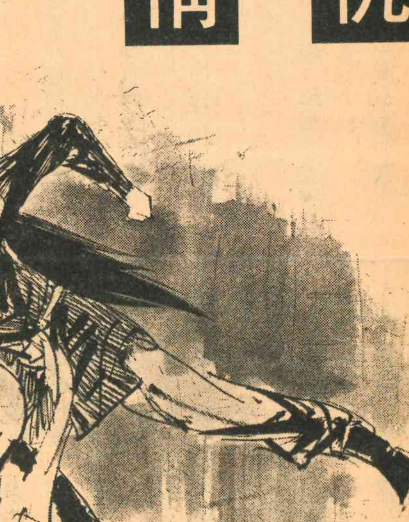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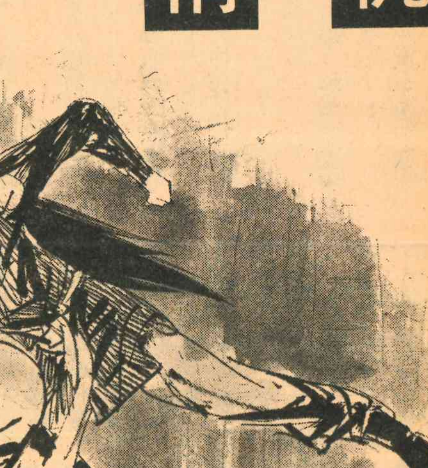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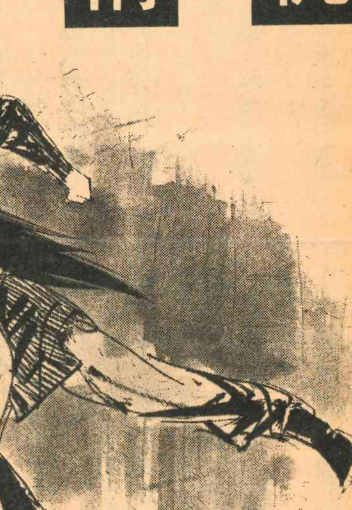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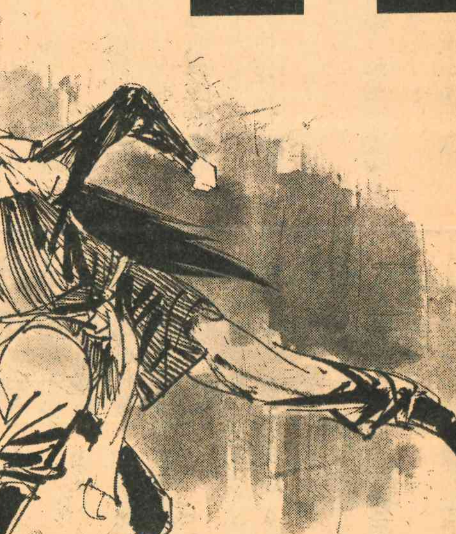
他回頭向身後跟隨的一名大漢道：「叫厨房裏準備一桌酒菜，我要替表小姐接風。」

（未完）

新派俠情恩仇中篇連載

孫玉鑫・文
盧令・圖

情仇

前文提要： 上回書至杜萬里接獲崔嵐發來戰書，遂依照英英之計，把前來偷襲的宋星明、呂秉奇、公孫洛、袁魁和彭承悉數誅殺，然後逕往林家廢園赴約，杜萬里剛走，于三手率人趕來接援宋星明等，詎來遲一步，致大錯鑄成，只好悻然而去。古毅此刻對於英英的身份，有所懷疑，英英却不容他多問，拉着古毅的空臂衣袖，半推半拉地向林家廢園趕去，途中，遇一攔路者，斥責古毅枉白走了一輩子江湖，竟會中了英英的圈套，古毅心中雖非常激動，但却語氣平和地對英英說，不管她存心如何，只希望她說出眞實身份——

快意除巨惡　失足陷寃牢

英英尚未開口，阻路人一聲狂笑道：「讓老夫告訴你好了，她姓高，英英正是她的名字，出身苗疆『烏婆子』門下，是老夫那不成材三兒子的情婦！」

古毅明知不假，仍然回問英英道：「英英，這都是眞的？」

英英有些羞愧的緩緩低下頭去，道：「他說的是眞的！」

古毅跨上一步，道：「好，這是我已經知道的了，現在我必須問妳我所不知道的！」

阻路人似乎想不出古毅這句問話的原由來，也可以說他不明白古毅問的是什麼，所以接上一句道：「古毅，你想問些什麼？」

古毅冷蔑的斜睨阻路人一眼，仍然轉向英英道：「我想妳懂，莫非有什麼碍難回答的？」

英英看着阻路人，阻路人突然懂了古毅的意思，哈哈狂笑起來，道：「古毅，就算賤婢如今是眞心對你，又能如何？」言下之意，古毅和英英，已是必死無疑。

古毅再次冷蔑的掃過阻路人，轉而鄭重嚴肅的又問英英道：「英英答話，答覆我問妳的話！」

英英驀地抬頭，滿面淚痕道：「乾爹，還不晚嗎？」

古毅誠懇的說道：「佛家有語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！」

英英毅然道：「乾爹，從前的高英英已經死了！」

古毅笑了，獨臂隻手一拍英英肩頭道：「好女兒，現在聽着，證物交給杜爺，就說爲父請他帮這最後的一次忙，走，立刻走，快！」

英英尚未接話，阻路人嘿嘿獰笑道：「古老兒，你仔細看看，走的了嗎！」是走不了啦，就這刹那延誤，身後長街已欺上四名黑衣漢子。

阻路人適時冷冷地說道：「動手吧，讓老夫早早打發了你們，也好再去找那喜管閒事的匹夫！」

古毅目光四射，看出生機逃路已絕，無奈何的嘆息一聲道：「英英，祇怕是眞的走不了啦，恨只恨……」

英英突然揚聲對阻路人道：「我應該知道你是誰，對不？」

阻路人冷嗤道：「拖延時間不會有利，再說廢話……」

「這不是廢話，」英英揚聲又道：「難道你就不敢聽聽！」

「講！」阻路人厲聲道：「老夫不信能叫妳說活了心！」

英英不知何故竟嫣然一笑道：「我出身苗疆，你已經知道了，要不要看看我的門戶中『屍解血網』大法！」

阻路人聞言，倏忽飄退丈遠，雙目射出極爲小心並駭然的寒光道：「老夫難信妳有那樣高深的功力。」

英英不理睬他，似是自顧自的說道：「我要自己零碎身軀，萬點腥血千塊碎肉，無一不毒，只怕你和你的手下，誰也難以活命，也許你不信，反正逼我別無路走的時候，我會毫不猶豫的這樣作，是眞是假，那時你就會明白……」

阻路人沉聲道：「妳可是要想商量些什麼？」

英英道：「不錯，放走我乾爹，我保證他不再追查齊氏失鏢死難的事，至於我，願意隨你回去，只要……」

阻路人冷笑兩聲，說道：「作夢，放妳走，老夫可以考慮，古老兒今夜必須授首！」

英英臉上閃過剛毅之色，一字字斬釘截鐵般道：「那就沒什麼可談的了，動手吧，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！」

阻路人看出英英氣穩神肅，不似虛心，竟不敢上步動手，目光向英英和古毅身後一掃，對那四名黑衣漢子道：「不要活口，殺！」

黑衣漢子突地分散開來，緩步逼近，古毅揚聲道：「桑老兒，別忘記古某還有幾件證物……」

阻路人嘿嘿冷笑道：「先時你已經洩露了秘密，證物必在賤婢身上，事後老夫有很多工夫，來慢慢的搜查！」

這兩句話的空兒，黑衣漢子們已够上出手的步位，驀地連聲大吼，劍華横腰刀光天降同時斬劈而下。

劍奔古毅，古毅斜身半旋出去三步避過，刀斬英英，英英竟快過刀勢半步，向前一迎，沒用兵刃，右手食，中二指斜向上側一挺！

使刀黑衣漢子，刀式已成虛空，英英正站在他身前尺半地方，英英的兩根手指，恰好點中黑衣漢子的雙睛。

一聲鬼哭般的凄號悲呼，黑衣漢子雙目俱失，本能的抽刀横斬，英英一聲冷笑右足起空，足尖叭的一聲敲在黑衣漢子的額頭，那刀斧都難劈碎的「天靈蓋骨」，被一點裂碎，骨响聲可聞，這次黑衣漢子沒再出聲，腦已全碎，馬上倒摔出去八尺，死於地上。

阻路人神色未變，道：「好一招『紫鳳奪魂』，看來妳是把『烏婆子』一身功夫學全了，如此可接老夫這招『直搗黃龍』一試！」

「有何不可！」英英好胆氣，好威風，阻路人右手拳平穩看似無力的搗到，英英雙拳併出，貫力格擊！

沒有風聲，看不出威勢，但當雙方拳力已接時，悶雷倏鳴，阻路人向後微退半步，英英却被震飛丈二，落地幾乎已無法站立！

阻路人嘿嘿獰笑，微跨步，已到英英身前五尺，仍是右手拳出，亦仍是「直搗黃龍」，招出話到，道：「三拳打不死妳這賤婢，老夫轉身就走！」

英英嘴角已有血痕，但仍舊全力雙拳推出，道：「你可言而有信？」

「笑話，老夫食言天地不祐！」他話剛完，雙方已二次功力拳勁交抵一處。

這次，阻路人只幌了幌身形，英英又被震飛丈外，摔坐地上。

阻路人桀桀大笑，抬足又到，英英掙扎站起，星眸圓睜，面如淡金，不過雙拳業已握起，正提於胸口。

阻路人猛吐氣開聲揚喝了個「着」字，英英竟半挺拳相抗，當阻路人拳勁將到的剎那，她忽旋了三轉，人已横出八尺，阻路人拳力擊空，但威勢仍將英英帶的全身幌動！

英英不抗而避，出乎了阻路人的意外，不由一楞，適時英英道：「你打過了三拳，我還活着！」

阻路人猛一跺脚，揮手向手下黑衣漢子道：「抬起死人，咱們走！」

他說走就走，和手下黑衣漢子霎眼工夫走沒了影子。

古毅雖然始終沒能動手，僅僅是避過黑衣漢子的一劍，但却一身衣衫由內透濕，適才英英和阻路人的一戰，是他生平僅見的一次兇狠的一戰。

他急忙趕到英英身前，才待出手攙扶英英，英英臉上突然露出苦笑，嘴角血滴不停，頭微搖，人轉身，竟一步步向回路走去。

走過五十步，一停，語聲極低，已近呻吟，道：「乾爹扶我，並請助我一口眞力！」

古毅只剩一手，只好以肩頭靠在英英肩後，一手貼上英英的後心，聚功提力透傳於英英體內。

古毅功力本就算不得一流，何況又曾受傷未癒，因此這透傳眞力，也不過剛能使英英姑娘喘口氣兒，這已經够了，英英可以說話了，聲音仍是極低道：「乾爹，我已經不能活了，桑鎭宇老兒的兩拳，已震碎了女兒的五臟，老兒陰狠，我怕他還沒眞走，才掙扎步行五十數，越發沒了生機，乾爹，你快帶物證找到杜少俠，只有他能除這一大害，不必管阮家堡，阮靑只是個傀儡，事了請杜少俠帮個忙，把我身上帶的一塊『墨玉』，交到昆明城東門內的『烏家店』，乾爹您早……」

英英話沒能够說完，人一挺，鮮血逼開了香唇，血如箭飛，垂首死去。

× × ×

杜萬里就在「林家廢園」，和古毅埋葬了英英。

英英的「墨玉」，如今妥置於杜萬里

貼身囊中。

廢園中另一角落上，有座新而大的土墳，墳中埋葬着崔嵐等一行和于三手。

杜萬里心情沉重了，別看他平日和英英抬些閑槓，別看他好像對英英十分冷漠，其實，他已經喜歡上了這位姑娘。

金陵城的小珍，他忘不了，那是他第一個女人，尤其是小珍是個乾乾淨淨的好姑娘，杜萬里所以能狠下心離開金陵，就爲他無法當時娶下小珍，他無法成家，自更談不到立室。

當然，程大姑絕對會全力的幫助他，只要他開口，能嗎？不！那不是憑他血汗換得的，何況他心志天大，成家二字還離他太遠。

佟家舖誤中毒謀，難不倒他，他只用了兩個時辰，就把毒迫出體外恢復了正常，他聰明的很，迫毒用功找了株參天古木，難怪佟天九手下搜不到他。

杭州住店，偏巧和古毅住到一家，於是惹出這場是非。

他現在突然間竟有些兒恨及師兄隋光華了，因爲當他迫出體毒之後，悄然潛進佟家舖，本是準備把佟天九等人誅戮個乾淨，果能那樣，自會再和程大姑及小珍相見，也許……也許「柔情繫得英雄」，他很可能索性成家落戶……

他眞會嗎？當眞隋光華沒管那檔閑事，他是會殺盡佟天九等人的，也會又見到小珍及程大姑，也十分可能重在溫柔鄉中留駐幾夜，但他遲早仍會走的，無覊馬，放浪性，天下沒有任何地方能永遠留得住他，他自己非常清楚。

人性有它脆弱涼薄的一面，杜萬里雖是自知就不發生這些事，也不會留在金陵，但今當面對極難問題時，他並不想眞的去盡這份心意，他自己對自己說，他並沒有這份責任，沒有非負這份責任不可的義務，一句話，他有些畏懼艱難，時思退身了。

不過他又好高鶩遠，愛虛面子，英英瀕死，認定除大奸揭惡謀的事，非他不可，古毅半揹半捧的將英英屍體捧送他面前，血淚交流，懇求他爲死者復仇，他不能推拒，兩重性格的消長，使他激動中生出無邊煩惱和憤怒。

突然！遠遠傳來的四更鼓聲，驚醒了他，他冷冷地看了古毅一眼，道：「那桑鎭宇是住在『岳陽』？」

古毅頷首道：「岳陽『桑鎭宇』無人不知。」

杜萬里道：「好，你把他主謀作惡之事，每字寫作小兒拳般大，寫好給我。」

古毅一楞道：「只是有許多事尙缺物證……」

「這你不要管！」杜萬里不耐煩的說道：「你只要把這件事快些辦好就行！」

古毅應聲道：「回店之後，一個時辰之內就可寫就。」

杜萬里嗯了一聲道：「你回去寫吧，天亮後我會去取！」

古毅還想說什麼，杜萬里揮手道：「放心，桑鎭宇不會再露面了，我若所料不錯，阮靑只怕也丟了性命。」

古毅沒接話，只說了聲「告辭」，一個人孤伶仃的走了。

×　×　×

阮家堡完了，完在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上！

當官府事後清理火場，焦屍竟有八十二具，大大小小全有，阮靑沒再露面，焦屍又難分是誰，不過有經驗的差人，都認定在已毀而無完木的正上房內，找出的兩具焦骨，其一可能就是阮靑。

×　×　×

隋光華也到了杭州，那是在阮家堡全毀後的第八天，眞巧，他住進康家店，獲知了有關杜萬里的所有事情。

隋光華在外打聽了一整天，次日天亮，他就離開杭州，他本也步行，現在却買了一匹快馬，馬上加鞭直奔岳陽！

×　×　×

洞庭湖東側，濱湖倚山有所巨第，正是當地大善紳桑鎭宇的府居。

是個凄風苦雨的深夜，桑府上下人等全已安歇，當然還有沒睡的，不過外人休想能夠發現這些沒睡的人。

砰！咕咚！

桑府那兩扇厚有三寸的「百釘」大門，被人生生的劈斷下來，這兩扇大門倒地的巨震聲響，將桑府上下人等全從好夢中驚醒。

別管大門全毀，上下人等全被驚醒，却半絲兒不現慌亂。

一排六盞明燈，共有四排，排列齊整的自中院，飛前院，直到大門前。

燈停影現，三十二名勁裝黑衣大漢，已將自前院進入中，後宅的每條路徑阻住，已是飛鳥難渡。

大門外，只有一個人，一身銀色勁衣，一柄劍，那寬有兩寸的皮腰帶上，却垂着不少蛋大渾圓鋼球，看不出那是幹什麼用的。

一條瘦長的影子，從閃向兩旁的黑衣漢子大隊中，緩步踱出到了門口，正好和門外銀衣人相距着二尺高的門檻，和丈多的地方。

瘦長人斜眼看了看散碎的兩扇大門，點着頭一笑道：「不錯了，有這份眞力，應該是武林中够硬的高手，閣下，敬請報出門戶姓名，以便接待！」

銀衣人正是杜萬里，當他震碎了大門時候，心中還有些猶豫不安，因爲，他只憑古毅的話，找來桑家，而桑氏又是當地人人皆曰善士的良紳，萬一錯失，何以心安。

如今，他放心了，只憑面前的這種排場，這瘦長的人物，和瘦長人所說的話，已能證明桑氏至少並非普通善紳，說穿了，決非安善良民！

只要事沒弄錯，其他完全不在杜萬里眼裏。

他沒答話，一步跨進了門內，只是一步，沒挺力，沒提氣，人却已和瘦長人只隔兩尺，兩尺是彼此伸手可及的險地！

瘦長人本來沒有打算退讓，不但沒打算讓退，並且存了倏忽出手擒敵的心，但當杜萬里足臨面前的刹那，瘦長人驚心了，他已感覺到煞氣迫體，幾乎難以呼吸，只有連退幾步才保平安，遂不知覺間退後了八尺！

他退，人進，仍隔兩尺餘地！

煞氣暴盛，似乎已同鋒刃加頂，瘦長人想都沒想，又退了一丈！

這次退，他已退到了黑衣漢子的燈隊中，覺出煞氣減輕，因之靈智亦復。

他快速的回顧身後，以眼色傳達了諭令，銀衣的杜萬里，視如不覺，又一跨步，彼此相對仍是兩尺！

瘦長人已有準備，一聲冷笑，寒閃飛起！

寒閃並非一道長虹，而是漫天普降的一片光網，在三十二盞晶亮燈籠的光輝映射下，發出令人錯覺的玄妙幻應，幾疑身在網羅！

這是瘦長人威震武林的奇絕兵刃，一種屬於罕見的奇網，輓時如絮，其堅逾鋼，雖然比不得無人得見却傳說已久的「天蠶絲織」，本身的確是以五金抽絲精鍊製成，只怕唯有寶刀奇刃方能洞穿或削割破毀。

它的名字叫「鬼見愁」，形容就算你是個鬼，被網在其中也唯死而已。

當金華網光已罩將下來，眼見已將杜萬里網於其中的時候，三十二名挑燈漢子，早受示意，動作整齊，各以左手挑燈，右手甩打，數百點寒星，射向「鬼見愁」中！

「鬼見愁」固然是能使鬼見了也愁，但它本身却總是五金抽絲編製而成網的，既然是網，總有洞孔，數百點寒星都是十分細小的歹毒暗器，有針，有釘，有八稜毒砂，都可以穿網洞過而傷敵。

人若入網，已無逃處，別說身中數百件暗器，就算被打中三五個地方，也已死多活少。

杜萬里揹着劍，也許是柄寶刃，不過他並沒有撤劍的動作，當「鬼見愁」暴然罩下，數百暗器接着擊到的刹那，只見杜萬里突然身軀旋飛，化作一團銀影，閃得一閃竟在衆目下頓失所在。

「鬼見愁」罩空了，數百寒星也打空了，在大家駭然愕詫的當兒，驀地聽到瘦長人一聲慘號，哭聲如同深夜鬼哭，注目時，瘦長人果然已成了鬼，頭蓋骨碎，長髮披散部份，另一部份成了他懸身簷頭的吊索，直直的被高吊着，鮮血正順雙手十指滴落下來。

三十二名挑燈漢子無不驚呼出聲，適時傳來杜萬里的話聲道：「滾，去叫那桑鎭宇出來！」

聲音仍自原先杜萬里失踪處傳來，衆目看時，誰說不是，杜萬里仍在原處岳立如山，足下正踏着已死瘦長人的「鬼見愁」，地上是那數百點擊空的暗器。

沒人看清杜萬里究竟是怎樣失踪的，也沒人看清杜萬里是如何殺死了瘦長人，當然也就沒人看到杜萬里重回原地，於是挑燈漢子們嚇掉了魂魄，像面對鬼怪幽靈般，呼嘯一聲散逃了個乾淨。

杜萬里一聲冷哼，大踏步踱上正廳的石階，一掌劈碎了廳門，大馬金刀的坐在廳中的上座，靜等桑鎭宇來到。

桑鎭宇並沒叫杜萬里失望，來了！

他身後，有八位老者，看樣子無不都是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。

桑鎭宇在踱入大廳的時候，並沒現露絲毫猶豫，可見他業已準備妥當。

杜萬里更妙，坐在上座動也沒動，好像他才是本宅的主人，桑鎭宇等人，是有所求而來的普通客人。

桑鎭宇在杜萬里座前丈遠停步，冷冷地說道：「老夫宅中的陳總管，是你殺死的？」

杜萬里也冷冷地答話，道：「何必多此一問！」

「爲甚麼？」桑鎭宇有些不解的雙眉一挑道：「是仇！」

杜萬里一搖頭道：「我和他今夜是第一次見面。」

桑鎭宇聲調不禁帶出威稜和不耐道：「第一面見，動手就要了他的命，死後並且吊屍簷頭，你也太過狠辣了些！」

杜萬里冷哼一聲道：「以『鬼見愁』暴起傷人，並施展『萬蜂蛸集』歹毒的暗器羣攻，這些對一個他尙且不知來由名姓的說來，狠毒的是他，辣手的是他，所以取死的也是他！」

桑鎭宇身後八老者中，一位身着素衣的開口道：「據報閣下未經通報，也無名帖，以內力震毀大門而入，設眞如此，又怎怪陳總管視閣下若死敵？」

「這也許對！」杜萬里一笑道：「所以說彼此既是死敵，相搏則各出手段，結局爲強者生弱者死！」

紫衣人被杜萬里的態度和言語引惱，沉聲說道：「閣下當然也該知道，殺人償命！」

杜萬里沒答紫衣人的話，目光一掃桑鎭宇道：「大概你就是桑鎭宇了？」

桑鎭宇冷傲的一點頭，杜萬里掀掀嘴唇，擠出一絲冷笑道：「那很好，我找的是你，姓陳的是自己找死，現在你似乎不該再拖人渡厄，自己出頭吧！」

桑鎭宇寒着臉道：「你先報名，然後說清楚找老夫的原因！」

杜萬里一字字如敲金石般道：「你不會忘記死在你『大手印』功力下的英英姑娘吧，我爲她來的，還有古毅一份人情，和齊家慘死之人及那些紅貨！」

桑鎭宇雙目陡瞪，沉聲道：「你是杜萬里！」

「正是！」杜萬里坦然直承。

「聽說你是『劍老人』的門下？」桑鎭宇改了話題。

杜萬里不回答這句話，道：「杜某不想在岳陽多作逗留，請快！」

桑鎭宇猶豫了刹那，面色轉爲溫和，聲調也低了下來道：「杜朋友，老夫相信你僅僅是正好趕上這場事情，和古毅，齊氏及英英賤婢，絕非素識，對不？」

「對！」杜萬里突然揚聲道：「不過既然被我適巧趕上了，又適巧答應下來過問這件事，大丈夫信諾如金，就算明知道這是龍潭虎穴，也斷無退步之理！」

「說的好！」桑鎭宇臉上帶着笑容道：「杜朋友杭州找上了阮靑，使鐵桶般的阮家堡，化爲灰燼，阮靑，崔嵐等俱皆身亡，所謂信諾，已足够了，如今又找到老夫寒舍，殺我手足般的總管兄弟，杜朋友，對古毅及英英來講，你已仁至義盡，所以說……」

杜萬里冷冷一笑道：「只要你桑鎭宇尙未授首，信約仍在！」

桑鎮宇聳肩一笑道：「老夫這裏，可不像阮靑的阮家堡，不過老夫認爲本和杜朋友你無冤無仇，事能由小化無，老夫十分願意，何況千兩黃金，一家賭場，一家船行還等着杜朋友你去承接，杜朋友，話只一句，你怎麼說？」

杜萬里哈哈的笑了，道：「你眞够厲害，處理事務，在在擊中人性弱處，想想看，事業，黃金，自能換得名譽地位，何況我又和那古毅，英英毫無交情……」

桑鎮宇含笑接口道：「杜朋友總算想通了，請卽……」

「且慢！」杜萬里緩緩起座道：「杜某只是說出你奸猾厲害的地方，至於要憑這些黃金，賭場，船行買去杜某的人格，桑鎮宇，你是在作夢！」

桑鎮宇一楞，紫衣老者身側的藍衣老人，適時沉聲道：「好個不識好歹的狂妄東西，外面來，老夫領教領教你究竟懷具何等出衆的武技，請！」

杜萬里從容答道：「抱歉，杜某要先爲齊氏死難及英英姑娘報仇，因此必須先殺這罪魁禍首的桑鎮宇……」

「狂妄小子，老夫只是息事寧人，你却當作誰怕了你，那你就接老夫一拳試試！」桑鎮宇話到拳到，直搗杜萬里前胸打來。

杜萬里移步錯身避過一拳，道：「這恐怕就是你震碎英英肺腹的一拳了！」

桑鎮宇獰笑一聲，道：「對你也一樣，打！」

「直搗黃龍」擊向杜萬里丹田，出手重過對英英的一拳多多！

杜萬里早已提聚全身功力於右掌，「直搗黃龍」將臨丹田要穴，杜萬里倏忽上步，左掌直挺迎擊桑鎮宇的重拳，相抵刹那，杜萬里突然一縮右腕，桑鎮宇只覺拳力擊向空處，眞力被吸暴吐，大驚失色，慌不迭後退而避，杜萬里一聲冷哼道：「先斷下你這隻殺人的血手來！」

話聲未住，右掌劈下，正切到桑鎮宇右掌腕上，劈掌如刀，桑鎮宇右腕立斷，斷處如遭利刀削斷，血崩掌墜，一聲疼呼幾乎難以站穩！

那八名各着不同顏色的錦衣老者，紫，藍二老同時上步攙扶住桑鎮宇，飄身而退，其餘六老，適時攻上，配合的天衣無縫。

豈料杜萬里一聲冷哂，身形只是看去左一擺右一幌，竟已脫身六老羣攻的包圍，直追桑鎮宇。

紫，藍二老在看出不好的時候，已遲一步，杜萬里一進卽退，誰也沒有看出他是如何出手，和使用的甚麼招式，只聽到被攙扶着的桑鎮宇一聲厲吼，接着頭垂氣斷而死，胸前一個拳大深洞，直透後背，鮮血濺流不止！

這時，其他六老已撲空而返，正目覩桑鎮宇魂斷命喪，竟全是一楞之後，停步不前。

桑鎮宇雖死，八老却毫髮無傷，按說應該紛紛撲上才對，事實不然，杜萬里竟也不覺奇怪，做聲大笑道：「諸位誓言已解，洞庭八義似乎可以離開這污垢的地方了。」

紫衣老者神色一變，道：「閣下知道老朽弟兄的事？」

杜萬里正色道：「古人說：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，老丈弟兄，爲一己之私受制於桑鎮宇，多年來他仗着老丈弟兄的勢威，作盡惡事，按說杜某今宵應該請老丈們還出公道，只因……算了，只要老丈兄弟，能把善後諸事宜辦妥，齊氏紅貨歸於原主，瓦解桑氏勢力，已很够了！」

紫衣老者長嘆一聲道：「老朽兄弟恭敬受教，一定把事作的圓滿。」

杜萬里冷冷的哼了一聲，自囊中取出够厚的一個紙封兒來，道：「事情辦好，請把封中文字貼於桑氏大門牆上。」

他把東西交出，人已邁步出廳，眨眼去了個乾淨。

紫衣老者此時突然想起一件要事，必須警告杜萬里小心，可惜奔出桑府之後，已不知杜萬里的下落，只好悵然而歸。

× ×

古毅所寫的桑鎮宇惡行證文，又經洞庭八義加上不少實證事情，張貼在桑府的門牆之上。

桑府上下人等，業已星散，桑鎮宇獨子桑彫，在杜萬里去後，拋下嬌妻，只携帶了不少細軟離家而去，目的不詳。

僞善紳，實巨盜的桑鎮宇，眞正面目已現於人前，這是杜萬里的一大善行，也是隋光華到這岳陽之後，心中着實感到欣慰的一件事。

隋光華雖是快馬疾趕，仍然遲了三天，杜萬里已事畢他往，不知下落。

往日，杜萬里每到一地，總有事情發生，十分容易打聽他的下落，但自岳陽桑氏事件之後，他却像晨露般形影消失，不知所終。

× ×

其實杜萬里是有目的地的，他答應了古毅，要爲英英千里關山，去昆明的「烏家店」送交「墨玉」。

「墨玉」其黑如墨，長四寸，寬三寸，厚五分許，上雕五龍一鳳，龍鳳如生，翻滾門搏於雲海，其姿態之雄偉美妙，世不多見。

杜萬里除在接下「墨玉」的當兒，看過一眼外，再沒取出，不過這些日子，他業已身受過「墨玉」的恩惠，身懷此物，非但不覺寒，暑之苦，蟲，蠅，蚊，蚋等物，亦皆遠避不迭。

雖說它是一件奇寶異珍，杜萬里却沒有半絲據爲己有的私心，所以岳陽事了，他毫未停留就奔向雲南，這也正是隋光華突然無法打聽到他消息的原因。

× ×

他並沒有能够平安到達雲南，自然更沒有辦法把「墨玉」，送達昆明的「烏家店」！

再有兩天路程，就是雲南交界地了，時爲黃昏，鎮名「落魂溝」，算不得是個吉祥地方。

杜萬里在「安順店」落脚，雖然也是個單間，却無法和岳陽的店房相比，唯一强過岳陽店房的，是十分清靜。

「落魂溝」安順店，並沒有附設茶樓酒肆，客人們想吃東西，必須店家去買，或你自己出去吃，杜萬里走累了，洗過澡後更懶的動，不過飯總要吃，遂招呼店家

去買。

他說的只是兩菜一湯的普通飯食，店家送上來的，却十分精細，菜仍然是兩個，可是色，香，味俱全，並且有壺上好的「茅台」酒。

店小二笑着說的好，正趕上這批酒到，難得，他自己買了幾壺，順便也就爲杜萬里帶了一點兒，如果杜萬里不好這個，沒關係，他能轉手賣出去。

杜萬里留下了，付過銀兩，慢慢地食用，一盤看來極爲普通的「爆炒大頭菜」，却香脆可口，所以那壺茅台，也就順勢灌落下肚。

也許是酒在壺中仍是酒，酒入腹中不相同，杜萬里突然覺得全身都不合適，提提力，大吃一驚，馬上明白中了圈套，喝下另外加過迷魂心志的藥酒，趁神智仍在，他首先取出了「墨玉」，以功力將「墨玉」反壓入所睡土炕的炕內「火頂」上，也就是剛辦好這件事，人已昏迷不醒。

× ×

是幻夢抑或是失足落水，杜萬里驀覺全身一冷，甩頭醒來，妙，已經到了官家的公堂上面。

猛咕叮的坐起，被人一棒又打躺地上，痛如刀割，一翻身，一身水，大概剛剛被水澆醒。

提提力，他面色變了，眞力竟然提不起來，重穴被封，功力暫失，難怪剛才沒能躲過棒擊。

又一甩頭，正要想個明白，上面已經有人問話，道：「你可叫杜狗子？落魂溝土娼館中，一刀二命的兇手，可是你？」

堂堂一位奇俠客杜萬里，突然變成了杜狗子，這份氣幾乎頂開他的天靈蓋骨，再一聽「一刀二命」，嚇傻了可也明白事，要開口分辯，一張嘴巴，竟不吐聲，才知道，穴也遭人封閉，於是急的猛然蹦起，他快，火棒更快，一棒正敲在腿樑骨上，由不得嗚嗚連聲摔仆地上。

摔倒，聽到有人在身側丈外開口道：「小的跟老爺你回，就是這個人，啞巴，用現在堂上的這柄刀，殺了『小翠』，天可憐小翠身懷四個月的孩子，爲這個才不能伺候他，誰料到他借酒逞兇，持刀殺人，事有見證，大老爺你請明斷。」

咕嚕！杜萬里翻身爬起，剛剛看清說話這人的模樣，就被一聲斷喝和接着打到的一棒，重又敲昏倒地上。

再醒來，人已入了大牢，雙鐐緊鎖手，是，叫天難出聲，呼地難能應，可憐他就這樣糊裏糊塗的被當成殺人兇手，靜待「秋後」一刀！

這只是個遙遠的「三等縣」，他，杜萬里，在上呈公文上的名字，是杜狗子，不用說他還沒有驚動官府的換命朋友，就算有，誰又能想到，杜狗子就是杜萬里，所以說他是死定了，眞正應了那句俗語：情屈命不屈！

他可以「越獄」，可惜這縣份雖小，公差却都有一套，他被封的穴道，已不知何時被拍解開了，怎奈「琵琶骨」上穿了個洞，一條鐵索索釘在南牆臂粗的鐵環上，這條琵琶骨中的鐵索不去掉，他一身功夫就休想施展！

他連問話的機會都沒有，因爲啞穴仍未解開，不過他已經想明白了一切，是有人暗以陰謀計算了他，對方不但買出人證，苦主，並且兇刀死人皆全，一句話傷到頂天，他跳到黃河，也洗不乾淨這個殺人的惡名。

頭兩天的暴躁，空空換來了飢渴和一頓鞭子，所以從第三天開始，他聰明了，冷靜下來，安份知命。

自第四天起，他想着這件事的經過，他雖然仍舊想不出來，究竟是誰和他有這大的仇恨，不過他却能想通，對方復仇手段歹毒萬分，要使自己窩囊的變成個名叫杜狗子的兇手，然後靜等王法宣判下來的一刀！

想通了這一點，他笑了，他竟能笑得出來，不能不叫人佩服。

自此他靜靜地等待着，暗中用上「鋼樑磨繡針」的辦法，不停的磨那琵琶骨近垂胸前的鐵索，也不斷的輕輕提聚眞力，一絲絲的，緩慢的，衝向所被封閉住的啞穴！

半個月後，他等待的一天終於到了，是黃昏，牢頭笑嘻嘻的來告訴他說，本縣捕頭，將要陪着一位親戚來探監，所探看的人，就是他杜狗子。

人來了，兩個，他一個也不認識。

先開口的是捕頭，道：「杜朋友，你要先原諒，手下人貪圖了別人的錢財，把你這位『無敵一劍』杜萬里杜爺，變作個痞棍杜狗子給收了監，等我弄清楚之後，生米可已成了熟飯，有心就這樣放了你吧，杜爺，他們可又怕你杜爺出來報復，不過杜爺你也不對，在堂上爲甚麼話不說清，任他們冤枉呢？」

杜萬里不用提有多窩囊了，氣的直搖頭，另外一個後生，笑嘻嘻地接着說道：「再說憑杜爺你這一身功夫，既能瓦解了岳陽桑府，却又怎會在『落魂溝』眞掉了魂，任人宰割而不加反抗呢？」

杜萬里猛跺脚，怒火已冒起三丈高。捕頭笑了，道：「發這種無名火是沒有用的，爲了我那些老兄弟，說不得只好委屈你杜爺，反正人總要死，怎麼死還不是一樣，哦？」

杜萬里陡地冷靜下來，先時他想錯了，認爲捕頭眞的是事先不知，如今幾句話開了竅，一切只怕全是這捕頭的手脚，因此他冷靜下來，仔細的看清楚這捕頭的模樣，和另外後生的面貌。

後生開口道：「杜爺，琵琶骨穿洞，肉要爛了可不好治，我帶來了好東西，先替你洗洗傷口，你可要忍着點！」

他退身欲避，捕頭上步已捋住了鐵索，猛地一抖一帶，杜萬里硬生生被痛苦折磨的跪了下去！

後生適時取出一個葫蘆，整葫蘆的水汁，全澆進琵琶骨傷洞中，那裏是甚麼藥汁，鹽水加辣粉，杜萬里狂嚎一聲蹦起，摔下後已然半死。

半昏死中，聽到後生狠狠地說道：「老子姓桑，叫桑彤，這位是桑老子的親娘舅，桑鎮宇就是老子的父親，地獄無門你自己投到，杜萬里，杜狗子，你他娘的靜等挨宰吧！」

如今他全明白了，也眞的在氣，怒，奇疼交加下，昏死過去。

（未完）

新派俠義長篇連載

刀客

慕容美・文　盧令・圖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七星鎮上的人們，方驚聞七星莊總管賈勇死於非命，驀地又見屠刀公孫絕，在大街上大叫大嚷，終於消失於鎮尾，原來這位屠刀，是承受不住一股無形的壓力，而導至精神崩潰，瘋了！十八刀客，又去了一位。翌日，白天星和張弟又到何寡婦店中喝豆漿，剛坐下不久，突見一黑衣漢策馬拖着一輛板車在店外停下，棄下板車，策馬逕去，鎮人好奇，趁前察看，驀見板車上平躺着在廣場上賣白酒的上官兄弟的屍身，車上並插有黑鷹幫的旗幟，對於黑鷹幫所做的事，鎮人自是不敢多問，一哄而散——

遽接勒嚇信　怒貼挑戰書

張弟跟在白天星身後，慢慢的向鎮頭上走去。

走完一段街面，張弟道：「我們現在去那裏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去看一個人。」

張弟道：「去看洪四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不是。」

張弟道：「鎮頭上除了一個洪四，還有誰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莫瞎子。」

張弟一怔，忽然停下脚步道：「我……我不去了。」

白天星轉過身來，有點詫異道：「你爲甚麼不去？」

張弟臉一紅，訥訥道：「我……我在何大姐店裏等你，我……還……還想喝碗豆漿。」

這個謊話說得當然不够高明。

白天星望着他，說道：「我們去莫瞎子那裏，你是不是怕何大姐知道了，會不高興？」

張弟紅着臉道：「胡說！」

白天星道：「要不然就是覺得對莫丫頭不起？」

張弟臉更紅了，好像有點發急道：「你這扯到那裏去了？我跟那丫頭，話也沒說過一句，她是她，我是我，憑甚麼……我……我……要覺得對她不起？」

白天星平靜地道：「你用不着掩瞞，也用不着辯解。如果你覺得我的話還中聽，就不妨聽聽我的忠告：放寬心胸，面對現實，別把事情看得太嚴重。愛你的是一個人，你愛的又是一個人，一切都發生很自然，就應該任其自然的發展下去。」

張弟垂下目光，默不作聲。

白天星緩緩接下去道：「你自從來了七星鎮，一直沒有離開過我，你若是走錯了路，我會拉你回頭，我如不阻止你，便表示你並未做錯甚麼。大丈夫最要緊的，便是敢愛敢恨，有些事如浮雲轉眼卽逝，有些事則如青山永在，綠水常流。想想我的話，然後你可以自己拿主意。我覺得青那丫頭跟你是很理想的一對，她可說處處都配得上你，而你也並沒有甚麼配不上她的地方。如果你自覺問心有愧，那只是一種孩子氣的想法。同時那也只證明你還不够成熟，不够堅強！」

他從容說完，身子一轉，又繼續慢慢的向前走去。

張弟茫然呆立着，也不知過了多久，才像下定決心似的，輕輕嘆口氣，重新移動脚步，向莫瞎子的燒餅店跟了過去。

×　　　　×

張弟走進莫瞎子的燒餅店，看到店堂中此刻那份安靜的情景，不覺微微一呆！

莫家父女，一個在搓繩，一個在紡棉紗，父女倆一邊工作，一邊低聲說着話，好像這間屋子裏，今天根本就不曾有客人來過一般。

白天星那裏去了呢？

他明明看到白天星走進這間店堂，才跟過來的。是他看花了眼睛？還是白天星會使障眼法？

莫青青頭一抬，嫵媚的俏臉蛋兒上，立卽綻開了花朶似的笑容。

她朝張弟點點頭，輕聲道：「你過來，我告訴你。」

張弟走過去，面孔有點發燙，一顆心騰騰跳個不停。

莫青青拉了他一把，湊在他耳邊，低低說道：「白大叔從後面出去了，他要你在這裏等一會兒，他去辦點事，辦好馬上就來。」

張弟想開口，却不知道該說甚麼好。

莫青青將他輕輕一推，站起身笑道：

「你坐下，跟我爹爹聊聊，我去後面替你們泡壺茶。」

張弟坐下，剛喊了聲莫老伯，便聽莫青青在後院咦了一聲道：「白大叔不是說要去辦事情嗎？」

接着是白天星帶笑的聲音道：「辦好啦！」

莫青青道：「甚麼事情這麼快就辦好了？」

白天星打了個哈哈，沒有回答，反問道：「小張來了沒有？」

莫青青道：「來了，在前面跟我爹說話。」

白天星笑道：「你溜來後面幹甚麼？怎不留在前面陪陪客人？」

莫青青道：「我泡茶。」

白天星嘆了一聲道：「好，好，泡好了茶，快點過來，大叔有話跟你說。」

然後，便見白天星帶着一臉笑容，從後院子裏走了進來。

莫瞎子放下手上的活計道：「你急匆匆的跑來跑去，在忙些甚麼？」

白天星笑道：「到後面河邊去找蘆草根。」

莫瞎子道：「找那玩藝幹啥？」

白天星笑道：「做藥引子。」

莫瞎子一楞道：「誰吃藥？」

白天星笑道：「我自己吃，我在胳肢窩底下生了個小癤子。」

癤子是熱毒，蘆草根性涼，用來做藥引子，倒是蠻對症候。

莫瞎子點點頭，又道：「你找到了沒有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找是找到了幾根，只是看來都不怎麼合用。」

張弟忍不住暗暗罵了一聲，生你大頭鬼的癖子！

不過，白天星這一次的鬼話，倒沒有引起他多大的反感，因爲他已猜到白天星眞正忙的是甚麼。

招風耳洪四就住在緊隔壁，他猜白天星一定是到洪四那裏去了一趟。

從白天星滿面春風的愉快神情看來，不難想像白天星在洪四那裏，一定獲得了一些令人興奮的消息。

洪四是不是在情刀秦鐘身上，發現了甚麼驚人的秘密呢？

張弟正在想着，莫青青端着一隻茶盤走進來了。

白天星笑道：「青青，快過年了，替我跟小張一人做雙棉鞋怎麼樣？」

莫青青高興地道：「好啊！你們喝茶，讓我來量量你們的鞋底。」

量過鞋底，白天星取出一個小布包放在桌子上道：「這裏是點零碎銀子，青青，針綫布料，你包辦了。」

莫青青拿起銀包掂了掂，睜大眼睛，露出吃驚之色道：「做兩雙鞋子，那用得了這許多銀子？」

白天星笑道：「多買點布料，放着，到時候我們還要做點別的也不一定。」

莫青青閃動着一雙烏亮的大眼睛道：「就算……」

白天星不讓她再說下去，拉起張弟，打斷她的話頭道：「以後再說，以後再說，我們還要去看個朋友。」

走出莫瞎子的燒餅店，張弟悄聲道：「你去找洪四，洪四怎麼說？」

白天星沒有馬上回答，兩眼望着地面，向前走了很遠，才黯然嘆了口氣道：「我担心洪四可能出了事情。」

張弟一呆，頗感意外道：「你剛才過去，沒有見到洪四？」

白天星皺緊了眉頭道：「沒有，他女人說，自昨夜出去之後，就一直沒有回來過。」

張弟想了想，忽然搖頭道：「你別疑神疑鬼了，我昨夜照你吩咐，趕到這裏來的時候，已是二更將盡，他出去得那麼晚，當然不會這麼快回來。」

白天星嘆了口氣道：「有好多事你還不知道，我担心自然有我担心的理由。」

張弟道：「甚麼理由使你担心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我要他去察看情刀秦鐘的動靜，其實並不是要他去跟踪情刀秦鐘本人。」

張弟一怔道：「不跟踪秦鐘本人，如何能知道那位情刀的動靜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我的意思，是要他去七星莊，跟那些莊丁廝混，從那些莊丁口中打聽消息。」

張弟不覺又是一怔道：「那麼晚了，你要他去向誰打聽？」

白天星苦笑了一下道：「你以爲他半夜出去，時間太晚？告訴你吧：那時可說正是七星莊中最熱鬧的時候！」

張弟眨着眼皮道：「怎麼說——半夜是七星莊中最熱鬧的時候？」

白天星點頭道：「不錯！」

張弟道：「那些莊丁，難道人人都不睡覺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當然不是人人如此，不過不睡覺的人們，總佔一半以上，大概不算誇張。」

張弟道：「他們幹些甚麼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賭。」

張弟道：「賭？在莊中賭，廖三不禁止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廖三爲甚麼要禁止？嗜好多的人，只有更易駕馭！廖三的規定是：賭錢他不反對，但只許於值班之餘，在莊中賭，絕不准上熱窩。所以，莊後的大厨房，便成了莊丁們的聚賭之所，每天天黑開場，無日或缺。」

張弟道：「你去過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去過。」

張弟道：「洪四也常常去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是的，不過那會是出於我的授意，洪四並不好賭。」

張弟道：「那麼，洪四會不會一時忘了時間，還沒有離場？」

白天星搖頭道：「不會。」

張弟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廖三規定很嚴，不論輸贏多大，天一亮便須各回本位，誰敢明知故犯，立卽開單。」

張弟的眉頭，也不禁皺了起來。

他細細一想，覺得白天星的担心，果然不無道理。

現在已是巳牌時份，洪四要回來，早該回來了，到此刻還不見人影子，洪四去了那裏呢？

張弟皺着眉頭，隔了一會兒，才道：「我一直忘記問你，洪四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？」

白天星微笑道：「一個輕功很好的獨行盜。」

張弟愕然道：「原來洪四過去也是黑道上的人物？」

白天星點頭道：「是的，過去黑道上很少見到的一個大孝子！」

張弟一哦，露出領會之色道：「你就是因爲……」

白天星點頭接下去道：「是的，這就是我跟他交上朋友的原因。我認爲一個人只要還知道孝順父母，即使偶爾走了歧路，一樣可以回頭，變個有用的人。」

張弟道：「你們認識多久了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五六年。」

張弟道：「他雙親均已過世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我就是因爲他雙親過世，哀毀逾恆，才勸他換個地方，搬到這裏來的。」

張弟道：「那時你就已預知七星鎮，早晚必定會出事故？」

白天星點點頭，沒有開口，又現出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。

張弟忽然道：「光發愁也不是辦法，我們何不設法去莊中打聽一下？」

白天星搖搖頭，仍然沒有開口。

張弟仔細一想，覺得自己這個主意果然不太高明。洪四若是出了事情，地點决不會在七星莊內，去向誰打聽？

他越想越覺得事態確實嚴重，不禁搓着手又道：「否則怎辦？」

白天星沉吟不語，隔了片刻，方長長噓了口氣道：「這事暫且別想它，先去七星廣場，弄碗酒喝喝再說。」

× ×

七星廣場上，還是老樣子，一簇簇的人羣，七咀八舌，議論紛紛。

唯一不同的，也許便是因虎胆賈勇和上官兄弟之死，又爲好事者多添了一些新鮮的話題。

白天星一逕走去老吳的酒担子旁邊，舀了一碗白酒，捧起便喝，一直喝到第三碗，才找地方坐下來，一邊慢慢的喝，一邊默默出神。

張弟也向老吳要了一小碗酒，自己喝自己的，不去打擾他。

他很了解白天星此刻的心情。

洪四半夜出去，是爲了替白天星辦事，如果洪四出了意外，白天星心裏當然不好受。

同時，張弟也知道白天星目前最大的苦悶，便是明曉得洪四有了麻煩，却連打聽也無法打聽！

在這最後的緊要關頭，他又怎能讓別人知道他跟洪四的關係？

萬一洩露了身份，豈非功虧一簣？

張弟實在很想在這件事上出點力量，但又不知道這個忙從何幫起。

就在這時候，烏八忽然出現。

烏八匆匆走過來道：「啊，原來你們在這裏，眞把我找死了！」

白天星道：「找我幹甚麼？」

烏八遞出一個紙封套道：「有人叫我把這個交給你。」

白天星伸手接下，匆匆瞥了一眼，旋即抬頭問道：「這是誰交給你的？」

烏八道：「一個三十來歲，外地口音的漢子。」

白天星道：「那人是在甚麼地方交給你的？」

烏八道：「何寡婦店裏。」

白天星道：「多久的事？」

烏八道：「就在你們大伙兒走了不久之後。」

白天星道：「當時有沒有別人在場看到，他把這個交給你？」

烏八道：「沒有。」

白天星眼珠轉動了一下，又道：「那人把這東西交給你時，有沒有交代你甚麼話？」

烏八道：「沒有。」

白天星道：「甚麼也沒有說？」

烏八道：「他只說事情很緊急，要我儘快拿來交給你。」

白天星思索了片刻，點頭道：「好，謝謝你，等會兒我再請你喝酒。」

烏八擺擺手，轉身走了。

從這位仁兄輕鬆的步伐上，誰也不難看到，這一趟小差使，無疑又有好幾十両銀子，進了他仁兄的荷包了。

張弟望着那個封套道：「甚麼人送來的？上面怎麼寫？」

白天星又掃了那個封套一眼，手一伸道：「你拿去自己看吧！」

張弟猶豫地道：「這是別人指名交給你的東西，你不先打開看看？」

白天星端起酒碗，喝了口酒道：「我看不看，都是一樣。」

張弟道：「你已知道是誰送來的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張弟道：「知道內容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是的。」

張弟道：「你知道裏面信上寫了些甚麼？」

白天星又喝了口酒道：「你看過之後，就知道了。」

張弟受好奇心驅使，接過那封套，反覆檢視了一遍，見外面沒有落款，便將封套拆開，從裏面抽出一張信箋。

這箋上面，字跡潦草，只有短短的兩行：「請以錢麻子交換洪四，日期，地點，另候通知！」

張弟幾乎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瞪着那信箋道：「這是誰開的玩笑？」

白天星安閑地望了過來道：「上面開了些甚麼條件？」

張弟將發楞的眼光移去白天星臉上道：「你眞的在我沒有拆開這封信之前，就知道了這封信的來意？」

白天星打了個酒呃，點頭道：「可以這樣說，我雖然不敢十分確定，不過大致上我是猜到了。」

他如釋重負似的，又嘆了口氣道：「謝天謝地，我巴望着的第一件事，總算一如預期的實現了。」

張弟愕然道：「你希望洪四被人綁了架？」

白天星苦笑道：「今天七星鎮上，一個人忽然失踪不見，除了希望他還活着，你還能奢望甚麼？」

張弟將信箋送過去道：「你自己看看上面開的是甚麼條件吧！」

白天星接過去，只約畧溜了一眼，便將信箋摺好，塞進封套，袋入懷中。

張弟有點詫異道：「你不爲這件事担心？」

白天星又端起酒碗，慢慢的喝了兩口酒道：「如果担心就能解決問題，你要我怎麼担心，我就怎麼担心。」

張弟道：「那麼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不怎麼辦。」

張弟道：「任其自然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至少我不會讓對方覺得我把這件事看得很嚴重。」

張弟眼光微微一轉，話到口邊，欲言又止。因爲他稍加回味之下，已隱隱體會到白天星這句話的言外之意。

白天星緩緩接着道：「我敢說對方到目前爲止，還無法十分確定我跟洪四的關係，我們如果表現得太關心，只有使這件事更棘手。」

張弟眨了眨眼皮，遲疑地道：「這只是我們的一種姿態，不管我們表現得如何不在乎，那也僅僅是做給別人看的，實際上我們總要想想辦法才行啊。」

白天星道：「依你之意，你覺得這件事應該如何着手？」

張弟皺眉道：「你剛才實在應該問問烏八，那個送信的人生做甚麼樣子。」

白天星道：「問了又怎樣？」

張弟一怔，回答不出來了。是的，知道了那個送信的人生做甚麼樣子，又怎麼樣？

對方既然經過匠心安排，這個人也許永遠都不會再在七星鎮出現第二次。

如果對方施過易容手術，即使以後走成面對面，你也不可能辨認出來，問了豈非白問？

張弟現在才知道白天星並沒有遺漏任何細節，他只是對無益之舉，不願多浪費口舌而已！

張弟想了想，接着又問道：「那麼，你能不能找到黑鷹帮如今藏匿錢麻子的地方？」

白天星微微搖頭道：「找不到！就是找得到，我也不找。」

張弟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找着了又怎樣？不惜跟黑鷹帮公然衝突？」

張弟道：「爲了救出洪四，說不得只好用强了。」

白天星道：「就算我們能從黑鷹帮手裏奪得錢麻子，你能否担保到時候一定可以換回一個活的洪四？」

張弟一怔，又回答不出來了。

能以綁架爲手段的人，當然談不上信義二字，對方作此要脅，也許只是爲了找不到錢麻子藏匿的地點，一旦這個難題解決了，想獲得錢麻子，別的方法多的是，爲甚麼一定還要以洪四交換？

更說不定，到那時候，他們認爲洪四奇貨可居，又拿洪四來提別的條件了！

張弟緊皺着眉頭道：「否則……」

白天星放下手上的酒碗道：「這件事由我來處理，用不着你多操心，只有一點我必須預先聲明一下。」

張弟道：「聲明甚麼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爲了能救出洪四，我也許會做出一些你不高興的事情來。」

張弟一呆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？你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，你救洪四，我怎會不高興？」

白天星點點頭，緩緩起身道：「很好，我希望你能記住這些話。」

張弟道：「現在你去那裏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大會就要開始了，你辦你的事，我辦我的。散會之後，我們熱窩見面。」

× ×

就在大會宣佈開始之際，白天星離開了七星廣場。

七星鎮上，一片冷清。

男人都到七星廣場上湊熱鬧去了，虛掩的門扇後面，偶有笑語傳出，多半爲婦女童稚的聲音。

井老闆的棺材店裏，叮咚之聲不絕，顯然正在趕工。

自從品刀大會舉行以來，這位井老闆先後已賣出二十多口白木棺材，別人賣東西，是力求價廉物美，這位井老闆賣的東西，則是價美物廉，厚利暢銷，這次的品刀大會，七星鎮上別人沒撈着甚麼好處，這位井老闆可時來運轉，着實賺了一筆。

如今，大會雖只剩下四天，但明眼人不難看出，棺材無疑仍是一項熱門生意。

只不過在四平八穩的躺下去之前，誰也不知道誰是這位井老闆的下一個主顧而已！

白天星在何寡婦店門口站下。

何寡婦生了一個小火爐，坐在店堂裏繡鞋樣，她抬頭看到白天星，神情微微一怔，似乎頗爲意外。

白天星倚在櫃上，噴了口酒氣道：「還是大姐的日子過得舒服，安閑自在，無憂無慮。」

何寡婦瞪着他，像是有點感到奇怪道：「你沒有去看今天的品刀會？」

白天星打了個酒呃，搖頭道：「沒有——沒有這份心情。」

何寡婦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道：「你喝醉了酒？」

白天星又噴了口酒氣道：「差不多了，不過還沒有十分醉。」

何寡婦皺起眉頭，帶着責備的語氣道：「身體是你自己的，也該保惜保惜，幹嗎要喝這麼多的酒？」

白天星掏出那張信箋，遞了過去道：「你大姐瞧瞧這個吧！不喝怎行。」

何寡婦面孔微微一紅道：「叫我瞧甚麼？你不會唸給我聽？」

白天星聳聳肩膀，覺得有點抱歉，因爲他並不知道她不識字。

何寡婦紅着臉道：「唸給我聽呀！」

白天星收起信箋，望着她道：「如果我說有人打算跟我這個浪子過不去，你大姐相信不相信？」

何寡婦像是沒聽清楚似的，霎着眼睛道：「有人跟你過不去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有人綁架了洪四。」

何寡婦微微一呆道：「鎮頭上開車行的洪四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是的。」

何寡婦露出迷惑之色道：「洪四跟你有甚麼關係？跟你過不去爲甚麼要綁架洪四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本來我跟洪四並沒有甚麼特別深厚的關係，不過現在的情形可不同了。」

何寡婦道：「這話怎麼說？」

白天星冷笑道：「剛才有人托烏八帶給我這封信，要我以錢麻子作爲交換洪四的條件，我白浪子就是這個怪脾氣，既然有人認爲洪四對我很重要，不管有沒有這回事，我也不會令對方失望。」

何寡婦道：「這或許是那個在開你的玩笑也不一定，你不理他就是了。」

白天星道：「小張也說這是別人開的玩笑，但我却覺得這件事相當嚴重。」

何寡婦道：「甚麼地方嚴重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因爲這很容易引起別人的誤會，以爲我白浪子如果要找回錢麻子，只是舉手之勞，若是人人都有這種想法，隔壁井老闆底下的兩個主顧，就要變成我和小張了。」

提到小張，何寡婦的臉色不禁微微一變。

她顯得有點焦急地道：「那你打算怎麼辦？」

白天星冷笑道：「一句老話：以牙還牙！」

何寡婦道：「以牙還牙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是的，這意思就是說：別人會的事情我也會，包括殺人在內！」

何寡婦睜大了眼睛道：「你已知道了對方是些甚麼人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不錯！」

何寡婦忙問道：「你知道對方是那一帮人？」

白天星嘿了一聲道：「是那一帮人，我現在不便說，等洪四有了差池，你大姐等着瞧好了！」

何寡婦正待要說甚麼時，白天星已經轉身走開了。

早上的那輛平板車，仍然停在老地方，車上那面三角小旗，也依然在寒風中，像招魂旛似的，獵獵飛舞。

鉛板似的蒼穹，彷彿又壓低了些。

何寡婦望着白天星漸漸遠去的背影，呆呆出神，連繡花針扎進了手指頭，都渾若未覺。

繡花針插得不深，但血珠已經冒了出來。

她是在爲誰担心呢？

× ×

這時候的熱窩裏面，當然不會有太多的客人，不過也並不是一個沒有。

白天星是今天熱窩裏的第六個客人。

這就是說，他跨進大廳時，大廳裏已經坐着五名酒客。

這五名酒客，白天星都認識。

靠近帳櫃的一副座頭上，坐的是形意拳吳德，鬼鏢段如玉。

另一邊坐的則是靈飛公子長孫弘，以及兩名佩劍的隨從。

長孫弘這兩名隨從，都是新面孔，以前那名被錢如命打斷了門牙的隨從，自從鬧事之後，就沒有再出現過。

至於這兩名新隨從的身手，白天星昨天已經領教過了。從這兩人出劍的速度看來，白天星知道這兩人絕非應居人下之輩。

長孫弘突然疏遠錢如命，同時增加了這樣兩名得力的人物，是爲了甚麼呢？

還有，七星廣場上的品刀大會，正進行得如火如荼，這五個人爲甚麼要靜悄悄的坐在這裏喝酒？

因爲這裏的酒好？

白天星本想先跟吳，段兩人打個招呼，但兩人看到他走進來，就跟沒有看到一樣，白天星只好轉向長孫弘抱拳道：「長孫公子好！」

長孫弘倒是蠻客氣的，含笑回答道：「我們昨天那筆交易，有無成交之望？」

白天星搖搖頭道：「難——」

老蕭走過來道：「白頭兒坐那裏？」

白天星指着身前的一副座頭道：「就坐這裏好了。」

老蕭道：「一份酒菜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是的，一份。另外來副筆硯，一張白紙！」

老蕭道：「是！」

這正是人人都稱讚老蕭的好處，辦得到的事，他絕不推委，不該問的事，他絕不多問。

長孫弘微笑道：「白兄想吟詩？」

白天星笑道：「做篇小文章罷了。」

長孫弘一哦，馬上露出敬意道：「原來白兄還是位大才子，眞是失敬得很。」

白天星笑道：「文章貴在要有知音賞識，我做出來的文章，雖然自信還可以，只怕看得懂的人未必有幾個。」

長孫弘很不自然的乾笑了兩聲，沒有再開口，白天星這種狂放的口氣，顯然使他聽得很不受用。

不一會，紙筆取來了，長孫弘故意掉過頭去不看，白天星微微一笑，濡筆揮毫，兩行大字，頃刻書就。

老蕭送來一份酒菜，白天星指着那張紙道：「拿去門口牆上貼起來！」

老蕭雖然識字有限，白天星如今寫的這兩行字，他還是認得的，他看清了那兩行字之後，臉上顏色不禁一變，訥訥道：「這，這……」

白天星揚臉悠然道：「這怎樣？不方便？」

他的語氣很平和，臉上還彷彿帶着一絲笑意，但在等待回答時的一雙眼光，却如刀鋒一般冷森銳利。

老蕭接觸到那雙眼光，不期然打了個寒噤，連忙哈腰陪笑道：「是，是！方便，方便！」

白紙在進門顯目處張貼起來了，坐在大廳裏的酒客，只要一抬頭，便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

「天黑之前，洪四不回家，鎮上便將有一男一女，血洒五步，屍橫長街！如若不信，不妨拭目以待！」

黑字寫在白紙上，黑白分明。雖然只是短短三十來個字，但字裏行間，却令人感覺到像是瀰漫了一股無形的殺氣！

長孫弘看完了那兩行字，又回過頭來打量着白天星，似乎想看看白天星究竟是不是喝醉了酒。

白天星微微一笑道：「我說我的文章

很少有人看得懂，沒有說錯吧？」

一個喝醉了酒的人，說話時當然不會如此從容而有條理。

長孫弘皺皺眉頭，忍不住又被那幅充滿威脅意味，既像勸降表又像挑戰書的無頭告示望去。

形意拳吳德和鬼鏢段如玉兩人，也在交頭接耳，竊竊私議。

老蕭忽然弓腰悄悄走了過來道：「白頭兒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白天星眼角一瞟，淡淡地道：「你不認識洪四？」

老蕭道：「洪四我當然認識。」

白天星道：「你既然知道洪四是誰，又認識那些字，還有甚麼好問的？」

老蕭又將那兩行字默默讀了一遍，轉過頭來，惶惑地說道：「天黑之前……洪四不回家……洪四去了那裏？爲甚麼不回家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你說呢？」

老蕭像是嚇了一跳道：「白頭兒，你別開玩笑了，洪四去了那裏，小的怎會知道。」

白天星道：「所以你最好再去替我辦件事，少問這些。」

老蕭趕緊哈腰道：「是！」

白天星緩緩接着道：「你去吩咐井老闆，要他替我準備兩口白皮棺材，銀子等會兒我會另外派人送去。」

老蕭一呆道：「白頭兒難道眞的……眞的要……要殺人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現在還不知道。」

老蕭道：「哦？」

白天星輕輕咳了一聲道：「我這個浪子一向說話算話，天黑之前如果不見洪四回來，這兩口棺材的生意，井老闆就做定了。」

老蕭結結巴巴的道：「那……那一男……一女……白頭兒……是……是……指甚麼人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該死的人！」

老蕭忽然壓低聲音，懇切地道：「我說，白頭兒，你可要想想，這種事不是鬧着玩的。」

白天星側臉微笑道：「老蕭，你這是在關心誰？」

老蕭一楞，連忙陪笑臉道：「你白頭兒又說笑話了！小人關心的，當然是你白頭兒。這種事跟小人一點關係沒有，小人難道還會關心自已不成？」

白天星點頭道：「你明白就好，我此刻心情不佳，你如果說得太多，我說不定誤會了你的好意。你應該看得出，我今天已經喝得不少了。」

老蕭哈腰道：「是，是！」

他轉過身子，正待離去，白天星忽又叫住他道：「慢點，我的話還沒說完。」

老蕭回過身子道：「白頭兒還有甚麼吩咐？」

白天星喝了口酒，緩緩道：「看在你蕭兄的情份上，你去井老闆那裏，棺材不妨挑好一點的，因爲說不定，那一男一女，會湊巧碰上是你蕭兄——你蕭兄的熟人或朋友。」

老蕭一僵，想說甚麼，終又忍住，稍稍遲疑了一下，才哈下腰去道：「是！」

白天星擺擺手道：「好，沒事了，你去吧！」

老蕭離去不久，巷子中便傳來一陣雜沓的脚步聲和笑語聲。

今天的品刀會結束了。

接着，人羣湧進大廳。

人羣入廳之後，不知是誰突然驚咦了一聲，喧嘈的聲浪，便像窒息了似的，一下寂止下來。

然後，大家就如同砌牆似的，圍了一層，又是一層，一個個爭先恐後，踮起足尖，搶着觀看那幅白紙黑字的無頭告示。

「這是誰寫的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洪四是誰？」

「鎮頭上一個開車行的傢伙。」

「有趣，有趣，天黑之前，又有一場好戲可瞧了。」

「只可惜不曉得那女的是甚麼人。」

「當然是消魂娘子楊燕，除了那娘們，還會有誰。」

「要是那娘們，倒眞是有點可惜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那樣嬌嬌滴滴的一個小娘兒，要如果換了我，我就捨不得下手。」

「娘們的事，難說得很，她若是傷了你的心，你就不會這樣說了。」

「不，這是眞的，老子就是要下手，也絕不用刀。」

「用甚麼？」

「用甚麼，你去慢慢想吧！」

「哈哈哈。」

「哈哈哈。」

「哈哈哈……」

張弟走來白天星身旁坐下，低聲道：「那張告示是你寫的？」

白天星點頭道：「是的。」

張弟道：「你以爲這種恫嚇，一定會生效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不一定。」

張弟道：「如對方置之不理怎辦？」

白天星道：「那麼我的話就會兌現，就會有一男一女血洒五步，屍橫長街！」

張弟道：「你那上面說的一男一女，男的指誰？女的指誰？」

白天星輕輕咳了一聲，忽然微笑着道：「今天出場的那位怪刀關百勝，表現如何？」

張弟皺了皺眉頭，才懶懶地道：「刀是一把怪刀，人也是個怪人。」

白天星道：「這話怎講？」

張弟道：「因爲他在台上說了老半天，我連一句也聽不懂。」

白天星道：「口齒不清？」

張弟搖頭道：「不是。」

白天星詫異地問道：「否則，怎會聽不懂？」

張弟又皺起了眉頭道：「他大意是說：十八般兵刄，各有所長，各有所短。刀——是兵刄中的一種。雖然已爲時下江湖人物所愛用，但並不因爲已爲一般人所愛用，就因而提高或降低已在兵刄中原有的地位。」

他說到這裏，目光緊盯着白天星道：「這一段話是什麼意思，你聽得懂嗎？」

白天星點頭道：「說下去！」（未完）

新派武俠長篇

諸葛青雲·文
盧　令·圖



正邪成鼎足　勝負定存亡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飛虎寨三堂堂主率八俊三嬌，向少林等五大門派之人圍攻，幸得朱唇令十二金釵之五位金釵解圍，殺得八俊三嬌三死二傷，待至黃聖仁抵埗，陶陵也已趕來，黃聖仁格於形勢，答應陶陵釋放被囚的五大門派首長，暫時消弭雙方的災刼，事後，陶陵說出黃飛虎父子已和好合作，更有三日天尊爲助，幸得己方有隱名高手助陣，才能將危局暫時安定下來。翌日，被囚的五門派中人和武林盟主石補天獲釋，石補天自願讓賢，要陶陵接任武林盟主職位，以拯武林浩刼，陶陵以衞道除魔人人有責，婉拒接任——
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

至於武林盟主一職，是武林中最崇高，最神聖的職位。更不便私相授受，儘管目前各大門派中，都有地位很高的人在場，不算是私相授受，但總以等大刼平定之後，由正常途徑產生，以昭愼重爲宜，何況他本人淡泊名利，而度德量力，也不敢僭居高位。

因此，石補天的這一提議，就此作爲罷論。

但石補天本人，經此打擊之後，也不便再以武林盟主自居，當場向各大門派中口頭辭職後，立卽偕同石中英首先離去。

接着，五大門派中人，也共租了一艘樓船，順流而下，直放「杭州」。

當然，目前道消魔長，羣俠方面正感實力單薄，石中英叔姪和五大門派中人遽爾離去，似乎有點說不過去。

但陶陵與黃聖仁接洽釋放那些被軟禁的各門派中高手時，這也是黃聖仁所提出的主要條件。

何況，憑五大門派中這些人，縱然留下來，也幫不上甚麼忙，倒不如索性讓他們離去，較爲輕鬆一點。

因爲，事實很明顯，留下他們在這兒，可還得派人分神去照顧他們呢！

× ×

五大門派中人離去之後，以陶陵和倪素貞爲首的羣俠們，也整裝待發，準備暫時離開「富陽」城，等胡貞貞，方仁傑，古文英等三人閉關期滿後，再捲土重來。

但當他們一切準備就緒之後，一位不速之客，却突然出現在他們門口，並且指名要見陶陵。

那是一位面色青慘的青衫文士，誰都可以一眼就得看出來，此人是戴着一副人皮面具。

這時，在客棧門口輪值的是柳含烟，她，聽到對方說明來意之後，注目問道：「閣下能否先說明來歷？」

青衫文士抬手指着自己那戴着人皮面具的面孔，苦笑了一下道：「妳看我這個樣子，會先行說出來歷來麼！」

柳含烟美目深注地接問道：「你是我們所認識的人？」

青衫文士笑了笑道：「這個，姑娘可以毋須過問，我也不妨老實告訴妳，江湖上認識我的人，並不多。」

柳含烟蹙眉接道：「那麼，閣下何必如此神秘？」

青衫文士正容接道：「姑娘，我的時間很寶貴，此行又是有緊急事故要跟陶大

俠面談，而且，我和你們是友非敵，請莫再躭擱時間了。」

柳含烟點點頭道：「好，我給你傳禀一聲，咱們太上護法要不要接見你，我可不敢保證。」

青衫文士接道：「只請姑娘替我將話傳到就行……」

裏面，傳來陶陵的語聲道：「含烟，妳在和誰說話？」

柳含烟連忙回身恭應道：「回太上，是一位不肯說出來歷的青衫文士，求見太上。」

陶陵的語聲「哦」了一聲道：「請他進來吧！」

「是！」柳含烟扭頭向青衫文士招招手道：「閣下請隨我來。」

兩人相偕走到陶陵的房門口，陶陵正在與倪素貞密談着。

柳含烟向陶陵檢衽一禮道：「啓禀太上，就是這位……他，他說有緊急事故相商。」

陶陵站起身來，向青衫文士精目深注着，擺手肅客道：「請！」

青衫文士緩步入室，目光向陶陵和倪素貞二人身上一掃，歉然一笑，說道：「在下冒昧造訪，尙請二位太上護法，多多包涵。」

陶陵淡然一笑道：「別客氣，閣下請坐。」

青衫文士目光向倪素貞一掃，有點不自然地一笑道：「在下想單獨跟陶大俠談談。」

倪素貞含笑接道：「好，我先行告退。」說着，已姍姍地走了出去。

目送倪素貞那婀娜多姿的背影，青衫文士忽然沒來由地，發出一聲輕輕嘆息。

陶陵微蹙眉峯，笑了笑道：「閣下可以入座了。」

青衫文士訕然一笑，說道：「多謝陶大俠！」

兩人分賓主入座之後，陶陵才正容問道：「閣下有何見教？」

青衫文士謙笑道：「見教是不敢當，但在下在說出來意之前，先有一個不情之請。」

陶陵微微一怔，說道：「只要是在下能够作得到的事情，當勉力以赴，閣下請說吧！」

青衫文士正容說道：「在下的要求是：這獨院中的人，全都撤到前頭去，這兒週圍十丈之內，不許有人竊聽。」

陶陵笑道：「爲甚麼要如此神秘？」

青衫文士苦笑了一下道：「在下有不得不如此要求的苦衷，我想，當陶大俠明瞭全部事實經過之後，就不致於感到訝異的了。」

「好！」陶陵點着頭，揚聲說道：「本門中人聽好，請通通撤到前面去，這獨院週圍十丈之內，不許有人竊聽。」

「是！」一串嬌應聲中，一片急促的脚步聲，齊都向獨院外奔去。

青衫文士凝神傾聽着，確定這獨院週圍沒有人竊聽之後，才注目問道：「陶大俠可能已多少猜到了一點我的來歷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陶陵點首接道：「由於閣下要避開白夫人，方才又有那麼一聲輕輕長嘆，這些，可的確是使我有着某些奇異的聯想。」

青衫文士道：「陶大俠請說說看？」

陶陵注目接道：「我希望閣下就是那失踪已久的『天山大俠』白振宇……」

青衫文士截口一嘆道：「陶大俠猜對了，事實上我就是那個有家歸不得的白振宇。」

陶陵身軀一震，道：「那是甚麼原因呢？」

白振宇苦笑道：「此事說來話長，但我的時間有限，我必須先說要緊的事情，如果時間有多餘時，再說我自己遭遇。」

陶陵正容說道：「好，悉聽尊便。」

白振宇注目問道：「陶大俠也懷疑『三日天尊』獨孤豪這老魔頭還活着？」

陶陵點點頭道：「是的，這些年來，一直在注意這老魔頭的行踪，也可以說，在下的大部份精力，都耗在追查他的工作上。不過，到目前爲止，在下還不曾跟他正式碰過頭。」

白振宇正容接道：「在下可以鄭重告訴閣下，獨孤豪可的確還在。而且，昨天晚上，我還跟他拚過三掌……」

陶陵禁不住一「哦」道：「那是不是在碼頭邊？」

白振宇點點頭道：「不錯。」

陶陵接問道：「那是說，獨孤豪是受了你閣下的影響，才自行撤退的？」

白振宇又點點頭：「可以這麼說。」

陶陵注目問道：「白大俠方才所說的要緊的事，指的是那一方面的？」

白振宇神色一整道：「那是有關目前這一場武林刼難的事，也可以說是關係着正邪實力的消長。」

陶陵臉色微變道：「請道其詳。」

白振宇苦笑道：「不瞞陶大俠說，在下我，也是影響正邪實力消長的關鍵人物，但我目前的行動，却已沒法自主。」

陶陵蹙眉接問道：「既然行動沒法自主，那你此行……」

白振宇截口苦笑道：「我是偸偸地跑來的。」

「不！」陶陵連忙接道：「我的意思是，閣下打算站在那一邊？」

白振宇正容接道：「我當然是站在你們這一邊。」

陶陵接道：「只要你自己有嚴正的立場，事情就好辦。」

白振宇苦澀地一笑道：「但事實上，却不像閣下所想像的那麼單純。」

陶陵注目問道：「閣下的困難，是屬於那一方面的？」

白振宇正容接道：「這些，可以暫時不談，現在，我要先問陶大俠一個問題，貴方能不能一舉將黃飛虎父子這一股勢力蕩平？」

陶陵也正容接道：「目前是辦不到，但稍假時日，我却有把握可以辦到。」

白振宇蹙眉問道：「那要等多久？」

陶陵沉思着接道：「最快也得等三個月之後。」

白振宇苦笑道：「果然如此，那就慘了。」

陶陵注目問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白振宇接道：「因爲，目前我正代表

一個人，向獨孤豪施壓力，希望能將獨孤豪與黃家父子這一股勢力收為己用……」

陶陵禁不住身軀一震地，截口訝問道：「閣下代表甚麼人啊？」

白振宇訕然一笑道：「日前，我有家歸不得，老婆孩子都不敢相認，你想我代表的是甚麼人呢？」

陶陵若有所悟地，點點頭道：「我明白了，是一個很厲害的女人。」

白振宇苦笑着點點頭：「不錯……」

忽然，一聲悅耳已極的清嘯，劃空傳來。

白振宇聞聲臉色一變地，促聲說道：「陶大俠，我必須要走了，有幾件事情，請千萬記好：第一，莫將我的事，告訴素貞，第二，請延緩一天離此，我還將抽暇前來，面陳一切，第三……啊！以後再談吧！」

話聲未落，人已穿窗而出。

陶陵微一沉吟，也跟踪射出窗外，向圍牆邊担任警戒的倪小娟笑問道：「小娟，妳看到方才那人，是向那一邊走去？」

倪小娟呶了呶小咀道：「那邊，好像是走到碼頭上去了。」

緊接着，又蹙眉接道：「陶伯伯，那個人好奇怪！」

陶陵一怔之後，才苦笑着問道：「是那一點奇怪了？」

倪小娟也苦笑道：「他兩隻眼睛，深深地盯着我，咀唇牽動着，好像有甚麼話說，但却一下子，又走得沒了影兒……」

陶陵心頭苦笑着：「傻丫頭，那就是妳的父親啊！」

但他口中自然不便說出來，祇是輕輕一嘆，道：「他是想問妳甚麼話，但他臨時有緊急事情，必須離去，所以才欲言又止。」

倪小娟「哦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那是誰啊？」

陶陵祇好苦笑着撒了一個謊：「那是我多年未見的一位老朋友。」

緊接着，又悄聲接道：「小娟，我必須要出去一下，請告訴令堂，今宵不走了，明天再說。」

倪小娟聞言一怔道：「為甚麼呢？」

陶陵道：「我回來時再告訴妳……」

話聲未落，人已消失於沉沉夜色中。

×　　×

由於才不過是上燈時分，當陶陵到達碼頭上時，還有不少的工人在辛勤地忙碌着。

陶陵精日四掃，祇見白振宇已乘着一艘小艇，向江心中一艘燈火輝煌的樓船邊駛去，離岸已在一二十丈以外了。

他，約略地估計了一下，方才那一聲悅耳已極的清嘯，應該是由那艘泊在江心中的那艘樓船上所發出的。

所以，他估計白振宇的小艇，是駛向江心中的那艘樓船，是不會錯的了。

他，日注江心，雙眉緊蹙地，心口相討着：「我要不要去探查一下呢……？」

少頃過後，才毅然自語着：「縱然是刀山劍池，我也得闖上一闖！」

他，精日環掃，確定並無可疑人物在注意他時，才跳上一艘小艇，隨手向船伕塞過一錠兩重的銀錁子，低聲說道：「划到江心中那樓船上游箭遠左右處停下來，然後，就在那樓船下游箭遠左右處等我，回程中，我再給你二兩銀子。」

像這點水程，通常十來個銅板，也就足够了。

如今，陶陵自動開價三兩白銀，對船伕來說，可實在是一筆意外的橫財。

也許是因為陶陵的手筆太闊氣了，反而使得那船伕有點猶豫地，蹙眉接道：「爺，不會有危險吧？」

陶陵苦笑道：「就算是我去偷，去搶，也和你不相干呀！你又無須接近那艘樓船。」

船伕也苦笑一下道：「爺說得是。」

陶陵笑了笑道：「如果你怕出麻煩，而不想賺那回程中的二兩銀子，那就不等我也行。」

船伕下了最大決心地，連連點首道：「我等，我等，不過……」

頓住話鋒，却是半晌沒有下文。

陶陵笑問道：「不過怎麼呀？」

那船伕澀笑着接道：「爺是作大買賣的大老爺……所以……所以……請爺於回程中能够多賞賜一點，小的會一輩子感激你的……」

陶陵笑道：「好，額外賞賜，我現在就給你。」

說着，又探懷取出一個兩重的銀錁子，遞了過去。

船伕接過銀子，滿臉堆笑地，連聲道：「多謝大爺！多謝大爺……」

陶陵又交代了幾句之後，小艇已到了那艘樓船上游的二十來丈處。

陶陵精日環掃，然後向船伕低聲說道：「記住我的話，我就在這兒下去……」

「是……。」

船伕口中的「是」字聲未落，陶陵已悄沒聲地落入江中。

陶陵的水性很好，片刻工夫之後，他已潛游到了那艘樓船後面的舵槳上。

他，蹲在舵槳上，一面將身上的水漬扭乾，一面却凝神竊聽上面的談話。

由於今夜風平浪靜，以陶陵功力之高，自然更是容易聽到上面的一切活動的。

首先，他已確定，樓船後面的舵艙中，有四個人在飲酒談笑着，而且，四人中有兩個還是女的。

祇聽得一個粗獷的語聲笑道：「看情形，今宵，咱們駙馬爺，又要被罰跪床脚啦！」

另一個略帶沙啞的語聲說道：「跪床脚有甚麼不好，像你我，想跪還挨不到邊呢！」

又一個嗲聲嗲氣的語聲笑道：「想過一下跪床脚的癮，還不簡單，祇要叫我三聲親娘，我就成全你們。」

那粗獷語聲拉着破鑼似的嗓子，笑道：「可不能說了不算……」

那沙啞語聲連忙止住他道：「別那麼大聲好不好，給咱們公主聽到了，又要吃排頭。」

「對了。」那很嗲的語聲也在附和着：「公主正在氣頭上，怪罪下來，可眞是吃不了，兜着走啦！」

那沙啞語聲笑道：「你懂得甚麼，那是愛呀！」

接着，又嬌笑一聲道：「聽說，咱們駙馬爺的元配夫人也在這兒？」

那沙啞語聲道：「是呀！也就是因為這原因，咱們公主，才對駙馬爺管得特別嚴。」

那粗獷語聲道：「祇是不知咱們駙馬爺，此行交涉的成績好不好？」

那沙啞語聲道：「要想不戰而屈人之兵，恐怕沒那麼簡單。」

那粗獷語聲道：「你是說，那黃家父子不會接受咱們公主的管制？」

那沙啞語聲道：「那是必然的，因為，咱們天魔教韜光隱晦，已將近百年，大部份人，都已忘掉咱們這個組織了……」

聽到這裏，陶陵才由恍然中，鑽出一個大悟來。但他明白白振宇的處境之後，却又禁不住心頭往下一沉地苦笑着：「這眞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幸虧我並未冒失上船，否則，也可能會弄得吃不了，兜着走哩……」

那粗獷語聲接道：「能够痛痛快快的斷殺一場，倒也過癮。」

那沙啞語聲的人哼了一聲道：「你以為斷殺是一件好玩的事！」

那粗獷語聲笑道：「是啊！我認為人生最痛快的事，第一件就是斷殺。」

那很嗲的語聲接問道：「第二件是甚麼呢？」

那粗獷語聲邪笑道：「第二件還是斷殺，嘻……就像……我們兩人那種……」

那很嗲的語聲截口「啐」了他一口道：「去你的！」

以後的話題，一直就在風花雪月上打轉，暗中竊聽的陶陵，儘管急於想多獲得一點意外的消息，却已不容易辦得到。

他，耐着性子，又等了一陣之後，祇好苦笑着搖搖頭，悄然潛入水中。

本來，他的原意是想上船一探究竟。

但由於他對對方的來歷和意圖，都已大致瞭解，沒有再冒險上船的必要。

而且，由於對方的來頭太大，船上的戒備又特別嚴密，為了貪功躁進，而冒險登船，那不是他這種年齡的人所願意作。

×　　×

當陶陵重回客棧中時，倪素貞，倪小娟母女却正在他的房間中品茗等候着。

陶陵一進門，倪小娟立即俏皮地一笑道：「陶伯伯玩水去了？」

陶陵低頭瞧着自己一身濕淋淋的衣衫，苦笑了一下道：「是啊！」

接着，日光在對方母女二人的臉上一掃，蹙眉訝問道：「怎麼，二位還不去安寢？」

倪素貞淡然一笑道：「我們母女正想聽你講故事哩！」

陶陵一怔道：「甚麼故事？」

倪素貞神秘地一笑道：「是有關我們母女方面的故事……」

陶陵震驚得精日中異彩連閃，却是接不上腔。

倪素貞却向愛女嬌笑道：「妳陶伯伯此行不是去玩水，該算是去玩火才對。」

說着，人已站了起來，拉着愛女向外走，一面扭頭嬌笑道：「陶大俠請將衣衫換過，我們母女馬上就要回來的。」

陶陵苦笑了一下，一面關好房門換下濕衣，一面暗忖着：「看情形，她們母女倆好像已經猜着了一些甚麼了。」

他，剛剛換好衣衫，收拾停當，倪素貞母女又推門而入。

倪小娟並首先嬌笑道：「陶伯伯，不速之客又來啦！」

陶陵苦笑一下道：「歡迎，歡迎。」

倪素貞逕自在她方才坐過的椅子上坐下之後，才歉然一笑道：「已經來了，不歡迎也得歡迎啦！」

陶陵神色一整道：「白夫人有話，請儘管吩咐。」

倪素貞這才正容接道：「陶大俠『吩咐』二字，我是担當不起，但望陶大俠能將方才那個人的來歷，直言相告，就足感盛情了。」

陶陵自己拉過一張椅子，在她們對面坐下之後，才淡然一笑道：「看情形，白夫人好像已猜到了一些甚麼？」

倪素貞點點頭道：「可以這麼說。」

陶陵含笑接道：「白夫人認為那是誰呢？」

倪素貞正容接道：「由那人的身裁，行動的神秘，以及對小娟的奇異表情等等，加以串連，我斷定他就是我那失踪已久的丈夫白振宇……」

儘管陶陵事先已有預感，但當他親自聽到對方猜中之後，却仍然禁不住身軀為之一震地，脫口接道：「白夫人可眞够高明！」

倪素貞漫應道：「這也算不了甚麼，因為，我一向就認定他還活在人間……」

倪小娟却同時驚喜交集地，接問道：「陶伯伯，方才那人，果眞就是我爹？」

陶陵正容點首道：「不錯。」

倪小娟接問道：「那他老人家為甚麼要離家出走，不理我們了呢？」

陶陵接道：「令尊有他不得不如此的苦衷。」

微頓話鋒，又苦笑着接道：「本來，我暫時不打算告訴妳們的，如今，既然已給妳們猜中了，那我也祇好將我所知道的，先行說明，不過……」

話鋒再度一頓，才又正容接道：「在我說明我所知道的事情之前，希望白夫人能在心理上有個準備。」

倪素貞幽幽地一嘆道：「我心理上早有準備，我斷定他必然是被某一個很厲害的妖女霸住了。」

陶陵點點頭道：「白夫人完全猜對了，事情是這樣的……」

接着，將與白振宇交談的經過，以及在那樓船底下所竊聽到的對話，都源源本本地說了一遍，然後，苦笑着接道：「白夫人，我所知道的，已完全說出來啦。」

倪素貞靜靜地聽完之後，苦笑着接道：「男人……這就是男人……」

倪小娟却蹙眉接道：「這是說，我爹已成為天魔教中的駙馬爺了？」

陶陵正容接道：「我想，白大俠必然是受了某種禁制，而不會是心甘情願的，否則，他就不會偷偷地跑來和我商量。」

「可是。」倪小娟嬌哼一聲道：「他見到我，都不願認我。」

陶陵接道：「小娟，令尊不是不願認妳，而是日前的環境，和當前的時間都不

許可呀！」

倪素貞忽然一挫銀牙道：「小娟，隨娘闖上去！」

說着，人已霍地站了起來。

陶陵連忙將其攔住，並正容說道：「白夫人，這可不是意氣用事，所能解決的問題。」

倪素貞頹然坐下，並歉笑着長嘆一聲道：「陶大俠請原諒我的失態，多年期待，一旦獲得他的消息，尤其是像現在這種消息時，我實在再也忍耐不住了。」

陶陵正容點首道：「對白夫人的處境，在下深表同情。但目前這一枝突出的奇兵，對整個武林大局的影響，實在太大了，我們可千萬不能感情用事。」

倪素貞蹙眉接道：「依陶大俠高見，該怎麼辦呢？」

陶陵沉思着接道：「別的事情，我們可以從長計議，目前最重要的一點是，對於白大俠的事，白夫人必須嚴守秘密，暫時裝成不知道……」

倪小娟搶先接問道：「那是爲了甚麼呢？」

陶陵聲容俱莊地接道：「爲了令尊的安全。」

倪素貞連連點首道：「經陶大俠這一提醒，我也懂了。」

陶陵正容接道：「同時，也爲了整個武林大局，因爲，白大俠身在魔巢，心存俠義，是一位足以影響正邪實力消長的關鍵人物……」

倪素貞蹙眉苦笑道：「那麼，我們該怎麼辦呢？」

陶陵沉思着接道：「目前，我們只有暫時等待，平心而論，目前局勢，大致說來，是對我們有利的。」

倪小娟插口苦笑道：「目前這局面，還會對我們有利？」

「是的。」陶陵點首接道：「天魔教雖然死灰復燃，增加了我方的困難，但同樣地，也使黃聖仁感到困擾。而且，他們所感受的困擾，是遠在我方之上的。」

倪小娟蹙眉接道：「陶伯伯，我還是聽不懂，……」

陶陵正容接道：「這道理很簡單，天魔教要黃家父子俯首稱臣，聽候節制，這是任誰也不會接受的。」

倪小娟似懂非懂地，點了點頭，道：「這就是所謂寧爲鷄口．勿爲牛後的道理麼？」

「正是。」陶陵點首接道：「但對我們這方面而言，有令尊在暗中疏導，情況就不同了。」

倪小娟苦笑了一下，說道：「我爹連自己的妻女都不敢相認，還能够有甚麼作用呢？」

陶陵笑了笑道：「令尊所具有的是無形的影響力，這些，以妳的年紀，是體會不出來的，妳只等着看事實發展就是。」

倪小娟嬌笑道：「所以，我們暫時不用走了。」

「是的。」陶陵沉思着接道：「我想，令尊一定會設法再行前來聯絡的。」

倪素貞忽然發出一聲幽幽長嘆。

陶陵歉然一笑道：「夜深了，白夫人還是早點安歇吧！」

× ×

第二天，辰牌剛過，黃聖仁突然以一位白髮老頭的姿態，來到羣俠們所住的客棧前。

在門外當值的是「十二金釵」中的花含笑。她，見狀之下，立卽起身含笑問道：「這位老人家，有何貴幹？」

黃聖仁笑了笑道：「無事不登三寶殿，我要見你們的太上護法陶大俠。」

花含笑注目問道：「老人家尊姓台甫？仙鄉何處？」

黃聖仁以眞氣傳音笑道：「我老人家賤姓黃，草字聖仁，就住在這『富陽』城中。」

花含笑心頭微震，但她外表上却是鎭靜如恒地輕「哦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原來你就是名震武林的十絕神君，眞是失敬得很呀……」

當花含笑答話之間，黃聖仁似乎深恐有人在旁竊聽似地，向四週掃視着，一直等他確定附近並無甚麼可疑人物之後，才含笑接道：「方才，姑娘一口一聲『老人家』，已經是够尊敬啦！」

花含笑注目問道：「就只有你一個人前來？」

「不！」黃聖仁淡然一笑道：「另外，還至少有十萬甲兵。」

花含笑「唔」了一聲，問道：「在哪兒？」

黃聖仁抬手一拍胸脯道：「就在這裏面。」

「胸中有十萬甲兵。」花含笑冷冷地一笑道：「你够自負，也够大胆！」

黃聖仁笑了笑，道：「面對我這麼一個大壞蛋，居然面不改色，妳的胆子也不小呀！」

花含笑神色一整道：「何事要見咱們太上？」

黃聖仁似乎是一見年輕而又漂亮的姑娘家，就連生辰八字都忘記了。如非是花含笑再度發問，他幾乎已忘記此行任務了呢！

只見他頗不自然地一笑，說道：「很抱歉！這件事情，必須見到你們太上才能說明。」

花含笑哼了一聲道：「鬼鬼祟祟的！簡直不像個男子漢。」

接着，才嫣然一笑道：「你等着，我進去通報一聲，如果咱們太上不願接見，那可怪不得我。」

說着，轉身向客棧內疾奔而去。

少頃過後，花含笑才緩步而出，並淡然一笑道：「咱們太上有請，你自己進去吧！」

「多謝姑娘！」

黃聖仁獨自進入後進的獨院時，陶陵已在門口相迎，並歉笑道：「爲了不致影響閣下此行任務，在下未便遠迎，請當面恕過。」

黃聖仁一面還禮，一面訝問道：「陶大俠已知道我的來意？」

陶陵神秘地一笑道：「我想，大概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呀！」

黃聖仁笑了笑道：「請說說看？」

陶陵含笑接口道：「到裏面再說吧！請！」

進入陶陵房間，分賓主坐定之後，黃聖仁有點迫不及待地，說道：「現在，可以說明了麼？」

陶陵注目一笑道：「閣下此行，是否有暫時化敵爲友的意圖？」

黃聖仁始則一怔，繼則苦笑一聲，道：「可以這麼說，只是，陶大俠是怎麼知道的？」

陶陵漫應道：「想當然耳。」

黃聖仁注目道：「總有所根據吧？」

陶陵這才神秘地一笑道：「自然是根據我所獲的消息。」

略爲一頓話鋒，才正容接道：「根據本門所獲消息，正統的天魔教，已東山再起，而且，正在迫使你這位十絕神君納貢稱臣。」

黃聖仁訕然一笑道：「閣下的消息，可眞够靈通。」

陶陵接道：「而且，天魔教的一位公主，業已到達『富陽城』，正在向閣下大施壓力。」

「是的，這些都完全正確。」

陶陵笑了笑道：「所以，我斷定閣下此行，必然有暫時與本門化敵爲友，聯手對付天魔教的意圖。」

黃聖仁含笑點首道：「那麼，陶大俠尊意如何？」

陶陵沉思着接道：「首先，我要明瞭，閣下的武功，至少一半是源出於天魔教，與天魔教應該算得上是血濃于水，如今，閣下不與有武功淵源的天魔教合作，却反而要與咱們這個冰炭不同爐的朱唇令門聯手，其故安在？」

黃聖仁苦笑道：「陶大俠方才自己已經說明了，怎麼還會有此一問呢！」

陶陵一怔道：「我自己說明了一些甚麼呀！」

黃聖仁接道：「那就是天魔教要在下納表稱臣，在此種情況之下，只有主從關係，是談不上『合作』二字的。」

陶陵淡然一笑道：「所以，閣下才打算與咱們合作，共同對付天魔教，等天魔教消滅之後，咱們雙方，再來一次生死之搏？」

黃聖仁點首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

陶陵「唔」了一聲道：「多一個朋友，總比多一個敵人好，卽使這個朋友是暫時的。……」

黃聖仁截口接問道：「陶大俠已經答應了。」

陶陵神色一整道：「原則上我同意，因爲，誰也不願兩面作戰，不過，技術上還得從長計議，同時，這事情我還不便完全作主。」

黃聖仁微感失望地接道：「陶大俠還要和胡令主商量？」

「是的。」陶陵接道：「在朱唇令中，在下還是客卿身份，像此等大事，當然得由令主裁奪才行。」

黃聖仁苦笑道：「胡令主恨我入骨，如果陶大俠與白夫人不能發揮影響力，則合作之事，勢必告吹。」

「那也不盡然。」陶陵正容接道：「因爲，事有緩急輕重之分。在權衡得失利害的情況之下，我想胡令主也可能會接受的。」

黃聖仁「唔」了一聲，才注目問道：「陶大俠幾時給我回音？」

陶陵沉思着接道：「三天之後。」

黃聖仁雙眉一蹙，接道：「能否快一點呢？」

陶陵笑了笑道：「這是急不來的事，不過，也許我會提前有消息給你。」

黃聖仁畧一沉思，才起身笑道：「好，在下告辭。」

陶陵起身笑道：「爲免引人注意，我不送了。……」

黃聖仁離去之後，倪素貞緩步而入，蹙眉問道：「陶大俠，眞打算要跟那斯合作？」

陶陵神秘地一笑道：「誰會跟他們合作，何況，那幾隻老狐狸也不見得會有誠意跟我們合作哩！」

倪素貞點點頭道：「不錯。看情形，他們是怕兩面受敵，才不得不來上這一手，以期先將我們這邊穩住。」

陶陵含笑接道：「所以，我也不得不暫時敷衍一番，以安其心。」

「那麼。」倪素貞蹙眉接道：「陶大俠打算如何安排呢？」

陶陵沉思着接道：「在目前這多變的局面中，我們只有穩打穩紮，隨機應變，並因勢利導，以期能將不利于我的局面轉爲有利，才是上上之策。」

倪素貞默然點了點頭，却沒接腔。

陶陵又正容接道：「天魔教隱跡多年，如今東山再起，其實力如何，雖不得而知，但他們既然敢向黃家父子施壓力，欲服其臣，其實力之雄厚，已不難想見，在此種情況之下，咱們有白大俠在那邊，就顯然佔了很大的便宜了。」

倪素貞苦笑道：「可是，他連自己的行動，都受了限制，能對我們有甚麼帮助哩！」

陶陵接道：「這是急不來的事，我想短期內，白大俠必然會有消息傳來。」

倪素貞幽幽地一嘆道：「但願如此就好了，……」

× ×

當日晚餐時，花含笑，柳含烟二人由外面匆匆趕回，向陶陵，倪素貞二人嬌笑道：「二位太上，今宵有熱鬧可瞧啦！」

倪素貞佯嗔地叱道：「叫妳們不要亂走，方才又走到哪兒去了！」

柳含烟嬌笑道：「太上，如果我們不亂走，怎會知道有熱鬧可瞧的消息哩！」

陶陵笑問道：「是甚麼消息？值得妳們這兩個鬼精靈，如此興奮？」

花含笑接道：「太上，方才我們到碼頭上去閑逛，已看到天魔教的人，下船來了。」

陶陵接問道：「那是些甚麼人？」

柳含烟搶先接道：「是兩男兩女，聽他們的說話，那兩個男的還都是甚麼駙馬爺哩！」

倪素貞禁不住嬌軀一震地，注目問道：「那兩個女的是什麼人？」

柳含烟苦笑了一下道：「不知道，不過，由于她們對兩位駙馬爺神態的恭謹上判斷，決不會是公主。」

花含笑補充着說道：「但也決不是什麼宮女之類的下人。」

倪素貞接問口道：「他們說過了些什麼？」

花含笑接口答道：「聽他們的語氣，好像是去向黃聖仁父子討取消息，還說，如果黃聖仁父子不聽話，就要給點顏色他瞧瞧哩！」

陶陵接口問道：「這是那兩個女的說的？」

花含笑點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

倪素貞蹙眉接道：「怎麼會有兩個駙馬爺的？」

陶陵拈鬚微笑道：「白夫人眞應了一句『事不關心，關心則亂』的俗語了。試想，人家既然有一位公主，爲什麼不能有兩位公主呢？」

倪素貞苦笑了一下，柳含烟却以迫切期待的語氣說道：「二位太上，我們可以暗地去瞧瞧麼？」

陶陵點點頭道：「可以，但必須跟在我身邊，而且，也不許淘氣，並不能再告訴別人。」

柳含烟，花含笑連連點首，並同聲嬌笑道：「好的，好的……」

陶陵却向倪素貞正容說道：「白夫人以暫時不出面爲宜，這兒只好偏勞妳坐鎭了。」

倪素貞幽幽地一嘆，默然點了點頭。

陶陵轉向柳含烟，花含笑二人沉聲說道：「妳們兩個快點吃飯，改裝一下，咱們立即起程。」

「是！」

「記着，不許告訴任何人！」

「知道啦……。」

× ×

沉沉夜色中，黃聖仁那地下迷宮的大門外，並排靜立着兩男兩女。兩個男的當中，一個是天山大俠白振宇，一個却是比白振宇顯得畧爲年輕，而其爽颯英姿，却並不在白振宇之下的中年人。

此刻，他們兩人都是普通文士打扮，白振宇穿着青色長衫，另一個則是一襲白衫。

至於那兩個女的，則都是雙十年華，都有着中上之姿，也都是一身青色勁裝，肩插長劍。

四個人都默然不語，看情形，顯然是已經向裏面通報過了，正在等候消息。

少頃過後，緊隨着白衫文士的青衣女郎，蹙眉說道：「怎麼還沒人出來？」

兩位駙馬爺都是眼觀鼻，鼻觀心地，沒任何反應。

最左邊的青衣女郎扭頭瞄了一眼，禁不住「咦」地一聲嬌笑道：「怎麼戈駙馬也好像有了心事？」

白衫文士苦笑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別瞎說。」

那青衣女郎「格格」地媚笑道：「駙馬爺，你們兩位的心事，其實，我早都知道了哩……」

大門內傳出一陣輕快的脚步聲，沉沉夜色中，五道幽靈似的人影，魚貫地走了出來。

當先一人，是一位身裁高大，滿面紅光，神采奕奕，鬚髮如銀的黃衫老者，由於他的眉心之間，有一道具體而微的月牙痕跡，就像是長有三隻眼睛似地，很顯然地，必然就是一代老魔「三目天尊」獨孤豪。

緊隨獨孤豪後面的，是黃飛虎，黃聖仁父子，以及卜婉兒，卜婉君兩姊妹。

這五位，在大門外的滴水簷前，與白振宇等四人相距丈五左右停下之後，黃飛虎首先驚「咦」一聲道：「戈大年，你是幾時投入天魔教中的？」

最左邊的青衣女郎搶先嬌哼一聲道：「這是我們的二駙馬，怎可以隨便呼名道姓的！」

黃飛虎冷然接道：「可是，他曾經是我的手下。」

青衣女郎又嬌哼一聲道：「好漢不提當年勇，你還好意思提及那些！」

黃飛虎不理會青衣女郎的話，却向戈大年苦笑道：「我們都以爲你是遭了仇家的暗算，想不到你却是在天魔宮中享福。」接着，又注目沉聲問道：「戈大年，還記得你的妻子袁媚兒麼？」

戈大年長嘆一聲道：「我記得，也知道她也在『富陽』城中……」

黃飛虎截口接道：「那你打算如何安排她？」

戈大年苦笑道：「目前，我自己都沒法安排我自己，寨主，我此行是奉命前來談公事，過去的事，希望暫時莫提。」

黃飛虎也苦笑了一下道：「好！你說吧！」

這時，白振宇才搶先發問道：「諸位之中，是由誰作主？」

黃飛虎接道：「自然是由我的兒子作主。」

獨孤豪注目問道：「這位朋友，好像曾在那兒見過？」

白振宇淡然一笑道：「前天晚間，在碼頭上，我們還拚過三掌，不過，那不是我的本來面目。」

獨孤豪「哦」了一聲道：「原來前天晚上與老夫互拚三掌的人就是你，眞是幸會，眞是幸會！」

接着，又淡然一笑道：「不過，老夫所說的曾經見過面，却不是指前天晚上的事。」

「這個。」白振宇含笑接道：「我就想不起來了。」

黃飛虎插口問道：「請問閣下，是否姓白？」

白振宇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，在下草字振宇。」

黃聖仁「哦」了一聲道：「你就是謠傳失踪已久的天山大俠白振宇？」

白振宇又點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

黃聖仁接問道：「閣下也知道尊夫人倪素貞女士，也在這兒麼？」

白振宇「唔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自然知道。」

黃聖仁笑道：「閣下與戈大年一樣，拋妻棄子，在天魔宮中享福，倒眞算得上是無獨有偶啦！」

「這些，與閣下無關。」白振宇正容接道：「現在，請答我一問，對本教前天所提出的條件，閣下是否已攷慮過了？」

黃聖仁正容接道：「還沒有，像此等大事，我不能不愼重攷慮。」

白振宇臉色一沉道：「今宵，是三天

時限的最後限期，白某就是奉命前來討取回音的，希望閣下不要自誤才好。」

黃聖仁臉色一變，說道：「你這是威脅？」

白振宇漫應道：「你怎麼想，就怎麼算吧！」

眼看就要鬧僵，黃飛虎連忙制止黃聖仁接腔，一面向白振宇笑道：「白大俠，能否先行回答我一些問題？」

白振宇「哼」了一聲道：「問題提出之前，最好先行自己斟酌一下，不該問的就免了。」

黃飛虎笑了笑，才注目問道：「貴教方面，目前是由誰作主？」

白振宇接道：「這個，我可以告訴你，本教目前是由大公主作主，大公主也是本教的教主。」

黃飛虎接問道：「貴教一共有幾位公主？」

白振宇含笑接道：「一共是二位。」

「大公主也就是你白大俠的夫人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黃飛虎拈鬚微笑道：「那麼，白大俠算得上是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的實權人物了？」

白振宇沉聲接道：「黃寨主是否還有別的要問？」

黃飛虎沉思着接道：「我想，暫時不問了，不過，有關貴教前天所提出的條件，希望白大俠能够惠予展延三天，再作答覆。」

「可以。」白振宇答得很爽快，但接下來的話，却是非常難聽：「賢喬梓之中，派一位出來，隨同我親自去向大公主說吧！」

黃飛虎臉色一變道：「你這是要派人質？」

「不錯。」白振宇點首接道：「這已經是非常客氣的辦法了。」

獨孤豪插口冷笑道：「年輕人，你未免欺人太甚！」

白振宇至少也是四十歲以上的人了，但以獨孤豪的年紀來說，叫他一聲「年輕人」，却是很自然的事。

白振宇漫應道：「我再說一遍，這是很客氣的辦法。」

獨孤豪强忍心中憤怒，注目問道：「由老夫去作人質，可以麼？」

白振宇笑了笑道：「有你這位『三目天尊』前去，那自然是可以呀！」

「好！老夫跟你前去就是。」獨孤豪正容接道：「不過，前天晚上那三掌，未能盡興，我希望咱們再正式較量一番。」

白振宇笑道：「你老兒之意，是要攷量我一下？」

獨孤豪點點頭道：「可以這麼說，咱們暫以十招爲限，你贏了，老夫乖乖跟你走，你要是輸了，就將答覆限期，展延三天。」

白振宇哈哈一笑道：「這辦法未免太不公平了，我不妨稍微修正一下，如果較量結果是我輸了，不但可以將限期展延三天，而且我自動留下來，作一個象徵性的人質。」

這幾句話，實在是够狂的了，但獨孤豪於臉色一變之下，還是平靜地點點頭道：「好！咱們就此一言爲定。」

「請！」

「請！」

兩聲「請」字聲中，兩人已在大門外展開一場既精彩而又激烈的搏鬥。

由於兩人的身法和招式都太快速了，使得旁觀的人，不但分辨不出是誰佔了上風，也根本分辨不出誰是誰了。

勁風呼嘯中，但見兩道人影，疾如飄風似地，往來交織着，却並未聽到有掌風接實的巨震聲。

很顯然，惡鬥中的兩人，都是以快制快，各搶先機，也都是招式未用老，又半途撤招，因而雙方的掌力就沒法接實。

在旁觀的人，目不暇接中，只聽白振宇呵呵大笑道：「怪不得你老兒不肯臣服，原來你已盡獲天魔教的眞傳了。」

陶陵與柳含烟，花含笑等三人，就在約莫十五六丈外，一處民房屋頂上的陰影中偷窺着，自然，目前這情形，會使得柳含烟，花含笑二人目瞪口呆，身手高如陶陵，也不禁爲之眉峯連聳不已。

獨孤豪沒有答話。

白振宇一頓話鋒之後，又沉聲接道：「老兒，還有三招，你要好好利用呀！」

獨孤豪這才冷笑一聲道：「多承提醒！我會好好利用的……」

「砰」地一聲霹靂巨震過處，兩人各自凌空三個筋斗，倒飛丈五之外。

獨孤豪淡然笑道：「年輕人，咱們是否還要增加十招呢？」

白振宇含笑接口道：「沒有這個必要吧！」

獨孤豪一怔道：「那麼，這沒勝負的結果，該如何說法？」

白振宇右手一伸，掌心中赫然有着一小綹的銀色鬍鬚，這情形，使得獨孤豪臉色大變，不自覺地伸手向自己的垂胸長髯撫去。

在一大把的鬍鬚中，被摘掉一小綹，自然「撫」不出甚麼名堂來。但白振宇却含笑反問道：「你老兒該怎麼說呢？」

獨孤豪不禁長嘆一聲道：「這一手，老夫可不能不服你了。」

白振宇淡然笑道：「天魔教韜光隱晦，將近百年，如果沒有驚人藝業，豈會重入江湖，又憑甚麼要求你們俯首稱臣。」

獨孤豪頹然一嘆道：「這些，都不用提了，老夫跟你去走一趟就是。」

接着，扭頭跟黃飛虎父子，以眞氣傳音交談了數語之後，才走向白振宇身邊，一面訕然笑道：「年輕人，咱們走吧！」

白振宇點點頭道：「好，戈老弟前頭帶路，我斷後。」

一行人影，連綿飛射而起，走在最後的白振宇，忽然揚手射出一綫白影，向陶陵隱身之處疾射而來。

陶陵徐伸兩指，將那綫白影挾住，却是一個紙糰兒。

花含笑，柳含烟二人同時一怔之下，由柳含烟首先傳音問道：「陶伯伯，白大俠知道我們在這兒？」

陶陵傳音笑道：「傻丫頭，他不知道我們在這兒，怎會遞這紙糰過來。」

柳含烟接問道：「白大俠怎麼會知道的？」

（未完）

新派武俠長篇

臥龍生·文
盧令·圖

神眼遊龍

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侍衞宮副總統領閃電劍葉逢春，率領侍衞宮六名侍衞，往擒沈氏雙姝，沈氏雙姝原擬抗拒，但力不從心，就在危急間，岳秀突現身與葉逢春鬥，葉逢春雖自負劍快如閃電，但僅一招，便被岳秀拿住腕脈，長劍墮地，含羞率衆逃去，岳秀勸沈氏雙姝搬離，並留下聯絡辦法後，返回王爺府，七王爺仍在書房秉燭夜讀，岳秀與商明早應召晉宮謁皇的事，七王爺恐身罹不測，不欲携同岳秀同進皇宮，岳秀反覆勸解，七王爺點頭允諾，岳秀說出帶同譚雲和楊玉燕偕行，並說玉燕已同意改裝小斷緊隨王爺——

皇城除國患　御前淸君側

七王爺道：「這是欺君之罪！」

岳秀道：「咱們要淸君側，保大明，用心可比日月，只好不拘小節。」

七王爺一掌拍在木案上，道：「對！就這樣……」

語聲一頓，道：「兄弟，你們只有三個人，我又不會武功，力量是不是單薄一些？」

片刻間口氣全變，顯是已下了決心。

岳秀道：「皇宮內苑，如要到了動用武功的境界，那眞是人生一大憾事了。」

七王爺笑一笑，道：「兄弟，只要我們能心安理得，死而無憾，你算算看應該如何？」

岳秀微微一笑，道：「玉燕扮作你隨身小斷，我和譚雲扮作兩名近衞，但咱們不知道皇宮中的規矩，我們是否能和王爺同樣的進入皇宮內苑。」

七王爺道：「這個麼？大約只能到內院門外，皇兄在那裏召見我，這就很難說了。」

岳秀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玉燕的隨身小斷，能够進去麼？」

七王爺道：「玉燕也許可以，不過，她也無法進入我應召的殿內。」

岳秀道：「大哥，如若遇上了什麼凶險，想法子傳出消息。」

七王爺笑一笑，道：「試試看吧！看我能不能有傳出消息的機會了。」

二人計議停當，分別安歇。

第二天，岳秀，譚雲，都經過了一番仔細的改扮。

果然，中午時，一個太監，輕車簡從而至，傳下了聖旨，要七王爺申初進宮。

七王爺心中早已有了打算，所以，心中很坦然，按時帶幾人進入了皇宮內苑。

召見七王爺的地方，在養心殿內，岳秀和譚雲被阻於養心殿外的侍衞班房，楊玉燕算是跟到了養心殿外。

岳秀和譚雲被指定坐在班房內兩張木椅上，兩個帶刀的侍衞，看守着兩人。

一個守在了班房門外，一個卻坐在兩人對面。

不知他心裏想些什麼，兩隻眼睛，卻盯住那岳秀打量。

譚雲輕輕咳了一聲，拱手說道：「兄台，高名上姓啊！」

那侍衞三十五六的年紀，腰中掛着一把黃金把柄的單刀，這是專供內宮值班侍衞們使用的金柄刀。

冷冷一笑，那侍衞反口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子？」

譚雲嗯了一聲道：「兄弟言西早。」

把一個譚字，分成了姓名。

那侍衞道：「言西早，這名字有點怪啊！」

譚雲道：「父母所命，雖然不雅，但也無法子改過來了。」

那侍衞道：「你和辰州的言家門，可有什麼關係？」

譚雲道：「五百年前是一家，現在麼？卻是全無關係了。」

那侍衞目光上下交錯，打量了譚雲一陣，冷冷說道：「你習的什麼功夫？」

譚雲說道：「兄弟麼？練的就是螳螂功？」

那侍衞嗯了一聲，道：「螳螂功，這個在下還未聽過。」

譚雲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螳螂功，就是專以防守爲主的武功，兄弟跟着七王爺巡視江南，兄弟這武功，就常用得上了。」

那侍衞笑一笑，道：「用在何處？」

譚雲道：「遇上快車奔馬，闖了王爺的道子，兄弟來一招的『螳臂擋車』，就可以把他們給擋回去了。」

那侍衞淡淡一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譚雲話題一轉，問道：「兄台，貴姓啊！」

那侍衞道：「兄弟田青。」

譚雲道：「田兄到侍衞宮中，很久了吧！」

田青道：「哎！七八年了。」

譚雲道：「七王爺是一位很淸廉的好王爺。」

田青笑一笑，道：「這和你何關？」

譚雲道：「怎麼沒有關係？在下追隨七王爺，很多年了，豈有不關心主人的道理……」

放低了聲音，接道：「田兄，聽說皇宮之中，規令森嚴，你怎能隨便帶着兵刃呢？……」

突然間，一聲長嘆，傳了過來。

這是岳秀等和七王爺早已約好信號，聽得譚雲神情一變，霍然站起身子。

田青緊隨着站起身子，道：「你要幹什麼？」

譚雲道：「兄弟想出去瞧瞧！」

田青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，就是你們七王爺，進門來也要按規矩行事，你怎麼能够放肆。」

譚雲道：「沒有法子，兄弟要出恭，總不能讓我在這房子裏……」

突然伸手一指，點了田青的穴道。

他動作快速，又事出突然，田青連手也未及揚起，穴道已被點中。

岳秀在譚雲出手的同時，已像鬼魅般飄了出去，指風如箭，點中那站在班房門外的侍衞，隨手抱入班房。

譚雲低聲道：「岳兄，可要闖進去看麼？」

岳秀道：「不闖也不行了。」

譚雲道：「這是禍滅九族的大罪。」

岳秀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譚兄已經犯了，要是皇上怪罪……」

譚雲笑一笑，接道：「兄弟如是眞怕，那就不會來了，不過，岳兄，千萬別叫出小弟的名字，我死不足惜，連累家父母，那就罪無可恕了。」

岳秀道：「你放心，在下相信，不會把事情做的糟到那等程度。」

口中說話，人已展開身法，已欺到養心殿前。

只見兩個小太監，手執拂塵，站在殿門口處。

楊玉燕扮的小斷，站在殿外一角，滿臉惶急之色，似正在無計可施。

岳秀身法奇異，身子閃了兩閃，人已到殿門口處。

兩個小太監發覺人影乍現，已到身前，同時一揮手中拂塵，擊了過去，口中說道：「大胆匪徒，敢驚聖駕，侍衞何在，給我拿下。」

兩柄拂塵，散出一片銳風，有如撒網一般，兜頭罩下。

岳秀雙手各發一掌，冷聲道：「兩位小公公，都是大會家，金絲拂塵上，力道很猛。」

自然，這是有意的告訴譚雲，這兩個小太監，不是簡單人物。

口中說話，雙手發掌，人卻施展出飄風無影步，一閃身，竟從兩個拂塵之間給穿了過去，進入殿中。

兩個小太監，自忖這合手一擊，足可抵擋住第一流的高手衝入殿中，但卻偏偏未阻住岳秀。

兩個小太監，轉身欲追時，譚雲已及時而至，道：「兩位小公公，何不留下來，陪在下幾招。」

兩個小太監霍然回身，只見譚雲背着雙手，站在四尺開外。

左首小太監冷哼一聲，道：「當眞是無法無天了，你們可是朱毅的從衞。」

譚雲道：「不錯，咱們是七王爺的從衞……」

小太監道：「朱毅死定了，在當今的眼皮子下，他竟敢如此胡鬧，那還得了，單是這一樁罪名，就够他受了。」

譚雲笑一笑道：「看兩人適才一擊的手法，頗多高明之處，倒也不像是自幼淨身入宮的人。」

右首小太監怒道：「滿口胡言。」

呼的一掌，拍了過去。

譚雲看他放着右手的拂塵不用，卻用左掌拍來，心中大奇，右手一抬「化龍點睛」，迎擊腕穴。

那小太監哼一聲，道：「小子，你怎不敢硬接我一掌。」

說一句話的工夫，兩人已錯身而過。

譚雲說：「你棄去拂塵不用，敢情掌上還練有什麼奇異的武功不成。」

左首小太監，拂塵揮動，已然攻來了兩招。

岳秀能輕輕鬆鬆的閃了，但譚雲卻覺出這拂塵壓力奇重，迫的連連退避，才算

讓過。

楊玉燕也被擋在了殿門外面，右手中早已暗扣了兩枚蜂翼鏢。

但她經歷了金陵王府中一段歷練，知道輕重大小，所以，雖然焦慮萬狀，手中也扣了暗器，但却一直沒有發出。

兩個小太監，把譚雲逼退之後，不再追擊譚雲，却轉身向殿中奔去。

譚雲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兩位小公公，在下要反擊了。」

縱身而上，連發兩掌。

兩股强大的掌力，分向兩個太監攻了過去。

兩個小太監，齊齊揮動拂塵，拂塵上內力逼出，竟把兩道掌力，化解於無形之中。

譚雲用心只在纏住兩個小太監，使他們無法入殿對付岳秀。

原來，譚雲和兩個小太監交手一招之後，已然覺出這兩個小太監武功很高。

且說岳秀衝入了內殿，只見敞殿後壁前，龍鳳案上，坐着一個身着黃袍的中年人。

在那黃袍人的身側，站着兩個二十四五歲的太監。

每個太監的手中，都執着一柄拂塵。

龍鳳案前，一張錦墩上，坐着了七王爺。

這情形很明顯，那居中而坐的，正是大明皇帝，但那兩個太監，緊靠在皇帝身側而立，站的距離似乎是太近了一些。

岳秀感覺到，四道逼人的目光，直射過來，抬頭看去，只見那四道目光，正是由兩個太監的目光中發出。

忽然間，岳秀內心中生了强烈警惕之心。

突然間，向前欺進了兩步，逼到了七王爺的身側。

兩個太監，只把四道目光投注在岳秀的臉上，但却忍住了沒有開口。

龍鳳案後的中年人，竟然也有着很意外的沉着，望也未望一眼，却低聲對朱毅說道：「七弟，這些奏摺，都對你不利，我雖然是九五之尊，但也無法太過祖護於你。」

朱毅道：「這個，臣弟不敢，不過，這些奏摺，由何而來，還望皇兄明察。」

黃袍中年人笑一笑，道：「我把你召在養心殿中，就是我對這些奏摺，也有些懷疑，希望你能有所辯解。」

朱毅一欠身，道：「臣弟感謝皇兄不斬大恩——」

黃袍中年人接道：「不斬你是因你無罪，你如身犯國法，我一樣按律治罪。」

朱毅道：「皇兄明察，臣弟如若確有觸犯國法之處，願受制裁。」

黃袍中年人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這些奏摺上寫得甚詳，你私自收養了不少死士，而且，暗中還蓄養了一批軍隊。」

朱毅歎口氣，道：「皇兄明察，臣弟確無其事。」

黃袍中年人嗯了一聲，道：「如是所言，這些奏摺，都是誣攀你了。」

朱毅道：「臣弟願和他們對質於聖駕之前。」

黃袍中年人道：「那很好，你寫一份奏摺來，把這些年，你經略江南的詳細經過，一一述明，朕自定奪。」

朱毅道：「臣弟謝過吾皇萬歲。」

黃袍中年放下了手中奏摺，抬頭望了岳秀一眼，道：「這人是誰？」

朱毅呆了一呆，道：「是臣弟的親近從衞。」

這時，殿門外面，正傳進來兵刄相擊之聲，似是打鬥的十分激烈。

岳秀急行一步，拜伏於地，道：「草民岳秀，叩見吾皇。」

黃袍中年道：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私闖皇宮內苑，不要命了麼？」

只聽兩個太監齊聲喝道：「死！」

喝聲中，兩人齊齊揮袖，兩道金芒，閃電一般，打向岳秀。

對兩個太監，岳秀早已有了戒備，雙手一抬，竟然把兩道金芒接住。

那是兩柄金色的短劍，每一隻，不過八九寸長。

岳秀緩緩舉起手中兩把金劍，道：「兩位公公，好凌厲的劍勢。」

黃袍中年目中神光微閃，但却沒有出言喝問。

這時，兩個太監，突然一抬腿，竟然自龍鳳案上跨越而過，直欺到岳秀身前，冷冷說道：「胆大匪徒，皇諭賜死，竟敢抗命，不怕禍連九族麼？」

岳秀仍然跪在地上，但兩手接下的兩把金劍，却是若有意，若無意的分指在兩個太監的小腹大穴。笑一笑，道：「士為知己死，七王爺視草民為知己之交，草民此番進京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。」

左首太監冷哼一聲，道：「你是朱毅的死黨了。」

岳秀道：「七王爺勤政愛民，在江南頗有美聲，什麼人參奏他蓄養死士——」

左首太監厲聲喝道：「國家大事，豈是你這等江湖匪徒妄言參與的麼？」

岳秀微微一笑道：「兩位公公，深居內苑，極少和外人接觸，怎麼竟知江湖匪徒這類的俚俗用語。」

兩個太監微微一怔後，左首太監喝道：「咱們武功，得自有處，耳濡目染，難道連一句江湖匪徒也不懂麼？」

岳秀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兩位公公，也是來自江湖？」

左首太監怒道：「胡說八道，我們已經進入宮中十餘年……」

岳秀接道：「閣下已是近四十歲的人了，進宮十餘年，不知十餘年前，存身何處？」

朱毅眼看岳秀竟和皇帝的兩位近衞太監，衝突了起來，簡直是驚呆在那兒，偷眼看王兄，並無惱意，心中頓有着奇怪的感覺，暗道：「看來王兄並無怒意，難道他也對岳秀十分欣賞不成。」

只聽右首太監冷冷說道：「李公公，咱們是問他，你怎麼回他的話了。」

岳秀笑一笑，道：「兩位公公的聲音和常人無異，那証明了兩人入宮之時，並未淨身。」

兩個太監臉色同時一變，兩柄拂塵，唰的一聲，擊了下來。

岳秀微微一仰身子，跪在地上的身軀，忽然間閃開五尺，避開一擊，道：「兩位可是因在下直言無隱，惱羞成怒了。」

兩個太監，不再答話，兩柄拂塵，展開了激烈絕倫的攻勢。

岳秀人已挺身而起，施展突穴斬胸的手法，使得兩個太監的招術變化，完全封擋回去。

表面上看去，岳秀只守不攻，指點，掌拍，只在封擋兩人的攻勢，其實，兩個太監是有苦難言，岳秀指風掌影，招招不離兩個太監的要害大穴，已然完全控制了攻勢，逼的兩個太監非要以攻襲解除危險不可。

不大工夫，雙方已動手數十回合。

朱毅輕輕咳了一聲，道：「王兄，臣弟該死……」

黃袍中年一揮手，阻止了朱毅的話，接道：「你這位近衞很能幹……」

但聞一聲悶哼，譚雲施出了譚家絕技排雲掌，逼開了兩個守住殿門的小太監，帶着楊玉燕衝了進去。

原來，守在殿門口處的兩個小太監，一個被譚雲的掌力所傷，跌摔在大殿中。

岳秀和兩個太監連鬥數十回，仍不聞皇上和七王爺喝止之聲，心中已有七分明白，掌勢一緊，展開反擊。

兩個太監但見人影閃轉，各自中了一指。

拍的一聲輕響，拂塵跌落實地。

緊接着，人也倒摔在地上。

岳秀緩行幾步，整衣拜倒，道：「草民冒犯王駕，恭請賜罪。」

黃衣中年大漢，臉上是一片嚴肅之色，但却沒有怒意，神情冷肅，緩緩說道：「他們死了麼？」

他沒有說出什麼人，但岳秀和七王爺，都聽得出，那是問兩個太監。

回顧兩個太監一眼，岳秀緩緩說道：「兩位公公，都沒有死，只是被草民點了穴道。」

黃衣中年淡淡一笑道：「他們能聽，能說麼？」

岳秀禀道：「他們神志未亂，記憶仍存。」

黃衣人淡淡一笑，道：「養心殿不能見血，要他們死的自然一些。」

話已經說得很明白，岳秀那還有不明白之理，右手一抬點了兩個太監的死穴。

叩了一個頭，岳秀緩緩說道：「草民斗胆，點了兩位公公的死穴。」

黃衣中年道：「內苑有很高明的大夫，起死回生……」

岳秀接道：「氣絕多時，就算大羅金仙，也無法救活兩位公公了。」

黃衫中年哦了一聲，抬頭一掠譚雲和楊玉燕，道：「那兩位是……」

七王爺道：「也是臣弟的近衞。」

黃衣中年笑一笑，道：「奏摺上說你畜養死士，看來倒不是空穴來風的事，你這些近衞親隨，果都是很高明的人物。」

天威難測，幾句話，說的七王爺一頭冷汗淋漓而下。

輕撩長袍，拜伏於地，七王爺急急說道：「皇兄賜罪。」

人証明確，七王爺似是已自知有口難辯了。

這時，譚雲已把兩個小太監也點了穴道，靜靜的垂手一側。

楊玉燕緊隨在譚雲身後，垂首而立。

養心殿中一片靜，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。

沉默了一陣，黃衣中年才一揮手，道：「你起來。」

這時，一陣緊急鐘响，傳入殿中。

七王爺膝雖離地，但却躬身在龍鳳案前，道：「臣弟有下情上奏。」

黃衣人笑一笑，道：「七弟不用多心，朕兄只是隨口說說罷了。」

這時，養心殿外，步履聲沓雜，繚亂，似是有不少人到了養心殿前。

岳秀經過這一陣思慮，心中已有了主意，只覺今日之事，如不能一舉澄清，那就對七王爺埋下了殺身之禍，許會對整個武林道埋伏下一次殺戮刧難。

心中念轉，人却突然抬起頭來，兩道充足的眼神，直逼在黃衣人的臉上，緩緩說道：「布衣草民，有事啓奏吾皇。」

黃衣人只覺岳秀雙目中神光如電，想到他制服兩個太監的武功，不禁心頭微生凛然。

聽明莫過帝王，此情此景之下，黃衣人忽然帶起了笑容，說道：「你！有什麼事？」

岳秀道：「草民等一非王府死士，也不是七王爺重金禮聘的侍衞高手。」

黃衣人點點頭，道：「你在七王府的身份是……」

岳秀接道：「咱們只是受人之邀，進入王府，對付一批出沒無常的江湖人物罷了。」

黃衣人道：「你說仔細一些。」

岳秀道：「養心殿外，已被人重重圍困，只怕已不許草民禀奏皇上了。」

黃衣人望了兩個太監的屍體一眼道：「你殺了人，只怕他們不會放過你了。」

岳秀啓奏道：「草民如不願束手就縛呢？」

黃衣人道：「除了侍衞宮中人外，還有很多要替他們報仇的人。」

岳秀道：「草民甚覺奇怪，這些太監，怎會有如此高明的武功？」

黃衣人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如是內苑之中，沒有幾個武功高明的人物，如何能支使侍衞宮中人。」

岳秀心中暗道：原來，他是有意，造成兩股平衡的勢力，看來，他對這兩股勢力，似乎是都已無法掌握了。

心中念轉，口中却說道：「養心殿外，雲集了宮中內外高手，草民一但被執，難免是一個死罪了？」

黃衣人道：「你們敢入皇宮，想必是一身是胆了。」

岳秀道：「草民胆氣，只是不敢觸犯大明殺人償命的律條。」

黃衣人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如是出手自衞，可恕無罪。」

岳秀道：「草民領旨。」

這時，已有兩個身着青袍，腰繫黃帶，一個手執長劍，一個手執單刀的老者，緩緩步入殿門。遙遙一禮，道：「侍衞宮，副總領，邊昆，梁德安，叩見萬歲。」

黃衣人笑一笑，道：「朕和七弟叙話，你們來此作甚，退出殿去。」（未完）

新派武俠長篇

蕭塞·文
盧令·圖

無影毒神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上官菁假冒謝承岳，揭穿當年段皇爺的一節陰謀，激使劉貴妃與段皇爺拚個同歸於盡，禍患已除，白雲飛傷勢已瘉，堅請上官雲爲點蒼復派掌門，開派之日，段皇爺之弟段虹英率領一衆高手前來滋事，聲稱要置白雲飛於死地，爲段皇爺報仇，大烟桿歐陽空挺身與鬥，段虹英施出武林絕學火焰指，歐陽空心中一顫，問知確是傳自西域羅玄的火焰金指後，詫訝地對段虹英說，羅玄火焰金指傳子不傳女，江湖上會使這指法的人只有其子羅洪，羅洪挾技自秘，絕不會傳給外人，問段虹英又怎會學得這招指法——

威名震南疆 獨劍鬥怪客

段虹英臉色一沉，道：「這個不要你管……」

歐陽空臉上也是一冷，道：「我爲什麼不要管，當年羅玄和我大漠結交，黑河拜兄之時，曾告訴過我有一姓史的曾偷學他家的火焰指，後來讓他發覺，這姓史的連夜逃走，再也不在江湖上露面，你會這種指法，是不是姓史的傳給你……」

段虹英心中大驚，顫道：「你胡說，這指法乃是羅玄親自傳給我的……」

歐陽空冷哼一聲道：「我不信，羅玄從不收徒，你這小子還要替那史無謀瞞隱，我老煙虫最恨不說實話的人，今天非拿了你交給羅玄發落不可……」

段虹英這次領着手下上點蒼山，除了找冷血劍客白雲飛替段皇爺報仇外，還想在點蒼派大會南疆各派，懾服南疆各路英雄，共尊大理段氏，那歐陽空橫伸一脚，又生出這種意料不到的事故，他暗中念頭直轉，只想將大烟焊歐陽空毀在手裏，只是對方雖老，功夫却絲毫也不含糊，念頭一動，道：「羅玄與火焰指的事我們暫不談，等這裏事情一了，在下請閣下去大理宮中一會，那時……嘿……」他嘿嘿地冷笑一聲，冷寒的目光陡地落在白雲飛的臉上，道：「閣下便是冷血劍客麼？」

白雲飛冷冷地道：「你不認識我？」

段虹英一怔道：「我認識你還要問你，這豈不是變成了脫褲子放屁，姓白的，你可知殺官造反，在這南疆之中，殺我段氏國皇，我大理國百姓沒有一個人會放過你……」

白雲飛見段虹英目中凶光亂閃，暗中運勁一匝，他深知對方功力深厚，不是低能之輩，目中寒光一閃，道：「段皇爺之死與我白某人何干？」

段虹英怔怔地道：「我兄長難道不是你殺的？」

白雲飛心中湧起一股怒氣，冷冷地道：「你哥哥是死在劉貴妃之手，我言盡於此，信不信由你，如果你再不滾出點蒼山，我冷血劍客只好將閣下趕下去了……」

段虹英氣得仰天大笑道：「好，拿下你的頭顱替我段氏皇主報仇……」

他這次率衆直逼點蒼，是經過段氏宗親會議決定的，段虹英私心想登基大理國國主，欲毀了白雲飛，藉此作爲登基之前的鋪路，所以凶念一動，輕輕一揮手，便有兩個漢子急躍而出，向冷血劍客撲去。

這兩個黑衣大漢是大理最出名的兩個大力士，自忖臂力通神，又各有一身詭異的功夫，是故身形一出，自左右手揮兵刃攻出。

冷血劍客白雲飛驟見這兩個魁梧漢子手揮長劍向自己攻來，冷笑一聲，右掌陡然揮出，在空中圈了一大弧，一股渾厚的大力疾湧顫出，勁激的掌風呼嘯而起，那兩個漢子只覺心裏一寒，頓時歪歪斜斜的倒退了七八步。

「呃！」這兩個漢子身形尚未站穩，突然同時發出一聲痛呃，縷縷血絲自兩人嘴角上流出，顯而易見，兩人俱受了嚴重的傷勢。

段虹英心中大駭，根本沒有想到冷血劍客白雲飛在一招不及之下，連着重創大理段氏手下兩大高手，這種罕見罕聞的功力，登時將段虹英帶來的一干高手震懾住了，他們心中俱寒，竟然沒有人敢再出來動手。

在人羣中，只聽一聲斷喝道：「還我師父的命來！」

這個人隨聲躍了出來，冷血劍客白雲飛抬頭一看，眉頭不覺一皺，腦海中不由的暗忖道：「孫不二只是個渾人，我怎能和這樣一個人動手……」

孫不二未等對方忖念消逝，已如雷似的大吼一聲，斜揮雙掌奔了過來，這人胸無點滴心機，道地的是個傻小子，一見白雲飛昂然的凝立在那裏，大吼道：「你這白面無鬚的小子，不是讓我師父用『迴旋手』殺死了麼？」他這人當眞渾得糊塗，心中認爲白雲飛中了寒玉七之後必死無疑，此時一見他好端端的站在那裏，幾乎不相信他還能活着。

大烟桿歐陽空嘿地一聲道：「不錯，這白面無鬚的小子確實讓你龜兒死師父殺死了，他現在是幽靈，你這小子可得當心了……」

孫不二一呆，說道：「幽靈還會說話嗎？」

這傻大個自小聽多了鬼怪的故事，連晚上拉尿都不敢起來，有一次眞讓尿鼈急了，黑夜中拿起一個杯子就拉，第二天早他口渴了，抓起杯子就喝，等喝完了才知道是喝的尿，害得他洗了一天的口。

歐陽空一聽可樂了，心念電快的一轉，忖道：「這傻小子倒是傻的可以，我老烟虫正覺無聊，不妨和他玩玩……」他嘿嘿一笑，恐怖的道：「幽靈說了話，你這小子的命可活不長了……」

孫不二大吃一驚，傻傻地問道：「眞的嗎？」

歐陽空凝重的道：「當然是眞的，我看你這龜兒子小心眼倒還不錯，這樣死了倒也太可惜……」他故意搖頭沉思，好像在想什麼辦法一樣，這一來，可把孫不二急壞了，他搔頭弄耳，又不敢打擾對方，唯恐這一打擾將救人的方法給衝跑了。

孫不二實在等不下去了，大聲的道：「你快給我想個辦法，幽靈殭屍我可惹不起的……」

段虹英見這小子在這裏出盡了洋相，不禁氣得臉色都變了，由於孫不二在大理是出了名的渾小子，拿他也沒有辦法，段虹英冷叱一聲，道：「你滾開！」

孫不二雙目一瞪，怒吼道：「我告訴師父去……」當他說出這句話時，陡然想起段皇爺已經死了，他急得一搔耳，訕訕地笑道：「我眞糊塗，師父都死了，我還去告訴誰……」

「糟了！」歐陽空打蛇隨棍上，一聲糟了，可把個孫不二嚇得全身一顫，焦急的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歐陽空一指段虹英，道：「我本來快想出一個方法救你，結果讓這小子一攪全給砸了，這樣看來，你的小命可保不住了！」他非常難過的嘆了口氣，那種樣子直看得孫不二心寒胆裂。

孫不二心中一駭，叫道：「你幫個忙，再想想……」

歐陽空嘿嘿笑道：「你揍他，我就給你想辦法……」

孫不二本來是個沒有分寸心機的人，一聽大烟桿歐陽空叫他揍段虹英，他那顧得什麼長輩晚輩，況且這人在大理宮中，除了聽段皇爺一人的吩咐外，誰的話他都不聽，當時他念頭未轉，返身掄起斗大的拳頭向段虹英如雨擊去。

段虹英一看這種情形，這還像什麼話，氣得他怒吼一聲，舒出一指，對着孫不二身上點去。

孫不二只覺身上火辣辣地一痛，大叫道：「不好，他指頭上有火……」

大烟桿歐陽空呵呵一笑道：「你快跑到三里外一個糞坑裏去泡一泡，不然火氣攻心，準死無救，龜兒子不聽由你……」

孫不二中了一指，全身骨頭像散了一樣，痛得他低呃一聲，當時也沒想像歐陽空的話是不是在坑他，大叫一聲「我的媽呀！」拔起雙足如飛的跑去，眨眼之間，便沒影子了。

段虹英沒想到半途中生出這樣的事故，他只覺臉上無光，一股憤怒全發在冷血劍客白雲飛身上，恨恨道：「姓白的，你這算那門子英雄？」

白雲飛冷冷地道：「人是你帶來的，出醜丟人，也是你的事，閣下如果認爲說不過去的話，不妨劃下道來，在下隨時奉陪……」

段虹英冷冷地道：「我要放火燒山，將點蒼山化爲平地……」

白雲飛冷笑道：「你可能沒有這個本事吧。」

這一句話不禁觸動他的心事，腦海之中立時又浮現出無量宗派隱伏點蒼山，大滅點蒼派的事情，在他腦海之中記憶猶新，不覺將那股鬱藏於心中的恨意通通湧了上來，他目中寒光一湧，一股凛然的殺機浮現在眉梢之上。

段虹英和對方的目光一接，通體居然劇烈的一顫，對方那雙目光有如利刃似的射穿進他的心中，他冷笑道：「我們馬上可以試試。」

他輕輕一揮手，那些漢子突然一聲吆

喝，各抽出了兵刃，欲往點蒼山上清觀撲去，點蒼守山弟子一見大驚，紛紛向上清觀去告點蒼新掌門人上官雲。

「噹……」

空中響起一聲低沉的鐘聲，繚繞清脆的鐘聲嬝嬝散去，廻盪在整個點蒼山，低廻的回音，隨風自谷中傳來。

鐘聲甫逝，上清宮裏傳來一聲佛號，只見點蒼派碩果僅存的四老，領着二十餘個弟子各守着進觀的道路。

點蒼派掌門上官雲由南疆各派前來參加觀禮的弟子伴隨着而出，他緩步而行，面上冷漠的沒有一絲笑意，如刃的目光在段虹英臉上淡淡地一掃，鼻子裏登時飛出一聲冷哼，恍如天神似的一停身子，沒有表情的凝立在那裏。

段虹英一拱手，道：「上官兄，南疆羣會冷血劍客，小弟因事，沒有趕去沉沙谷，谷主一代英雄，不知南疆之會結果如何呢？」

上官雲焉有不知他語中之意，冷笑一聲，忖道：「段皇爺的弟弟果然不是簡單人物，僅一句話就要挑起南疆各派對我的不滿……哼！我不予理會……」他冷冷地問道：「你上點蒼山幹什麼？」

段虹英嘿地一聲，暗想道：「這沉沙谷主果然厲害，竟避重就輕的不回答我的問題，反問我來幹什麼？這不是明知故問麼？」他面上一冷，怒冲冲道：「給我哥哥報仇。」

上官雲冷漠的道：「段皇爺之死與點蒼派有什麼關係，我們點蒼在創派之日不願多惹是非，姑且念在多年同道的交情上，不和你計較這些，快領着你們段家的人下山，本掌門不予追究這件事……」他軟硬齊施，氣得段氏手下個個臉色鐵青，作聲不得。

「嘿……」段虹英氣得低嘿一聲道：「上官兄，你這話未免太輕鬆了……」

上官雲臉上薄罩怒意，沉聲道：「怎麼？你是不是看本掌門好說話，段兄，你可看錯了人，點蒼即在南疆從新復派，就不會畏懼幾個跳樑小醜興風作浪，如果你再敢鬧下去，不要怪我上官雲不念絲毫昔日交情，和你翻臉無情了……」

「跳樑小醜。」段虹英仰天一聲悲憤的大笑，道：「上官兄，你把兄弟看得連一文錢都不值了……」

上官雲不屑的道：「本掌門只覺江湖上，處處都是不分黑白，理由不清之徒，就拿閣下來說，段皇爺之死因也不查個明白，就一口咬定是冷血劍客所爲，請問你是從那方面得到這個結論……」

段虹英冷哼一聲道：「上官兄一定要我說出個理由來麼？可能會給上官兄面子上一個很大的難看，我姓段的在江湖上，也非一日，尙懂得道義與交情，假如大家眞要撕下臉來，對上官兄並沒有多大的好處……」

「嘿……」上官雲哈哈大笑道：「這麼說段兄還是在抬擧老夫了……」

「當然！」段虹英上前大跨一步，陰沉的道：「我哥哥雄稱南疆，尊爲南帝，如果僅憑一個冷血劍客，他斷不會這樣輕易的死去，如果我料得不差，我哥哥死時，最少有三個絕頂高手聯合出手，或者是以奸計將其殺害……」他眼睛不瞬的望着點蒼掌門上官雲臉上，陰惻惻地笑道：「說不定參加圍攻我哥哥的人，還有上官兄參加呢？我這僅是猜測而已，說錯了的地方，尙請上官兄海量！」

上官雲冷笑道：「好說，段皇爺死在沉沙谷倒是事實，說起來我上官雲自然脫不了關係，你待怎麼說就怎麼說……」

段虹英冷冷地問道：「這麼說閣下是承認了……」

冷血劍客白雲飛在旁邊愈聽愈怒，他鼻子裏傳出一聲不屑的冷哼，身形輕輕一躍衝到段虹英的身前道：「承認什麼？」

這種口氣很狂傲，態度上更是非常冷冰，段虹英眉頭緊鎖，只覺今日受盡了這些人的閑氣，他冷煞的道：「我沒有問你，希望閣下不要在這裏挿嘴。」

白雲飛冷冷的道：「是麼？這麼說閣下倒是這裏的主人了？」

段虹英一怔道：「那倒不是，站在江湖禮數上，你至少講話要客氣一點……」

白雲飛哼了一聲道：「我雖常在江湖上走動，對江湖上的禮數却還不什麼懂，這麼說來，我算把段大英雄給得罪了，但不知要如何向段大英雄道歉呢……」

語態全是狂傲不屑，段虹英就是個泥塑的，也被激起了三分土性，嗆然一聲，撤下背上成名兵器七星戟，迎面一擺，大聲的道：「點蒼派也不是什麼名門大派，在下對你客氣是敬你是個地主，你既然不識抬擧，在下少不得要請敎一番了！」

白雲飛輕輕一笑道：「請敎倒不敢，只是奉陪閣下玩玩而已。」

段虹英冷笑一聲，如雷般的一聲大吼，驀地身形移動，行進如風，掄起手中七星戟對着白雲飛身上擊去。

戟影如閃電而至，白雲飛沒有料到段虹英在七星戟上還眞有幾分功夫，望着來勢斜掌一揮，一股渾厚的掌勁如傘般的撐開，將對方的長戟劈得勁頭一歪，滑向一邊，居然沒有擊上。

段虹英一擊不中，鼻子裏透出一聲冷哼，身形再度前逼，身形再度陡地化成六道戟影，分襲白雲飛身上六個穴道，手法怪異，快狠兼具，倒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一個勁敵。

白雲飛閃身急晃，冷冷地道：「僅憑閣下這種身手，也敢上我點蒼找碴子。」

段虹英一楞，道：「怎麼？你以爲我要不了你的命？……」

招式一變，突然全是進手的招式，白雲飛沒有想到對方在戟招裏溶着長劍的招式，他在對方戟影裏左衝右突，雖然一時不會受傷，可是要想立於不敗之地倒也是很困難的一件事。

段虹英哈哈一笑道：「姓白的，我以爲你有多大的道行，原來也不過如此。」

戟幕裏，冷血劍客白雲飛，聞言大怒，他奮起全身勁力，連着揮出兩掌，逼得段虹英手勢一緩，大聲的道：「你死到臨頭尙且不知……」

冷血劍客白雲飛好不容易搶到主動，豈會再容對方扳回優勢，他低喝一聲，巨靈般的手掌遙空一揮，刹時掌聲大作，一道無形的勁道對着段虹英撞去。

「嘿……」

段虹英沒有料到對方功力已達三花聚頂，天人交泰之地步，一見對方揮掌擊出一股大力，低嘿一聲，手中長戟幻化一縷寒光，對着白雲飛的掌心刺了過來。

「嘭……」地一聲巨響，段虹英低呃了一聲，一個龐大的身子陡地向外飛去，重重地摔落在地上。

他哇地吐出一口鮮血，神色慘然的站起來，這時手中長戟已失，形像狼狽不堪，伸掌一抹嘴角的血漬，忿忿地道：「白雲飛，我們仇上結仇，更難分解了……」

劉星漢急忙奔過去，道：「二爺，你歇歇……」

白雲飛冷冷地一哼，道：「你看着辦吧，我冷血劍客結仇遍江湖，就是再加上一兩個也不算什麼，我們往後的熱鬧還多着的呢……」

劉星漢這時急忙給段虹英按摩，段虹英用手將他一推，恨恨地道：「師爺傳令下去，我們要血洗點蒼……」

點蒼門上官雲可聽清楚了，他向點蒼四老吩咐道：「傳命下去，今日凡是上山搗亂的人，一個也不准放走，務必將這些東西一齊毀在這裏……」

點蒼派在今日早已預知有不肖之人上山搗亂，暗中早將派中弟子調度分配好，俱隱身在點蒼山通路之上，只要號令一出，這些高手便會喊殺而出。

掌門之令甫落，各山頭上已大喊一聲，湧出一排手持長劍的高手，俱斜劍而至，靜待下一次命令。

劉星漢朝四處一望，嚇得面色蒼白，他急急地道：「二爺，形勢上於我們太不利了。」

段虹英一怔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劉星漢急急地道：「你自己瞧瞧吧，對方居高臨下，守住山中扼要之處，我們高手有限，只怕未攻到上清觀，便要死傷慘重而退，這種戰術是百害而無一利，依小的之意，不如改日攻他個措手不及，一擧將點蒼山毀滅……」他的聲音極低，除了段虹英聽見外，其他的人一概不知道他說些什麼。

段虹英黯然的嘆了口氣，來時的雄心登時化爲泡影，他想到段氏宗親俱在大理後宮等待他的佳音，那種難過就非筆墨所能形容。

他搖搖頭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我們回去吧！」

劉星漢硬着頭皮向白雲飛說道：「閣下和我們段二爺之仇，異日相逢再算，今天我們暫時退回去，但你要記清楚了，點蒼山不是銅牆鐵壁，總有一天會一把火燒個精光……」

白雲飛一哼向他走了過去。

劉星漢一見大名鼎鼎的冷血劍客白雲飛向自己走來，當眞是七魂嚇掉了六魄，他駭得臉色蒼白，道：「我的爺，你可不能當眞……」

白雲飛忿忿地給了他一個耳光，叱道：「滾！你這個無恥的奴才……」

劉星漢再也不敢多說，挨了一掌，急急的一揮手，和段虹英如喪家之犬，惶悚的奔馳而去。

一場血雨腥風總算沒有掀起便化解開了，雖是這樣，點蒼派和大理段氏的仇却愈結愈深，往後兩家在南疆血併，雙方各請高手，這都是今日所種下的因。

蔚藍色的穹空中，只有一塊雪白的大雲飄浮其間，恍如一個搖籃似的，在空中浮盪，落日的餘暉紅遍了半邊天，使得山後的枝葉都成紅紅的一片……

遠處一乘孤騎，躑躅在漫長的大路上，他……白雲飛拜別了點蒼山，孤騎萬里又踏上了征途，向着茫茫的武林進軍，他要獨自一個人去闖一番事業，要以個人的力量掃盡天下不平事，要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克服未來重重的難關，因爲有許多的事情等待他去了結……

這次他堅持要獨進江湖，所以連他的好友歐陽空都留在點蒼山，而他依然是一跨輕騎，那枝神兵的利器——射日神劍斜斜挿在他的背上，杏黃的劍穗，隨風飄揚，絲絲縷縷地拂在他臉頰上，在他那彎彎的嘴角上掀起一絲笑意，的確，當一個人度過一陣緊張的生活後，他會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輕鬆，輕鬆得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爲什麼會突然發笑。

嘴角上的笑意由濃而淡，像一顆隕落的星石一樣，很快的消逝了，代之而起的是雙眉緊鎖，嘴唇抿得像要崩開一樣，他突然落寞的一聲長嘆，低唱的道：「花有謝落之時，人有歸土之日，彎彎曲曲千重水，人海茫茫萬重山，我人何在？身似寄，伊人何去？夢似憶，毋寧歸去……唉，我歸去何方呢？」

絲絲縷縷的空虛像波浪似的，重重叠叠的湧進了他的心頭，惆悵的思緒塡滿了他的腦海，雖然，他的一生中也曾有過美麗的回憶，曾勾起他心中甜蜜，却也曾引起他無限的哀傷……

刹時，幾個少女的影子出現在他的眼前，夏馥萍，衞瓊霜，宇文璧玉……一幕幕往事在他腦中翻轉，他不知何去何從，更不知這些美麗的少女到底誰才是他的知音，所以他心裏紊亂極了，伸手拔出了射日神劍，望着劍上流閃的寒芒，舒出一指輕輕彈着劍身，發出叮叮的響聲。

清越的劍吟聲如龍嘯鳳鳴，清脆的傳了出去。

「叮！叮！叮！」

一時，他又沉淪於無涯的往事裏，無限的空虛，無限的惆悵，像一蓬烟一樣，將這漫長的道路上，漫無止境的迤邐而下，他的影子倒映在紅紅的晚霞裏，蹄聲和彈劍之聲交織在一起……

蹄聲，人影，劍吟……

「嘿——」冷血劍客白雲飛的耳中恍如傳來一聲低嘿之聲，他怔了一怔，向兩旁密密的樹林裏望去，只見松林如桿，茂密的枝葉在風裏擺動，除此而外他什麼也沒看見。

「嘿……」這一連串的低嘿之聲，終於又飄了起來，他嘴角上又漾起一絲笑意，這是一種不屑的笑，他輕輕一夾馬腹，這馬高亢悲鳴一聲，如飛的向前奔去。

在一處濃密的大林後，冷血劍客白雲飛突然一刹身勢，修長的身軀在馬背上輕輕一擰，像一道輕烟樣的奔進了林中，悄悄的隱身於一株大樹之後，向外面望着。

只見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，手拿一柄鬼頭刀，露出猙獰的臉譜，正對着四個路

人吆喝，那四個過路行旅，嚇得在地上直顫，那個說「大哥你饒命！」這個說「大哥，你高抬貴手，我家有個八十歲的老母親，你要金銀我這裏有，只要將小的命留下來……」

這黑衣漢子嘿地一聲道：「不行，我命錢都要，你們這四隻肥羊可知道我是誰呀？」

其中一個胆較大的問道：「我知你是王八旦！」

這漢子嘿嘿一笑，道：「大爺乃是大會南疆羣雄，獨手斃敵的冷血劍客，大爺素來做事不留活口，你們死後，可向閻王那裏告我就是了……」

隱伏於暗中的冷血劍客白飛雲一楞，沒有想到在江湖上居然有人冒自己之名出來搶刦，他心中一怒，輕輕笑了一聲，自樹後緩緩的走了出來。

那漢子正待揮刀劈出，陡見一個青年負手而出，不覺得呆了一呆，將手中鬼頭刀輕輕一幌，喝道：「咄，你是那裏來的？還不給我金銀珠寶獻上來。」

「大王，你是那個山上來的？」

這漢子一抹油嘴，嘿嘿冷笑道：「大爺是點蒼冷血劍客白雲飛，你這小子怎麼見了我冷血劍客還不跪下……」他在那裏大吹大擂，說了一大堆自我神氣的話，惹得白雲飛暗中冷笑不已。

白雲飛暗中冷笑，忖道：「先讓這小子神氣個够，等會再整他……」

他滿臉驚詫的啊了一聲，道：「大王，你便是白雲飛？」

這漢子得意的哼了一聲，揚揚鬼頭刀，道：「不錯。」

冷血劍客白雲飛畏懼的道：「大王，你改行了？」

這漢子一怔，道：「你說什麼呀？」

白雲飛嚇得連退兩步，道：「傳聞白雲飛創出冷血劍客之名時，是用一柄千古神兵——射日神劍，大會天下高手，而你突然手施鬼頭刀，這不是改了行麼……」

這漢子一楞，倒沒有想這豐朗如神的少年對武林中事知道得這麼多，他幌了幌手中鬼頭刀，冷冷地道：「出來……咄！你這小子是誰？在這裏滿口胡說什麼？」

白雲飛面上一冷，一股濃重的煞氣突然湧滿臉上，雙目寒光如刃，在這漢子的臉上一瞥道：「冷血劍客白雲飛乃是在下好友，他一生中從沒做過壞事，你這小子居然敢冒他之名搶刦……」

「噹——」這漢子心裏一寒，全身突然一陣顫抖，手中鬼頭刀一鬆，噹地一聲掉在地上，顫聲的問道：「你是冷血劍客的朋友？」這不要命的小子有他的鬼聰明，他知道冷血劍客連三歲小孩都知道，對方能和冷血劍客稱朋道友，必不是無名之輩，他本沒什麼眞本領，這時讓白雲飛一駭，竟駭出一泡尿，恐怖的站在那裏。

白雲飛對那四個行旅揮揮手，道：「你們快走吧，這小子不是冷血劍客……」那四個老實人這時也忘了道謝，各自拿起東西奔出林外如飛而去。

白雲飛緩緩拔出了射日神劍，道：「這小子冒名搶刦，我要你的命！」

這漢子大叫道：「大爺饒命，小的有下情稟告的。」

白雲飛冷漠的道：「你說吧！在你死前你如果還要耍花樣，那只有加速你的死亡……」

這漢子全身直顫，畏懼的道：「小子大胆也不敢冒冷血劍客之名出來搶刦，只因昨日來了一個跛子，他自稱姓史，要小的在這如此作買賣，除了搶金銀他不要外，還另外每天給我二両銀子……」

冷血劍客白雲飛一想這事不簡單，原來還有人在這漢子背後指使他這麼做，只是他一時想不出這指使人是誰？因爲在他所有仇家之中，還沒有一個跛子的人。

他哦了一聲，道：「這個人是誰？」

「是我！」

這話聲來得突然，冷血劍客白雲飛心中一驚，身子一個大旋身，只見一個灰葛布長衫的中年人斜斜靠在一棵樹身上，這人一隻腿已經跛了，雙目白多黑少，一副陰沉的樣子，冷血劍客白雲飛心中那份驚詫，眞比他遇見鬼魅還要駭顫，因爲憑着他現在功力，來人何時到了他的身後他都不知道，這個臉已經丟盡了，況且對方又是一個毀了一條腿的殘廢人，可見對方功力之高，已超出自己太多了。

白雲飛雙眉一皺，問道：「請問閣下是誰？」

這跛足道：「在下史無謀，從不在江湖上露面，你也許沒有聽過……」

這漢子一見史無謀出現，像是遇見救星樣，叫道：「史大爺，你可來了……」

史無謀抖手擲出一錠白銀，道：「正主兒已經到了，這裏已沒有你的事，他找的是我，不會爲難你，你走吧……」這漢子恍如遇見大赦一樣，拿着銀子，望了冷血劍客白雲飛一眼，急奔而去。

白雲飛面上殺機一湧，道：「閣下爲何用這種卑鄙的方法陷害在下聲名……」

史無謀好整以暇的冷笑道：「你冷血劍客在江湖上名聲太大了，要請你可不是件簡單的事情，如果不用這種法子，你可能還不會來……」

冷血劍客白雲飛憤怒的叱道：「你只顧圖自己之快，忘了一個無辜者的生命，假如不是我出手慢，這漢子豈不是要死在我的手中……」

史無謀冰冷地道：「這只能怪貪圖小利，死了也怨不得……」

聲音冰冷，沒有一絲人情味，冷血劍客白雲飛在江湖上會過不少出名人物，可沒有一個像這個史無謀那樣無情，他冷笑道：「閣下找我有什麼事情呢？」

史無謀道：「很簡單，報仇而已。」

冷血劍客白雲飛不禁被這個身份莫測的怪客弄得滿頭玄霧，他和對方漠不相識，而對方一口咬定要找他報仇，這事說來無踪可尋，雙方的仇恨是如何結上的。

他冷冷一笑道：「相好的，你還是把事情弄個明白的好，我冷血劍客白雲飛，雖在江湖上得罪了不少的同道，可沒有你兄弟這一號，我們素不相識，還是頭一遭交易，這筆買賣如果不交待清楚，下次的生意可要砸了……」

史無謀嘿嘿一笑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我史某人能交你這個朋友，這一輩子可眞覺得榮幸，我們帳目上寫得明白，一分一毫不差，你欠錢還錢，欠命還命，生意人

講究公道，沉沙谷那件案子，你老兄這麼快就忘了，眞可惜，如果不是我討債的記得清楚，這條腿又給你賴了……」

白雲飛道：「你兄弟這一號可眞是石縫裏找麥子——那裏有？我冷血劍客雖有心還你這筆帳，無奈我們老闆不肯，做伙計不能私掏腰包給墊上，恕難照辦……」

史無謀哼了一聲道：「你不還也得還，我史某人可看上你了。」

他身形如風，陡地一幌身形，伸出手掌朝白雲飛的肩頭抓了過來，五指指勁如刃，襲得白雲飛身上一疼。

白雲飛身形斜躍，冷笑道：「閣下這對爪子可眞比狗爪還要髒，怎麼也不說一說……」嘴裏雖然說的輕鬆，身子却連移三次，方始避過對方這連環三擊。

史無謀嘿嘿兩聲乾笑道：「小子嘴裏好臭，怎麼不說點好聽的……」

冷血劍客白雲飛這次可眞遇上了高手，對方不但招式詭異，身法輕靈，連嘴上也硬的絲毫不饒人，他心神大顫，一時也想不起江湖上那一派出了這樣一個高手，連着揮出兩掌，總算將史無謀逼退兩步。

可是史無謀並不因此而退，他施出了一個詭秘的身法，一欺身形直搶對方中宮，五指如勾，直抓白雲飛的前胸。

他冷漠的道：「好朋友，你那個成名的伙件也該出來亮亮相了！」

冷血劍客白雲飛揮掌向對方腕上切去，道：「用不着，閣下的東西還沒出鞘呢。」他反臂朝對方肩頭上的兵器上抓去，底下又急快的踢出一腿。

史無謀在這種情形下，只得回身退後五六步，雙方招式都是用得絕的透頂，各自俱對對方的功夫嘆服。

史無謀嘿嘿笑道：「怪不得我小徒不是你的敵手呢，想不到閣下還眞有兩下子，嘿……冷血劍客，我姓史的今天可要發發市了。」

白雲飛一怔，道：「令徒是誰？」

史無謀冷冷地道：「你眞是貴人多忘事，連小徒都忘記了……」他目中兇光疾快的一閃，輕輕舒一個指頭，嘿嘿地道：「也許你看到這個就知道誰了。」

冷血劍客白雲飛朝對方指頭上一看，只見一股火紅的光華自指頭上泛射出來，那紅紅的指頭像是燒紅的鐵棍一樣，灼人的熱浪股股襲人，他的心中陡地一震，腦海中突然憶起段皇爺的弟弟段虹英，施的也是這種指法。

他哦了一聲，道：「閣下原來是段虹英的師父，失敬，失敬，閣下有這麼厚的本錢，怎麼不早點拿出來，我冷血劍客生意人不怕多，愈多愈好……」

史無謀冷笑道：「只要價錢公道，我的貨品自然要給你看看，不過這『火焰指』本錢下得極大，你要看貨也得給幾個定錢的！」

白雲飛目光如刃，冷漠的道：「定洋少不了你的，只怕你這貨色來路不正，非偷卽盜，等我弄到手，正主兒反找上我了，那時賠了夫人又折兵，這個損失，做小生意的人可担受不起……」

「嘿——」史無謀低嘿一聲，道：「放心，放心，敝號自制自銷，道地的土產，在南疆那麼多分號中，還沒有人說過是盜字號……」他運功逼集於指尖之上，一股灼紅的光華流閃而出，遙空向白雲飛身上三擊，一縷勁强的熱灼勁激而出。

冷血劍客白雲飛目注這威烈金石的勁强指風，心裏不敢存毫絲大意，身形斜斜一飄，抖掌劈出一股勁風。

他冷嗤道：「『火焰指』在下早已領教過了。」

史無謀斜彈一指，冷冷地道：「我這火焰指又名『棒棒鷄』與普通的指法可不同，中人身輕則斷脈傷骨，重則當場而死，我大老闆想一本萬利，連你這條命也收拾起來了……」

白雲飛雖然功力超羣，無奈對方指法凌厲，嘶嘶的指勁風逼得他無法近身，他憤怒的吼了一聲，幻化至極的劈出一掌。

史無謀也知道對方這一掌勁道深厚，不容輕視，他化指變掌，在空中兜一個大弧，閃電的迎了上去。

「嘭——」空中如雷的响起「嘭」地一聲大响，震得林中沙石濺揚，枝葉到捲而飄，迸激的掌勁在空中一撞，突然衝到一棵萬年古松上，在砰然聲中，那棵萬年松攔腰斷爲二截，飛出半丈之外。

史無謀身形連幌數幌，一連退了七八步始穩住了倒退的身子，他每退一步，足踝深陷泥中三寸，深深的足痕恍如要將地踏裂一樣。「哇——」史無謀哇地吐出一口鮮血，擦起袖子在嘴角一抹，盯了袖子上的血漬一眼，恨恨地道：「好小子，你還眞行，我們生意人講究的有借有還，你給我這麼大的好處，我如果讓你空手回去，也太對不起朋友了……」

他雖然是個跛子，行動却比平常人還要輕靈，反手一拔掣出背後斜揹於肩上的長劍，輕輕一抖，一股寒顫的劍芒迎空佈起，兇目緊緊盯着冷血劍客白雲飛，道：「拔出你的射日神劍。」

冷血劍客白雲飛長長吸了口氣，凝重的臉上沒有絲毫表情，他曉得對方功力奇高，不是泛泛之輩，低哼一聲，緩緩的拔出了射日神劍，斜斜的舉在胸前。

他冷漠的笑道：「好朋友露了相啦，我自然也不再藏私……」

史無謀驟見對方臉上泛起一股凌人的煞氣，心中登時一寒，他耳中風聞冷血劍客在劍道上的造詣如何的厲害，實在聽得太多了，現在一見白雲飛拔出了那柄前古神兵，神情頓時緊張不已，緊張的緊緊握住了自己的長劍。

「嘿……」史無謀突然一動身形，低嘿一聲，揮起手中三尺鋒刃，照着冷血劍客白雲飛的身上點了過來。

冷血劍客白雲飛身子驀然往外一翻，手持長劍在空中轉了一大弧，冷寒的目光朝林中一掃，哈哈地道：「好朋友，你請了多少幫手，不妨一齊請出來，我冷血劍客白雲飛也不是厚彼薄此，大家一律是好朋友，總得一一招待……」

正待揮劍出手的史無謀聞言一愣，不覺得停下身子，凝神向四處望了一眼，腦海之中忖道：「怪呀，我這次獨鬥冷血劍客，連徒兒都沒帶來，那裏來的帮手，要是沒有帮手，對方怎會有此一問呢？」

他楞了一楞，吶吶地道：「帮手？我那裏請了帮手？」

（未完）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左臂刀裘方與拜兄滿天星江浪，藝成出道，擬往中原揚名立萬，無意間驚擾了狩獵的皇駕，爲大內高手四處兜緝，迫困一山洞中，數日後阮囊羞澀，巧見山道上轉來雙馬麗車，江浪遂興攔刧之意，擬得手後繞道進入中原，當他們攔阻住馬車後，護車兩壯漢挺刀反抗，其一爲裘方所傷，另一名寶熙者，也爲江浪所敗，他們的主人似爲官家子弟，目睹兩名護衞全傷後，取出金葉，交給江浪，但却要與江浪一較，一開始，那官家子弟就施展按膺功，江浪此時閃躲已是不及，只有實力一較之途——

新派武俠長篇

蕭逸·文
盧令·圖

流浪兩匹狼

窮途逢貴客　絕藝創嬌娃

江浪冷笑聲中，雙腿向外一跨，右掌已聚積眞力，霍地向上一舉，用「單掌托天」的掌勢！

只聽得「叭！」的一聲！

雙掌猝然一合之下，頓時可就分出勝負強弱！

江浪吐氣開聲——「嘿！」的一聲，掌力霍然向外一撤，藍衫人已燕子般的飄了出去！

他身子向下一落，一連退後了好幾步，「碰！」一聲撞在了車轅上！

雖然說不會受傷，可是敗象甚顯！

藍衣人雙手抱拳，一張臉泛着紅光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好！這才是有眞功夫的好朋友，佩服，佩服！」

江浪雖然勝了對方，却覺出對方掌力極大，心中也自暗暗稱許！

他恭敬地抱拳道：「尊駕承讓了！」說罷向着對方打了個招呼，雙雙騰身而起，落向馬背之上！

他嘆息一聲道：「朋友既不肯以眞面目示人，這番恩情只有留待肺腑，我們後會有期！」

藍衫人叱喝一聲道：「慢着！」

二人本將帶馬而去，聞聲卽忙勒住了馬韁——

藍衫人上前幾步，道：「我姓鐵，在京裏也有住處，你們到西城『豹子胡同』二號找我姓鐵的就是了，我們是不打不相識，二位的大名可肯見告否？」

裘方笑道：「我是裘——叫！」

才說到這裏，江浪已搶先笑道：「草野荒寇，豈敢在貴人駕前亂報字號，好在北京城我們是要去的，再見吧！」

說罷率先揚韁，胯下白馬一馬當先，潑刺刺一路急挺力竄而前。

裘方的黑馬緊躡着他，刹時間，已奔出數里以外。

× ×

前行來至一處岔道地方。

兩匹馬勒定了韁！

裘方看着拜兄江浪道：「我看那人很是够朋友，爲甚麼不把姓名告訴他？」

江浪說道：「兄弟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在外面走動的人，却要特別仔細一些的好！」

裘方笑道：「你也太多慮了，我看這人很够朋友！我倒是很想交一交！」

江浪眉頭微皺道：「這人果然是個豪爽的朋友，只是他前倨後恭的神態，却令我上來不敢高攀！」

他頓了一下，道：「總之，以後還有見面的時間，要是眞是血性中人，那時再與論交亦不爲遲！」

說罷他躍身下馬，由革囊內找出了一件長衫，套在身上，裘方也照樣穿好！

江浪道：「我們到赤峯先住上一夜，再轉道去『多倫』——這一路上，你少說話，遇見甚麼人盤問，都由我來對付，你千萬不可隨便出手！」

裘方笑道：「有了錢，我乖得很，你叫我怎麼樣我就怎麼樣好不好？」

江浪嘆了一聲，道：「北京我們暫時不能去了，我的意思是先轉道去『張垣』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」

「我——」裘方搖着頭道：「我一點都不明白！」

江浪嘆道：「幹強盜一兩次是不得已，怎麼能永遠幹下去！」

「當然不能幹下去！」

「那就對了！」江浪看着他這位拜弟道：「這十兩黃金花完了怎麼辦？」

「這……這個——我們不會省着點花麼！」

「省着點也有花完的時候，那時候怎麼辦？」

「這個……」

「兄弟！我們必須要自食其力！」

「那你打算怎麼辦？」

「在多倫，有成千上萬的野馬羣，你我騎術都不錯，又深精馬性，我們可以在那裏先呆上些時候！」

「你打算捉野馬？」

「對了！」江浪道：「我所以要先去赤峯就是這個道理！在那裏換了銀子，買上一套帳篷，和捉馬的傢伙，帶上足够的糧食，我們就上路！」

「然後呢！」

「然後我們沿途就入深山曠野，由赤峯到多倫沿路上都有野馬羣，我們看見就捉，然後用繩子穿起來！」

江浪盤算着又道：「我預計着一路到多倫，運氣好的話，足可以捉上五六百匹野馬！」

「能捉這麼些個？」

「至不濟也能捉上兩三百匹！有了這些馬，到了張垣馬市裏，就算賤賣，也能很賺上一些個錢，那時候幹甚麼不好。」

裘方頓時現出了笑臉！

江浪興奮的又說道：「那時候，我們可以到北京城去了，先兌十兩黃金還給姓鐵的，剩下的錢，足够你我開上一家鏢局子了！」

裘方高興得幾乎要跳了起來！

江浪隨手在馬股上擊了一掌，道：「去——」

那匹白馬仰立前蹄叫了一聲，撒蹄狂奔而去。

裘方一怔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江浪冷笑道：「你還打算大搖大擺的騎着馬進城？管保你一進去，就給抓個結實！」

裘方想了想，着實的佩服江浪心思愼密。

他這匹馬上還有點零星東西，兩個人匆匆卸下來。

要依着裘方，他還想把鞍子帶着，江浪却是不依，只好連鞍子也放棄了！

兩個人用舊衣服，把刀劍裹好，像是一個行李捲兒般的揹在了背上！

江浪却狠下心，把一對流星錘都拉了下來！

一切就緒，兩個人就藏身道邊。

只聽見山道上輪車巔沛之聲，遂見一輛黑漆大車，遠遠馳來！

二人立刻認出正是剛才所刦的那輛車，只見那輛車奔馳得極爲快速，趕車的仍是那兩個人，兩個傢伙像是嚇破了膽似的，把車子趕得疾馳如飛，刹時間，已由眼前馳了過去。

江浪注意着馬車行過的路標，上面寫着「往赤峯」！

裘方一怔道：「他們也去赤峯？」

江浪道：「無妨，你只要遇人不要亂說話就是了！」

話聲方歇，卽見遠處，揚起了一片灰沙！

裘方道：「又有車來了！」

暮色裏，卽見一串大車由山窪子裏彎過來，車上堆着老高老高的蔴草，還有藥材！

一共是五輛大車，都是用騾子拉車！

江浪向裘方打了個招呼！

就在最後一輛騾車經過的時候，兩個人同時閃身而出。

這輛車裝運的是蔴草根莖，有一半地

上回書至左臂刀裘方挺庠卍蕭天星工良，藝戎出首，疑主中

方空着，正好用來給二人棲身！

蔴莖打焙處理過後，鬆鬆軟軟的，倚身在上倒也舒適，這時暮色更沉。

二人在車上既不便說話，各自閉上眼睛，一任座下騾車前行着。

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候，只覺得天越來越黑！

裘方早已睡着了。

忽然一陣人聲傳過來，騾車跟着就停了下來。

裘方方自一睜開眼睛，江浪就迅速的捂住了他的咀。

兩個人身子緊緊的往下縮了縮！

就聽得前座趕車的在跟人說話！

一個人大聲的道：「一白一黑兩匹馬……看見沒有？」

緊接着就有人用長叉子甚麼的用力的往車上用力插，又有一道燈光在車上幌了幾下！

又一個人道：「他們怎麼會躲在這裏，有馬還不早跑了！」

先前大聲說話的那個人嘆息着道：「這兩個兔兒蛋，可把我們給弄慘了，眞要捉着他們，我先賞他們一頓馬鞭子，叫他知道我『活剝皮』的厲害！」

一面說一面用力抽着車上的蔴草出氣的樣子。

趕車的漢子陪着笑道：「總爺，我們眞沒看見——是甚麼樣的兩個强盜呀？」

先時說話的那人沒好氣的道：「你就別問了，走你的就是了！」

又在車上狠跺了兩脚，這輛車子才又慢慢的向前移動。

江浪緩緩鬆開了捂在裘方咀上的手。

其實，那個查車的人也太馬虎了，他只要用燈光再向車後面照一照，兩個人保不住可就現了行藏！

可是眞要是那麼一來，吃虧的倒不一定是江裘二人，只怕是他們自己！

等到車子走遠了，二人向外看過去，不禁大吃了一驚，他們看見一隊子旗兵，守着三四桿火藥抬槍，分侍在岔道左右，所幸先前沒被他們發現，否則一任二人有多大能耐只怕在這種武器逼迫之下，也不得不擧手投降！

這一關總僥倖的過去了。

騾車在沉沉的夜色裏緩慢的前進着。

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才由黃土道路換上了一條石板路，似乎附近也有了燈光。

江浪拉了一下裘方，點點頭！

兩個人遂卽欠身下車，只覺得眼前是一條挺長挺長的石板大街。

街上行人很多，兩旁市房都懸着燈籠，商店還在做生意，沒有打烊。

江浪，裘方兩個人打扮並不特殊，自然不會引起人家的注意。

坐了近兩個時辰的霸王車，腰部酸了，這時走動走動，覺得心情很愉快！

兩個人在山洞裏窩了兩個月，乍見市街景像，自然有一種很新鮮的感覺。

像是鄉巴佬進城一樣，東瞧瞧，西看看。

順着街道邊上，一直走下去有一箭遠近，就見正面有一處十分够排場的房子，兩邊大粉牆「八」字形分出去！外面有全副武裝的兵丁持戈防守着。

朋友，佩服，佩服！」

正面房子屋簷下，懸着一溜子氣死風燈，也不知是個什麼衙門，正面有一對石獅子，老百姓只能遠遠的繞去，不能正面穿行。

大粉牆上張貼着告示，很多人擠着在看。

江浪裘方兩個人也擠了過去！

只見人聲噪雜，爭相傳說着什麼，顯然發生了什麼大事似的！

二人再看牆上告示，霍然寫的是！

「欽命，重賞

緝拿圍場驚駕要犯二人……」

以下是墨書外加紅圈的十數行大字，滿滿的寫了一大篇！二人只看了一眼，已是心裏有數！

裘方還要仔細看上面寫些什麼，江浪忙拉了他一下，二人遂自擠了出來。

在路上裘方氣惱的道：「你看怎麼辦？想不到事情隔了這麼久，還是這麼熱鬧，官家也太沒有器量——眞恨不能當初那一箭射在了那昏君的頭上——」

江浪用胳膊一撞他道：「小聲！」

裘方倒也聽話，卽時住口！

卽見一個年在五旬左右，身着醬色綢衫的白皙老人，迎面含笑走來。

這人瞇縫着兩隻細眼睛，打量着二人道：「二位之中，有一位是裘爺嗎？」

江浪正想否認！

裘方却挺身道：「不錯，我就是——你是誰？」

老者手搖摺扇，哈下腰來道：「失禮，失禮，老漢是這裏迎賓閣的店東姓文小字不能！」

人很够朋友！我倒是很想交一交！」

「文不能！」裘方唸了一聲，道：「你怎麼認得我？」

文老人笑道：「不是老漢認得二位，先時起更時分，敝店裏來一位姓鐵的貴人，已與二位客官定下了房子，着老漢親自在此迎接！」

說罷一合手中扇，往回裏指了一下，只見一幢畫樓就在前街轉角之處！

文老人笑道：「敝號迎賓閣，在赤峯城堪稱為最講究的一家客號，二位既有貴人事先關照，老漢更是不能怠慢！請！」

江浪沉着氣，含笑道：「文老闆太客氣了，你說的那位貴客可是三十來歲，穿着藍衣衫的客人麼？」

文老人搖頭變色，說道：「老漢那有造化得見鐵貴人的眞面，只是有人持了他老人家的名帖，到小號關照，留下了銀兩就是了！」

說完驚奇的看向二人道：「二位莫非不認識那位鐵貴人麼？」

「這個——」江浪一笑道：「當然是認識的！」

裘方道：「我們原來是一路來的，沒想到，在前道走岔了路，所以沒有碰到一塊！」

文老人頻頻點頭道：「原是的——原是的——那位鐵貴人着人關照說，要為二位多做上幾套衣服，他老人家有事到圍場去一趟，三五天就轉回來，囑咐二位在小號裏等他老人家！」

二人對看了一眼。

江浪當下點頭道：「好吧！」

文老人就率先前行，卽見迎面跑過來

兩個持燈的夥計，要為二人拿行李。

二人那有什麼行李，只有一個揹在背上的包裹，因為裏面包着兵刄，却又不便交給外人拿，是以堅持不肯！

兩個夥計先以為是何等體面的客人，及一見，才知是兩個窮小子，身上衣服還不及自己穿得講究，兩個破包袱還捨不得交給外人拿，由不住更加的輕視！

倒是那個姓文的店東，懼於鐵姓貴人的來頭，却是不敢存心怠慢，只是對於鐵姓貴人那等身份之人，何以會與這兩個市井山民相交，却是他心裏一直想不通的問題！

迎賓閣端的是好大氣派，紅牆碧瓦，雕樑畫棟，置身於此的客人，很多是隨伴聖駕圍場行獵的要員。

江浪、裘方隨着文老闆來到飯堂裏。

只見亂哄哄的坐滿之人，其間不乏一些朝廷命官在內，穿着旗裝的婦人大聲的說笑着，呼婢喚弁，聲傳四座！

文老闆把二人安置在當中的一個座頭上。

桌子上鋪着講究的白布桌面，擺設着牙筷，醬盞，十分考究！

兩個人只得硬着頭皮坐了下來！

文老闆笑道：「二位相公只管用飯，房間早已預備好了！」

說完又關照了一個跑堂的一些話，這才退了下去！

跑堂的過來呈上一份菜單，江浪隨便點了幾個菜，等到那個跑堂的離開之後。

裘方緊張的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那個姓鐵的敢情知道我們要來這裏！他到底是安着什麼心？」

江浪搖搖頭道：「還說不準，不過看來這個人倒還沒什麼惡意！」

一會的工夫，跑堂的就送上了酒菜，兩個人吃喝一飽，臨了江浪取出了一片金子待付酒賬時，跑堂的才說老闆關照，一切開銷的錢，早已付過了。

兩個人隨着這名夥計來了後面客房。

只見房間也是異常的講究，床上鋪着涼蓆，小夥計把洗臉的湯水都打好了，侍候着兩個人洗了臉。

這時就有一位管事的賬房先生，帶領着一個綢緞莊的夥計，拿着樣本，皮尺，來為二人量衣服！

江浪雖是滿心的不願意，只是那位賬房先生執意要量，也只好一人裁了兩套長衫，又量了兩套夏布短衣衫做了兩對鞋！

泡了半天，綢緞莊子的人才走了。

天已經很晚了。個個人關上了門，却仍可以聽見到院裏傳來的絲竹賣唱之聲！

裘方很寫意的睡上床，道：「看來我們兄弟是交上了好運了，平白的遇見了貴人！」

江浪坐在床邊發了一會子呆，他一時也實在被弄糊塗了，對方那個姓鐵的到底是何許人？何以他要對自己二人如此青眼相待？

他原本想歇上一夜就走了，可是方才那個姓文的店東，分明說那位鐵先生，留話給自己二人，要自己二人在店裏候他數日——

看起來這姓鐵的，好似有什麼事要與自己二人商量？——果眞如此，倒是不得不等他了。

江浪心裏這麼一想，越覺得那個姓鐵的盛情可感，他既降尊紆貴，對自己二人存心結納，自己二人又豈能不識抬擧？果眞能有為其効力之處，自當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以圖報答之！

心裏想着，却見隔床的裘方已然响起了鼾聲。

由於這番遭遇發展太過於離奇，簡直近乎於荒誕！

想一想看看，對方那個姓鐵的原是被打刼的受害人，非但不記前仇，反過來却如此恩待刼匪，豈非天下奇聞！

當然，如果由另一方來看，如果那個姓鐵的，果眞是獨具慧眼，看中二人一身傑出武功，起了惺惺相惜之意，於是存心結納——

果眞姓鐵的有一番奇情異趣，對於陌路俠士加以援手，却又未必不在情理中。

江浪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尋思着面臨的一切，內心眞個是左右不定！

隔着軒窗看出去，「迎賓閣」好大的氣派！

夜月之下，但只見一幢幢的樓影，襯托在楊柳如絲的奇妙景緻裏。

月光閃耀着綠琉璃的瓦面，泛出了點點星光——

如此深夜，竟然還有人在弄着笛子，嫋嫋的笛音，隨着夜風飄散過來，聽在異鄉子如江浪者的耳中，却是有一番哀怨情緒！

——那一年，中原冀，魯大旱成災，江、裘二姓居民數千戶披荊斬棘，逃難到察哈爾，在「上都」一帶懇荒定居，不意在秋收前，遭來了大批的外賊股匪。

為首悍匪諸天戈，是一個漢人，施一支獨脚銅人，當眞神威不可一世，其人天生異禀，正中面額之上，早年為箭所傷，深入腦骨，後來愈後，成一疤痕，諸天戈以此標榜，塗之以金色，號稱為「獨眼金睛」。

這個人手下聚集着大批悍匪，滿、蒙、回、藏各族人都有，為數當在兩百之衆，人人擅武，各騎駿馬，來去如風，縱橫熱察邊地，打家刼舍，無惡不為！人們畏如蛇蠍，因其慣以出入沙漠，其大本營在沙漠內之大湖附近，人皆以「金沙塢」稱之。

那羣遠來自內陸的災民，滿打算就此可以安家立業了，那裏想到逃過了天災，却是躲不過人禍——

秋收後起風的一個日子！

「獨眼金睛」諸天戈，率領着大羣的悍匪，光臨了這一塊新生地，燒、殺、姦、擄……。

可憐這等百姓方慶新生之來臨，却又逢到了這一羣要命閻王！

生命，財產蕩然無存——

剩下來的是燒焦了的房舍，田陌……和一羣無家可歸的可憐孩子！

江浪，裘方就是這羣不幸孩子裏的兩個。——

兩個人在親人盡喪，家園蕩然的痛苦遭遇裏，同病相憐，本命相依。

風裏來，雨裏去，赤着脚，爛着衣！

那些日子及今思之，猶不禁令人酸心

不已！

若非是大漠裏那位好心人焦先生的收留，往後的日子，當眞是不堪設想！

焦先生的來龍去脈不清楚！

只知道他是一個奇人——

沙漠裏來去如飛，獨行獨往的一個奇人！

他自稱是江南人氏，却喜在北國大地多遍覽逗留，察哈爾只是他萍踪的一個逗留站而已。

在那裏，他收留了這雙可憐的孩子，傳以武藝！

這些日子裏，也是很痛苦的。

焦先生常常經年不回來，留給兩個人的是大堆的功課，包括文學武學。

江浪和裘方仍然必須要靠自己的雙手操作才有飯吃，除了應付自己生活以外，再加上沉重的功課，日子實在說過得比以前更要苦，更要艱難！

但是，他們却硬硬挺了下來！

焦先生有事南走，師徒的緣份也就暫爲終止！

江浪，裘方總算長大成人！

由於先天質稟，以及後天的勤奮各異，比較起來，江浪的成就，遠超於裘方之上！

裘方是眞性人，每每遇事只注意到表面的一層，江浪却比較沉穩得多，他常常把事情向深處想！

兩個人各有所長！

長久的痛苦相依，兩個人的情誼遠比親生骨肉更眞切……況乎他們早已結拜爲異姓兄弟，師兄弟只使他們彼此的情誼更進了一步而已！

年輕人的幻想常是美妙的，長久的「仇恨」與「痛苦」的積壓之下，人的情緒常常會變得不可思議的奇怪！

於是「放浪形骸」，「異想天開」所爲，只是率性的在追逐着——

像是流浪的兩匹狼，追逐着曠野裏的什麼——好像永遠也不屬於他們的什麼！

漸漸的沙漠容納不下他們了。

「仇恨」對他們有時候是那麼的遙遠，像是虛無抽象的一種字眼——

有海般的深，却又似海般的廣泛……

「金沙塢」的人，被他們連番的設陷，明殺暗害，不知殺了有多少個，「仇」好像是報了，却又像根本沒有報——

「獨眼金睛」諸天戈仍然健在。

他手下的勢力非但不因爲二人連番的計殺而削弱，反倒是更强大了。

那一夜——

兩人埋伏在「金沙口子」，等候着「金沙塢」的總瓢把子「獨眼金睛」的坐騎來到。

諸天戈果然來了。

像是郡王爺一樣，他擁帶着隨身形影不離的八名近衞，也就是人稱爲「八大金剛」。

江浪，裘方那一夜殺了個天昏地暗，「八大金剛」死了四個，哥兒們却掛了彩，險些喪命在諸氏的「獨脚銅人」之下！

那一次以後，兩個人才算眞正認識了諸天戈這個人！領畧到他「金剛不毀其軀」的蓋世威猛！

命是揀回來的，報仇之事再也不能提了。

諸天戈自從那一次之後，却也深深得到了戒心，尤其是近年來，他的年歲大了很少再看見他單獨出來了。

有人說，諸氏如今有錢了，在「阿巴噶左翼旗部」蓋了漂亮的宮室，自比侯王的過着奢華的生活！

熱河提眞督良和「蘇尼特旗」旗主康王爺，那等聲勢，也都不能對他奈何，聽任他臥榻之畔鼾睡，只求他不來干擾已是萬幸，却從未妄圖興兵一舉成殲——

像是奇跡一樣，「金沙塢」就是這般的存在着，而沙漠裏的兩匹狼江浪和裘方，却自量力的覓地思遷，打算往內地去謀發展了！

往事在笛音裏一幕幕的由眼前掠過。

——忽然間，江浪眼皮覺得有些發痠，他想睡覺了。

就在這時，他看見了一條快速的影子飛也似的穿上了對面的琉璃瓦簷上！

這一點突然的發現，頓時使得他睡意全消，精神爲之一振！

一個咕嚕由床上翻了下來——

多半是個女人吧！

那麼窈窕的身裁，挺高的身子，細腰豐臀——

三兩丈高的樓簷子，她只彎了彎腰，「卡！」的一下子就躍了上去！

江浪再也難以保持緘默！

借着兩手提鞋的勢子，身子一個滾翻，已由窗口騰身而出，緊接着，一長胳膊，人像鷂子般的已竄上了面前的這幢樓房上！

他身子方一上去，急忙的向下一矮！可就看見對簷上那個窕窈的倩影只這麼一回的工夫，已經接連的越過了三排客舍，直奔向西院裏那幢最高的客樓！

江浪是不知道，那幢客樓裏到底住的是什麼人！更不知道這個夜行女子所爲何來！

不過他既然學會了一身武藝，可就容不得別人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放肆。

對方還是一個坤客，黑天半夜裏，這是幹什麼？

他決心要看看清楚！

二連十數個起落，他總算把身子湊近了。

借着半截瓦簷擋着身子，他看見那個女人已竄上了側面的樓廊子。

這時，她面映着閣樓上的窗戶，窗內還有燈光，燈光透過了銀紅的棉紙，照着她的臉！

畧顯得有些兒瘦尖的下巴，白白的一張清水臉！

約莫有十九二十來歲，頂多不會超過二十三歲的年紀，一頭黑長的頭髮用緞帶子紮着，眉毛彎彎長長的，只是嫌濃了一點，而且畧畧的向上挑了些，顯得這個姑娘有股子殺氣！那對眸子却是挺大挺秀氣，只是被那雙濃眉一襯之下，也顯得英氣勃勃！

高鼻樑，薄嘴唇。

——早先江浪小的時候，就遇見過這樣的一個小女孩，吵架頂能吵，你說一句她說兩句，伶牙俐齒的叫人當受不了！

江浪心裏着實的佩服！

他還是第一次看見過這麼一身功夫的姑娘人家，身子骨還是眞俐落，登高旋矮，一點也不比男人家含糊！

她背倚着樓欄桿，只把那雙閃着精光的剪水瞳子，瞬也不瞬的，盯着窗戶迫視着！

透過紙窗，似乎看得見窗戶裏面的幌動的人影，大概不止是一個人，可能有兩個人，一個男的，一個女的。

——女的是旗人的打扮，梳着高高的兩板頭兒。

——男的光着頭，沒戴帽子，好像留着鬍子，年歲大概不小了。

男女兩個人，可能是在夜飲，不時的傳來隱約的嬉笑之聲。

倚着樓欄的那個姑娘臉上現着冷笑，一隻手插在腰上——

江浪是由側面往上瞧，月亮襯着她的影子，確是够俏的。

他不禁心裏在想：「難道她是住在這裏的？——不像！」

那麼她這是幹什麼？

立刻，他就有了答案——只見那個姑娘，伸出細長的一根手指頭，輕輕的在窗戶上彈了一下。

房子裏人聲頓時止住！

一個人啞着聲子，低叱着道：「是誰呀？」

窗外的姑娘，很大方的低聲應答道：「是我——！」

「咦——」男人的口音在屋裏說：「妳是誰呀？」

「曹大人眞個的是健忘，怎麼連我的口音都聽不出來了！」

清脆的一口京片子，聽在耳朵裏不用提有多麼舒服了。

大概曹大人也有些醺醺然了，只是他却是無論如何也回憶不出這個嬌脆聲音的姑娘人家是誰！

「妳——到底是誰？」一面嘀咕着道：「妳到底是怎麼……來的？」

「曹——大——人——」

這三個字可眞是叫喚得麻酥酥的，任何人聽在耳朵裏也由不住怦然心動！

曹大人官大勢大，見人先發威，可就是有一點，生平見不得女人撒嬌，一聽見女人的嗲聲嗲氣，禁不住骨頭就酥了。

這「曹大人」三個字，不啻是一把開心的鑰匙，曹大人可就再也想不到別的方面。

他嘴裏答應着，可就把窗戶開了。

一幢燈光，照着了那個姑娘的臉——可也使暗中的江浪看清了窗內人的一副長相——

六十歲左右的年數，赤紅的一張臉膛，儘管兩鬢都斑白了，看起來還是那麼結實，尤其是看見女人的那副模樣，就像是饞貓看見了魚的那副德性一樣！」

「姑娘妳……是……？」

「曹大人眞是貴人多忘事——」

「妳……你是——？」他還是想不起來的！

那個女人往前走近了一步，面頰微微偏下來的：「一點都認不出來？」

「妳等一會！」

曹大人說時一隻手端起了一盞燈來。

燈光一揚，照見了那個姑娘的臉。

那麼娟好的一張處子臉！

曹大人頓時全身血脈爲之一張，輕輕「啊——」了一聲，眼角頓時佈滿了魚尾的。

「姑娘妳是京裏下來的？」

「不是——」那個姑娘冷冷的口氣說：「我是在本地長大的——」

「本地長大的？可是，我剛才由北京來呀！」

「我知道！曹大人如今身爲禁衞軍統領，官大權大，是聖上的心腹人——」

「姑娘說得好，哈哈——」

「可是——」那個姑娘接下去道：「大人早先莫非沒有來過熱河？」

「這個——？」

「曹大人那時官運未開，在熱河總兵衙門偏居一名副將，事隔多年，曹大人莫非忘了？」

這麼一提，這位曹大人，可是想起來了。

「啊——」他臉色一變，似乎吃了一驚：「妳是誰？」

「翠翠——」那個姑娘笑吟吟的說：「乾爹——你眞的連翠翠都不認識了！」

曹大人陡地一驚道：「啊——」

他神色大變，霍地退身用力關窗！

可是已經來不及了。

窗戶才關上一半，那個叫「翠翠」的姑娘早已發動。

由側簷下方往上看的江浪，原本是不介意，看到這裏也不禁爲之怦然心動！

他低叱了一聲：「好個丫頭！」

脚尖在琉璃屋面上用力一點，身子就像是一隻凌霄大雁般的騰飛直起，向着樓欄上襲去！

太慢了！

那個叫「翠翠」的姑娘原是蓄意而來，一切動作步驟早經計劃好的！

只見她玉手翻處，早已攫住了那位曹大人腦後髮尾，用力的向窗外一拉！

曹大人怪叱一聲，舉拳向着那個姑娘臉上就打！

可是他的拳頭才打出一半，由於對方姑娘力帶髮辮的緣故，使得他身子由不住向前一跨，一顆花白的人頭，已被扯出窗外！

這一刹，也正是江浪騰身撲上的一瞬間！

那個叫「翠翠」的姑娘，乍見人來，似乎吃了一驚，可是她却不會爲此而打消了她原定的計劃，尤其是在這緊張的一刹間，她更是不肯輕易放過！

只聽她嘴裏嬌叱一聲，右手翻處，已由前胸抽出了一口光華畢露的匕首！

甫自登上樓欄的江浪見狀大驚道：「住手！」

人命攸關之際，江浪可也顧不得對方是個女人，更管不了自己下手的輕重！

他腦子裏只想到救人第一！

是以，在他一聲喝叱之下，兩隻脚用力一點，用「龍行乙式進身掌」的飛身進招打法，夾着一股子勁風，「呼！」地一聲，直向着那個持刀姑娘的身上，撲襲了過來！

江浪的這一手「龍形乙式進身掌」施



展得不謂不快，然而比之那姑娘的刀已在手似乎還是慢了一籌！

刀光一旋，「噗哧！」一聲，曹大人一顆斗大的人頭已齊頸項上斬落下來！

一聲淒厲驚惶的慘叫聲，發自樓室之內──。

房內那個旗裝女子發出了尖銳叫聲，可是她的聲音才叫出一半，已吃樓欄外那個殺人的姑娘，揮出的尖刀，刺中了胸側肩窩之上。

那婦人身子向前一跨，倒臥在血泊之間！頓時昏了過去。

樓欄上那個叫「翠翠」的姑娘，方自一消積年怨氣，却已爲斜刺裏趕上的江浪兩隻手，擊中在後背上！

江浪的功力自是可觀！

那姑娘亦非弱者！

只是這種情形之下，那姑娘吃虧是篤定的了。

驚惶之中，她「啊──」的叫了一聲，在江浪的掌力之下，她身子重重的撞上了樓欄，只聽見「喀喳！」的一聲欄桿折斷，她身子由不住飛墮向瓦面之上！

只聽見「嘩啦啦！」連聲大响，她踉蹌的脚步，一連踏碎了四五塊瓦片。

人聲，猝然爲之喧嘩，有人喝叱着，向這頭院落裏，奔進過來，燈光連續的閃耀着。

那個姑娘忽然驚覺到想要逃跑。

面前人影一閃，江浪已攔住了她的去路！

「殺了人就想走，只怕沒有那麼容易呢──」

身子一閃，已撲向姑娘近側，雙手猝出，直向姑娘兩肩拿到！

那個姑娘端的是好身手！

江浪的兩隻手方一拿到，她的兩隻手，已快速的由內而外，向着江浪兩膀上搪去！

這一式「鐵背弓手」，大姑娘施展得實在是無懈可擊，四臂交錯之間，已迎架住了江浪的雙腕。

江浪心中方自一怔，因爲這一手招式，他是熟悉的，對方出手施展得竟是與自己一般模樣──

如果他沒猜錯的話，當年焦先生傳授自己這一式招式時，特別注意的是這一招式之後的一手殺着，那麼接下去必然是「斬金風」的一式殺手！

當年焦先生傳授自己時，曾引爲秘功之一，是一招厲害的殺手，非萬不得已時，不可輕用！

眼前這姑娘，顯然的是精於這種技擊了。

江浪一念未完，就只見對方姑娘雙手一合，「拍」的一聲，同時之間就勢猛然直向江浪頂門上劈下。

正是「斬金風」之一招！

江浪因爲有知在先，不待她的招式使出，身子旋風般的轉向一邊──

「黑豹探掌」右手猝出，直向對方少女後背上擊去。

那姑娘顯然已爲江浪先時在閣樓上掌力所傷，這時雖勉力交手，行動身法已不十分伶俐！

儘管如此，她猶是不可輕視！

就在江浪的掌勢之下，她身子「刷！」的一個飛轉，一隻白潔的素手，已然遞出去！

江浪心中一陣凛然，大吃一驚，萬萬想不到，對方一個少女，竟然會有此的功力。

只聽得「叭！」的一聲脆响，他脚下的瓦面，又踏碎了一塊！

對面那個姑娘，劍眉猝揚，大概再想聚眞力，重創江浪手掌下，可是終因爲她受傷不輕，這時猝提眞力之下，觸發了傷勢。

她臉上一陣蒼白，驀地嗆出了一口濁血！

江浪掌力方自吐出一半，她已不勝負荷的倒了下來，當場昏了過去！

附近早已大亂！

燈火照射裏，有人高呼拿賊！

似乎已有人向這邊飛縱過來，江浪心中一驚，不願意與這些官人打交道，急忙的縱身開來。

他身子自縱身出去，迎面燈光一閃，一個身着勁衣的佩刀漢子，方自由房下縱上來。

兩個人幾乎迎在了一塊！

這人一手拿着一盞燈籠，另一隻手上却拿着一桿「雙鋒筆」──

這種兵刃又有一個名字名喚「分水蛾眉刺」，本是適用於水中作戰的一種兵器，眼前這名漢子却拿它用作陸上交兵，可知必有兇狠招法！

果然這漢子一亮手中筆，遂即大喊一聲，筆鋒一沉，猛力的，向着江浪胸前打到。

顯然他這支「雙鋒筆」尙精於「打穴」，較之判官雙筆却有異曲同工之妙！

江浪當然不會被他刺中！

他急於脫逃，一時情急，突以金絲認脈手法，手掌一沉突然一挑，點金躍波的已然刁住了這漢子持筆的手！

那人大吃一驚，用力的向後一帶。

可是江浪却先他一步出手，右手力帶之下，那漢子身子一蹌，「嘩啦！」的跌在了瓦上。

江浪一招得手，再也不敢停留，身形起處，倏起倏落已消失於暗影之中。

第二天清晨！一件聳人視聽的大消息散佈開來──

陪侍聖駕熱河行獵的「禁衞軍統領」曹大人曹金虎午夜被刺身亡。

曹大人的三姨太亦爲刺客飛刀所傷，經救治後，已脫離險境。

最令人驚異的是刺客是一個女的，已爲禁衞軍的侍衞當場捕獲，已解押赤峯總兵衙門，候日起解返京，以定大刑！

這樣的一個消息，自然是帶有爆炸性的，不出半天，整個「迎賓閣」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了這件事，而且衆衆交談，人人樂道！

本朝自開國以至於如今，不乏女刺客之先例，前者如明末「崇楨」帝之女「長公主」欲刺康熙於「玉花樓」，中復有呂四娘刺「雍正」於「碧梧書院」，皆是聳人視聽，極具渲染的大新聞！

於是這般滿人大老爺，對於漢家女子，再也不敢小瞧了。（未完）



新派
武俠小說家
倪匡
定價＄2.70
俠義金粉
倪匡
離奇、曲折
生動、活潑
倪匡
定價＄1.60
情天劍痕
倪匡
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發行
香港上環新街5至13號A
電話：H484221（四線）
定價＄4.60